日本文学丛书

没有太阳的街

德永直著

没有太阳的街

〔日本〕德永直 著

李　芒
刘仲平 译
李思敬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根据‹战列への道›（青木書店版‹青木文庫›，1953年）、‹能率委員会›（日本評論社版‹日本無産階級傑作選集›，1930年）、‹はたらく一家›（新潮社版‹新潮文庫›，1956年）、‹太陽のない街›（岩波書店版‹岩波文庫›，1956年）译出。

责任编辑：文洁若
封面设计：秦　多

没有太阳的街
Meiyou Taiyang De Jie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302,000　开本850×1168毫米$\frac{1}{32}$　印张13$\frac{1}{2}$　插页3
1985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5年10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9,000

书号 10019·3857　　定价 2.65 元



作 者 像

译 本 序

李　芒

《没有太阳的街》是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德永直（1899—1958）的早期代表作。

> 电车停了，汽车停了。——自行车、卡车、跨兜摩托车都飞驰过来，一辆接着一辆地停下来了。
>
> "怎么啦？"
>
> "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啦？"
>
> 十月昏黄的阳光，透过浓重的沙尘，粗鲁地照射着密集的一张张极其单纯的面孔。
>
> 人群好象水池中的蝌蚪，从后面一层层地拥上前来，摇晃着。
>
> "圣驾经过——摄政宫殿下驾临高师！"
>
> 最前排的低语，转瞬间就传到后面去。汽车停止了马达声，人们摘下帽子。

《没有太阳的街》开头的这段描写，在传统的日本文学中是罕见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较多地运用动词。这些动词仿佛是一首歌曲中击节的乐音，紧扣读者的心弦，蕴含着一种动人的韵律。十分明显，它是作者学习西方文学的产物；同时，也是日本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学，要求作家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要进行创新的结果。按照作者的话来说，这部作品的"读者，不是以知识分子为标准，而是以工人为对象"，"首要条件是要使他们爱读"。因此，

在大众化方面倾注了心血，也获得成功，赢得更多的读者。不少国家翻译出版这部作品；我国三十年代也曾出版两种译本。半个多世纪来，《没有太阳的街》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至今仍为日本和世界各国广大读者所喜爱。

日本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家、战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领导人藏原惟人，在《〈走向战斗行列的道路〉及其他》(1952)一文中简要地论述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没有太阳的街》的成就。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一九二一年。及至一九二五、六年前后，已有细井和喜藏的《女工哀史》、藤森成吉的《茂左卫门受磔刑》和叶山嘉树的《生活在海上的人们》等作品问世。然而，到了一九二七、八年，随着日本革命运动的发展，无论是评论家，还是读者，都要求出现具有更明确的思想性、更真实地描写新的现实的大众化的艺术作品。为了回答这个重要的希望，下列作品便应运而生：中野重治的《早春的风》(1928年8月)、《阿铁的话》(1929年3月)、小林多喜二的《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1928年11—12月)和《蟹工船》(1929年5—6月)以及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等等。

这些作家都各自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带来新风，其中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第一次以宏大的规模生动地表现产业工人的生活和斗争，而且采用易为广大群众接受的形式，这些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这之前，虽非没有描写工人的作品，然而也多是自由劳动者、矿工和水手，或多或少描写现代化的工厂工人的作品，却殆无所见。在这之后，也很少出现。在形式上，这部作品以一般工人为对象，采用一些电影手法，做到易于阅读。不过，因此也难免具有一些通俗化的缺陷。

德永直，一八九九年一月生于熊本市郊农村的一个贫农家庭。他念小学时尽管成绩优异，但不得不在六年级中途退学，做

工贴补家用。他做过印刷厂学徒，粮店小伙计，纸烟专卖局和发电厂工人，并曾组织熊本市青年思想研究会和熊本市印刷工会等。一九二二年，由于在熊本生活无着，背井离乡到了东京，辗转于几个印刷厂之后，终于进入博文馆印刷厂（后来的共同印刷厂），成为一名产业工人。一九二四年，博文馆印刷厂发生罢工，取得胜利，德永直便是这次罢工的领导人之一。一九二六年，他又参加发动和领导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大罢工，遭到失败，同一千七百个同事一起被开除出厂，流落街头。

德永直从小学时代就喜欢"用铅笔在手纸上写些类似小说之类的东西"，及长也读过苏联的长篇小说等。这说明，他对小说有过研究，也写过一些自传性的短篇小说《马》、《战争杂记》和《多余的人》等（均 1925）。但因当时在工会内部，搞文艺"被看作是'脱离现实'、'逃避现实'和'堕落'"，以致德永直在担任"出版从业员工会"的执行委员时，曾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被迫宣誓"今后不再写小说"。后来，由于杰出的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发表《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等作品，使一个搞工会运动的人读了深受感动，对克服这种偏向起了积极的作用。

当时的日本工人十分贫困，德永直读过高尔基描写自己穷苦生活的作品之后指出，高尔基"在漫长的青少年时期，只自己吃饱就行，有着'能够流浪的身分'；而我们从懂事那天起就必须背负着扶养的家属走向成长的道路"，"不带家属就无法到处流浪"。

《没有太阳的街》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完成的。由于德永直表现的是亲身经历，兼以在形式上有所创新，写来感情饱满，得心应手，"常常是写着写着感情就激动起来，泪珠滴湿稿纸，以致无法持续。"当这部作品在一九二九

年六月号《战旗》上，与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下半部同时发表之后，当时的著名无产阶级诗人和作家中野重治以诗体写信给作者，欢呼"无产阶级的非常美丽的新娘子来了，望眼欲穿的新娘子终于来到我们面前！"《战旗》主编、杰出的无产阶级诗人壶井繁治，在战后回忆说，堆在大书店里的几百册杂志，很快就销售一空。它受到读者欢迎的情形，不难想象。

那么，《没有太阳的街》究竟写了什么呢？

每逢梅雨期必然泛滥的千川自来水水渠不停地在清水谷流淌。一共有四万居民拥挤地生活在这个山谷的深处。这就是由于德永直的作品而叫开了的"没有太阳的街"。

一九二六年十月，位于此地中心区的大同印刷公司发生大罢工已达五十天之久。公司经理大川，甚至同事业上的竞争对手三菱财阀的首领涩阪握手言和，集中力量，向罢工团发动攻势。罢工团则在先进工人萩村等人领导下坚持斗争。罢工团工人积极分子宫池同加代相爱，宫池主动承担所谓"大川公馆放火未遂事件"的责任而自首被捕，怀孕的加代也被拘留。加代的姐姐高枝与罢工领导人萩村情投意合。公司雇佣的暴力团袭击萩村使其身负重伤。官方的镇压日益加剧，捏造的所谓放火事件，使罢工领导人全遭逮捕，工人在失去领导的情况下坚持斗争。受到警察折磨的加代难产而死。公司的分裂阴谋和工人的饥饿，使坚持了九十天的大罢工遭到失败。然而，青年工人却高举斗争的旗帜走向明天。

萩村和高枝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两个工人阶级先进人物。萩村豪放开朗，勇敢坚强，不畏强暴，不怕困难，是个工人阶级的好领导。担任罢工团妇女部长的高枝，在女性独有的温柔体贴中蕴含着刚强的性格，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妇女形象。其他如沉默寡言但内心炽热、满怀豪气的宫池、懦弱善良，情笃意真的加

代等等，都具有一定的艺术魅力。

由于上述成就，使得《没有太阳的街》同《生活在海上的人们》和《蟹工船》等一起，作为无产阶级文学名著第一次走进了日本文学史，震动了日本文坛。

有些日本评论家把德永直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除了《没有太阳的街》这部主要作品外，还有描写同类题材的短篇小说《眼睛》(1928)、《效率委员会》(1929)、《红旗会》(约1930)和《走向战斗行列的道路》(1939)等。《效率委员会》刻画工会干部如何在实际斗争的锻炼中走过曲折的道路，觉悟逐渐提高，思想趋于坚定，最后和工人群众一起同资本家展开新的斗争。《眼睛》、《红旗会》和《走向战斗行列的道路》等，塑造的都是具有各种性格的工人形象。他们在争取工人阶级利益的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从中不难看出二、三十年代日本工人阶级斗志昂扬的精神面貌。别具风格的《马》(1925)，描绘了一幅惊心动魄的图景，德永直十四岁时带领十一岁的弟弟驾驭马车从乡村往市镇运送鲜鱼，路遇大雨，在一片黑暗、遍地泥泞中奋力越过难关。在两个少年一时陷于困境，束手无策的关头，读者读到马的“大眼睛里满是泪水，我忍不住跟弟弟两个人抱住马脖子抽抽噎噎哭了起来”时，确实会同作者一起感到“再也没有象马这样诚实的动物了”。如此将少年无可奈何的焦急同老马的泪水融汇成一股感情的热流，倾注在读者的心中，不能不使人对少年家中的贫困生活和老马的悲惨处境泛起强烈的同情。一九三九年，作者又在短篇小说中将这个情节同作者少年时代参加削制和兜售竹筷的家庭副业劳动等合在一起，改写成《最初的记忆》，描写尽管更为细致些，但结构上不无两个情节并列为一的不足。

第二期是一九三四年无产阶级作家同盟被迫解散，至一九

四五年八月的黑暗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他投身于民主主义文学运动，直到一九五八年逝世，为第三期。

不少评论家认为，自《没有太阳的街》以后，德永直在创作上一直走的是下坡路。有人则极力赞扬他第二时期的作品在艺术上如何成熟。德永直逝世已二十六年，他的全集至今未出版，看来似乎同这种评价上的分歧不无关系。本来，一个工人出身的无产阶级作家以描写工人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受到一般文坛的冷遇，并非难以想象；对这样一个走过曲折道路的作家，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亦属容易理解。

笔者认为，德永直从一九二九年发表《没有太阳的街》，至一九五七年写作《一个历史》为止的三十年的创作基本上可以用两头高、中间低的马鞍形加以表示。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对外开始大规模的侵略，对内逐步加强镇压。德永直这个时期的著作，除了《先遣队》严格说来不能算是什么艺术作品以外，还是独具特色的。

短篇小说《彼岸》(1936)、《八年制》、《勤劳的一家》(均1937)、《在外人之间》(1939)，长篇小说《揭示光明的人们》(1939)等，就是他这个时期的佳作。

这些作品结构严谨，剪裁得体，文笔委婉，刻画细腻，表现了创作技巧趋于圆熟。同时，有的虽然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题材，因而被一般日本评论家称之为"私小说"；但决非那些自然主义作家描写身边琐事的平庸之作所能企及。它们都或多或少攫取了生活中比较典型的事件，相当深刻地揭露了人民生活的疾苦和社会矛盾，或正面歌颂对科学文化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

人物。

《春分节》的女主人公善奶奶进入老境以后，“真想一直劳动到不能再劳动的时候，然后突然死去”，然而残酷的现实却使她处于苟延残喘的境地，几个女儿又不肯或无力扶养她。这又迫使她想到“草木”在“枯死之前不需由儿女来照料”，但是，在她滑到河里淹死之前，也只能慨叹“人的罪孽为什么这么深”而已。

《勤劳的一家》描写战争时期遭受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工人家庭的惨状，大家都拚命劳动，但依然得不到温饱。《勤劳的一家》中，石村父子之间的矛盾无法得到合理的解决。儿子想过上一个普通青年的生活，要求离开家，摆脱扶养家属的负担，积钱结婚。然而，父亲及全家缺了这个主要劳动力就无法生活下去。《八年制》由于小学义务教育从六年改为八年的这一文部大臣的“英明决策”，迫使一个工人出身的小说家，从目前挣扎在“考试地狱”的四个可怜的孩子，联想到自己儿童时代小学义务教育制度延长为六年时，等待着自己四年毕业后挣钱养家的父亲，如何受到生活的折磨，不禁泛起一种诅咒的心情。《飞机小鬼》和《在外人之间》反映的则是日本社会加害于日本妇女和少年少女的种种罪恶。

揭露穷苦和社会的黑暗，在日本文学中，自古以来虽不多见，但也留下来一些名篇。“持杖入陋室，里长厉声叫；无术何至此，难哉斯世道。”这是《万叶集》著名歌人山上忆良的《贫穷问答歌》，在叙述了种种贫苦生活后的四句结束语。“劳动复劳动，生活依旧不轻松，凝眸手掌意难平。”这是近代著名诗人石川啄木的歌集《一把白沙》的一首短歌。此外，近代著名作家樋口一叶的不少短篇小说，也生动地描写过这样的主题。不过，上列作品大都表现的是作者自己、知识阶层或是城市贫民的痛苦生活，而

德永直较多表现的则是工人、农民及其子女的悲惨遭遇。日本不少评论家认为德永直自始至终都反映了庶民感情，即便思想上发生动摇之后，也是如此。这一点恐怕同他的出身有着密切关系。那时，德永直"虽然屈服于压迫，但既不能同过去的思想彻底诀别，又不坚持反抗到底，使人感到有一种在绝望中沉沦的感觉"。①"对于德永直说来，乃是对自己的艺术倾向进行反省的时期。""《八年制》和《勤劳的一家》，以淡淡的笔致，描写日本帝国主义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庶民们没有出路的生活。这里，作者同民众站在同一地位，同他们一起悲哀，一起批判那个时代的不合理，表示了一种抵抗。然而，这里已经看不到一个革命作家变革现实的意欲和光明的展望"。②这些意见，不外是说，德永直这一时期的作品，虽然对现实有所批判，但作为一个革命作家，已经表现了原则性的后退。

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角度加以观察，在明治、大正时代的文学中，产生过一些名著。历史发展到现代，日本国内经济发展和政治形势发生很大变化，矛盾日益深刻，统治不断加强。德永直能够在政治上的动摇中，在军国主义的残酷压迫之下，毅然发表针砭反动政府的作品，必须具有相当高的胆识和决心，自不必说；同时，从日本文学史上此类作品的思想性来看，它们也都超过了一般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成就。

就现代的思潮而论，各个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作家的思想也是多种多样的。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

---

① 手冢英孝：《唯一的工人作家德永直》，筑摩书房《现代文学大系》第五十九卷，第四一三页，一九七三年版。

② 藏原惟人：《〈走向战斗行列的道路〉及其他》，《文学艺术论·二》，淡路书房新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一八四页。

义思想占主导地位，但持有这种先进思想的作家毕竟只占少数，多数作家依然保留着一定程度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在资本主义国家，后者自然更占多数，甚至少数作家头脑中的封建主义思想也尚未彻底克服。一般地说，创作方法是作家世界观的反映。因此，革命文学的领导，对于作家运用何种创作方法进行创作，应该从团结大多数，结成最大限度的统一战线，反对一小撮凶恶敌人的立脚点出发，允许自由选择，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

回顾起来，二、三十年代，在日本那种封建势力相当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革命作家组织中，实际上包括持有各种世界观的作家，因而，除了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创作的作家（往往占少数）以外，在作品中反映人道主义或自由主义思想，或以一般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创作的作家，实际上也是占多数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作品也都具有相应的积极意义。象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不也有一些作家正在以一般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创作吗？问题是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作家组织，如何以群众路线和谆谆善诱的方法，从作家的基础出发，逐步引导他们提高思想，向前发展。在这一点上，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领导，在批评的标准方面坚持原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要求偏高，引起一些作家的不满，以致他们在镇压加紧之时，公开提出反对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至于作家本人，如德永直等在思想上发生动摇，直至后退，除了军国主义的残酷压迫之外，他个人在思想上也确有弱点。

一九四五年八月，一声巨雷轰垮了军国主义的黑暗统治，日

本迎来了新的曙光，走进了一个新的时代。德永直仿佛从噩梦中醒来，开始了第二次新生。他在当年十一月即从疏散地故乡宫城县回到东京，参加新日本文学会的创立活动。一九四六年一月，他加入日本共产党，并宣布《〈没有太阳的街〉复刊》，对过去的绝版声明等进行了自我批评。① 三月，即从《新日本文学》创刊号起连载中篇小说《妻啊，安息吧！》(1948年 10 月结束)。接着，又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起在《赤旗报》上连载长篇小说《静静的群山》，一九五二年由苍树社出版单行本。截至一九五八年逝世，他还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如《蛤蟆》(1946)、《熬煎》(1948)、《来到农村的文工队》和《锛儿头》(均1950)等。

德永直这一系列作品，应该说是迈进了第三个时期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仿佛是经过一段后退又重新起跳，并越过了更新的高度。《妻啊，安息吧！》，是为了悼念一九四五年六月逝世的妻子而创作的一部半自传式的“私小说”；但这已经不是一般专写身边琐事的“私小说”，而是通过亡妻的一生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统治的所谓“社会性私小说”。这部作品蕴含着重要的社会意义。

德永直的最后一部代表作，则是长篇小说《静静的群山》(第一、二部)。作者本来计划写三部，未及全部实现，就过早地被胃肠癌夺去生命。但仅第一、二部，按汉字计算，已约达六十万言，其规模之大，可想而知。综观日本近现代文学史，象这样以现代化工厂的产业工人为主人公的宏篇巨制，实属空前未有。

《静静的群山》成功地描写了日本战后初期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塑造了复员工人古川二郎的形象，有一

① 《东京新闻》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

定程度的典型意义。他在学习和斗争中，从一个衷心拥护天皇制的普通工人成长为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自己的先进工人，但尚保留着一些旧意识和旧作风的痕迹，读来令人信服。但是，正如日本著名评论家吉田精一所指出：在日本，“表现日常世相的短篇小说多有名作，相对而言，长篇则缺乏思想的统一和结构的逻辑性，只在琐碎的局部性感觉方面光采熠熠，发挥其优秀的才能。”① 《静静的群山》“光采熠熠”的局部的确美不胜收，而且其第一部的结构相当完整，写得真实动人；然而，从两部的整体来看，在结构的逻辑性上确有一定的差距，这在第二部中表现得比较明显。

德永直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佳作颇多。读完这些小说，再把收在本书中的第一、二两个时期的短篇加以回顾，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德永直除了擅长写中长篇小说之外，的确是个善于短篇创作的能手。他能够把在长篇著作中属于琐细局部的东西抽出来，运用长于刻画人物性格特点的笔墨，敷衍成形式上相当完整的短篇小说，使它们比起在长篇中作为一个局部的时候更细致、更委婉、更生动，增强了感人的力量。

综观德永直一生，有人认为他是刻苦表现工人农民等下层劳动人民的能手；虽然走过弯路，但也不愧是不断追求进步的革命作家。他和小林多喜二、宫本百合子、叶山嘉树等杰出作家一起，为日本革命文学留下了宝贵遗产，为日本革命文学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

① 《万有百科大事典》第一卷《文学·日本文学》导言部分，日本小学馆一九七七年版。

《没有太阳的街》曾作为《德永直选集》第一卷，于一九六〇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九个短篇曾收在《德永直选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里。此次经过校订加工，重排出版。《眼睛》和《春分节》则是重新译的。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八日，北京

目　次

马

我喜欢马。

最使我感到亲近的是驮东西的马。

我讨厌那种昂然作势、贵公子骑乘的毛色漂亮、骨架好看的马。因为它使我感到象是受了侮辱。

马里头也有性子很暴的马。还有动不动就发惊发疯的马。可是，劣马，我也是喜欢的。

样子可怜的马！

悠闲自得的马！

象暴君似的威风凛凛的马！

放在旷野的马，有一种在都市里看不到的跟人亲近的地方。

马比别的动物有一对大得出奇的眼睛。马的深蓝色的瞳仁是很大的。

睫毛也长得能在瞳仁里照出影子来。当疲惫不堪，或者要走很远的路程的时候，它把睫毛眨巴两三次，大颗的泪珠就把瞳仁润湿了。

看到马哭，也会跟着一道哭起来呢！

我十四岁，弟弟十一岁的时候。

经常总是我跟父亲两个人去，因为父亲病倒了，所以只好由

我跟弟弟两个人牵着马出去干活。

有一天，我们在夜里十点钟左右，装了满满一车冰镇的鱼，要赶到七里① 外一个叫作“植木”的镇上去。

我们的马是一匹八岁口的枣红色小马。我拉着缰绳，弟弟打着灯笼，一同赶路。

出了镇子，走到野外的时候，弟弟象是累了。让他坐到载了货的车上去，我们不时哼哼着歌子，往前走。

那是漆黑的夜晚，天上一颗星星也没有。无边无际的旷野，是那样荒凉，住在城市的孩子无论怎样恐怕也不敢在这儿独自走路的。我们常常跟父亲一道走过这里，所以并不觉得那么荒凉。

走了约莫三里路，天阴了上来，似乎要落雨。我叫醒在车上不知什么时候好象睡着了的弟弟，把货遮上了雨布。

我和弟弟担心得不得了。前一天也下了雨，再下一场，金钉那道难关是不是走得过去呢？我们开始不安起来。

过了一棵松树的茶馆，雨哗哗地下了起来。

“糟啦！”

我不安地吆喝住了马，给马披上草席，防它受凉，一面抬头望着漆黑的天空，察看云行和雨脚。

根据父亲告诉我的经验，看到从西面和南面天上，一片黑云来势很猛地向只有一点薄云、还比较晴朗的这边直压过来，我想，这会是一场大雨。

弟弟的褂子，我的褂子，一下子就湿得滴滴嗒嗒往下滴水了。雨衣，只有父亲的一件。我把雨衣给弟弟披上了，他正抱着

---

① 一日里相当于我国7.8里。

大灯笼，身子向前弯着，为的是不让雨把灯笼淋灭。

我一面想着“糟啦”，一面鼓起劲来，拍打着马的脖子，碰到坡道的时候，就“架架”地吆喝着。

最使我担心的是道越来越泥泞了。不是赶车拉脚的人大概不知道这种滋味，对我们来说，再没有比道路坏更叫人头疼的了。

雨瓢泼似地越下越大。

时候虽是初夏，可是正当深更半夜，冷得沁人肌骨。

马好象也累了，不停地把脖子和脸凑到我的脸上，脚步也迟钝起来。

可是，这场雨也不象一两个钟头就能停住的样子，下的时间越长，金钉那道难关就越难过去，这样一想，就不得不拚命拉着马缰，嘘嘘喘喘地打马赶路。

我怕货载变得太沉，没有让弟弟再坐到车上去。

“紧走几步，身子就暖和啦！”

我朝着弟弟大声喊道。弟弟在烂泥里，脚下不住打滑，可是也鼓起劲走着。但个子太小，脚一陷进深泥，身子就要栽倒，灯笼也就被他弄灭。

“妈的，脚底下稳点！”

我性子很暴，虽然明知不对，还是猛地飞起一脚把他踢到一边去了。

终于来到我们赶车拉脚的人最怕的难关金钉了。

在离陡坡还有一百多公尺远的地方，我们把马停住，歇了一气。

“哥，不要紧吗？”

弟弟滚了一身泥，抱着灯笼，仰起脸问我。

“没什么……”

我给他打气说。随后从车子抽斗中取出镰刀，借着灯笼的亮光，割了一点草，喂给马吃。马好象累得很厉害，只是叼了几根草，呼呼地喘气。

“哥，马累得够呛哩！”

弟弟看见马连草也不想吃，说。我摘下帽子从旁边的水坑舀起一帽子浑水，拿来饮马。

随后，我们也坐到车上，吃了饭糊。腌萝卜让雨浇得水淋淋的，已经一点味道也没有了，可是我们还是吃得很香。

看到雨小了些，我又拿起缰绳来。弟弟拣来一根竹批，转到马的那面去。

“喂，加把劲啊！”

我拍打着马脖子，马仿佛点头似地浑身抖擞一下，猛地迈出了前蹄。

“架，架！”

我也把缰绳绑到车辕上，再挎到肩头，一同拉着。我想先把车拉上陡坡中间略平的地方。弟弟一面跟在车旁跑着，一面抽打着马屁股。

路泥泞得厉害，几乎一半车身都陷进去了。狭窄而陡急的道路左面，稍微一拐，就是一个将近二丈深的悬崖，那下面是一片泥塘似的田。

“哎，再加把劲就行啦！”

话虽这样说了，可是这时候，马也好，弟弟也好，我也好，却都累得几乎动弹不得了。

“加油！”

马拚命地拉，我死劲地喊。可是车子象被烂泥吸住了似地，

一动也不动。

车上载的鱼，天亮以前送不到植木的鱼店的话，就没有用处了。

车子只动了一点点。

“架，架！”

弟弟哭咧咧地用竹批抽打着马屁股。

上坡上到十分已有七分的地方，马把两只前蹄一弯，跪倒在泥里，不动了。想把货载弄轻一点，可是沉甸甸的货包，凭两个孩子的力气是怎么也卸不下来的。

“畜生！废料！”

我发疯似地揪住马鬃往起拉，可是马象死了似的，只是摆动了一下脑袋，而弯下的两只前蹄却再也没有站起来的力气了。

“哥，怎么办哪……”

弟弟哭咧咧地抱着灯笼坐到泥里了。马把脖子伸到灯笼的亮光底下，可以看见它那大眼睛里满是眼泪。我忍不住跟弟弟两个人抱住马脖子抽抽噎噎哭了起来。

过了一个钟头左右，我们才得到也是往植木去的伙伴们的帮助，好容易越过了陡坡。真的，再也没有象马这样诚实的动物了。我现在看到拉货车的马，还打心眼里感到亲近。

马不光会哭，也常常笑。可是在东京一带，会笑的悠闲的马似乎很少见。

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

眼　　睛

“我说你呀，这会儿还是上久尾家（亲戚）躲躲好！”

妻子阿初在利平枕边一再劝说。利平被罢工团打破了头，阿初着实吓坏了。

“什么话！糊涂！凭咱能逃跑？……哎哟，疼！……”

利平把眼睛一瞪想跟老婆发作，可是头上扎着绷带的伤口一抽一抽地疼起来。

“可你……”阿初就象被什么追赶着似的说，“你不知道，罢工团今儿早上又来了一帮子不三不四的家伙，说要你的命就要你的命！哎，那边乱乱哄哄的，你听见没有！”

利平怎么会不知道！他每根神经都象气象台的风标一样，跟着邻院罢工团总部里发生的一切响动转

唉！岂有此理！我好歹还是个工头儿，公司放心，这批小子也信得过，我是几百号人之上的……让这批没良心、不通人性的小子吓得关门溜号？也太丢人啦！

“别说啦！那批小子全是吃罢工饭的流氓无赖！能成什么气候？我不听！你给我下去，下去！”

阿初无奈，抱着娃娃站起来。可是她依旧放心不下，嘟囔道：

“甭说我，就连孩子们也不敢上街！”

“喂！到楼下问问警察，川村抓起来没有？”

一激动，头上的伤口更疼。也没法去瞧大夫，一圈圈扎起来的绷带上都渗血了。黑墙那边的光线射过来，自己一抬眼就看得见，一闪一闪的。

“没良心的川村小子！从小待你的好处你全他妈忘光了！连我脑袋都给打破了！……等着瞧吧！抓进去可别他妈叫唤！”

利平仰面朝天望着天花板，强忍着阵阵的刺痛。

从打公司关厂子，已经有四十来天了。罢工初起那会儿，在印刷机都快生了锈的公司内部，利平他们几个工头儿凑在一起，声明保持“公正的中立”。不过没一个罢工团员信他的。可是到现在，利平这些人成了经理唯一的依靠。他们认为公司的命运也就是他们的命运。因为他们了解罢工团里的温和派分子，也清楚团员里的种种弱点。他们开头的手段是“分裂”和“人情拉拢”，不过没有什么效验，所以这回又使出收买倒戈分子的手段来。但是由于罢工团严加防范，进行得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当。就在他们把四五个倒戈分子藏在卡车的货堆里开到公司附近的时候，卡车司机和化了装的利平被痛打了一顿。

可是，工头们还是把亲戚本家送进来，象利平那种爷儿俩都在厂里上班的，就把儿子送进厂来。这样好歹凑了不到二百人的倒戈分子，一来是为了威胁罢工团，二来是为了开动开动机器，防止生锈。

“你还是在公司里养着好！你那儿紧挨着罢工团，危险哪！”工头们也一再劝。可是犟脾气利平不干。他以为罢工团只不过仗着人多势众一时起哄闹事，还不至于把他的命要了。那天便衣跟警察护送他回到离公司不到二百米远的家里，在二楼养伤。现在是过了五六天之后的一个早上。

阿初走上楼来说道：

“听说抓走了！”

“几时？昨天？”

“昨天夜里。活该！不是玩艺儿！白眼儿狼！听说昨天晚上够他受的！”

“唔——”

刹那间，利平觉得好象头上的伤口也不疼了。只觉得那个头发长长的、一对聪明的小眼睛炯炯有神、象个社会主义者的川村，突然小得可怜巴巴的了。于是眼前又浮现出川村从十二三岁起跟着他挨打受骂学手艺那时候的面孔。

这次罢工，前天晚上抓了二三十个，十多天以前抓了一百四五十个。别看三千人的罢工团，在利平这些人眼里，谁胜谁败是一眼望到底的。

“等罢工过去，我给他们讨保去吧！”

等把他们保出来，再看这批小子是什么相儿！

他觉得眼前突然有了光明。那些可以说是心腹人，从小养大的徒弟们，一个不剩全背叛了他。再没有比这叫他寒心的了。川村、高桥、斋藤、小野，还有其他十来个支持他最力的人，统统让工会争取过去了。

然而自己现在却把罢工中的一切仇恨一笔勾销，还亲自作保，这对他们该有多大影响啊！

他又想起还没有搞什么工会的时候，自己在那些可爱的手下人中间大模大样地坐下来祝酒的情景。

“整得那么凶？”

说着，利平从被窝里徐徐坐起来。

“怎么着？”妻子有点诧异地望着利平的脸。“你管他哩！白眼儿狼！”

“唔，话是这么说，可……”

他一只手摸弄着从妻子怀里爬过来的第五个女儿，一边望着从窗户缝儿里可以看得见的黑墙。

刚好这时候墙那边罢工团总部里高声叫起来：

“万岁！万岁！”

看样子有五十多乃至百十来个人。

“怎么回事？”

两口子相对看了一眼。

“什么……”

阿初起身过去，提心吊胆地拉开纸窗隔着墙一望就愣住了。

“什么？怎么啦？”

阿初还是没出声儿。

利平也忘了伤口，把孩子一撂就站到阿初背后来。

从那儿看得见罢工团总部的后廊。从廊下一直到外间屋满是罢工团员，七嘴八舌，乱乱哄哄，看了个正对面儿。

廊子上有十来个小伙子，也不怕这大冷的天，全脱了工作服，光着身子。

“裤衩也脱了吧，受不了！”

有人一边脱着就浑身挠起来，直挠得通红。

“好家伙，这虱子可不得了！”

系着红袖带的女工们，把脱下来的工作服一件件都扔到腾腾冒热气的开水桶里。

“哎，别这样，当着女的别脱那么光！”

“不叫脱……哎，我说你们女的先背过脸儿去嘛！”

“哈哈哈哈哈！”

“嘀嘀嘀嘀嘀！”

连男带女哄然大笑。

“怎么搞的？这是干什么？”

阿初悄悄问利平。利平没作声。不消说，这是罢工团在欢迎今天早上从拘留所回来的罢工团员。

利平吃了一惊。按理说他们在黑屋里关了十来天，脸上怎么没一点儿苦相？全都高高兴兴的，简直全象凯旋的战士。欢迎的，被欢迎的，全那么兴高采烈地欢笑着。

在冬天暖烘烘的朝阳里，似乎有一种蕴藏在青春活力之中的什么东西冲击着利平。十几个人裸体并排坐在廊沿上。有人低声唱起歌来，于是其余的人也高声跟着唱。这蕴含着强力的革命歌声猛烈地撕裂清晨凝冻的空气，音节铿锵地扩展开来……

……人民的旗帜，
红色的旗……

一个小伙子仿佛要跳起来似的抡着双手。阿初一见就失声叫了起来。

“呀！利助！瞧，是利助！”

阿初使劲拽利平的胳膊。

“什么利助？”

真的！不用瞪着眼找，就在跟前。就在那扯开嗓子高唱的光身子的人群里，有他心爱的儿子利助。

利平呆住了。

不会的！……他千真万确拿卡车把利助送进了厂子……可是，没看错，利助确确实实光着身子在那儿唱哪！

“大家穿上衣服，开饭喽！”

一个女工高声叫着，女人们七手八脚抱出饭桶来。烧秋刀鱼在盘子上翘翘着。

“这是怎么啦?”

利平简直要哭出来。妻子想隔着墙叫利助。

“蠢才！别叫!”

利平捂上妻子的嘴，没让她叫。

“快,躲开，拉上窗户!”

利平手拉纸窗的时候又朝儿子那边瞥了一眼。

这时候，利助正一边穿着衣服一边朝这边回头张望。不知道儿子是不是看见了他。利平只觉得儿子在注视自己。这双眼睛，这双眼睛……

利平急忙拉上窗户。

“这双眼睛,跟川村的一个样!”

利平软瘫瘫地跌坐在被子上。

“你说,利助是怎么从公司溜出来的?嗯?你说!”

利平抱着脑袋一声不响。

利助这个人,从打罢工之前,一听工会有事,拔腿就跑了去。这回却乖乖地听了利平的话,被送进公司里。就凭这一条,现在想想也有点儿一反常态。

“看起来呀,简直连爹妈儿女都无情无义喽!”

利平的喉咙就象塞住一样,只觉得脊背嗖地冒了阵凉气,或许是发起烧来了。

他把被子连头带脚往身上一蒙就合上了眼。一桩桩往事涌上心头。

那时候……

当时他雇好四五个倒戈分子，让卡车在一条街的交通岗那

儿等着，想再上另一个人家里去。拐弯的时候，猛地见到前边有两个童工。他心想正好，就叫了声："喂，小三！小义！"因为他化了装，那两人可能没认出他来，转身就走过来了。等到一瞧出是他，冷冷地说了声："是宫本利平！"一扭头就吧哒吧哒跑了。原来这俩小子是放哨的！平常他们对自己比亲爹还怕，还敬，这回竟然斗胆冲着自己叫："是宫本利平！"当时，那两个孩子也是这种眼睛。

当他催着卡车开到公司附近拐角的地方，猛然间从旁边窜出五六条汉子，上了司机台，自己正拉开架势准备打斗，这时候川村打破了司机台后玻璃窗，向自己一步步逼过来，当时那双眼……

"那双眼，连爹妈、恩人都杀得！"

利平不由得感到一阵恐惧，浑身冒冷气。

"喂！收拾收拾，甭等天黑就搬家！"

利平先头那种自信心已经无影无踪了。此时，他局促不安地，只感到六神无主。

一九二八年十月八日

效率委员会

一

“嘎啦啦啦啦……”

顺着K印刷厂院子当中的过道，一辆往轮转车间运卷筒纸的手推车飞也似地冲过来。三合土铺的车道又平又滑，何况是往回放的空车。

“让那帮臭娘们儿摔它个仰巴叉吧……”

年轻的勤杂工，从五六丈开外看到聚成一团的女工们，突然加起劲来。

“嘎啦啦啦啦……”

十多个年轻的女工，把“回字”的活儿扔在一旁，正在跳绳……

哎嗨，哎嗨，黑道走了第三遭呀……

她们把大盘（装拼好的活版的家什）扔在车道旁边，完全跳得入迷了……绳子越摇越快，她们也飞鸟似地喘吁吁地越跳越快……

“哎呀，不好！”

手推车冲到她们的紧跟前了。背朝后摇着绳子的一头的女工这才看到，发出一声尖叫，就连绳子带人一起拉着跑开了，绳

子缠在抱成一团乱拥乱挤的女人们的腰上，脚上，还有红色的围腰上。

“哎哟……”

跑慢了一步的两三个女人，绊到车道的铁轨上，脸朝着地面摔倒了。

“真——缺德！”

手推车象预定好了似的，在间不容发的地方突然刹住了。

“真是……真是……

女人们吃惊地爬起来，话也一下子说不出来了。年轻的勤杂工一看，马上披头盖脑地厉声喝道：

“留点神！呆鸟！

可是眼睛却在笑。女人们反挨他倒打一耙，满脸通红地发起火来：

“真是干得出这种缺德的恶作剧呀！你这个红鼻子！”

“红鼻子”，这个年轻的勤杂工最忌讳人家这样叫他。挤到最前面，工作服前胸上别着一枚红色的工厂协议员徽章、头上挽着个银杏髻的女工也最知道这个效果。

“喂，你看，出了这么多血不是？”

在褂子上面系了一条围裙的小胖子，一瘸一拐地爬起来，掀开衣服露出擦破的膝盖，直伸到勤杂工的脚下去。

“这个家伙总是这么胡闹。”

“就是嘛，就是嘛！”

“红鼻子乡巴佬！”

她们仗着人多势众，把勤杂工团团围住。

“他妈的！”

拿着绳头的大眼睛姑娘，悄悄转到背后，照着勤杂工的脑

袋，用绳子就抽下去。

"嗷，好疼！"

勤杂工用满是老茧的手掌捂着脑袋夸大地叫喊着，心里想，大概把她们惹得太恼了，脸上浮起了苦笑。

"道歉吧！"

"道歉！"

她们得理不让人，一大堆手，在勤杂工的肩头推推搡搡。勤杂工忽然灵机一动，发疯似地喊道：

"走开，走开！象你们这样净在工作时间里玩，所以才成立什么效率委员会哪！走开，走开！"

她们一齐笑起来.

"效率委员会……哈哈哈哈！"

趁她们在笑，勤杂工瞅了一个空子就把手推车一溜烟地推跑了。她们的笑声还没有停住，一个女工慌忙地拉了一下别着工厂协议员徽章的那个女工的胳膊：

"喂，阿君！头儿（工头）从楼上看着哪！"

真的，在她们头上的厂房窗口，头儿露出他那个象叫暴雨浇过的冬瓜似的秃脑袋，正在满脸秋霜地瞪着她们呢。

"还不开始干活吗？"

"是啦，是啦！"她们有点不好意思地各自在干活的地方蹲下了。

"头儿把咱们当成捣乱分子，每天撵到屋外，光让干这种活儿，多少磨点洋工还不是应该的嘛！是吧，阿君……"擦破了膝盖的小胖子朝那挽着银杏髻的姑娘说。

"干么一个劲儿啪啦啪啦地直搧乎啊！噗！……"

大眼睛姑娘怒冲冲地站起来。旁边一个女工端着大盘直簸，

每一颠簸，灰尘就簌簌地落到头发上来。

可是阿君，要真是成立起效率委员会，咱们可不能这样安闲自在啦，是吧？”

头发烫得弯弯曲曲的女工探询似地问道。可是阿君哼哈地没有回答，她正在想她情人的事。

用不着害怕。到时候……”阿君旁边的小胖子把话碴接了过去。她的声音粗得不象女人。“到时候，S工会会拿出全部力量进行斗争。列宁说……”

小胖子的声音越来越粗，她把拣出来的铅字还回到“字盘”上，每一扬手，就把大盘咚地一敲：

“我们的列宁说，得到的是整个世界，失去的只是锁链①……”

“真能吵吵啊，你这个人……”旁边一个耳朵有点毛病的女工照着小胖子的腰捅了一下。

太阳出来又落山，
监狱永远是黑暗。

阿君摇着头唱了起来。别的女工也跟着一齐唱起来：

看守不分昼和夜，
站在我的窗前。
愿意监视，你就监视，
反正逃不出牢监。

---

①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里的话，原文是：“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八五至二八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

这是她们对头儿的一种示威。

中间过道的两旁，各科、各车间的门口都贴了几十张各种颜色的传单，红的，黄的，绿的。“支持唯一的无产政党”，“募集为《无产者新闻》购买轮转机的资金”等等。左边从第一到第四平版印刷车间，右边从第一到第四整版车间，各个门口都是一片壮观景象。

尽头的轮转印刷车间那座威严的砖建厂房门口，贴了一张特别大的传单，上面写着：“做好准备，打退资本攻势！”这更是别有一番气象。

从厂房屋顶的窗子透进来秋天午后的阳光，高速度轮转机在回转，灰尘蒙蒙飞舞。穿过轰轰隆隆的噪音，歌声响亮地传过来。

告　示

兹决定×月××日于铸造科第一车间召开效率委员会。希各科、各车间协议员该日工作终了后于该车间集会。

总务科

在贴着这张告示的轮转印刷车间的揭示牌下面，七八个男工东倒西歪地在那儿休息。轮到他们接班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

一个黑脸膛、穿一件让黑、红油墨弄脏了的运动背心的小伙子，跳到卷筒纸上，使劲地挥动着手，吵嚷开了。这个小伙子叫虎公，他正在练习演说。

可是别的男工，依然躺在或者坐在纸上不动，可怜竟没有人理会他。

“我……我们……”

他是工厂协议员，所以在效率委员会上不能不说上一通。昨天夜里，在工会的效率委员会对策协议会上，听了执行委员长永井的演说。

“我们……怎么样啊？”有人打趣他，对他连看也没看一眼。

“我们要求工厂管理权！”

他真象是他们的亲爱的斗士，摆开架式，把右手从肩头直劈到大腿间，一口气说下去，可是底下却找不到词儿了……

“可是……然而……”

硬是找不到汉语的词儿。制版科的协议员比他们知道的汉语就更多。永井的话，意思都懂。他说的是：在现在这种形势底下，即使获得工厂管理权也没有办法。工人阶级在经营管理的技术上，跟他们还不能相比。我们要紧的是要在工厂协议会或者效率委员会上，掌握足以牵制公司的资本主义发展，足以牵制营业上以及利益分配上的决定权的权力……

“可是，我们把工厂……”

虎公高高扬起右手，直翻楞眼睛。

“加油！协议员！”一个坐着的老工人给他鼓劲。

“把工厂就是接过来，也没有办法……”虎公把眼睛一闭，果决地把话冲出口去。

“别说大话啦！”

一个躺着的家伙在他脚下喊道。虎公真的生了气。别的男工一齐笑了起来。

“喂，虎公……”

这时候进来一个“大小孩”似的穿着工作服的人。这个小个子，看去仿佛是个恶作剧的好手，但仔细一看，又象有三十多岁了。

“下来一下！”

虎公还在鼓嘴膨腮。那个小个子，他是工厂联络员，拉起虎公的胳膊就走。

“有点事……”

到了厂房外面，把虎公拉了出来的联络员，踮起脚尖，趴在虎公耳朵上唧咕了一阵。唧咕完之后，虎公问道：

“纠察队是干什么的？”

“就是要对方才说的那些右翼家伙……”联络员黄鼠狼似地张望了一下四周：“例如，对远山那种家伙……的行动进行监视呀……”

“远山？”

“是呀！那家伙过去曾经是我们的光辉的领导人。可是现在他完全躺下来了……”联络员用急促的调子接着说，“现在是非常危险的时候。知道吗？以为我们是S工会所掌握的工厂而放心大吉，那就要坏事。公司由于经济界的不景气，屁股坐不稳啦，简直变成了疯狗。这次的效率委员会，他们也是指望靠两三个右翼痞子无赖制造分裂。所以说，在这种危险时机，远山有可能变成反动。”

虎公不作声地听着。

“那么……你那科，这种家伙一共有多少，五小时以内，请你告诉本部的永井。知道吗？效率委员会一定要决裂！”

“这么说，要准备斗争？”

“对！公司方面的效率委员会提案，本来也就是准备斗一斗的提案。”

歌声夹杂在轮转机的噪音里飘过来。

虎公怒吼似地答道：

"好！干吧！"

二

晚秋的早晨，上工的电铃在空气中震响。

两千名工人，生气勃勃地从南北两个便门蜂拥而进。在这个工厂，便门左近根本看不到门卫。

可是工会散传单的人，每天早晨却站在那儿，散布红的、黄的纸片。

"喂，喂！你，看不见传单吗？"

匆匆忙忙想空手走过去的人，一被叫住，就又忙忙叨叨跟背后拥过来的工人挤挤撞撞回头去接传单。

"对不起——嘿，来啦……"

传单是工会对于效率委员会表明态度的声明。

……我们必须避免故意降低生产效率，以免迫使公司方面出于穷鼠反噬。因此我们声明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公司方面的效率委员会提案。——然而，经济界现在正从大战以后的胃扩张急速转向胃痉挛。我们必须密切注意效率委员会提案背后的阴谋。……

他们把传单塞进衣袋，女工们把传单放进外褂的肥袖筒里，一齐涌进工厂。

男人都穿着干干净净的工作服，女人们脸上也都多少恢复了血色。这是大正十三年的大罢工以来，他们用自己的力量争得的果实。

他们知道自己的力量。作为拥有一万印刷产业工人的Ｓ工会的会员，他们在左翼工会的摇篮里受过两年训练，而在过去的

这两年中间，他们正是天下常胜之军。

起来吧，朋友们……

他们嘹亮高歌，拥到工厂门口的记时钟前面。一个个把出勤卡片插入庞然大物的电动记时钟打上时间。歌声仍然波浪似地扩展开去。

战斗吧……

马达的皮带开始转动，各科的十二个车间马上淹没在一片噪音里，但响亮的歌声还断断续续地飘荡着。

可是耸立在十二个车间中央的三层的办公楼却相反，只有那里象一只偷吃的猫，鸦雀无声，看去仿佛连口大气也不敢喘似的。

经理室里有六个穿西服的人。这是秘书、营业、工务、总务各科科长、监理和副经理。

经理坐的绿色大圈椅的背后，挂着生产指数图表，象是供在佛龛里的画像。

从本年度上半年开始，生产价格的红线，就象中了枪弹的鸽子似的陡然下落，而工资的蓝线，却象起飞的飞机一样直向上升。

六个穿西服的人当中，副经理的瘦骨嶙嶙，和监理的面圆体胖，是一个最明显的对照。不仅外形，现在两个人的立场也是这样。

到中午，经理就要来决定最后的方针。剩给有岛副经理的最后的时间，就是这么一点点。把彻头彻尾支持效率委员会的两三个右翼分子和赞成他的劳资协调方针的分子纠集起来，组

成一派势力，是拯救他目前处境的唯一出路。

虽说是副经理，除了同经理有一点亲戚关系而外，也不过是雇来的仆人一个。这个留洋回来的公子哥儿，由于头脑不灵，性格柔弱，加上过去两年中间经济界多少有些余裕，还剩有一点自由主义，于是就在这种背景上，成了一个自鸣得意的劳资协调主义者。

若照监理说，S工会过去能够在这个公司扎下根来，公司陷入如此困境，全都是副经理之罪。

"如何?把远山叫来看看?"

监理对由于失眠面色苍白、正在把两手放在桌子上托腮沉思的副经理说。运用经验主义爬到今天的地位的监理，在任何场合，也没有忘掉"实权在于经理一人"。

"赚钱的时候，经理，比如说，对劳资协调啦，共产主义啦，也不会说什么。这一回嘛……"监理不怀好意地向副经理的旁脸扫了一眼，心里说："可就对不起啦……"

副经理从桌子上拣起今天早晨工会散的传单，拿在手里摆弄，可是从这里也找不出什么希望来。他下了决心似地按了按铃。

"把第二制版车间的远山叫到楼下的接待室来!"

应声而来的女仆，马上下楼去了。副经理已经完全失去了自信。尽管他一直作了拚命的努力，可是劳资协调的地上乐园(这是他引为自负的)，却要连根崩溃了。深夜加班的废除，最低工资的制定，工厂协议会的设置……他在权力允许的范围内曾尽了一切努力为乐园施肥，可是乐园里的花草却长出了荆棘的刺，剑似的芽……

眼前一片漆黑。他已经不可能再坐在现在的椅子上面了。能

够拯救他的地位的，现在只有成立效率委员会这一招。可是，如果工会不迅速右倾，这一招也很难实现。

“远山来啦。

副经理吃了一惊，抬起头来。远山！他的心情有几分开朗了。对，只要这个家伙点头，只要能够把这个家伙跟右翼分子拉在一起，效率委员会就一定能够成立起来。就这么办！

副经理站起来到楼下去了。——那个家伙最近把工会的事情抛开不管了，据说，那个家伙跟左翼那帮人弄得很不愉快。

接待室的硬椅子上坐着一个身穿工作服、满脸胡须的二十六七岁的汉子，脸色阴沉沉的。

“远山君……”副经理勉强作出一副笑脸，坐在他的旁边，“效率委员会能够顺利成立起来吗？”

远山那副颧骨很高、胡须很浓的九州人的面孔，跟别的工人们比起来，显得很没有生气。

“不知道。”

这个工人直筒筒地答道。曾经在大正十三年劳资争议当中，作为领导者受到工人重视的这个人，现在，在生气勃勃的年轻人看来，已经是完全躺倒下来，没有什么用处的领导人了。他们正在跨过他躺倒的尸身前进。

“你不能想想办法，让它成立起来吗？”副经理试探着说。他的声音甚至带有恳求的调子。如果此人举起叛旗，那么至少还有点希望。“我一直支持你们的要求，这点你是很知道的。所以，我现在的处境大概你也会了解，是吧?!”

方才的那个女仆端了茶来。远山仿佛累得筋疲力尽，软塌塌地没有一点精神。

“我说的话，大家已经不听了。”远山不管什么事都提不起劲

来。"而且第一，效率委员会的内容，除了一点点轮廓之外，不是还什么也没有告诉工人们吗？"

副经理不吭声了。正象远山不知道工会的人，例如永井他们，怎么想的一样，副经理也不知道提案一旦失败，还有些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这一切只有经理和监理才晓得。

他们彼此不能不感到他们是被劳资双方的主流抛开了。远山和副经理分开了，他们的结合是那样容易破碎，甚至还不如一个朽烂了的蚌壳。

检举、乱斗、穷困、坐牢、逃亡、患病。……远山对于什么都厌倦了。他只想老老实实地干着这份从学徒的时候就熟悉了的工作，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他捂着由于神经衰弱而感到发躁的脑袋，走到车间的走廊上来。

四五个年轻小伙子，就在他的眼前，冲着他站着。

他没有注意，想从旁边穿过去。一个穿工作服的小伙子突然从左面啪地推了他一下。

"干什么？富公！

远山扭回头来，冲着这个神乎其气的小伙子怒喊道。被他当面这么一喝，富公真就作出一副可笑的脸相缩回去了。

喂，远山，刚才跟谁会面来着？"一个没见过面、大概是工会书记之类的学生模样的人，突然凑到他旁边来。

"什么？"远山气哼哼地瞪起眼睛。"跟谁会面，有你什么相干？你是干什么的？"

吵闹象要闹大。从两旁的车间，什么也不知道的人们闹闹哄哄钻了出来：

"怎么啦？"

"要打架，哪一个出来？"

乱糟糟地搅成一团，简直脑袋屁股也分不出来了。

“你们是永井的走狗吧？混账王八蛋！”他怒气冲冲地走进了车间。

三

在效率委员会召开之前，工会开始了肃清奸细的行动。

为了配合资本的攻势，不到二十人的右翼分子在工厂附近的小面铺的楼上开会，受到纠察队的袭击，被轰散了。乱七八糟的无政府主义的一派，刚一声明退出工会，也让纠察队干了一下，第二天工厂里就见不到他们了。

纠察队在工厂墙外，工人住的连檐房子的角角落落，象疾风一样到处狂扫。K印刷厂的周围，夜里也含有一股杀气。

“告诉你别吵啦……”女的死死拉住暴躁的男的胳膊不放。

“混蛋……”男的想摆脱女的，可是没想到女的却蛮有力气。

“想要揍我？……好大的神气！纠察队怎么样？放开我！”男的把女的一只手拉开了，但这当儿木屐一滑却脱掉了。

女的转到前面，替他捡起木屐，硬把男的按到长凳子上坐下来。

“你干么动不动就发脾气呀……”女的也喘吁吁地在男的旁边坐下，说。

周围很黑。这是工厂后面空地上一座小小神社的院内。女的是唱《底层》那支歌的阿君，男的是她的情人远山。

“那么，我要离开家，那帮家伙该说我闻见风声逃跑了，是吧……小看了人！”

“不要一下子就这么动感情嘛！”阿君始终很沉着。

“混蛋！这能叫人不动感情吗？糊涂虫！”

女的又慌忙按住想要站起来的男的胳膊：

“别大吵大嚷嘛，人家听见会来的。”

不管内容如何，从旁看去，这的确也是幽会。

“你不这么扑腾，说不定他们还会找到这里来呢……”阿君回头望望稀疏的树木背后的灯亮，说。“没办法，那时候我也一起跟着挨揍吧。”

“揍你？”男的讥讽地问。

“是呀……”女的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可是男的不相信。

“别说笑话。你对那帮害幼稚病的家伙来说，不是可以信赖的同志吗……开什么玩笑？”远山带点自暴自弃地顶她说。他从自己的话里，也深深感到了孤独。

“哎呀，你?!”阿君只说了这么一句，就生气似地闭上嘴了。——这个人连自己的情人也不相信啦！

“哎……”隔了一会儿，她温和地说，“你累了！”

“我？”

“是呀！你完全累了，动不动就发脾气。”阿君用平静的声音，瞅着别的地方说。

“我没有累。我不满意那帮家伙的作法！”

“你因为穷，因为斗争和工厂的劳动，脑袋和身子全都累垮了。”

两个人各说各的。可是男的那颗暴躁的心却一点点平静下来了。

“我没有累。可是那群害幼稚病的家伙们，尾巴翘得太高

了……你想想看！搞什么纠察队，我什么也没有干，却来钉我的梢……这群混账王八蛋！”远山叭地吐出一口唾沫。

“事情就是这样呀。从个人说，揍你呀，钉你的梢呀，根本没什么必要。纠察队那伙人，也不是跟你过不去呀。可是……”

“怎么样？”

“可是，从整个运动来说，事情就不一样呀！对不对？（阿君颤抖着声音说）痛快点说，就是现在你远山这样一个存在，是成为问题的……”

男的默默地听着。

“你作为十三年劳资争议的领导人，作为工厂土生土长的战士，打下了S工会的基础，这个功劳，谁都完全承认，比方说永井，他也是完全承认的。……可是今天，你抛开了工会职务，在理论上也跟工会干部对立，这样下去，在现在这种情况底下，工会觉得你非常危险，不也是很自然的吗？”

“所以，就想揍我？”

“先别发火。方才你挖苦我说：‘揍你？’现在是决定大势的时候，说这些干什么？我在这种时候跟你这样，非挨揍不可……”

“那么，痛痛快快离开我不就成了吗？”

“哎呀……”阿君满怀怨恨地朝着男的侧脸瞪了一眼，可是把气头忍住了。“我是相信你的呀，你不会变成反动……可是……”

“可是什么？”

“现在你还有太大的势力……你要是搞点右翼理论，举起叛旗，在现在这种时候，工会就会被分成两半！”

远山苦笑着自言自语说：

“把我看得太值钱了。我已经没有这种气力了。”

“对，对呀。你累了。把话说穿，你就是想要休息……对啦，不管谁怎样说，我都看得很清楚。可是……”阿君说了半截，把话打住了。

“可是，搞运动的人是不能休息的，这就是你想说的吧？！哈哈哈哈！”远山无力地笑了。

阿君低下了头。

停了一会儿，远山象打哈欠似地叨咕说：

“前进，或者死亡吗……”

凉飕飕的风，穿过地势稍高的这个神社的院子。阿君找不出话来对这个男的说。

远山猛地站了起来，说：

“好，我去见见永井！”

“哎呀，这可太好啦！”女的高兴得声音都发颤了。“抛开感情……你和永井不也是老朋友吗！”

可是远山还气哼哼地冲着跟着想站起身来的阿君粗声粗气地说：“我一个人去……”

四

远山怒冲冲地拉开工会堂屋的纸门。

迎面的八铺席房间里，闹闹哄哄地挤满了一屋子年轻人。他们正在谈什么，一看见远山的脸，他们都好象吃了一惊，一齐站了起来。

“永井在吗？”远山冲着那些年轻人说。他们的神气都好象在问：“你干什么来啦？”

“楼上!”一个人懒洋洋地答道。

远山闷着头,咚咚踏响着楼梯到楼上去了。顺着走廊,第二个门就是干部室。他使劲地敲了敲门。

“谁?”

“远山! 我要见永井!”

“呃,远山?”

门没有开，第二次的声音是永井的。

“……”

门开了半边，一个瘦削、细长的人探出头来,穿了一身浅黑色的夏衣，正是永井。

“有话跟你说,出来一下!”

永井仍旧没有吭气,静静地捉摸着远山的神色。然后才“嗯……”的一声点了点头，从屋里出来,把远山带到旁边一间屋子里去。这间屋子里，誊写版和纸片散乱得到处都是。

两个人就在散乱着的纸片中间面对面地坐下来，彼此都倔哼哼的。

谁也没有开口。

他们这半年来，一直处在互相敌视的立场上。这样促膝对坐,说实在的,这还是几年来头一次呢! 七八年的交情，现在被一个什么东西隔开了。

空气有点异样。

背后的纸门哗啦一响，好象有谁要进来。

“不许进来!”

永井扬起脸来大声喊道。他那神经质的苍白面孔，看去比远山还显得苍老。不想放旁人进来，永井的这种心情多少渗进了这里的沉重的空气,可是远山的顽固执拗的情绪还未为所动。

“纠察队是干什么的？”沙哑的声音从远山嘴里冲了出来。可是对方没有作声。

“想要揍我吗？”远山的声音里满含着怒气。

“……”永井铁青着面孔，依旧默然不动。

远山一点点往前凑去。这时候永井昂然答道：“对！只要你不是我们阵营的人，就是我们的敌人！”

“什么？”远山捏紧拳头凑近来。

“把话说明白，你要陷入右翼的泥坑，就不是我的朋友。”

没等永井说完，远山的拳头已经掠过永井的面孔。一缕鼻血流到永井的抽动着的嘴角上。可是，远山泄气了，而永井却依然很沉静，没有动。

永井用微微颤抖的手拣起旁边的纸片擦了鼻血。远山突然变得灰溜溜了，光是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自己也觉得很难堪。远山猛地站起身来。

“等一下……”这时候，永井把他叫住了。

“你——简直就象扑火的灯蛾一样！”永井镇静得叫人吃惊。苍白的脸上甚至还带着笑容。“你现在想要堕落下去，正在挣扎着，是不是？远山！”

远山愕然一惊，这句话刺到了他的痛处。可是他仍然执拗地站着。

“你过去曾经是我们的光辉的领导人。究竟是谁把我这个喝大酒没出息的人引导到今天的道路上来的呀……”

可是远山却有点害怕回忆这些往事。

“坐下，坐下嘛……”永井硬要远山坐下了。“哎，告诉你，有岛副经理已经在今天的董事会被免职了！”

“哦？”远山吃了一惊。

“资本的攻势，现在已经是摘下假面具，露出本相来了。一丁点的自由主义，也再没有存在的余地了。他们要干的！一定要干！”永井的苍白的面孔，一点点泛出血色来。“你疲倦了，简直变成了扑火的灯蛾。可是现在没有闲工夫让你休息。他们会把你拉出来，不然，就把你揍躺下。他们在十二个车间里都安排了这样一批家伙。”

远山把脑袋一点点耷拉下来。

“喂，握手吧。为了明天效率委员会上的斗争。远山……拿出你以前的干劲来！老兄……”永井伸出手去拉远山的手。“喂，把手伸出来，手……”

远山伸出了一只手，却把脸背过去了：“谢谢你！这就好啦。跟你握了手，那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要是面对面地看着，就好象要流出脆弱的眼泪似的。永井也转过脸去，用坚强的声音说：“喏，咱们只能曝尸疆场，此外没有别的地方！”

五

下班的铃声响完之后，厂房一栋一栋地都先后停止了皮带的转动声。“全部下班”的红牌，在各个车间挂了出来，工人们都活泼泼地作好回去的准备，向门口涌去。但来到铸造科第一车间前面时，人群却象雪崩似地泛滥开来，形成了好几行队伍。过一会，队伍绕着这栋只有一层平房的厂房开始了游行。

一小时以后，效率委员会就要开会。队伍越来越振奋，歌声压倒了他们的脚步声。“别唱啦！不许围在这里！”守卫们站在远处大声喊道。可是他们直到把他们的代表送进会场，一直没

有停止歌唱。

象从葫芦里甩出的芝麻粒似的，各车间的协议员，从队伍里跳了出来，一会儿就把宽敞的会场里的椅子占满了。

在工厂协议会里，工人方面的代表和包括各科工长、事务所长在内的公司方面的代表人数是相等的。一共四十八人，外加一名没有表决权的主席。

远山老早就占据了最前排的第二把椅子。永井却是快到七点钟的开会时间才在大后面露出他那细高挑的身子。会场外的游行队伍停了下来，歌声也止住，顿时显得安静了。关东地方评议会派来的代表皆见。睁大他那双圆圆的眼睛从队伍里向会场里张望。

"哦？"远山注意到最右面公司代表席位上已经不见副经理和另外两个人——有岛副经理系统的秘书科长和会计科长——而感到吃了一惊。

永井也注意到了这点。——可怜的自由主义的毁灭。——他们也和我们一样，也在自己的阵营内部作了一番清洗和整顿。

开会的铃声响完，厂房右首的门刷地打开，经理露出了他那肥敦敦的脸。又高又胖的经理，由三四个穿西服的人围着，声势威武地走了进来。

"嚯，高岛屋——"工厂协议员席位的一角，有人踢地板，响起了笑声。

"请安静……"生得又矮又胖的监理，站在中央台子上，用威严的语气说。这工夫，给会场全部人员散发了两页印刷品。这是公司方面摊牌的提案和本年度上半年的收支决算表，还有各种工序的每人平均的生产统计表……

"效率委员会现在开会！"

监理的沙哑的声音，穿过最后面的窗子，一直传到了黑洞洞的屋外。工人方面的代表们迅速地看了看印刷品。看到第九条——效率委员会的组成人数，他们吃惊了。各科工长、副工长二十四名，工人代表二十四名，另外事务所方面还有十二名。很明显，公司方面占了绝对多数。这跟公司早些时候宣布的表决权的分配完全是两回事……

“各位看一看方才散发到各位手上的统计表以及收支决算表就会知道，公司现在完全濒于绝境。大震灾当时，大大膨胀起来的经济界，现在正在急速收缩，本公司所受的影响也是极大的。只要把大正十二年下半年的决算表和十五年度上半年的决算表比较一下，马上就可以明白……”

监理用力地念起数字来。——胡说八道！——工人代表方面，互相捅着大腿，笑了。——连自己的老婆、上小学的儿子、刚生下来的吃奶娃儿不都是大股东吗？表面上的数字，当个狗屁！——

总之，十二年度下半年，数字上的纯利润是十七万九千余元，刨去挪作下年资金部分，还可以分配一成的红利；而十五年度上半年，加上上年挪下来的资金，仅仅能分出三厘的红利，照监理的话说，这不过是蚀老本的名义上的红利而已。

“所以，又要恢复半包工制，让咱们工人象暹罗鸡似的互相斗来斗去！”在前排五六个人聚成一团的女工代表席，阿君用旁边都能听见的声音说。——简直把人当成了傻瓜！——

“而且，下半年还包括一个淡季的夏天，所以想填补上半年的亏空是完全不可能的。”

营业科长、工务科长等感到自己有责，在经理面前都鸦雀无声地坐着。但工人代表席依然显得很坚定。事实上，他们跟从

前比起来，确是多少息了点工。正因为废除了半包工制，他们才多少恢复了一点人色。

公司提案提出的条件是：第一条、废除工厂协议会，第二条、恢复半包工制度，第三条、恢复深夜加班制度，等等。

“这是什么？这不是回到十三年争议以前的状态了吗？”

“对！这是挑战！”

几十只锐利的眼睛，象针一样刺向经理的脸。经理也不住地把他奸险的眼光扫向工人代表席。

“从统计表上可以看到，生产价格好象中了枪弹的鸽子一样，直往下落。这是因为工人各位不是为了公司的工作效率进行努力，而是为了工会的发展效率进行努力……”

监理提高嗓门，单刀直入地挖苦说。坐在当中席位上的各科工长鼓起掌来。同时，工人代表席象捅了马蜂窝似的吵嚷起来。

“住口！秃头！”

“诡辩！”

“到外面去！”

监理楞住了。“主席！”“主席！”工人们又把拿手的一招使了出来，完全封住了监理的嘴。

一个剃了和尚头的矮胖子站了起来。这是第一印刷车间的叫作近藤的协议员。

“监理把公司最近的营业不振，完全说成工人们的责任。请问印刷、整版的单价也跟十二年当时一样吗？”

一下子就把监理搞成被动了。

“不，比那时候降低了大约三成。”

和尚头的矮胖子马上跟踪追击下去：

“那么，公司的营业不振，怎么能说是我们的责任呢？”

“可是，各位的工资一点也没有降低。简单地说，要么各位就要把工作效率提高到跟各位的工资相称，要么就得把工资降低……”

工人代表们瞪起了眼睛。——这个混蛋，越追击，越说起古怪的话来了！——

“降低我们的工资？可是日用必需品的价钱不是一点也没有减低吗？”近藤满脸通红地怒喊起来。“这不是本公司的责任——”监理得意地顶了一句。这真可以算是一句漂亮的答辩。——可是这回别人不答应了。

“混蛋！”

近藤还站在那儿怒喊，可是背后又冒出了几个人的声音：

“主席！”

“主席！”

“为什么一定要废除工厂协议会？”这次远山站起来问道。监理坐在那儿想要回答，他给拦住了。“我们不相信满嘴谎话的监理。好在经理也在这儿，请经理直接答复……”

“对，让经理说……”

“经理，怎么回事？”

黑洞洞的窗外也喊了起来。工人们虽被命令散去，可是仍留在会场周围没走。

“这是因为……远山君！”经理大模大样地站起来，走到讲台的下面，象仇人似地死盯盯地瞪着远山的脸，说，“……和效率委员会重复……”

说完，摆动着条纹裤子的笔直的裤线，经理就想离去。

“那么，为什么不把效率委员会的表决权和工厂协议会搞成一样？”

经理的态度已和平常不同，现在是完全摘下假面具了。他停下来，扭回头去，虽然还强自镇定，但声音却很激动，顾左右而言他，说："这个公司，不是你们的。我不能让它永远成为S工会的巢穴……"

"什么?"远山发火了。

"住口!"

"经理蛮不讲理!"

工人代表席又闹哄起来。远山用几乎喊破嗓子的大声怒吼道："那么我们就不赞成效率委员会!"

但经理没有管理。工人代表们跳着脚吵嚷起来。窗外的怒骂声也暴风雨似地越来越高。

"不赞成效率委员会!"

"反对恢复深夜加班!"

"反对恢复半包工制度!"

在怒号和喧嚷声中，永井闪亮着眼睛，没有失去冷静。——来了，而且是迎头来了。但什么东西使经理敢于这样挑衅呢?危险!这样下去不行!——他站起来要求发言。

"紧急动议!"

他提议召开小组委员会，由工人方面和公司方面各出七名代表，立即就这个问题进行更详细的讨论。他的眼睛连一瞬间也没有离开经理的脸。——妈的，看你们有些什么花招?

动议以多数通过了。

六

选拔出来的小组委员会的委员们，在群情激昂的混乱里面，

走进了办公楼楼上的会议室。工人代表方面的委员是永井、远山、高木、近藤，另外还有三个人。

他们在会议室的门旁停下来商量。“决不能性急，知道吗？咱们为了识破那帮家伙芦葫里卖的什么药，也务必要冷静……”

“哎呀！那个家伙是什么人？”这时候突然看到了什么的近藤用手捅了永井的背脊一下：“看，刚刚走进那间屋子的，没错，是警察！我看见指挥刀了！”

可是大家回过头来的时候，近藤所指的那扇通向经理室的带有黑把手的门，已经紧紧关住了。

“不要怕！”永井推开对面的门，领头走了进去。公司方面的委员，各科科长加上监理一共七名，已经背靠着经理室并排坐在那儿。工人代表们坐到对面，靠窗户的这边……稍稍离开一点的地方，坐着经理，他旁边是一个没见过的年轻的绅士……

“这位先生是谁？没有关系的话，希望他退席……”

远山坐在那里直冲冲地说。那个绅士却也毫不客气地自己站了起来，说：

“我是印刷同业公会的副组长铃谷。请允许我旁听。”

大家都吃了一惊。——哦嗬，这就是为十二公司协定奔走的那个家伙呀！——远山又说道：

“那么，我们也要请一位工会的代表来列席旁听……”

那个绅士脸上浮出尴尬的苦笑，说：

“可以吧！这是合法的。”

皆见慢慢腾腾走了进来。这个脸相很凶的庄稼汉出身的人，把永井叫到一旁，说：

“铃谷在这里，那就一切都很清楚了。不要犹疑啦！”

十二公司协定——以东京市为中心的十二家大印刷公司的

联合协定——其内容就是降低职工标准工资、统一制品单价标准、废除深夜加班额外津贴，等等。他们职工每天被钉在工厂的三合土地面上十小时到十五小时，而在背后，这十二家大公司的绅士们却从半年以前一直商量着这个协定，协定差不多就要签字了。

"知道了……"永井点了点头。"什么东西使经理敢于这样作?"这已经象银幕上的说明一样清楚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了。

工人们不知什么时候又拥到办公楼周围来。"反对恢复深夜加班!""反对半包工制度!"喊声从窗外飞了进来。突然，只听哇地一声喊叫，接着就乱嘈嘈地好象有许多人激烈冲突起来。

"怎么回事?"

皆见和靠窗户的两三个人回头一看，原来以五六个穿了制服的警察为中心，正在展开一场逮捕和反逮捕的争夺战。

"这是非法的!"年轻的近藤变了脸色，想要冲出去。

"等等，不要性急!"力气很大的皆见紧紧按住近藤的左腕，低声说："别吵! 斗争在后头哪!"

永井强自捺下心里烧起来的愤火和焦躁，平静地说：

"监理，我们大家的意见是这样：我们对于支持公司方面提出的效率委员会提案没有异议。但是我们认为，效率委员会的表决权的分配应该和工厂协议会一样；其次，废除工厂协议会、恢复半包工制度等等，应该在效率委员会成立后，在该委员会进行协商，有了结果之后再行决定。就是这样……"

监理没有作声，却把脸转向经理，去察看经理的颜色。意外地，经理旁边的绅士慢条斯理地摇了摇头。这个刚刚三十来岁的潇洒的西服绅士，吸引了远山等的惊奇的注视。

"那结果是一样的……"监理说。

远山把一只手支在桌子上，探出脸去，说：

“怎么是一样的？我们是支持效率委员会宗旨的嘛……”

“不要妥协！”突然窗外传来了怒喊声。“反对恢复包工制度！”拥上前来的工人们的喊声，又象暴风雨似地响了起来，接着又开始了嘈杂的乱斗。

“经理！”永井站起来招呼道。“经理把公司陷于营业不振的全部罪过，都想推到我们工人身上。公司的提案，就是对我们宣战的战书。比方说，恢复包工制度，那么不久的将来就会引起人员过剩问题。……经理，我代表两千名工人向你质问：你是不是想关闭工厂？”

永井每句话末尾都带些颤抖的声音，在屋子里回响。有两三个科长慌忙离开椅子，象给经理保镖似地站到他的周围去。

可是，经理没有马上开口。监理欠了欠屁股想要说什么。这时候，那个绅士又慢条斯理地站起来，用威胁似的口吻对经理和监理说：

“很遗憾，这个公司的原案如果不得通过，那么我只好向公会报告：从十二家公司协定中暂时把贵公司除掉。”

经理愕然站起身来，一面抽搐着他那苍白的脸，一面用沙哑的声音向工人代表们怒吼道：

“这个公司是我的！知道吗？公司的原案一个字也不能削减。明白吗？……”

“什么？”远山和近藤已经不能自制，冲到经理面前，举起拳头怒喊道：

“好，罢工！”

突然，监理也把桌子嘭地一拍，喊了起来：

“明天开始，马上临时停工！”

这时候，皆见凑到那位绅士面前，说：

"好！那么我也象你一样，要向全国评议会二十万工会会员提出报告……"

工人代表们离席而起。他们拥向另一间屋子的时候，前头的永井忽然仰面朝天倒下了。

"呕！"大家不禁一齐叫了起来。一只粗大的手掐住了弯成弓形倒下的永井的脖子。

"唔，暴，暴力团！"

永井断断续续地喊道。朝着掐着永井脖子的那只大手，皆见象皮球似地弓起腰来，箭也似地蹿了过去。"他妈的！"

远山一面脱掉上衣，一面跑向窗口，放开嗓子喊道：

"谈——判——决——裂！"

窗下，顺着黑黝黝的院子里的中间过道，象胶粘的液体似的，乱拥乱挤的工人们压了过来。他们中间，也响起了呼应的喊声。

"谈——判——决——裂！"

远山又喊了一次，就象飞鸟似的翻回身来，朝着被暴力团围在中间奋力苦战的自己一伙的委员们的乱斗的一团，猛扑过去。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日

红　旗　会[1]

一

到底轮到我啦。这可够呛，是要我说说“我们怎样走向斗争的”吗？——别那样盯着看人的脸好不好，把人看得怪不好意思的！首先，在这面红旗前面，这不是什么值得如此这般讲说一通的光彩的经历。可是没有办法，这里也还有新参加工会的会员们，为了表示无产阶级的胆粗气豪，我就讲它一通吧！

哦，大家看，我这副浅黑的大下巴颏的阴沉面孔，一看就知道，是九州筑后柳川的人氏。虽然用不上那句老话：“老子作孽，儿子遭殃”，但是咱是祖祖辈辈佃户人家的儿子，生就的就是这么个老粗模样。不过，叫花子的孩子三年也长三岁，我嘛，大正三年[2]进了村里的小学，不管怎么的，论年纪也没比谁少长两岁，今年也算二十五啦。

说什么人生不过五十，那是资产阶级宿命论的调调。不过，在我二十五年的尘世生活当中，也有一件至今还叫我悔恨不已的事，这就是害死了我的亲爹。喂，先别那么早就给我定个罪名

① 红旗会是日本工人运动中的一种传统的集会。每年新年之始，工会会员们在工会红旗之下聚会，谈抱负，互相鼓励斗志，迎接和庆祝新的一年的到来。

② 大正三年是一九一四年。

噢！说是害死了亲爹，可也不是我亲手害的。别着急，慢慢往下听吧！

我爹那个家伙，种庄稼吧，租子太重，加上人又老实得厉害，债是越欠越多，孩子却也越生越多，三来两来玩不转啦，最后跑到大牟田煤矿找活路去了。上煤矿的当然不只是我爹一个人。附近的穷庄稼人去了很多，干的是推车工，就是从坑底向外推煤车的活，一天工钱是一块五毛。可是，正象俗话说的，“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爹让煤车压在底下，成了瘸子和不可救药的酒鬼回来了。

这里说明一下，我排行老四，家里兄弟姐妹就不用提有多少了。说实在的，我的兄弟姐妹一共有多少人现在也说不清。有的生下来不久就死掉了，有的长大之后被送到什么地方去当学徒，伺候人，一去无影无踪，断了消息，所以没有个准数。总之，我爹成了残废回到家里的时候，留在家里的弟兄中，我是打头的，下面还有五个弟弟妹妹。本来靠我娘、我和我妹妹租那么一点地养家餬口就很困难，在这个时候，我爹不但没挣回什么大钱，反倒带着一个要是闻不见酒味就手也发颤、嘴也不听使唤的身子回来了，这可叫人怎么办哪？我和我娘这下子都直楞眼啦。

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我这个人虽说长得不象个样，可是个天生的孝子。笑什么呀，伙计们！我在学校还被恭维过是个“神童”什么的哩！可那个时候，每天却得到村旁相生川的河边上去淘石子。装满一马车七毛钱。从水里淘上石子来，装满一马车，女人和毛头孩子干，得整整干上一天。靠干这种活，喝稀的，啃芋头，总算一天三顿有得吃了。可是，我那个酒鬼老子，在我和我娘不在的时候，不管破烂也好，什么也好，拿出去三文两文地卖掉，统统灌了烧酒啦。卖光之后，又跑到河边上来，一巴

掌推倒我和我娘，不管钱包里有钱没钱，抢了就走。可是我娘心肠软，我呢，学校的先生告诉我要对老人孝顺，所以虽然气得直哭，可还是忍着，挣钱养家。

就这样，我念完了五年级，升上了六年级。那年春天，柳川的旧领主，当地数头份的大地主，一个叫××子爵老爷的人，在我们学校院子里，给他祖先立了一座纪念碑。我是学校最高的六年级生，而且是个级长，所以就让我代表学生读了祝词。说来可笑，我可真高兴得昏头昏脑啦。你想想看，平常连看也不容易看到的贵族老爷，夸奖我是出了名的孝子，还亲手赏了我一盒点心哩！我啊，就象神魂出了窍似地从学校回来啦。

我一面走一面想：好好用功，将来当个大人物——哦，是当海军大将呢，还是当大臣呢？——嘿，就是这么想的哩！哈哈哈！

就这么一面胡思乱想，一面神不守舍地走着，刚好走到方才赏给我点心的那个贵族老爷的林子旁边，那儿有座山，叫作初花山，山脚下是一大片孟宗竹林子，我刚走到那个山脚下的小道上，就听竹林里有人喊："捉贼！""捉贼！"我吓了一跳，站住了。从竹林里跑出一个人，看山的跟在后面追，那个贼到底在我眼前被捉住了。他偷的笋叫人夺了下来，两个看山的把他反剪两手绑了起来。我走近一看，啊，这不是我爹吗？——我一下子就蹲到地下了。

二

一开头，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爹脸被抓破了，成了个血葫芦，加上酒瘾在身，又挨了揍，浑身哆哆嗦嗦地抖个不停。我这

个儿子，刚刚从这座山的山主——不，我们整个村子几乎都归那个××子爵老爷所有——手里得到赏赐，现在还捧在手上呢，可是我爹却偷人家的笋，叫看山的反剪两手绑了起来。这个矛盾从哪里来的？我当时还是一个刚刚十三岁的小鬼，简直一点也想不透，要是有个信鬼信神的老奶奶，给我讲上一通佛爷菩萨的，我也许就信上什么佛啦、神啦的，说不定还会钻到什么更深的“迷魂阵”里去哩！

幸而，那样的老奶奶早就死了，我们家里没有那路人。反正，我哭啊喊啊，在地上叩响头啊，那两个对主子尽忠报效的看山的奴才都全当耳旁风，满没理会，他们推开我，把我爹带到警察那儿去了。我回到家里，跟我娘两个人抱头痛哭，哭啊哭啊的，我恨起这个酒鬼老子来了，讨厌他了。我在村里的孝子名声，从贵族老爷手里得到赏赐的荣誉，将来的“荣达发迹”，都会因为有这么个不三不四、在煤矿上灌黄汤中了酒瘾的“贼老子”而完蛋，一想到这点，我就恨得、厌烦得不得了。别看我是个毛头孩子，我可下定决心啦——一定要让我爹改邪归正，要他戒酒，一定得这么办。

后来，我和我娘两个人到村里警察驻在所去啦。平常总是嘿嘿地作出一副笑脸、从我家地里或园子里弄些青菜什么的那个老爷——我们管警察都叫老爷——竟翻脸不认人，打起官腔来了。说什么要以盗窃罪把人送到法院去。就在这么蘑菇来蘑菇去的时候，驻在所来了电话。一接电话，警察的态度马上变了，说因为××子爵有话，这一次看在你的孝顺份上先饶了他。我真是感激不尽啊！甚至想：为了报答打来电话替我们说情的××子爵，就是让我豁出命去也行。哈哈哈哈！

老话说：“孝为百行之先”，那以后我更加“地地道道”地学起

二宫金次郎① 来了。从拘留所把我爹领回家来，我先前下的决心就更坚定了。我想，为了对得起看在我的孝顺份上饶了我爹罪过的××子爵，也一定得使这个酒鬼老子改邪归正。

我和我娘商量了一下，买回一毛钱的烧酒，把瓶子放在哼哼呀呀的我爹枕头旁边了。本来身子骨就已经很虚的我爹，挨了一顿饱揍，又在拘留所关了一夜，光剩下塌下去的两只眼睛还很亮，他哆哆嗦嗦地抓起瓶子，把酒倒在碗里，咕咚咕咚就灌下去了。我看了一会儿之后，开口了："爹，这可是最后的酒啦，喝完啦，就戒掉吧，改了吧！我拚命用功，作个有出息的人。只要你戒了酒，好好在家呆着，我用上功，不管什么样的大人物都能当得成的！"我这么一劝，我爹开头好象没听进耳去，等到把最后一滴酒舔个干净之后，看我还在拚命地絮絮叨叨地说着，他把铃铛眼咕噜一转，瞪着我，说："谁说要你有出息啦！大人物还不都是贼一样的家伙！"我可吃了一惊，心想，这个老子可真是打心眼里变歪啦。我于是更加劲地劝说起来，这回我爹真发火啦："别挑好听的说啦。连你也想欺侮我吗？种地受他妈地主的气，到煤矿去受监工的和公司的气，回家来你这个鼻涕鬼又说三道四的，想当什么大人物，那是比贼还坏的一群狗男女！畜生！"他哆里哆嗦地从被窝里爬起来，摸起旁边的一根粗杆烟袋就朝我脑袋打来了。我，别看是个毛头孩子，当时想可就看这一回的啦，就是挨了揍也不能发怯。我抓住我爹的一只胳膊，还想进番忠言，这时候，我爹打下来的烟袋在我头上啪的一声折了。我因为太疼了，抱着脑袋向下一趴，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爹发出了呜呜

① 即二宫尊德（1787—1856），日本江户时代的经济学者。家境贫苦，孝顺父母，从小半工半读，后来成为学者。

的怪声。我还没留意，在旁边转来转去的我娘却发出一声狂叫，扑到我爹身上去了。我这才注意到：我爹死啦，这叫什么“心脏麻痹”，一下子就翻了白眼啦。

我傻眼了。推呀，摇呀，小妹妹和弟弟们哭哭啼啼地扑在他的身上呀，我娘象疯子似地捶他的背呀，叫呀，可是我爹的身子渐渐变凉了。我在旁边看着，完全变傻了。

我什么也弄不懂了。一个毛头孩子的脑袋是没法判断这些事情的。邻居们帮了几把手，我和我娘把棺材抬到村外的乱坟岗子上葬了。我说不上悲痛，简直是什么也弄不懂——到底我爹不好呢，还是我想的错了呢？

我每天想——那个讨厌的、可恨的老子临死前说的话，对于我就象谜一样。越想越觉得话里有话，想不透。我对于学校已经觉得没什么意思了。不要说用功，连跟别人开口讲话也觉得厌烦了。

三

想一下看，我爹年轻时候人家都说是个勤快人，到煤矿去以前，是很上劲干活的，这在我这个小孩子的心里也是知道的。顽固，老实正派，哪怕粉身碎骨，只要能干的活，我爹从来没有说过“不”字，是这么一个庄稼人。可是干哪，干哪，怎样也胜不过穷神去，知道了这点之后，我爹好象才变得破罐子破摔起来。说不出什么道理，可是凭了“直感”，他对这个世界开始怀疑了。这好象是比生命更执着的一种“怀疑”和“反抗”。可是，我这个十四岁的毛头孩子，对这点却是不能理解的。说什么“改邪归正吧”，连亲生的儿子都这么说，这正象掐住了他的喉咙眼似的，在我爹

来说，一定是很难过的吧。我爹翻起眼睛、举起烟袋的时候的那个样子，现在还清清楚楚印在我脑子里呢！

总之，我爹的"急死"，对我是个很大很大的打击。现在看来，也可以说使我调转了一个方向，开始了第二个时期。"神童"成了呆子，成了不爱开口的阴沉的小鬼。那以后，十五岁那年，我被送到镇上一家铺子去作学徒。我在那儿干到十八岁的春天，整整三年。给买主送米啦，看铺子的门啦，看老板家的小孩子啦，反正什么苦差事都干到了。这三年当中，前两年完全是糊里糊涂就混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那两年可真象丢了魂似的，完全象个傻子。打击太大了，一下子辨不出世上的东西南北啦！

但是经过两年之后，呆也罢，痴也罢，心神总算好象定下来了。——与其这样说，还不如说十七岁那年秋天，因为碰到了下面要说的一个问题，我的人生——这也许夸张了一点——开始多起事来啦！

简便地说吧：我和那家米铺的一个叫作阿关的使女相好啦，就是说，从前的厌世和尚这回一下子变成风流小生啦。

话也许会带点桃色，不过"丑事不露，道理不透"，且请往下听吧！那个使女，是跟我同村、同岁的人。乡下有句俗话，叫作"人多粥薄"，又说"多挣钱不如少个嘴"，这个妞儿，看样子也是象猫崽子一样，被家里扔出来的。所以我们俩很说得来，如果有谁挨了老板的骂，那么另一个就要来安慰一番——就是这么回事。她长得很白，塌鼻梁，细眼睛，说不上怎么漂亮，可是"丑八怪也有青春妙龄"啊，有时候她梳上个桃割髻啦，银杏髻啦，就在楼梯下使女住的房间里偷偷地给我看。——讲得是不是太琐碎啦？哈哈哈哈！

总之，那半年是过得高高兴兴的。我这个厌世和尚，那时候

却把个和尚头故意象披发头陀似地留了起来，还在前面弄起个“篷”，抹上叫作发蜡那种玩艺儿哪！这些地方，正是人生的春天呢！

我们虽然知道穷日子是多么不好过，可是还象飞蛾投火似的，竟商量了怎样建立一个“穷窝儿”的事。我们打算在这里拚命干到二十三岁，把零用钱积攒起来，请那个爱絮叨、没分晓的秃头老板，答应让我们立个家。两个人在楼梯下使女住的房间里，望着满是黑灰的顶棚，一想到这些，就象看到天国似的充满了愉快的“希望”。想来，人也是容易满足的呢！

我们俩十八岁那年春天，我的抹发油的头发也似乎象个样子了，就在这时候，有一天一个自称是那妞儿的叔父的人到米铺来了。看样子，有四十多岁，象个游手好闲之徒；长相也很凶，说话哇啦哇啦的那种派头，一看就知道是常走江湖的人。我问女的，女的说叔父是有一个，可是会面这还是头一次。我从一开头就怀有戒心。到了晚上，女的匆匆忙忙说要同她叔父一道去买东西，我问：“是你叔父给你买什么吗？”她说：叔父告诉她，在外面挣了很多钱回来，只有她这么一个侄女，所以想买条腰带送她。看样子，她倒完全信任那个叔父了。“我去去就来，”她一面说，一面匆匆忙忙跑出去，撵那个在店铺前面等着她的自称是她叔父的人去了。我再没有往深处怀疑，关了店门，爬上阁楼就睡了。睡了一觉醒来之后，听听，女的好象还没有回来似的。我想这可奇怪啦！第二天早晨，向厨房扫了一眼，怎么，那不是老板娘背着孩子在做饭吗？

我问：“阿关怎么啦？”胖胖的老板娘作出一副下流的笑脸，说：“阿关吗？现在大概是在什么很远地方的旅馆里，跟好爷们卿卿我我呢！”这一听，我可发毛啦：样子是有点怪嘛，他妈的，原

来是把她卖到什么地方去啦！看女的那个样子，好象完全是叫一条腰带给勾去啦。我真是又悔又恨，模样儿都变啦。我一口气跑到账房，在老板面前，把我和阿关的关系一五一十地都跟他说了。那个秃脑袋，开头还仿佛有点吃惊地听着，末了儿却哈哈大笑起来，说："混蛋，现在还说那些有什么用？那个人贩子——就是昨晚上那个人——是得了女的父母的应允到这里来的。他替她还了长支，说要把人带走，我有什么办法？本人也兴兴冲冲跟去了嘛，还有什么可说的！现在呀，大概正在往长崎去的路上呢。你还是个小鬼头，为了不值得的事，吵吵嚷嚷、变颜变色的干什么！"叫他这么一说，我简直没咒念了，光剩了咬牙发狠啦！

可是，我是一往情深的。我问："他们大概到什么地方去"那个秃脑袋家伙，眼睛从账本上抬也不抬，说："听昨晚上那人的口音，象是长崎岛原一带的人。那儿跟外国人作生意的多着哪！"说是岛原，我也摸不清在哪儿。可是，嘿，啊，简直叫你什么都不顾啦。那天一整天，活也没就从米铺跑出来啦，只带了一点零用钱，此外还来那身着打扮。说来莫名其妙，我光是想，到了长崎岛原个地方，就会看到我那个可爱的妞儿正在流着眼泪等着我呢！是着了迷啦，就象叫春的猫似的。

在火车上颠簸了一番之后，又在从长洲启锚的定期联络船舱里呕吐了一阵，好不容易才到了岛原港。可是，哪里会象象的那样？这里跟我出生的村子不同，并不是只有一百二人家的地方啊！上了岸，找到象是"半掩门"之类的地方，挨户地串了一遍，港新地的窑子街，海边的"千轩魔窟"也转到，哪里找得到阿关！转了一天两个晚上，我那个妞儿的住处，是象在云里雾里一样。零用钱也花光了，米铺也回不去了，站

在港口的已经上了灯的灯台底下，呆呆地望着闪闪泛着紫光的夜的海面，真有点想要跳下海去呢！

四

有句诗道："燃着'不知火'的有明海啊。"① ——加上正是十八岁多情善感的年纪，我现在还在想：那时候怎么会没有跳下海去呢？不过，我在水里还能凫两下，当淹死鬼是不合适的。

那天晚上，我钻到系在海边的渔船里睡了。虽说是春天，夜里的海风吹到身上也透骨地冷，但是因为太累了，所以还是迷迷糊糊睡着了。到了半夜，我被惊醒了两次。要问是怎么回事吗？是这么一回事：海边原来是"千轩魔窟"那帮女人们的地盘，且船是她们的摊子。那些女人们把年轻的渔夫、内海航船小伙子拉来，就在船里的苇席上，用半个来钟头作完，然后再去拉别的客人。我可是吓了一跳。幸而的，我躺在一个角落里没有被她们发现。当也一定会大吃一惊呢！我真没有想到会碰到这不是一只两只，那么这种女人也一定多得很啦。偶然碰上事情之后，我的初恋的感伤啦，什么啦，在脑子里都变得乱七糟啦。这样，不知怎么地似乎心情也稳定下来了。在第二晨打鱼的船主发现我以前，我在船舱里美美地睡了它一

出了船，开头我想找码头上站岗的警察想想办法，可一来，一定会把我送回米铺或者老家去，已经到了这个份听我娘的唠叨也犯不上，算了吧，于是就跑到牙行里去了。

① 有明海是九州岛的内海。旧历七月末海上可见无数火影，有说是夜光虫火、渔火的，诸说不一。不知火即指这种火影。

真不错,当天就找到了干活的地方,“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我可真高兴哪!

可是,到了干活的地方一看,我想:哈哈,要是这种地方,的确什么时候都有得干的。请想想看,那儿应名是个织大岛绸的工厂,可是那个糟啊,就不用提啦。三顿饭都是糙米,菜呢,又都是腌萝卜和大酱汤,早晨五点起床,晚上九点电灯一灭,不管愿意不愿意,你得睡觉。而且,工友们大部分是从琉球和大岛来的,跟他们比是怎么也比不过的。

但是在那儿我也硬着头皮干了两年多,别的地方没有可去的啊!我干的活是给染绸丝的打下手。把捆成一把把的绸丝,放到叫作大岛粘土的一种茶褐色的泥里,埋起来揉啊揉啊,然后啦?出来再埋上,就象帮泥水匠干活似的。第一,臭味太大,而且个脚也弄得不成人色啦。加上成天是糙米加腌萝卜,就是不干窑子娘们儿不会有普通人的颜色啊!

初恋那个劲儿绸”,大家也许会以为那是在鹿儿岛那边的大岛干,等到夜深,我不是那么一回事。我现在想,比方说吧,大岛的有原伊势崎的铭仙也好,米泽的米泽织也好,山梨的甲那绢也好,是什么使这些东西成为名牌货的呢?你一想啊,就会真然一惊的。请想想看,大岛绸在长崎也能织,甲斐绢也不限于县才能生产,而它们的特点是什么呢?我用我亲眼看见的的底,这就是当地无产阶级所受到的过分的剥削——他们的我想跟别的地方比较简直便宜得没法比。

百户那个工厂叫“岛原大岛绸公司”,不很大,男女工人合起来也门一百来人吧。其中,琉球人和大岛人占了八成,其余的两成了是象我这种在别的地方找不到饭碗的人。工钱简直低得不象P5!一等的织绸工,大半都是夫妇一同干活的,一年还挣不到一

百块钱，虽然吃是吃公司的，你们就想想看吧！至于工钱便宜的，象独身的女工，干一年才挣三四十块钱。“最便宜的莫过于白给”，可是当地的老乡买职工的粪尿，每年还得向公司按每一个人份交两块五毛钱呢！

对付穷日子，我自信不比谁差，可是在琉球人面前我认输了。住是住在工厂后面空地上象货物列车似的一排排连檐房子里，哪怕一家有八口也只有一间四铺半席大小的房间。饭呢，是在肮里肮脏的公司食堂里一道吃，最初半个月左右，因为太臭太脏啦，吃的又是糙米，我简直就没有办法下咽。

可是琉球人却干得很上劲。早晨六点上工，晚上七点收工，整整是十三小时工作。尽管吃糙米，男的女的挤在一起囫囵个儿睡，可是那些女工干起活来，那份头脑的细致劲儿就不用提啦。——大岛绸的织机跟普通的完全不同，光是梭子，织便宜货的，要使用十五六根；织值钱货的，得能操纵三十根以上才行。她们绷紧着消瘦苍白的脸，一根一根地来往投梭的那种漂亮灵巧的手法，你在旁边看着简直就不能不感叹称绝。就这样，她们一年才挣三十块钱或四十块钱，而且一声不响地闷着头干。——我虽然也受过残酷的剥削，现在也还受着剥削，可是看了这些比自己处境更惨的人，不知怎地，就觉得鼓起一股劲儿来了。

当然，促使我变成这样的，还有一个叫作松田的人，他是这个工厂食堂的烧饭的火伕，是个年轻的琉球人，看样子很有学问，说话带点东京口音，虽然他极力不想使人听出来。我和他已经很要好以后，问他：“你在东京呆过吗？”他还不肯露相呢。后来，据他告诉我说，他是在东京的学校里从事阶级运动被开除的，回了一次家乡，以后又托朋友介绍到这个工厂来当了火伕。看去，很象一个公子哥儿，也不象混不上饭吃的样子。最初我只

是想：真有这种好事之徒呀。不过，他倒是一个很豪爽、很有丈夫气概的年轻人。

我和这个人常常一道溜出宿舍，在离工厂五町左右的黑麻咕咚的海边上遛弯儿。海的那边，有我的家乡，也有松田的家乡琉球岛。有一天晚上，我跟他说了说我爱上的女人被人卖了的事，和我那个酒鬼老子临死时的事，过了一会儿，松田说："都一样啊。不管是琉球还是内地，无产阶级都被那帮家伙捆住了手脚啊！"无产阶级这个字眼我还是头一次听到，我问他，那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你们哪！"哦，我要是叫人捆住了手脚，那么捆的人是谁呢？再问他，嘿，这个烧饭的火头军，却嘻嘻地笑，说："好好想一想嘛！"谁捆住了我，捆住了无产阶级呢？这个问题粘到脑子里，那以后我就每天想开啦。

五

我爹为什么那样死啦？她为什么叫人贩子给带走啦？我为什么象条野狗似的，连个落脚安身的奔头都没有，非过这种可怜的生活不可呢？

我每天光想这些啦。这些问题简直就粘到脑子里了。好象有一个看不清原形的庞然大物，在我眼前摇晃，我急于要剥开它的皮，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玩艺儿。早晨五点钟就叫人给轰了起来，十三小时的劳动，糙米，一个月三块零用钱——我啊，就是松田不去，有时候也在九点关灯以后，偷偷地跑到海边上，望着夜里的筑紫滩在想。

海风掀起微微泛白的浪花，在海的那面可以望见黑色的山脉。那一带就是我的家乡。我娘是怎样在对付那穷日子呢？四

个弟弟妹妹，就是喝稀的，一天三顿都能喝得上吗？这么一想啊，眼泪可就没出息地掉下来啦。平常不大容易想起的那两个没有下落的哥哥和一个姐姐，这时候也会想到：他们也一定在什么地方象我这样淌眼抹泪呢。我爹，那个妞儿，一年到头哭丧着脸的娘，还有如果还活着说不定也在什么地方哭着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糙米，十三小时的劳动，脸色苍白、神色萎靡的琉球人和一起干活的工友们。——呆呆地望着海的那边，一想到松田说的那句话“无产阶级都被捆住了手脚”，就觉得心里怵然一惊。

那以后，我对松田就格外亲近起来了。松田是个亲切的人。他借给我各种各样的小册子，还给我解释我看不懂的字句。现在还觉得使我感动最深的是“资本主义的圈套”那本蓝皮的书。我在那半年里，完全着迷啦，就象婴儿刚睁开眼睛似地新奇地张望着周围；就象……怎么说好呢？就象二十年来积下的满肚子怨气，一下子都冒出去了似的。由于爹的急死，一时不辨东西南北，由于爱上的女人被人骗走，又受了很大打击，几乎象死去的老子似的变成一个流浪汉、变成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我，现在完全是喜庆更生、重见天日啦。

那以后，我跟松田就成了象从一个娘肚子生出来的亲兄弟似的“同志”。我们在工厂后面的公共宿舍里囫囵个儿躺着，光想怎样“首先行动起来”。这时候，同在染色部的一个叫作源藏的小伙子也跟我们共鸣了，同松田要好的一个琉球姑娘，叫作阿花——这大半是日本名字吧——的纺织女工，虽然道理懂得不多，但从感情上也跟我们站在一起了。于是我们四个人就每天开会。当时是在那么一个乡下地方，而且是除了资产阶级政党的竞选以外就不知道什么叫作社会运动的地方，我们虽然每天

开会，可是工友们的兴趣并不大，而且松田也没有在工厂里搞运动的经验，所以我们的干法说来是很幼稚的。我们没有去注意顶要紧的就在身边的自己工厂内的工友们的不满，而是主观地光想着搞“罢工”。那时候，要是提出改善伙食、扩大宿舍、把工资增加一倍、缩短劳动时间之类的口号，哪怕是老实透顶的琉球工人，也是会站起来的。这本来是明明白白的事情。可惜我们没有那样作。

穿白颜色的单衣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在海边松原公园的一条长椅子上聚会。最后到的是松田，他抱了一捆传单来。不知是在什么地方用誊写版印的，印得很清楚，大概费了不少劲吧，本文是用琉球文写的，旁边附有日文的解释。因为纺织女工们都不懂日文呀。可是，费了好大劲印出来的传单，内容却象方才说的，很主观，只是一般地提到厂主发了大财，我们应该组织工会，举行罢工之类。源藏和阿花的任务是在公共宿舍和家属宿舍散发传单，松田和我的任务是把传单带到附近的纺纱厂和食品精制工厂去。总之我们是用上了全副精力的。进行得也很顺利，谁也没有被捕。第二天早晨，我们都在磨拳擦掌地等待着结果，可是一点动静也没有，工厂里就好象根本没散过什么传单一样。

我们可泄气啦。第二天晚上又集会到海边公园商量了一番。四个人都没有注意到要紧的地方，都没有想到应该就工友们的具体不满去提出问题，反而决定把工厂设备的不完善和工人待遇的低劣写成传单，散到街上去。说起来很可笑，不向最关紧要的工友们去宣传，却跑到大街上去啦。

但是，我们是认真的。我们以为这就是政治宣传。我们作了分工，我负责港町一带。拿着浆糊、刷子，胳肢窝里夹着传单，

抱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干劲，不管墙壁也好，电线杆子也好，到处张贴起来，结果到底叫便衣的特务腿子给抓住了。进拘留所，这在我还是头一遭哩！

那天晚上，松田也被抓来了，关在我蹲的班房的左面的隔壁。我有点悲观啦。因为头一遭被关进这种“猪圈”，心里没有底呀，而且因为开头硬顶了一阵，又挨了一顿狠揍。……

可是，我和关在同一个“猪圈”里的一帮人一点点熟识起来了，饭虽然只有一大碗，可是比工厂的糙米却好吃些，身体固然不大自由，但也乐得悠闲，而且也学会糊弄看守警察的窍门了，所以觉得这个地方也不是那么坏了。正好还有三四天我们的拘留期限就要满期的时候，关在一起的一个当地小流氓，从厕所回来，说旁边的“圈”里又来了两三个暗娼。方才也听到了一点哭声，暗娼在这里的出出进进，这以前也有过两三次，我并不觉得格外稀奇，可是因为没有别的事情好作，虽然并不想去厕所，却也故意跟警察说了一番好话，请他打开门，我就借着这个由头去看那些暗娼的面孔去啦。去的时候，因为光线很晃眼睛，没看清楚，回来的时候，又扫了一眼，我不由地叫喊出来了，三个女人中间，紧靠这面坐着的那个不就是阿关吗！真没有想到，原来她还是呆在这个地方的啊。

对方听有人喊她的名字，也诧异地向我这面转过头来，开头光是显得很吃惊的样子，大概是没有认出我来；接着却作出一副哭咧咧的脸相，“啊”的一声站起来了。然而我们就这样分手啦：正象俗话说的“乌鸦叫，两分飞”。以后我被挪到另一个“圈”里去了，而且第三天我就和松田一道被放出来了。

驱逐出境；家乡嘛，我也不想回去；于是就拿工厂开除我们的时候给的一笔钱当了路费，和松田两个人一道跑到东京来啦。

后来进了现在的工厂，参加了大家的工会，现在正跟大家一道进行着斗争。大致情形就是这样吧。

那以后又见到了那个女的吗？没有，就是那么一回。想写信也不知道地址呀！可是，受侮辱受损害的无产阶级妇女也不只是她一个啊，我有时候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我觉得我跟大家一道进行斗争，就是在救我那下落不明的哥哥姐姐，就是在救家乡的我那哭丧着脸、也许现在正在挨饿的老母亲和弟弟妹妹，同时也是在继承我那死去的父亲的“遗志”。

约一九三〇年

走向战斗行列的道路

一

“来吧！”

虎公在排版台上摆着盛铅条的盒子的空隙地方，一块尺来见方的木板上面，啪地把手扣了过来。

他的手心下面，压着一毛钱的白铜角子。

“面儿！”

对手是旁边台子上的一个汉子，冲着虎公的手背指了一指。

正是在工作时间。

“啧！”

打开手来的虎公弹了一个舌头。一毛钱的白铜角子果然面儿朝上露着圆圆的菊花花纹。对方把这个一毛钱的白铜角子嚓铃铃弄出个响声，装进了裤子口袋。

“再来一回！”

虎公朝四外看了一眼，用灵巧的手法，把一个小一点的一毛钱银角子噌地一弹，银角子就象陀螺似地滴溜溜转了起来。

“背儿！”

旁边台子上的汉子赢上了瘾，把手托（排字工具）扔在一边，简直着了迷。

“嘁！”

虎公抬起手，摇了摇头。正是背儿……一毛钱银角子又装到对方的口袋里去了。

“真不走点儿！”

虎公把手插进裤子口袋，想了一想。已经输了一块多。只剩下一个五毛钱银角子了。——管它呢！——输光了就不坐电车，走回去！

虎公毅然把五毛钱银角子嘭地放到台上。

“怎么，来对半的？……”

赌头有点大，赢钱的对手好象有点吓住了，可是他也掏出五毛钱的银角子放到一块了。

“拿过来！”

这回五毛钱银角子落进虎公腰包了。——妈的，就照这个手气赢回来！——他又把手伸进口袋，这时候对方却作了一个眼色。虎公也注意到工头正从他们背后走过来。他慌忙把银角子收起来，装作没事儿似地拿起了手托。

“喂，打杂的，来点九开二分和七号三倍的铅条！”虎公遮掩地喊道。其实，铅条盒子里，九开二分，七号三倍堆了一大堆。

“嗬，好热！”

看着走过去的工头的背影，虎公和他那个对手相视嘻嘻一笑。

“嘿，好险！”

两个人都摸了摸脑袋，让工头抓住，马上就得解雇。

可是，说实在的，虎公并不象他那个对手那样害怕。虎公是工头面前的红人——二十五岁的单身汉，正是干活的好时候，手艺呢，让他排费事的零头活儿，在这光是排字工人就有一百来个的工厂里，也数得上头一份儿。他好赌钱，这点更可以使工头信

赖。看来好象矛盾，其实这是因为好赌好嫖的人，第一，工头容易控制，第二，"决不是赤色分子"。

工头为了便于自己掌握，把成年以上的工人分成了三大类——第一，赤色分子，第二，品行端正者，第三，赌钱鬼。

对于这三类人，工头作了这样的鉴定：

第一类，赤色分子：

——这种工人，脑筋好使，不干邪门歪道的事，不逛窑子。干活也相当能干，可是立刻就会在工厂里形成一派。这是最难掌握、最可怕的一帮家伙。

第二类，品行端正者：

——这种工人，脑筋不灵，小气，活也干得很糟。不迟到，除了溜须拍马以外，别无长处。不用人管，自会闷头干活，可是效率不高。

第三类，赌钱鬼：

——这种工人，头脑机伶，天生的手艺人，活儿干得出色。赌钱，逛窑子，经常伸手借钱。为了使这些聪明机伶的人不让"赤色分子"诱惑去，必须痛痛快快借给他们。

不消说，虎公是属于第三类的。而在第三类中间，他也是优点、缺点都很突出的人。

虎公排四六裁九开不加条的版，曾在规定时间里创过八十页的记录，排三六裁旅行指南那种带格子的细活，也在规定时间里，创过五页的记录。而在坏事方面，他也有一连在窑子里住了十天的记录，回到家里，他租的那间房子已经贴上"招租"单子了。

他的脸相不象东北人，脸膛很黑（得过梅毒也有关系），一对黄色的小眼睛；鼻孔上翻，大嘴叉，脸很瘦，显得净是骨头。不光

是脸，整个身子也是瘦骨伶仃，加上祖辈传流的农民型的大骨节的手和脚，看去就象一个剽悍的贼。

……一把火烧了相马中山的新开楼哇，
老天降罚真有眼，
谁叫你睡觉拿大钱！

他只会唱这么一支歌，干活的时候也有音无调地哼哼着他家乡的这支歌。只要能弄到钱，他就去逛窑子和赌钱。除了窑姐儿以外，没有和别的女人接触过，所以他也不知道什么叫作“神圣的恋爱”。作为熟练工，一天能挣三块多钱，又是光杆一人，虎公真是“灶王爷贴在腿肚子上”，一身轻松。

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也完全不知道这个雇了三百职工的大印刷厂，怎样适应着每天每天社会形势的推移在剥削着工人。今年二月的大选，无产阶级政党只选上了四五名议员，他知道这桩事，是因为打过赌。赌的是能选上的是十五名出头，还是不到十五名，结果虎公输了五块钞票，气得甚至把买来的报纸也撕碎了。十来天以前，经理把大伙召集到食堂，说了一通“产业合理化”什么的，他也完全没有记在心上。总而言之，似乎是说市面萧条，要裁减职工，但他自恃是工头面前得宠的红人，并不感到自己身边有什么危险，所以也没有必要往深处去想。

同事的中间，有的好象加入了工会，他们把誊写版印的传单什么的塞给他，他也完全不感兴趣，拿过来往干活的桌子抽屉里一扔，就当擤鼻涕纸了。

一把火烧了相马中山的新开楼哇……

他难听地唱着，专心致意地干活。外面是晚春的晴朗天气。

“喂，虎公！”旁边台子上一个有家口的工人，转过他那酒精中毒的晦气脸来，指着窗外说，“社会主义者们又挨抓啦！”

虎公作出“哦——”这么一副神色，凑到窗前去。

“真的！”

在钢筋水泥建筑的这座楼房的窗下，工人模样的人，在便门旁有两三个，在办事处和工厂大门旁有三四个，他们正被守卫和不知什么时候跑来的五六名警察追赶着，一面却各自散着白色的传单。

“嘿，这倒很有意思！”

虎公象看电影似地看着。站在窗前的五大个苍白脸的同事们，七嘴八舌议论起来：

“社会主义者，看样子，跟咱们不是一样吗？”

“可是听说那帮家伙里，有钱的公子哥儿多着哪！”

“真是一帮好事之徒！”

传单大部分飘落到地上了。一个头发很长、穿一身工作服的大高个儿，在办事处前面的沟旁被追得无路可逃了。

“到底抓住啦！”虎公想起了电影里的勇士被捕役抓住的场面。“笨蛋！”

虎公和他的同事们一面留神背后是不是有工头盯着，一面无动于衷地望着窗下——那个头发很长的大高个儿被三四个守卫和警察抓住，正在守卫的门房前面拚命挣扎——这时候，突然“刷”的一声一团白色的传单飞了上来。

“呃——”手急眼快的虎公一把抓住了这团传单。

“什么，写着些什么？”

大家都从虎公手里要了一张传单。

请参加第十一次五一国际劳动节！

“原来是五一啊！”大家各自回到干活的地方去，顺手把传单扔掉，仿佛一点兴趣也没有似的。

“好，这得去一下。”虎公在自己的排版台前叨咕道。

“哎，你要去参加五一节？”

虎公笑嘻嘻地没有作答。旁边台子上的那个有家眷的工人诧异地又问道：“你成了社会主义分子？”

“混蛋，不是那么一回事。”虎公仍然笑嘻嘻地，说，“今晚上就去，嘿，是到那家赌场去呀！”

虎公用镊子指着传单上的大字，满有信心地说：“今晚上一定赢！你看，劳——动，捞得动①！妈的，兆头不是很好吗？”

虎公把镊子咔地往手托上一卡，简直高兴得不得了。——赌本跟工头借去！

二

在三铺席的小屋那旧得发黄的席子上，虎公睁开眼睛，打了一个呵欠。真的，那晚上很走运，开头赢了十来块，可是末了散场的时候，却又依然故我，统统输了回去。

虎公觉得憋气（当然不憋气的时候也是一样），就从那里跑到洲崎（窑子）住了一夜，醒来的时候，早已过了上工时间；回到自己租的这个楼上，又倒头睡下，第三次睁开眼睛的时候，电灯已经亮了。

---

① 原文五一节（メーデー）和走运（芽出事）是谐音字。

肚子很饿，可是他又懒得马上爬起来到附近饭铺去吃饭，于是就望着天花板呆呆躺着，足有十来分钟。

这时候，隔壁楼上传来说话的声音，虎公就有一搭无一搭地听下去。

说是隔壁楼上，也只是隔了一层板墙。平常说话差不多都能听得很真切。可是不知怎的，说话的好象有十来个人，声音却低低的，躺在那里简直听不清。

第一，隔壁房间住的是跟虎公在一个工厂干活的叫作黑木的单身汉，应该只有一个人，却有十来个人的声音，这就很可疑。虎公悄悄爬起来，把耳朵贴到墙上。

从由于震灾已经松动了的墙和柱子中间的隙缝透过来的话声，听起来都很耳熟，都是工厂的同事们。说是同事的，路数也不一样，正象跟黑木隔墙住着却没大说过话一样，这些同事的都不是他赌场上的搭档。可是听说话的声音好象聚了很多人，所以他也想过去看一看。刚打算离开墙边，不知想到了什么，他突然又停在那儿不动了。

传来了黑木的声音：

"总之，所谓产生合理化，不外是大资本家想要更多地剥削我们工人的代名词。前几天经理的演说，就是大量裁人的先声。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必须紧紧抱成一团，作好对付大量裁人的罢工的准备。"

黑木的声音嗄哑而低沉。

"原来这家伙也是社会主义分子！"

虎公败了兴头。还以为是招来了什么娘们儿，或者是摆开了赌摊呢……活见鬼！——虎公又轱辘一下躺倒，叨咕道：

"搞什么罢工，那不是更要被裁掉吗？糊涂虫们！"

谈话声热烈地继续下去。其中也杂有孩子很多的阿部老爷子、拣字工出身的年轻人阿长、换字工浦木等人的声音。

虎公又打了一个呵欠，站了起来。反正出去吃顿饭，洗个澡吧——真他妈没有意思……

到了外面，穿过阴暗的小石川谷的连檐房子的小胡同，进了一家饭铺，又从那里到坡上的澡堂去了。

“喂，这不是虎子吗？”

工头一眼看到他在浴槽里，打招呼说。虎公暗想：糟啦！工头住在公司的宿舍里。在这家澡堂常常碰面。

“你不是生病请假了吗？”本来工头什么都知道，却故意挖苦地问道。

“是，那个……有点头疼，请假了。”

“撒谎！又嫖娘们儿去了吧！”工头把他那白胖胖的身体四脚拉叉地直竖在虎公面前。“混蛋！明天按时上班来！”

“是！”虎公在浴槽里挠了挠脑袋。他知道应该怎样应付。

碰到这种时候，只要唯唯诺诺就行。头儿这样说并不是因为觉得可恨。自己是头儿面前得宠的手下人。这样说不过是以示教训罢了。所以只要悄悄地听着，作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模样，工头就会高兴……

“给您搓搓背吧。”

他马马虎虎替工头冲了冲那大块头的身子，工头马上高兴了。

“一道来吧，喝一盅去！”

出了澡堂，工头领着虎公进了附近一家卖醋鱼饭馅的小馆子。

“近来公司叫得很凶，老是效率效率的，真叫人没法办。偏

赶这个时候，参加工会的那帮野小子们，好象也在背地唧唧咕咕闹些什么，我简直腻烦透了。”一杯热酒下肚，工头发起牢骚来。

“嘿，”虎公接过杯来，送到口边去，含含糊糊地答道。

“今天，你听着，不知什么人又带进一批传单。读了传单，就有沉不住气的家伙跑到我这儿来，要我发表都要裁谁，要是有他，他就不答应。——真他妈的——”

“嘀。”

“裁人，也是公司裁，有我什么相干！——如今的年轻人真叫人头疼，一点手艺人的气味都没有，光讲什么大道理——哎，黑木那个野小子简直就把我当成了眼中钉，真没法治！”

要手艺出身的工头，对现在的年轻职工的心情一点也不了解。于是他就在最象手艺人的这个手下人虎公面前发开了牢骚。

“也要替我想想嘛。公司的命令也是不能违抗的呀！”

虎公忽然想起来，顺嘴说：“大伙儿在那个黑木的家里开会来着。”

“呃？”工头刷地变了脸色。

“听他们说，好象是要准备罢工。”

“当，当真吗？”工头放下酒杯，凑近了脸，“都有些什么人？”

“这个……这可是光从声音上听出来的，哦，有秃脑袋阿部老头，还有拣字的阿长那个野小子，换字的浦木和其他一些人。”

“嗯！”

第二天清早，在工厂门口，黑木让埋伏在那儿的特务抓住，带到警察署去了。阿部老头、阿长和浦木等五、六个人，也在神不知鬼不觉当中被开除了。

大家都没有去注意这档子事。当然开除的事是知道的，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他们是由于虎公的告密而被开除的——首先，

虎公本人就不知道。

所以，虎公还是照样无忧无虑地干活，带着那种只要老天照应、吃上饱饭就一身轻松的神情干活。

三

“放它一注！”

虎公把一张皱皱巴巴的十元钞票扔出去，嗖地拿起扣着的三张纸牌，睁大了眼睛。菊花——菖蒲——樱花——。九·四·三——。

“嗯！”

他眯缝起眼睛，睨视着场上。

虎公今晚气势很盛。跟庄家单干的这场输赢，将决定最后分晓——是输光，还是全赢。

“再来一注！”

庄家闭上他那血红的眼睛，把一张带红樱花的牌角稍微一露，啪地反扣过来，晃晃脑袋，也添了一张钞票。

“拿过来！”

新到手的牌是张通红的二十点樱花！

虎公一下子高兴得简直要晕了过去。肮里肮脏的席子，吊得低低的电灯的破灯伞，烟熏火燎的纸门，这一切，虎公都觉得简直就是极乐世界。

虎公光顾哗哗地去搂场上的钱，旁边谁说什么都听不见。

“喂，快跑呀！”

输了钱还粘粘乎乎坐在火盆旁边的那帮家伙和对面的放赌设局的局主都急忙跳了起来，虎公连这点也没有觉到。

听到噼哩啪啦纸门被推倒的声音，虎公这才看到伙伴们都在朝着后面屋顶上逃去。

“糟啦！”

他慌慌张张把揉搓得稀烂的钞票和银角子装进大袖子，跟着跑了出去，可是已经晚了。

从楼梯跳上来两名特务，堵住了虎公的去路。

就差那么一步，虎公没有逃掉，老老实实地叫人家捉住了。一个留了一撮红胡子的特务，把吓得脸色铁青的虎公的两手反拧过来，朝另一个说：“成啦，抓住这个小子，那些跑掉的家伙也会马上抓到。”

特务把屋子里的纸牌、席子和散落的现钱收集起来，对虎公说：

“乖乖地到署里去！”

心吓得卜卜直跳，好象一直要跳到脑袋上来。虎公让警察抓住，这还是第一次。下了楼梯，直到走到离十町来远的××警察署，这中间他一直抖个不停。

先被带到司法主任室，问了原籍、现住所和干活的工厂。司法主任估摸这个虎公不是什么牵连到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人，马上不耐烦地朝带他进来的那个红胡子特务说：

“带到那边去，让他吐出口供来！”

警察署的深夜，寂静得有点阴森可怕。通过胡乱扔着面碗和泥鞋的走廊，虎公被带到一个宽敞的铺着草席的地方。这是演武场。

“坐下！”

虎公在门旁一个角落里坐下，特务也在他面前盘腿落座。

“你不老老实实说，可没有什么好处！”

“是！”虎公把方才被拧得发痛的手支到席子上。

“你是赌博的惯犯吧，啊？”

“不，今晚是头一回，朋友们带我去的！”

“撒谎吗？”

啪地挨了一记耳光。

“那个赌场是什么时候开的？”

“是，我是从两三个月以前开始去的。”

“嗯，那么……”

那个特务刚说到这里，就扭头朝着有点什么响动的地方看去。从宽敞的演武场的另一头，特高科①的特务带进一名工人来，在另一头的角落里坐下了。那个工人就是黑木，但虎公因为低着头没有看到。

“那个赌场的场主是谁？”

“是……”

“不说吗？”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听一声怒喊，有什么东西嘭地被摔到席子上。虎公不觉把身子缩成一团。象青蛙似地被摔到席子上的，是坐在另一头的那个工人。

“好个倔强的家伙！”

虎公慌忙说：

“场主叫酒坛子老银。”

“酒坛子老银？那么，常来常往的别的人呢……”

“是！”

“你都知道吧。从头说！不说，嘿，就是那个样！”

---

① 日本警察机构中专门处理政治犯、思想犯的部门。

红胡子特务指着另一头的工人说，然后他就到司法主任室取本子去了。

虎公朝着另一头看去，觉得那个人的背影很眼熟，他正在席子上扭动着身体，低低呻吟

“啊，黑木……”

正是跟他年纪相仿、仍旧穿着工作服的黑木的那个很有特征的剪得短短的光头。虎公吃了一惊。他还不知道是由于自己的告密（他并不以为是告密，只以为是普通的闲话罢了），黑木才受到这样的折磨，但有一种直感，使他觉得脊背发凉，可惊而又可怕。

“别逞强啦，说吧！喂，什么地方发出命令，要你们准备罢工的？只要说出来，就没有你什么大不了的事，马上会让你回去。哎哎，快说！”

“……”

“不说吗？”

黑木把背蜷曲得象只虾一样，微微呻吟了一下，但依然没有开口。

“他妈的！”

特务发起火来，一把抓住黑木的工作服的领子，狠命地勒起他的脖子来。虎公不觉把脸转了过去。

“喂，痛痛快快说！”

红胡子特务取了本子回来，虎公一古脑儿把什么都说了。

“好，在那些家伙统统抓来以前，你就呆在这儿等着！”

特务出去之后，虎公又不得不硬着头皮看着黑木怎样受拷问。

“喂，说吧！有人听见你们在你家里商量来着。有证据！”

虎公怵然一惊，这才想到，那么是工头……

“不说，那就再揭你一层皮！”

可是黑木一任他们把他翻过来，仰着苍白的脸，仍旧一言不发。

虎公屏住气息，看着黑木的脸。——这个小伙子平常是个老实人，话很少。还以为他是个胆小怕事的哩。虎公记得在工厂里，有一回跟他干一样的活，由于一点误会，一巴掌就把黑木揍了一个趔趄。根本是一个不起眼的家伙。——

可是怎么竟变得这样倔强！虎公自己还止不住地发抖，挨了一个耳光，就哇啦哇啦把什么都说了出来。可是这个家伙，真有种！

在暗淡的电灯光底下，仰着苍白的脸，闭起眼睛，拚出一死的黑木的形象！相形之下，虎公觉得真想朝着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的软弱的自己吐口唾沫。

不过，那个家伙一定有点什么名堂，他的身体里藏着一种比钢还硬的东西。那是什么呢？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现在掐住黑木脖子的，不是别人，正是我，只因为我跟工头嚼了一下舌头，他才遭到这样折磨。而他却是那样拚出一死守着秘密。啊啊，掐住他脖子的，不是别人，正是我呀！

过了三十分钟，过了一点钟。这中间，黑木有一次完全昏过去了。苏醒过来之后，他们又拷打他，可是黑木仍然没有开口。

“他娘的，真是个难对付的家伙！滚回原地方去吧！”特务没咒念了，又把死人似的黑木从另一头的门口拖了出去。

“饶恕我！”虎公朝着黑木的后影低下了头。

四

在警察署里关了一个星期左右，虎公又懵懵懂懂地回到工厂来，但是他已经被开除了。

“瞅机会还让你回来……”工头说。

他一被开除，工头也跟以前不一样，变得冷淡了。

“没法子！”

虎公也认了，又四处去找别的工厂。在大工厂还可以吹吹牛，可是小工厂很多地方连工资也常常发不出。尽管这样，到那里去，失业者也还是拥了一大堆。虎公手艺好，又年轻，所以挤掉了别的失业者，进了神田的一家小工厂。赌博的前科犯跟参加罢工的前科犯不同，对于找工作一点也不成为妨碍。

工薪少了二成左右，可是正象《碰到了这年头》那支紧缩歌所唱的一样，他也简简单单地想开了。不管什么工厂都在闹闹哄哄。裁减人员，解散工厂，不发工资，等等。热心的工会，散发传单，或用别的办法向工人进行工作，但虎公也没有马上理这个碴。

他只是想在什么地方碰到黑木那个家伙，应该道道歉。工作地方变了，住宿地方变了，跟黑木也碰不到面了，但是他想，在什么地方如果碰到的话，哪怕挨两三个脖儿拐，也要坦白地说出一切，向他道歉。

“赌钱，没意思！”

熟识的朋友来找他，他也爽爽快快地拒绝了。他本来对于决胜负于一举的赌博很感兴趣，以为那很有大丈夫气概，但是一想到在警察署演武场里自己的孱弱和黑木的昂然不屈，就觉得

赌钱也没什么意思了。

可是，他对以前的赌友和嫖友们感到厌烦而同他们分手之后，就感到身边寂寞了。他当然不愿意跟拖家带口的灰溜溜的老头子们和抽签“抓大头”、输上三毛钱就愁眉苦脸想上一天的吝啬鬼们搞成一伙，但是他跟戴顶围着红带子的帽子之类、整天诌些无聊的疯子似的诗啦、俳句啦的“半瓶醋”们也合不来。

休息时间里闲得无聊，有时候也从工作台的抽屉里抽出旧的传单和小册子读读，但是也觉得烦得慌，马上又扔开了。

“我真是干了一件错事。”

在虎公的脑子里，只有忍受拷问的黑木的脸，印得越来越深。

到了夏天，印刷业一般都进了淡季。××堂也同其他中小工厂一样，受到大资本的排挤，工作很闲散。常常两天、三天地接连着临时停工。

“听说这个工厂要解散。”

有一天，一个早就在这儿干活的排字工说。制版部和印刷部合起来还不到一百名的工人，听了都很吃惊。

“这是真的吗？”

“不相信，问问工头去呀！”

大家把老工头围了起来，可是工头避免作出明确的回答。

“咳，资方每月也光是亏本哪！”

大家都不得不暗自决定自己的主意。碰到这种时候，各自首先考虑的都是自己怎么办。有的马上盘算今天晚上就出去另找工作，却没有人站出来带头要求发给解雇津贴。很多都是这路人：不管什么事，别人要干，他可以躲在后面煽风，而自己则充作好人，光想捡点便宜。

虎公对于这路人感到憎恶。但他也不知道这时候应该怎样办，只是下了决心，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即使那帮家伙反对，也要挺身出来为大家甘作牺牲。打定主意之后，他仍然默默地在窗边工作台上干活。

“今天完工以后，经理有话要说，请大家留下来！”

工头四处走动着通知大家。嘿，来啦！大家都把活放下了。

“还干什么活？放下吧！”

车间呈现了一种参差不齐的怠工状态。工人们都没有受过什么训练。大家象被追得走投无路的耗子似的，光是闪动着不安的眼睛。

“喂，楼下来了暴力团！”

一个下楼解手的人回来报告说。大家吃惊地从楼梯往下看去，果然有七八个象是雇来的彪形大汉，有的穿着电线工人似的制服，打着裹腿，有的穿了裙裤①，盘踞在楼下事务所里，防备着工人们万一的反抗。

大家都象笼中之鼠一样，挤在一起，纷纷议论，但却莫衷一是。

这时候，突然从站在窗旁的虎公头上，飞进来十几张传单。

“哦？”大家慌忙捡了起来。

××堂的工人们！你们不要上当。××堂并不是解散，而是要同东京××印刷公司合并。也绝对不是所有的工人都要被裁掉，而是想把工资压低，凡是答应减低工资的人，他们将通过别的办法加以雇用。这是一个阴险的手段！

---

① 原文作袴，类似裙子，但两脚处又分而为二。罩于和服之上，现同羽织（外褂）一起，用为日本礼服。

你们应该团结一致，展开反对压低工资、裁人、解散的斗争！

我们始终是你们的朋友。请向本工会派代表来！

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出版工会

大家在读传单的时候，虎公往窗下一条甬道上一看，不觉叫了起来："啊，黑木！"

黑木扔完传单，却大意地从那条甬道穿过来，让暴力团看到了，现在他们正在抓他。

虎公不管三七二十一，从大家头上跳过去，冲下楼梯，就向后门跑去。

黑木被按倒在地下，两三个暴力团员一面骂着，一面打他，拖他。虎公略微一想，猛然朝着骑在黑木身上的那个家伙的眉间飞去一拳。

"快跑！黑木，快跑！"

虎公一面着急地喊道，一面护住跳了起来的黑木。虎公原是打架的好手，何况这回又是奋不顾身，一心想把黑木放跑。

他又朝着一个揪住黑木领子不放的家伙的下巴，从下给了一拳。黑木逃进甬道里去。但虎公却被暴力团按住手脚，拖到事务所旁边来了。

"好一个胆大的愣头青！把他拉到仓库去！"一个打了裹腿、象是头目的人指挥道。"这小子也一定是共产党的一伙！"

仓库很暗。里面堆着坏了的印刷机和别的一些什么。在那后面的三合土的地上，虎公被倒背两手绑了起来。从这里大声叫喊，外面也很难听见。

"你放跑的那个家伙叫什么名字？"一个穿了裙裤，脸上有道刀疤的汉子飞起一脚，正好踢在虎公肩头。被捆住了两手的虎公象个泥菩萨似的栽倒了。

“不说吗？”这回是拿“杖里藏刀”的棍子戳了一下他的下巴。

“不知道。”虎公一面吐出嘴里的血泡，一面说。

“什么？”穿裙裤的那个暴徒，又霍地举起了那根“杖里藏刀”的棍子。他背后站着三四个人，其中那个打裹腿的汉子出来止住了他。

“等一下，我让他吐出口供来！”他把穿裙裤的那根“杖里藏刀”的棍子夺下来，把脸凑近虎公，柔声细气地说：

“喂，小伙子，你这股倔强劲儿，很够瞧的，可是在这里使不出去。你是这个工厂的工人吧，所以不想太难为你。可是方才跑掉的家伙，一定是共产党系统的家伙。从我们建国会的主义来说，非把共产党打倒不可。你只要痛痛快快把他的名字说出来，马上就给你解绳子。喂，快说吧！”

虎公噗噗地吐着杂有血丝的唾沫，仍然倔强地低着头，不吱一声。

这帮家伙为什么要把共产党看成眼中钉呢？共产党是干什么的，虎公并不知道。黑木是不是共产党，他也不知道。可是他想，不管怎样也不能说，这帮欺侮工人的家伙、资本家的看门狗，他们看作眼中钉的，对于我们来说，就一定是真正的朋友——这一点虎公还能判断出来。他守着沉默，不开口。

“好个死硬的家伙！”

他们把那根“杖里藏刀”的棍子插进虎公反绑着的两手中间，象洗染房绞拧洗染过的东西似的，在他背上绞扭起来。刺骨的疼痛，使他眼前一阵发黑。

“好疼啊！”虎公咧开嘴叫喊起来。“来人哪，来人哪！”

“混蛋！你叫，别人也听不见。喂，快说！”

又使劲地扭了一下。虎公又喊“来人哪！大家来呀！’

可是楼上那帮胆小怕事的家伙却没有听到。同是工人，自己的弟兄在受难呻吟，他们却听不到！

“喂，快说！”

他们一扭，虎公的身子就在三合土的地面上一缩一弯。眼睛发花，气好象要断。——黑，黑——好象稍一松嘴就会说出来。这工夫，虎公仿佛看到忍受拷问的黑木的脸，在他眼前直晃。

“不能说，骨头碎成渣子也不能说。”

虎公打心里这么想。他咬紧牙关，象要啃三合土地上的泥似的，忍着。

“来人哪！弟兄们，来呀！”

他呻吟一会，叫喊一阵。在这监狱，不，仓库的深处，向工厂的伙伴们呼喊求救。

呼悠一下，气仿佛要断了。突然苏醒过来，两只胳膊又象扭断了似地疼——眼睛一花，突然疼痛的感觉消失，又晕了过去。他被那根“杖里藏刀”的棍子搅着，象蛇一样扭动，尽管这样，还是没有开口。在忍着这种痛苦的瞬间，遥远的童年时代的记忆，毫无关联地时而浮现出来——在破草房里躺了多少年的父亲的脸，从来没有笑容的满是皱纹的种庄稼的哥哥的脸——虎公排行第三，是冰封雪飘的北越地方从来没有吃过白米饭的农民的儿子。忍苦受罪，这是生下来就受惯了的。

这时候，突然头顶上唧唧喳喳地有了什么动静。事务所的一个人到仓库来了。

“大当家的，方才有这么一个家伙到事务所来了。请你快点来一下……”

打瘸腿那个汉子松开那根“杖里藏刀”的棍子，拿起事务员

送来的名片："哦嗬，日本劳动总同盟关东……这一点也用不着担心。"

"是吗？"

"没关系。这是社会大众党系统的。经理直接见他，跟他谈谈也行。"

"不会煽动工人们吗？"

"干什么也没关系，他们不会胡搞的。他们最后的目的同我们差不多是一样的，所以谈得拢。从笼络工人来说，让这个工会插插嘴，甚至有些好处哩！"

"那么，我就去跟经理这么说。"

"啊，等一下……我也去吧！"

事务员和打裹腿的暴力团头目，还有另外两个人出了仓库。

虎公软塌塌地瘫成了一团。他把脸贴在三合土的泥地上，听了方才的谈话。社会大众党……共产党以外的家伙们说是跟工人站在一道，原来跟暴力团建国会的目的却是相同的，原来是要出卖工人的假工会……

仓库里越发黑了。外面太阳大概也落了吧。担任看守任务的一个暴力团员抽的香烟头，火亮儿在黑暗里一闪一闪。同事们现在大概正在受那个假工会的家伙的诳骗，嘴巴说得好听，结果还是要跟资本家妥协！

他想站起来出去，到大家面前，把那个家伙的画皮给剥下来。虎公挣扎了一下，但没有起来。

"喂，挺麻烦的，把这小子交给警察吧！"

打裹腿的折回来吩咐说。看守他的穿裙裤那个暴力团员，把烟屁股丢掉踩灭，使劲地把虎公拖了起来。

"起来！"

虎公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他还得面对另一次考验，进行斗争。

五

在警察署里关了二十九天，出来之后，虎公又躺在从前那栋楼上的三铺席的房间里。

已经躺了两天，饭也没有好好吃过一口。象重病人似的，身体到处都疼得厉害，爬不起来。

虎公把另一次考验也挺了过来。抓赌时被抓去的软弱的自己，和这次变得坚强起来的自己，差别究竟在什么地方？虎公躺着光想着这点。

他马上明白了……在自己身体里，自从遭到暴力团的拷打以来，就突然产生了一种精神，不，是由于那番拷打，自己过去没有留意的一种精神被发掘出来了：越打越硬，越压越强，这究竟是什么呢？

这是……虎公望着顶棚上的灰尘想下去，对，这就是“工人的正义”。

就是这种精神使我坚持了过来。胳膊被拧的时候就想：“他妈的！”喉咙被掐的时候就想：“你记着！”而这种精神是工人们都有的，是几千年来被压榨的我们穷人都有的。可是很多人都没有自觉。我从前也完全没有自觉。“赌钱”、“嫖窑子”什么的，简直变成了“混蛋”。

而且我还干了无可挽回的“出卖”勾当，干了“告密”勾当！

虎公想到过去自己简直是个混蛋，就更觉得，自己过去的那种行动尽管不是有意识的，但从它的后果看来，那就是“告密”，

因而他的良心也越来越深地受到苛责。

枕边放着××堂印刷所送来的解雇通知书。工厂的斗争已经继续了一个月，但情况一点也不知道。自己落了这样一个结果，可是当时的同事们谁也不来看望一下，连用张明信片告诉一下情况的人也没有。虎公觉得很生气。同时也想到过去把那个象自己一样拚出性命、付出宝贵的牺牲的人散布的传单，自己却拿来当擤鼻涕纸的事，觉得现在这样也不应该抱怨别人。

第三天早上，虎公趴着，一面啃着楼下女房东给他买来的面包，一面想下半晌出去找一找黑木他们那个"××出版工会"。纸门的破窟窿里透进来一抹初秋的朝阳。忽然有谁从楼下上来了。

"喂，虎公！"

虎公回头一看，纸隔扇那儿站着的正是穿着一身工作服的黑木。

"啊！"虎公挣扎着想爬起来。

"躺着吧！"黑木笑嘻嘻地在枕边盘腿坐下，轻轻低头行了一礼。"那一次，多谢你！"

虎公作出一副困惑的神情，说了声：

"不。"

"受了很多难为吧！在猪圈里关了二十九天吗？"

"嗯！"

虎公点点头，笑了。黑木也嘻嘻地笑了。这一瞬间，虎公和黑木的眼睛正面地碰上了。虎公那颗孤独的心，自然而然感到了两个人中间的一股温暖的感情的交流。这在虎公还是第一次体验到。这是最初的"同志爱"的交流。

"你在那个工厂，我简直一点也不知道。"

黑木完全信任虎公，向他报告了那个工厂的斗争情况。因为关东总同盟的工贼们钻了进去，结果只有答应减低工资一成五的工人们被合并后的新公司雇了去，其余的人只领了一个星期的津贴，都给刷掉了……

“你什么工会都没有参加吗？”

“嗯。”

“那么，一定参加我们的工会吧！”

虎公马上点了点头。

“多一个象你这样的同志，很宝贵。工会的人手不足，很困难哪！一个个都叫他们给抓去了。”

黑木把加入协议会的真正的战斗工会的困难斗争，一项一项都讲给了他听；也把年轻人怎样在艰苦中进行着勇敢的斗争讲给了他听。

可是，虎公越听越感到过去“告密”的罪过在眼前涨大开来。黑木不知道这点，越把虎公当成同志加以信任，虎公就越感到痛苦。

虎公下了决心，向黑木说：

“黑木，前不久把你和阿部老爷子他们的聚会告了密的，是我。”

“哦？”黑木睁大了眼睛。

“对不起，怎么处分我都行！”虎公抬起他那处处作痛的身体，双手拄到席子上。

“……”黑木沉默不语。五分钟，十分钟！虎公没有抬起头来。

屋子里的空气一下子变冷了。黑木沉默了一会儿，把憋着的一口气长长地吐了出来。

“你干了一件错事！”

虎公把头一直低到席子上。

“就我个人来说，我没什么。可是，即使你是无心中说出去的，你的罪过也是不可挽回的！”

“我错了！”虎公的额角浮出了冷汗。

“你大概不知道，那时候被裁掉的人日子多么难过。尤其是阿部老爷子家里有六个孩子，长期失业之后，现在他生了病，躺倒啦……

“同志是同志，出卖的罪过是罪过。正因为是同志，罪过更深。你应该到阿部老爷子那儿去谢罪！”

虎公默默地点了点头。

“那么，起来走！”黑木用跟方才完全不同的语调说，一面掀起了虎公的被窝。“走不动就抓住我的肩膀……”

“不要紧！”虎公在睡衣上面缠了腰带，摇摇晃晃跟在黑木后面出来了。

一直到巢鸭官下贫民窟的阿部老爷子的家，黑木和虎公都没有说一句话。

来到沟沿上连檐房子尽头的阿部老爷子的家门口，虎公却不敢进去了。

“进去！”

黑木申斥似地喊道。虎公低着头，走进狭窄的土间。

在只有那么一间的六铺席的屋子一角，阿部老爷子睡在一条破褥子上。秃脑袋已经失去了光泽。一个小孩子，看到熟识的黑木，马上凑近来。

“爸爸睡着了。”

“妈妈呢？”

"卖早报去了。"

说话还不很利落的矮小的女孩子们，脸色都很苍白，干干巴巴，显出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

"啊，黑木吗？"

醒转来的阿部老爷子，慢慢转动着脖子，看着黑木。

"阿部老爷子，我把虎公带来了。"

"虎公？"

阿部老爷子作出一副诧异的神情，把脸放到枕头上，朝土间看去，虎公默默地低下了头。三四个月的工夫，阿部老爷子已经瘦得皮包骨，象另一个人了。

"阿部老爷子，虎公是来谢罪的。"

黑木的话，阿部老爷子听起来好象越来越糊涂了。

"谢罪？"

虎公上了席子，走到阿部老爷子的枕边坐下：

"阿部先生，是我告密的。阿部先生们和黑木被裁掉，是因为我向工头告了密。饶恕我吧！"

虎公把双手拄到席子上。阿部老爷子把视线从虎公低着的头转开去，呆呆地望着土间，过了一会儿，好象明白了意思，就咕咕蛹蛹抬起身子来。

"真，真的吗？"阿部老爷子攒起瘦骨嶙嶙的老拳，哆哆嗦嗦直抖。

"对不起！"虎公把头低得直蹭到席子上。

"嗯，畜生——！"阿部老爷子嗥叫似地吼了一声，照着虎公的旁脸就劈了一掌。"畜生！畜生！"阿部老爷子呲着牙齿，连声骂着，一面又抬起身来接着打下去。

"奸细！你还有脸到这里来。滚出去，马上给我滚出

去……”阿部老爷子疯子似的，抡起胳膊一打，自己也就摇摇一晃，“工人的败类，奸细！还不滚出去！败类！”

虎公象个蜘蛛似地把脸贴到席子上，哭了。有生以来，虎公第一次象个男子汉似地哭了。有生以来，虎公受到的拷打再也没有比今天更痛的了。每挨一巴掌，虎公就嗷嗷地直哭。

“滚出去，滚……”阿部老爷子摇摇晃晃地踢着虎公。

“我错了。我错了。”虎公一面哭，一面下到土间，手扶着席沿，还在谢罪。

“错，错了，就完事了吗？”阿部老爷子怒气还没有平息。

虎公哭着走了出来。黑木也低着头跟来了。

沿着沟沿，两个人默默走着。虎公还低着头。

“你这回该记住了吧。就算无意中说出去的，罪过也大着哪！”黑木凑到旁边来说。“从今往后好好干，想办法补救吧！”

虎公一面擦着眼睛，一面连连点头。他象个孩子似地抽抽搭搭，不住地擦着仍然不断涌出来的眼泪。

一九三〇年五月四日

春 分 节

一

格子窗上闪现出从矮檐下透进来的阳光。善老奶奶每天早上呆坐在窗边。她把蓝布窄袖管拥在胸前，一动不动地低垂着满头白发。头上梳着个小纂，宛如一只蜻蜓。她一坐就是两三个钟头，假使没人喊她，甚至整整一天就那么坐着。褶皱松弛的眼皮垂了下来，张着黝黑的嘴唇，支着两颗过长的犬齿。缺了门牙的那地方看上去就象开了个黑洞。

她有时坐着坐着就迷迷糊糊地瞌睡起来，不过也就是一会儿的工夫。因为右臂不断地神经痛，尤其是工厂的连檐房成天不见阳光，所以下半身凉起来马上就感到有尿憋着似的。任凭怎么在意着不喝水也不行。

外孙女雪儿眼看要临产，挺着大肚子在洗碗槽里洗碗。她刚才在后门外替姥姥生上蜂窝煤火盆，这时候还在冒着黄绿色带煤气味儿的烟。等到红透了给她端到屋里去，还得好一会儿工夫。风从塌陷的铺席缝里，从屋角上，嗖嗖地直往里灌。然而善老奶奶照例带着温和的笑容，左手不时地褪进怀里，掏过去摁右胳膊。不过大约因为她从年轻的时候起就劳累过度，左胳膊也难以伸到。她够了老半天，一边够，嘴里一边念叨着：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近来天短。起初阳光从铁皮顶的屋檐下一点点斜照过来，刚照在善老奶奶棕色的前额上，马上就从屋檐的半腰处溜到对面的屋顶上去了。

“姥姥活象棵向日葵哎！”

早上，外孙女雪儿把里外归置完，在动手搞副业(织手工活儿)之前，照往常一样，一边给姥姥梳头，一边操着家乡口音打起趣来。善老奶奶耳聋，好半晌才问道：

“咋呢？”

“您脑门儿跟日头一块儿转呗！”

雪儿一笑，善老奶奶也露出一副黑牙床笑了。她的脑袋随着梳子的牵动一起一落。善老奶奶确乎对太阳很敏感。不过，她在跟着阳光一点点仰起头，透过阳光呆望着从对面屋顶上探出来的电线杆，为的是等候从清晨起一直还没出现的麻雀。老奶奶一旦听见两三只麻雀在电线杆横木上跳跳跶跶抖弄着胸毛啾啾地叫，就觉得这一天算是得救了。

“你知道不？如来成佛的时候，家雀子是头一个赶到的忠义鸟。如来就封他：你呀，甭吃虫儿啦！吃米吧！当日，那燕子、鹌鸽子梳洗打扮拖拖沓沓，没赶上，就光吃虫儿了。”

善老奶奶到现在还跟已经出了阁的外孙女讲这些。她是那样的深信不疑。倘使雪儿发笑，她就把嘴一努，再不吱声儿。只是，在她那昏花的眼里，东京的麻雀烟燻也似的黑，远不是家乡见到的那种胸毛白白的褐色的肥麻雀。

善老奶奶被接养到外孙女两口子这里来，已经有三年了。可是她丝毫也住不惯这种连檐房。直到如今，工厂的汽笛早、午、晚三次在头顶上惊叫，她心里还是吓得慌。刮风天，煤烟子都不知道是从哪儿飞进来的，轻轻一摸，膝盖就觉得沙拉沙拉的。下

雨天，整个连檐房里孩子们哭的哭，叫的叫。时不时的，没活儿干的爷们醉摸咕咚地撞着窗格子，嚷嚷着从窄胡同里走过去。有时候成天价摔盘打碗声，女人们的喊叫声不断，就象装到船上摇来荡去，一刻也不得安生。

而且，街坊们的习性跟乡下人简直两样。说话也是南腔北调，哪儿的都有，性情暴躁，叫人接近不得。就连外孙女女婿松本跟外孙女雪儿也经常让人有那种感觉。年轻人不信佛，家里没个佛龛倒也罢了，纳闷儿的是他们竟会坦然地在这么一块寸草不生，活象拿煤渣堆出来的地面上过日子。即便是春分节，连糨子也不做。邻家女人即便朝屋里望一眼，跟她也说不上一句家常话。天气好也罢，坏也罢，到钟点儿就赶赶罗罗上班儿去。一座闹钟支使得全家团团转——就是这么一种生活。不过，礼拜六礼拜天的，外孙女倒记得满清楚。一到周末晚上，两口子照例一道出门儿，让老奶奶一个人看家。这使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寂寞。

善老奶奶想回乡下去。尽管自己也老想："死了这条心吧！"可是，一旦乱了方寸，就象小孩子似的跟雪儿吵。

"回去，回去，你回哪儿去?!"外孙女也急了，眼里汪起了泪水。

这么一问，老奶奶虽说也想起自己已经无家可归了，但还要咬着牙固执地顶：

"还有常儿家、贞助家，都去得！……"

常儿是她二姑娘，嫁到登米近郊的佐沼镇上。贞助是她娘家兄弟。

"哼！常姨家，养你！"

"啥？闺女家，能不养？"

"嘴真硬！那么硬气，在老家那会儿咋不说一句？"

就这么硬吵，也还是死不了回老家这条心。

"我可送不了你！松本虽说好脾气，可也不能由着咱们的性子来，我说不出口。要回，你自己回！"

雪儿紧顶，一半儿是豁出去了，一半儿也是生姨妈们的气：亲生女儿不管老娘，一古脑推给自己了事。

"中！我自个儿也回得了！"

"眼都快瞎了，还回！"

"不会给我腰里拴块牌子?!"

不过，倘使这当儿正赶上松本回家，两个人就都不言语了。松本虽说没给过脸子，可是在善老奶奶看来，这里也并非可以由着她气气势势"吃闲饭"的家。就连早晚一块坐在饭桌前，松本没举筷子，她也总是孩子似的，一直把手叠放在膝头上。

因此，老奶奶时常梦见家乡，一个人怀念家乡。在被窝里躺着候门的时候，也总是蜷着长时间暖不过来的双腿，想念着家乡。脑中闪过的净是那些过去在那儿住的时候并没怎么理会过的故乡风物：北上河的河面是那么宽阔，对岸的农舍都显得小了；早春一到，漂着冰凌的春水上涨，鲑鱼、鳟鱼就领着鱼仔儿迎着卷起浪花的绿水游上来；背后，后世山上的积雪黄浊了，最先从山脚下火一样地开起来的野杜鹃花，闭着眼也感到乱红一片。还有，对岸净行寺里春分樱那舒展稳重的姿势；在排起来的小筏子上顺一条木板的长浮桥的摇曳；小姑娘时代，骑着小驮马沿着北上河堤一路晃到石卷镇上的追忆；当修庙木匠的男人在世时的小康时代，自己存体己钱，小银镚子存得提着都沉甸甸的，庙会上献大马画，比当地的首富也不差……。奇怪的是，老奶奶眼里所浮现的景象中，那些数不清的辛酸悲苦却全都销声匿迹了。

一旦静静地合上眼，就似梦非梦地想起在家乡尽情地吃着腌在瓦罐里的鲽鱼的味道；看见自己系着黑头巾，穿着新草鞋，上繁樱似锦的净行寺拜庙的身影。这时候，倘使被工厂刺耳的汽笛搅醒，便厌烦地发一会儿愣，接着就念诵着“南无阿弥陀佛”，在背着外孙女两口子偷偷供在碗橱角上的男人和死去的孩子们的灵位前点一支小蜡，不断窥伺着周围的动静，默念一会儿。

二

三年前的秋天，善老奶奶有生以来头一回坐了十几个钟头的火车到了上野车站。正按照信上的嘱咐在站台的柱子旁边呆呆地等着，外孙女两口子就来接她。在车站让她坐上洋车。因为外孙女两口子要坐电车，就把柳条包、草席包一塌刮子全堆在洋车上。每当洋车一颠，就压得她几乎喘不上气来。

不过，平白无故来了这么个吃闲饭的，姑爷松本并没给什么脸子看，这倒还让她安心。尽管把雪儿许给他时已经讲妥养她的老，可是在火车上，善老奶奶还是一路光担着这份心。起初她老眼昏花，模模糊糊地没看清姑爷的脸，只觉得印刷工松本这个人脸膛青虚虚的，似乎有点儿倔，为人冷淡。不过，看样子还不至于计较自己吃几碗饭。另外，还有个便当处：姑爷早上六点一过就上班去，晚上不加班就搞工会活动，差不多整天不着家。所以，只要能忍受这孤坐的寂寞，望着还没孩子的外孙女搞副业，也就没什么意外可担心了。

姑爷上工厂以后，善老奶奶跟外孙女一道打开从乡下老家悉数带来的行李包裹。虽说没一样东西值钱，却也都是她多年来

过日子少不了的：还是男人在世的时候留下来的带环的大铁壶、掉了漆皮的食盒、结结实实的榉木针线匣、带环儿的烧水锅、拿绳子左捆右捆的腌梅瓶……。把行李打开来往外拿一样，雪儿就捂着肚子笑一阵。

"可真是，姥姥！这玩艺儿俺家往哪儿使啊？"外孙女故意端起烧水锅来往煤气灶上一坐，又笑了起来。"瞧哎，一口锅占一间厨房！"

好脾气的善老奶奶，外孙女笑，她也笑。然而内心却涌起一阵说不出的凄凉与不安。她拿昏花的老眼四外一打量，可不是嘛，虽说比乡下家里干净利落，可简直就象在盒子里住一样。洗碗的地方还不到老家下房的十分之一。房顶上既没个挂东西的吊梁，屋檐下也没一尺可用的地方。

"这些用不着的家什给邻居得了！光占地方……"

善老奶奶见雪儿怕脏了围裙，象提着猫脖子似的提着家什四下打量，不知往哪儿放好，她也抻着腰东张西望。

"嗐！好些都给了邻居啦！铁锹、镰刀，全给了圆二地主家扛长活的了；饭桶、蓑衣也都给了老甚媳妇……"

才几天就成了东京人的外孙女把老奶奶这些辩解权当耳旁风，还是一个劲儿皱眉。

"简直没办法！等收破烂儿的来了，卖了算了！这行子！"

善老奶奶眼巴巴地瞧着跟自己死去的大女儿一样犟的雪儿把那些家什胡乱堆在地板下边之后，就悄悄地走到屋角上，又坐了下来。

她两手扶着膝盖一合上眼，就浮现出到今天为止突然被掐断的往昔的回忆：男人过世之后，她一手拉扯过七个女儿，一个孙子。三个死了，一个下落不明。守了几十年的寡，净是养蚕，

打短工。身子骨儿结实的时候，还跟男人们一起进过山，也背着篓子做过小买卖。可是这些活计她并不觉得怎么苦，对于她自己——拉扯过这么些孩子，如今却没有一个人让她遂心如意地养老——也并没觉得多么伤心。

谁要是一说："老奶奶也是个苦命人哪！"她就说："是啊！谢谢您啦！"还把腰弯一弯。这也可以说是对说话者的感谢。

在善老奶奶麻木的意识中，人家说她不幸，命苦，她也闹不清究竟指的是什么。当木匠的酒鬼男人患脑溢血死后不久，聪颖的二儿子又在学徒的药材庄里得心脏病死去。而三女儿呢，东京的工厂只给她把骨灰盒送了回来。所谓不幸，指的要是这些，那她该遭受过多少不幸啊！数也数不清。

那时候男人还在世，所以大姑娘嫁了本地一个还满趁俩钱儿的商人。可是跟那个爱走邪道儿的丈夫合不来，带着身子就跑回了娘家，在一家丝厂做工养下了雪儿后，充作自己的养女报了户口。不久，大姑娘也就死了。二姑娘常儿幸好东家给找了个主儿，日子还强点儿。四姑娘春儿借了在贵族小笠原老爷家长年当佣人的光，也是东家做的主，许给一个姓芳村的机械工，如今在神田区小笠原老爷家的礼法私塾住着看门。大儿子马之助十年前出走之后音讯杳然。听说是在东京，不过谁也没见他住哪条街，混什么事儿。据春儿说，前年秋天有天晚上突然到礼法私塾来找过她，死气白赖要了一块来钱才走。当时也没说在哪儿住。天气已经够冷的了，还只穿着一件外褂，样子够落魄的。善老奶奶按自己的年龄推算起来，马之助也是四十开外的人了。"怕也是个酒鬼，跟他爹一样吧！"她想。往事纷至沓来，然而现实里，她感到无论哪个孩子都是天各一方，就象隔着一堵墙似的，她摸不到，够不着。

"这也是母子们缘分浅哪!"

别人曾经对她这么说,如今她自己也这么想了。要说,在她跟前教养成人的也就是大姑娘一个。别的全是小学没念完就不得不出去当佣人,要么就到外地纱厂去,否则就只好挨饿。就连外孙女雪儿也是九岁上就到村里的肥料铺当了佣人,背着东家的孩子上小学。

这么些儿女,就跟孵出的飞蛾一样,一旦自己能料理自己,马上就一个接一个地从她身边飞走了,追不得也挡不得。雪儿也是,当佣人一到期,没多久就飞到东京去了。说是当了护士,偶尔也有信来,还夹着汇票。不过这么一来,想给外孙女招个上门女婿养老送终的打算却化为泡影。

让雪儿养老,其实是嫁到佐沼去的二姑娘跟住在神田的春儿的主意。照善老奶奶自己的意思,本来不忍心完全依赖一样受过苦的外孙女。所以,当初雪儿来信说松本那边求亲,两个闺女就调唆着提出条件让他们养活六十多岁的外祖母。不,就连把雪儿嫁出去,也是两个闺女定妥之后,才跟她说了说。

其实,善老奶奶哪个女儿也不想拖累。她想,只要还干得动,就干到一死了事。当时外孙女捎信让上东京来,二姑娘催着让上东京去,她也是因为手脚全不听使唤了,出于无奈才应许下来的。

善老奶奶揉着疼痛的右胳膊,合上了眼。她感觉到了东京之后,身子骨儿很快就衰弱下来了。这边儿饭菜虽好,可是自己活象给关进了笼子,只有个被撑涨了的胃,沉得跟块石头一样。大街上电车、汽车乱乱哄哄的,连眼睛好使的人也不安全,而且雪儿忙着搞副业,还挺着个大肚子,也不能领她上街。没办法,只有一个人怀念家乡:想着自己怎样给沿着北上河上水而来的

火轮装卸货物；在桑园里整天哼着小曲儿干活儿……劳动曾摒除她那些不幸的回忆，让她吃得香甜。进山干活儿的时候，灯笼裤上打绑腿，跟男人们搭伴儿挑挑扛扛，从扎头的手巾下滴滴答答地流下爽人的汗水……

“姥姥！姥姥！”在身旁翻弄着搞副业的线缕儿的雪儿直着嗓子喊起来。“又睡着啦！”

“唔——啊——”

善老奶奶惊醒过来，朝着叫喊的方向看了一眼，于是她那张开来的两只手上照例又给挂上一缕儿线。

“撑紧点儿，紧！”

外孙女飞快地缠着线球，线一乱，就神经质地胡拉硬拽。幻梦一下子消逝了，善老奶奶忙不迭地晃动着两手，强睁着昏花的眼睛。

三

善老奶奶从附近电车道的路基上拔来一把杂草，种在屋檐下三尺来宽、不怎么见太阳的空地上。混着焦炭的硬土挖上一尺深也是干干巴巴的。芭茅芽卷上叶子，枯了，就象插了根香。连皮皮实实的木兰根也象只死螃蟹似的，摊开白色的腿子。

老奶奶天天拿昏花的老眼凑近了瞧，摸索着抚弄。凭那老经验的褶褶巴巴的手掌的感触，她知道一点儿希望也没有了。但还是一会儿捡捡石头子儿，一会儿捏捏土坷垃，一会儿又直起腰来从那左等右等等不来太阳的屋檐下望望烟气弥漫的春日的天空。

善老奶奶一进屋，靠着窗户织活儿的雪儿就问：

“你昨天夜里为啥又喊又笑啊？”

“我啥也没说呀！”善老奶奶靠近蜂窝煤火盆，佯作不知。

“净说瞎话，捅了好几回都捅不醒你。我心里直嘀咕，怕搅醒了他。”

雪儿一句话戳了善老奶奶的心。近来她几乎天天晚上梦见家乡，经外孙女一点，老奶奶跟孩子似的有点儿难为情。

“好不容易叫你到东京来，现在又闹着回乡下去！也没叫你缺吃少喝的，松本知道了能不生气吗？”

“我也没说非走不可呀！”

“可你梦话里说来着！松本我们俩当初到一块儿的时候，虽然说的是因为他行二，不负担老的，可乡下哥哥买卖不好，上朝鲜混事由儿去了，我们月月儿都得给家里捎个三块五块的，再搭上你要回老家，十块二十块的车票钱让我上哪儿给你找去！”

善老奶奶缩作一团，就象挨了顿骂。雪儿不断地把冻拘挛的手伸在还冒着蓝火焰的火盆上烤烤，又忙着织活儿。一瞧蜷缩着的外祖母，好象更有气了。

“神田的姨妈光怕婆婆。佐沼的姨妈从打把你赶到东京来，她捎过一张拜年片儿没有？还一来就说：‘雪儿是姥姥拉扯大的，养姥姥是该当的。’要说我，比春姨、常姨都还小得多就让我干活儿去了！”

“那倒是啊！那时候本来也打算让你在我跟前呆呆，可带着你不能干活儿，干不了活儿就得挨饿，没法子啊！”

善老奶奶老实地点头念叨，就象认错儿似的。雪儿一看，反倒有点儿不忍。心说：“你这个老好人！”佐沼的姨妈家大小还开着个蚕具店，大儿子也上着中学，可是一个小钱儿也不敢要。神田的姨妈偶尔把她接了去，又挨亲家母的苛待，住不了两宿就得

回来。

“别老是回去回去的，光逼勒我。也跟常姨、春姨她们合计合计不行？傻老实头儿！这么点儿事都不敢跟闺女提！”

“那倒也不是……”

“那你倒提提看！”

“嗯，提就提……”

正说着，一瞧门口儿，神田的春儿外套里背着孩子，没好往屋里进，正默默地在外间屋站着。她是个小个子，跟善老奶奶一模一样。一只手提着包袱，看样子是偷空儿出来的，头发稀疏的前额上渗出了汗水。

她悄没声儿地走进屋来，把包袱放在雪儿跟前，从背上放下孩子来换尿布。这中间，两个人全都尴尬着，谁也没吭声儿。

“这是小笠原老爷给的。”

春儿隔着孩子的脑袋伸过手去解开了包袱。雪儿嘴上道了声谢，可光望着那两条鱼干儿和十来个桔子，碰都没碰一下。于是春儿照例从怀里掏出一张一圆的票子来，塞在老奶奶手里。票子叠得褶褶巴巴，象是存下的体己。雪儿也没吭声儿，只当没瞅见。

“我也本想接姥姥上家住个把月去，可是婆婆那么左性，再说……”

三个人各瞧各的地方，谁也没瞧谁。磨人的孩子从妈手上挣出来，独自朝厨房爬去。

“再说，我也是小笠原老爷主的婚，现在要提乡下老娘怎么长怎么短的，当初也没跟你姨父这么讲……”

雪儿心说：“这话你不讲我也知道。”她眼皮儿都没抬就又织起活儿来。真想冲春儿喊：

"怕爷们儿的也不光你一个！"

"照这么说，姥姥是怎么也在东京住不下去喽！"春儿一把抱过孩子来，把奶头硬塞在孩子嘴里。最后，声音都发颤了。

"不，我没住不下去！"老奶奶连忙把缩在衣领里的脖子伸出来分辩。

雪儿一听这话就从旁边儿喊道：

"胡扯！天天晚上连说梦话都讲，还说没住不下去？"

这么一喊，善老奶奶又不声不响地把头缩了回去。

"姥姥你也太难了！"春儿咬着嘴唇直望着母亲说。"乡下也没个家，松本先生又拿你当自己的老人待……"

"就是啊！我并不是死乞白赖要回去呀！"善老奶奶孩子一般天真地直赔不是。

春儿把不知道找谁去撒的一肚子气全倒出来了：

"什么话！要说你呀，你就不知道儿女们受的什么罪！打十二上就把我推出门伺候人，往后就再没管。到出门子了，连个针线盒也没给买……"

"你爹死得早，我也是无奈……"

"闭上你那张嘴巴！老糊涂！我说的是——就连雪儿也算上，要是闺女出门子那会儿，哪怕陪送个衣柜，也给我们脸上增增光，到如今你也能说声：'我可是你妈！'"

"……"

善老奶奶挨了女儿一顿排揎，挨就挨吧，低着头不住地眨着昏花的老眼。女儿一见，终于放声大哭起来。

"你这个窝囊废！糊涂虫！"

春儿拿袖子捂着脸，上身紧贴着铺席颤抖着后背哭。被甩在一边的孩子茫然地望着她。雪儿手里僵举着织针，善老奶奶

闭着眼，各自沉默着。

一到四点钟，春儿就赶忙擦了擦哭红的眼睛，站起身来背上孩子，雪儿从后边替她披上外套送到格子门前。

这时候，春儿心里寻思着，回头问：

“你能筹出单程火车票钱不？我把姥姥送到佐沼去……”

“……”

“住上一年半载的，等我劝劝你常姨看。”

雪儿心想：“拿春姨的条件，让她出这么大的力，确实也有点于心不忍。可是自己又实在没这份力量。”她这么思忖着，也就不置可否，没搭腔。

四

春儿带着善老奶奶动身回老家的时候，东北的晚樱已经嫩叶舒青了。

从打火车过了小牛田，在濑峰这个小站换上去登米的车，善老奶奶就象孩子似的欢势起来。轻便铁路的小车厢里，烧柴禾木炭的地炉已经断了火，但旅客们还是围聚在炉边。走不远就一站，不断地有穿草鞋的蚕茧贩子，还有丝厂女工模样的姑娘，侉声侉调乱乱哄哄地上上下下。

“刚头儿那个，不是丰里家的嘉禾吗？”

善老奶奶一听到乡音，不觉东张西望，那样子恨不能搭上几句，每次都是春儿捅她几下才赶紧咽回去。然而脸上还是笑眯眯的。

“可不知道中泽咋个说法，我不讲好您可别吭气儿！”

在佐沼车站下了车，春儿这么嘱咐着。

这个镇子离善老奶奶出生的登米没多远，四五年以前办了中学、女校，扩展得很快。春儿拽着她手一边走着，她刚才脸上那股子欢势劲儿就一点点地消失下去。那虽说是闺女的婆家，但也是承东家的情给找的主儿，二十年来就没怎么登过门儿。娘儿俩来到挂着葱黄帘，上头写着“中泽蚕具店”的店门前，春儿有礼貌地上前喊了一声。可是乡下派头儿的宽门脸里静悄悄的，光闻到一股子扑鼻的干稻草味儿。地上堆着铡桑机、蚕架，后边传出来孩子们的哭叫声。

春儿一个人穿过帐桌旁边幽暗的土地儿朝厨房走去。善老奶奶倚着拐杖在蚕架旁边蹲下身来候着。

“啥？娘？哪儿哪？”

不一会儿，在孩子们的哭声中听到二姑娘常儿那耳熟的声音。善老奶奶不由得一抬头。可是，光听见纸门响了响，没见二姑娘马上出来。再后来，闺女们的话音也压低了，老人只好再等。

“娘！先进来再说吧！”

许久，怀里也抱着个娃娃的常儿露了露面儿，有气无力地说了那么一句。

里屋跟门面不同，铺席和纸隔扇全都破破烂烂的。一进屋，姐儿俩让老娘坐在行李堆里，接着说。到底会怎么样，老奶奶虽说心里不摸底，可是话头儿一落，常儿就叮上一句：

“本来该养娘老的可是松本哪！”

黑天以后，春儿就象逃跑似的，几乎话都没跟老娘说一句，硬是扔下就回了东京。临走只说了一声：

“反正雪儿我们俩月月还得捎俩钱来哪！可巧这边中泽先生也出门做买卖去了，回头信里再合计吧！……”

常儿完全憔悴了。本来象她过世的父亲，姐妹当中数她俊。可是留在老奶奶那陈旧的记忆中的容貌却一点也没有了。本来一肚子的话，满心指望见了常儿好好儿念叨念叨的，可是一见面儿，只感到有个更森严的壁垒从中截住，二姑娘也完全成了路人。

“你别是让雪儿给撵出来的吧！”转过天来，常儿还在一个劲儿地追问。

“不是，哪儿能哪！……”

“那你咋不该呆在哪儿就呆在哪儿呢？”

“……”

这么一追问，善老奶奶也只是支支吾吾，怎么也不敢说自己想家才回来的。过了三四天以后，老奶奶还一直穿着火车上穿的那件汗酸味儿的褂子。一来是常儿孩子多，顾不过来，二来还是顾虑着出门在外的男人回来。明摆着，连行李都不敢解。

常儿除了上中学的大儿子之外，连男带女还有六个孩子。别看铺面不小，家道可不强。这连老奶奶也看得出来。吃晚饭的时候，她总是悄没声儿地坐在末位。早熟的二丫头照应着，少许给她盛点儿麦子饭，往桌上一蹾说：

“姥姥！这是第三碗啦！”

孩子个个身材高大，跟常儿一样。尤其是大小子，还没成型的下巴颏儿那地方跟他外公长得分毫不差，一看就让她想起那过世的男人。然而要说这就是自己骨血相传的亲外孙子，总觉得象隔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难以想象。

有时候，上小学的男孩子胡来，抡起尺子打姥姥那蜻蜓一样的小纂。常儿在旁边一责备：

“嗨！别胡闹！那是你姥姥！”

于是，就连穿着中学制服的老大都跟着笑：

“算了吧！这么个脏老婆子，还姥姥哪！”

这时候，善老奶奶那昏花的老眼就止不住阵阵泪往上涌。

“要是手脚听使唤的话，哪至于……”她想。

出了后院篱笆墙就是稻田。刚刚插下的秧苗在一泓春水中随风摆动，一片嫩绿望不到边际。善老奶奶心想：“花草树木直到老死也用不着儿女供养，人怎么就遭这么大的罪哟！”她望不够地望着近在咫尺的后世山顶和那烟霭沉沉的自己土生土长的村庄的方位。

过了半个来月，走村串店做买卖的中泽回来了。个儿不高，大眼，扎着腿，穿着水袜子，说话后音儿高，是个挺冲的东北派头儿的买卖人。一听到声音，常儿就跑了出来，善老奶奶也忙着在后边稽首见礼，说：

“您回来啦！”

中泽一边脱着水袜子，回过头来扫了一眼，理也没理就沉着脸奔屋里去了。善老奶奶臊得在店堂里坐不住，可是又不敢回屋里去。正欠着身子在门外候着，只听见火盆那边儿一声大喝：

“这是谁家老婆子！”

常儿一直挨在男人身边，怎么长怎么短的正压着嗓子说老奶奶的事，一下子就给岔断了。

“咋的！我娶的是你，可没说要老婆子！”啪的一声敲烟袋。常儿低着头，一时答不上话来。吃晚饭的孩子们吓得朝这边呆望。

善老奶奶只觉得无地容身，摸索着穿上脱在土地儿上的草鞋，摸着黑儿来到后院儿。屋里，中泽跟常儿吵翻了天。

“连你也一块儿滚！带上老婆子滚！”

“好！走就走！”

就听见水壶哐啷一摔，孩子们哇的一声哭起来。常儿的声音发颤，纸门咣啷一碰，接着，大孩子们连声叫：

“妈妈！妈妈！”

善老奶奶蹲在黑魆魆的堆房旁边，紧攥着拐杖抖成一团。

过了四五天，常儿叫老奶奶背上兜子，带着她到登米的一个叫玉代的寡妇家去。走了一里来地的土道，常儿一直沉着脸，什么话也没讲。等跟玉代寡妇谈了好久以后，才说道："全托给玉代嫂了，你就听她的吧！别的力量我也没有了。"说完就一个人回了佐沼。

说起玉代，是个女讼棍。虽然动不了笔，舌头可厉害，全靠在村里说合事儿过日子。当天晚上留老婆婆住了一宿，转天早上早早儿地就把她喊了起来。

“哎！马上上东京。快着！快收拾收拾！”

屋里还黑。玉代寡妇正象男人似的单腿跪在地炉边喝烧酒，把结了发髻的鬓边一块古钱大小的秃疤也喝得通红。

“我去？”善老奶奶愣冲冲地往炉边靠靠，问道。

“我的活菩萨，你不去谁去呀！光给车票钱！别耽误工夫啦！”

这个四十来岁、身材魁梧的寡妇说着就站起身来，既无风韵又没廉耻地往赤裸的身上缠淡蓝色腰布，哼着小调儿开始穿衣服。

五

善老奶奶虽然在东京住了三年，却根本不记得外孙女家在东京哪一块儿。好容易才来到工厂的连檐房，玉代寡妇就一嗓子三趟街地打听。老奶奶在后边提心吊胆地跟着走。

“松本先生是这儿吗？”

雪儿应声回过头来。玉代寡妇一瞧见眼前旧格子门里束着发的雪儿那气色不好的面孔，就嘎啦一声把门拉开。

“啊哟！这不是雪儿吗？这儿的房子可真够乱的，费了好大劲，可算找到啦……”

说着，也没问声好就一屁股坐在席沿上，叭哒叭哒拿手巾抽打腰布上的尘土。雪儿瘦了。她不觉一愣，怀里抱着红洋纱裹着的娃娃，睁大着眼睛，象被吊起来似的，叉着腿屏住气，瞧着扶着拐杖没脸进门的善老奶奶。

“嗳！让我进去坐会子！先生在家？”

玉代寡妇老着脸看着雪儿，又想隔着她肩头朝屋里望。雪儿也看出这熟悉的女人把姥姥领回来的意思，绷着脸一动不动。

“善老奶奶！站在那儿怪热的！快进来，外孙女儿家嘛，还客气个啥！啊？雪儿！”

她撇着嘴笑着，把雪儿惹得动了肝火。

“不行，不行！这个门槛，姥姥一步也甭想迈！”

雪儿光着脚跳到屋外来，把玉代寡妇一把推开，咣啷一声拉上了格子门。

“嗬！好厉害呀！”玉代寡妇吓愣了。回头一瞧，松本穿着条裤衩出来了。看样子是午睡刚起。玉代寡妇连忙把下摆放下

来，高大的身子碰在纸门上，陪着小心说明来意。

“头一回见您，是中泽一郎委托我到府上来的。”

松本连忙又穿衣服又拿扇子、垫子，接着又一边让雪儿沏茶一边驴唇不对马嘴地应着：“是的，是的。”雪儿抱着孩子，瞪着玉代寡妇的侧脸。玉代寡妇好象已经胜利地扎住阵脚似的，从容拉话。

室内铺席都旧得发暗了。看样子雪儿产后还没满月，吊着小蚊帐，铺着小被窝，挨着壁橱的三尺宽的壁龛上摆着小书箱和碗柜。柱子上挂着油迹斑斑的蓝工作服。玉代寡妇东张西望，随随便便地打量着这间连衣柜也没有的小屋，嘴上可是若无其事地谈着。

“大喜呀！宝宝多咱添的？”

“啊！几时添的来着？也没什么可喜的，爸爸失了业，孩子可要来就来。”

“您辞职了？”

“不！刷下来了，嘿嘿！……”

好脾气的松本笑了笑，隔着肩头朝客人身后瞧瞧，雪儿依然象块石头似的一动不动地坐在席沿上。

“恕我无礼……”

玉代寡妇从怀里掏出朝日牌香烟，象个男人似的抽起来。看来她已经摸着松本的脾气，随随便便地伸开了腿。

“请，请！天儿热，宽宽衣服吧！”松本估摸着劝。

“那，我就放肆了！”说着，腆着脸裸出上身，摆出一副“言归正传”的架势把脖子一伸，连背上的灸斑全露了出来。

“不瞒您说，把累赘货老奶奶又给您带回来了……”

“哦！”

松本如梦方醒，抬头一看说话的客人那鬓疤红得发亮的脸，也有点儿动气。玉代寡妇拿着腔儿，有板有眼地说："当初娶雪儿，讲明要养姥姥的，所以这回希望收留下来。"二话甭讲，简直就象念借契。松本失了业本来够苦恼了，拿话这么一压，更火儿了。

松本说道：

"并没讲明什么……不过嘛，听媒人说是有个姥姥。所以嘛，也就接到我们这儿来了。可是因为上了岁数，在东京住不惯，总说想回老家……"

松本说话的工夫，玉代寡妇一直嘿嘿讪笑，根本就没往心里去，拍着板似的拿团扇得得地敲铺席，说道：

"你别装傻充愣……我可也不是三岁孩子，没那么好支使……"

一句话，松本也压不住火儿了，两眼直瞪着玉代寡妇。这时候，雪儿把孩子往旁边儿一撂，当胸一把抓住玉代寡妇就喊：

"你给我滚蛋！"

面色铁青、额头抽搐的松本吃惊地一拦，雪儿更加疯狂也似的把玉代寡妇连推带搡，哽咽着喊：

"给我滚！我们养了三年了，到那头儿才一个月，就让个女讼棍给送回来！滚！你听见没有？姥姥一步也不许迈我们门槛儿！"

玉代寡妇一看这势头，吓住了，她一直被推到门边。一转眼儿的工夫，拿着个见怪不怪的劲头儿，贴墙一闪身儿，就势儿单腿跪下，扇起扇子来。

雪儿这一喊，邻近的孩子、媳妇们聚了一门口，把个直愣愣的善老奶奶围在了当中。只见太阳西晒的小巷里，老奶奶那蜻

蜓一样的小纂低垂着，吃力地扶住了拐杖。松本隔着窗户一看，觉得自己无端受了谴责，暗恨着中泽一郎这种手段。实际上由于失业的困苦，他自己也盼着老奶奶能在乡下住上一年半载的，不过他不愿意意识到这一点，只是恨恨不已。

过了一会儿，玉代寡妇好象改变了主意，笑着说：

“这可就没法儿办了，再给领回去吧！可有一样儿，回去没车钱，瞧着办吧！”

“中泽连车钱都没给你？”雪儿始终不肯示弱。

“就是啊！本来满打算这边儿能把老奶奶收留下，我也寻思着还能落俩跑腿儿钱。哈哈哈，没成想，打错算盘喽！”

雪儿盯了她一眼，心说：“扯蛋！”松本问了问俩人的车钱饭费，让雪儿去筹这笔款。雪儿把孩子交给男人，没好气地从壁橱里拉出柳条包来，包了一大包当头，赌气出门去了。

“哈哈哈，老奶奶造的是什么孽哟！”

玉代寡妇整好衣服，拍了拍装车钱的带子，朝松本两口子讪讪地笑了笑，慢悠悠地朝外屋走去。

雪儿咬牙忍住，好容易等玉代寡妇走出门外，就哐哨一声拉上格子门。善老奶奶穿着汗迹斑斑的白地单衣，驼背上背着兜子，就象有人从后边推着搡着似的跟在玉代寡妇身后，有气无力地挪动。雪儿一直目送她消逝在巷口，就一头跑回房门口大哭起来。

“常姨呀！你真不是人哪！有爷们儿的也不光是你一个，你还算个人！……”

松本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抱着孩子，腾出一只手来摇撼着她的肩膀说道：“看人家笑话，进来！”这一劝，雪儿哇的一声哭得更厉害了。

六

善老奶奶没处去，暂时住在玉代寡妇家。她小肚子一阵阵绞着疼，浑身就象散了架子似的。回家的半路上，在火车上就泻起肚子来，一直没止住。善老奶奶按着小肚子，心想：许是跟玉代寡妇两人打听雪儿家的半路上喝了水管子的冷水，又吃了甜刨冰闹的。要是在过去，伤了胃，弄点韭菜，当药什么的喝喝，一宿就好。近来，就是吃了“熊胆”也不能马上好。最叫她难过的是现在不能不承认自己的肠胃已经不中用了。

“雪儿可真不通人情！你说呢，善奶奶？”

回到家之后，玉代寡妇还是把雪儿痛骂不止。善老奶奶不过是“嗯嗯”地含含糊糊应两声听着，心里可觉得雪儿还不是那么不通人情的。遗憾的是没瞧见雪儿怀里的外重孙子。

玉代寡妇不住地在佐沼的中泽和登米镇边儿上的善老奶奶娘家兄弟贞助家之间来回跑。有时候跟善老奶奶合计合计上哪儿去。善老奶奶就说：

“要是我身子骨儿结实，哪用得着……”

等止住了泻肚，好不容易才定下来，让娘家兄弟贞助把她接去。每个月由东京的雪儿寄三块，神田区的春儿两块，中泽一郎死说活说不认可，但也还是由常儿偷着按月寄一块体己钱来。

北国的夏秋两季一转眼就过去。从打财神庙会前后起，就纷纷扬扬下起雪来。这时候冷得连“鬼一样的东家也得给佣人棉衣布袜穿”。

背后的后世山顶一天比一天白。北上河的水声突然狂暴起来。

贞助家紧靠北上河大堤。比善老奶奶小五岁的娘家兄弟是个老寒腿，就连暖和天儿也一瘸一拐的。他靠着在东京下谷当伙计头儿的大儿子按月捎钱，还有在本地丝厂干活儿的老闺女挣钱过日子。媳妇早死了，一日三餐，洗洗涮涮，光干女人活儿。他年轻的时候当过村公所的誊录生。雪儿、春儿一寄钱来，就拿他那一笔好字写信致谢。要是寄晚了，也不问问他姐姐，就径自写信去催。

灶头的木柴没有存项，哪天风不厉害，善老奶奶就从镇头一直走到北上河下游的码头附近去拾柴。这紧靠伊达侯爷府的小镇上，就连善老奶奶老眼昏花的，也看得出近来是萧条了。好多天，即使绕到当地最阔气的圆屋酒厂的酒库门口，也见不着个绳子头儿。听说铁路已经铺到小牛田，再难得有小火轮儿从下游上水而来靠这个码头。就这么着，要是瞧见一根漂来的圆木头之类，还是一头儿拿长绳子拴上，象狗熊偷马哈鱼似的拖回家。

一到手脚冻得出不了屋，善老奶奶就光想吃东西。兄弟瘸着拐着一做饭，她就象个孩子似的等着吃。

“我说姐姐，你可太贪吃了！要不就老闹肚子呢！”

姐弟俩夹着吊在灶上的饭锅对坐，争食吵嘴夺饭勺子。

“我才吃了两碗，闹肚子怨不得饭！”

“瞎扯，还不是吃坏的！哪儿有气儿不顺闹肚子的？”

兄弟从老奶奶手里一把夺过饭勺子就刮锅，锅底上有那么点儿干萝卜缨子丝儿加上只去了皮儿的麦子粒儿熬得黑糊糊的咸饭。

善老奶奶跟兄弟吵过之后冷静下来，也觉得有点儿惭愧。一心只恨自己那从年轻时候起就撑大了的胃。同时又觉得，活着不能吃东西，那就跟死了也差不多，还有什么活头呢；

一饿急了，就背着兄弟走出后院儿，奔北上河大堤到码头上去。走得蜻蜓一样的小纂儿上结了一层霜凌。到了码头，捡点儿卸船的时候掉的大豆、扁豆，藏在围裙里。可是近来也不象过去掉得那么多了。

有时候半路上走累了，就在大堤上蹲下来，蹲得很久。一旦雪住云开洒下惨淡的阳光，河对岸就整个儿显露出来。虽然不太真切，还是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出邻村的房舍。善老奶奶有时候突然想上净行寺拜庙去。她拴好稻草鞋，开始过长长的浮桥，没过一半儿，筏子垫底的浮桥就跟着波浪摇摇荡荡，脚底下直发抖。

"拜庙去呀，老奶奶？"

要是当地老乡牵着马一问，她就紧紧抓着桥栏杆，朝着话音回过头来和善地笑笑，然后冲着终于没走过去的对岸那仿佛是庙宇的屋顶念佛。

旧历年过去了，到了春分节。她感到今年从未有过的冷，身子骨儿分明地衰弱下来。尽管后世山顶还是白的，每天扬风搅雪灰濛濛的北上河河面上却看不真切。然而一到涨潮，水色就渐渐地浑起来，有时在轻云消散的日子里，冰裂河开的声音都可以敏感地听到。"寒暑不过春秋分！"就在四五年以前，善老奶奶还有个老精神说这些话。可是在今年，她只觉得冬天没结没完，老也熬不到头。

冷风从墙缝子，从外屋里透进来，善老奶奶蜷曲在被炉里，越蜷越小。她揉着一到冬天就没完没了地疼起来的右胳膊，困上来就迷迷糊糊打个盹。于是乎觉得似梦非梦地好象嘴里在吃什么，这时候猛地一睁眼，才知道不知不觉间已经尿了裤子。

"你老糊涂啦！从自己屁股里流出来的都觉不出来？"

兄弟一边把她从被炉里拖起来，一边骂。善老奶奶就象个

孩子似的哆哩哆嗦，浑身乱颤。

七

有一天夜里，已经傍天亮了，善老奶奶在被窝里怎么也暖不过来。不知不觉间手脚发木，精神倦怠。一会儿，似乎看见已经下落不明的大儿子马之助，就象以前听神田区的春儿讲的，穿一件外褂，哆哩哆嗦的，可是旁边儿却带着个挺秀气的新媳妇。一问媳妇是哪儿娶来的，儿子说从下游码头上捡来的。仔细一看，可不，就象个装豆子的稻草包。可是两条麻木的腿僵得疼醒过来，老奶奶心里一惊，屁股底下冰凉，拿手一摸，睡衣湿透了，连垫褥子的布片也浸了一大片。

善老奶奶马上颤抖起来。睁开她那昏花的眼睛盯着瞧，黑暗之中，模模糊糊地只见她那可怕的兄弟脚朝门口跟女儿并排着睡。外边风住了，堤上的河水哗哗响着，象雨声一样。

她踌躇再三，最后悄悄地爬起来，抱起布片子摸着墙来到外屋，打开带着一个钩的木门。门外，沙地上的霜凌泛着银白色。月亮已经下去了，一片昏暗，但是还可以辨得出方向。她脚上穿着岔帮鞋，湿漉漉的脏睡衣绊着腿，摸着爬着上了大堤。

她已经觉不出冷了。河上没有一丝雾，就象白天一样的分明。河水翻着浪花流走，老奶奶看起来倒也热闹。她沿着从小就熟悉的大堤的石坝来到水边。她清清楚楚地记得绕过一块大岩石就有块圆石头。圆石头底下有个天然的石阶。那里在落潮的时候伸手就能够着水面。然而冻僵的手脚已经不听使唤了。

河水象是在涨潮，一点点地涌近石坝来。她扒住岩石，一只脚好不容易下了石阶，把抱来的布片子捯在另一只手上。她一

心只想着洗干净了，不挨弟弟的骂也就过去了。布片子一头已经泡在水里，另一只脚才抬起来，可是这只脚就象不是她身上长的，伸错了方向，绊在一块石头上，一下子就歪倒了。

她觉得就象有人跟她开玩笑从后边推了一把，突然间天旋地转，水面朝上涌起，直触鼻尖，也不知道撞在一个什么硬东西上，这工夫就象让人胳肢了一下，只叫了一声："哎哟！"

潮渐渐涨上来，水一点点漫上了石阶。对岸的堤坝开始一点点地清晰起来。河面也隐约地染上了一层乳白色。善老奶奶的尸身跟布片一起，一次又一次地漂出河岸五六尺远又被浪头打回来。漂出去，打回来，直到天亮以后还在石坝下边漂着。

那是个霜重的早晨。

最早发现善老奶奶尸体的是镇上一个做买卖的。这天正好是春分节的正日子，他出门到邻村去。贞助一听到消息就拖着一条瘸腿赶来，从河里把她抱了上来。

老奶奶的尸体看上去更小了，一直停在岩石旁边，直到警察和法医从镇上的警察署赶来验尸。一验，马上判明不是自杀的。额头上微微偏右一点那块两分硬币大的破皮渗血的斑痕是她的致命伤。所以一口水也没喝。

第二天，雪儿和神田区的春儿接到电报就都背着孩子从东京赶来了。

家里就一间屋，来了四五个邻居，粗糙的小棺材前可怜巴巴地飘荡着两三缕香烟，看样子连倒头经都还没念。佐沼的常儿穿着平常的衣服抱着孩子坐在棺材旁边。雪儿、春儿一到，没容从背上放下孩子就启开了棺材盖。老奶奶已经僵硬到顶了，象

个小孩子似的微微屈着膝合着手躺在稻草里。大概是买不起寿衣，尸首穿的还是从东京被撵回来时穿的那件白地儿单褂子。脖子上挂着念珠。

雪儿似乎面带怒容强忍着一腔悲愤注视着棺内。善老奶奶安详地合着眼，嘴闭不上，唇边皱纹松垂，象是在笑。一见额头上那伤痕，雪儿心如刀绞。她心烦意乱地把头扭过去不住地拍她背上哭闹的孩子的屁股。

“我说，都过来！”

贞助把她们都叫去商量丧葬费用的事。常儿、春儿和雪儿都到后门口蹲下身来。贞助因为一个人拖着拐腿给死人擦洗，找和尚，守夜，眼都带血丝了。

“雪儿！松本没来呀？”一直沉默着的常儿问。

春儿不得已从中打圆场说：

“道儿远，再搭上好不容易进了个厂子，假也不好请。”

紧接着，雪儿声音发颤地问道：

“中泽姨父怎么啦？骑车半个钟头也用不了，咋没来呀？”

常儿没搭腔。雪儿也不掩饰她内心的愤懑，掏出一张来的时候就准备好的十圆钞票，往贞助舅老爷手里一递，扭头就到屋里来，坐在棺材旁边。她气得忘记了悲哀，忘记了一切。

善老奶奶的尸体决定埋在净行寺的坟地里。从昨天就一连跑了好几趟，别说长老，连个值日僧也没来。好不容易到了今天才来了个十二三岁的小和尚，给超度亡魂。法衣穿着太大了，袖子卷了一折又一折。

装桔子的木箱上蒙着包袱皮儿，上边供着一碗盛得满满的白饭，笔直地插了一双筷子，此外就连一对纸花都没有。小和尚在裸露着的棺材前象念小学课本似的毫无腔调地念起经来。小

和尚背后，挨次坐着贞助、常儿、春儿、雪儿。经文念得荒腔走板，结结巴巴。一旦结巴住，马上就破坏了灵堂的肃穆，令人感到一种剑拔弩张的敌对气氛。

雪儿不敢想象是自己造成了姥姥的死亡，因而深恨常姨。可是常儿也怒容满面，那意思是："都怪你把她撵回来了。"春儿也有春儿的心事，她好象比哭闹的孩子还要不安，几次离开了座位。

念完经，小和尚吃起团子来。邻居们有念佛的，有叨念善老奶奶生前的事的，说善老奶奶是个好人，别看命不济，这辈子遭的罪越多，下辈子也就越得好报。

"真是的，她是个活菩萨。这不是？春分节正日子归西的，万里挑一呀！"

有人这么一提，满屋的人对这种巧合无不骇异，于是全都高声诵起佛号来。骤然间，僵窘的气氛烟消云散，常儿、春儿都把脸贴在孩子头上放声大哭。"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佛声越来越高，雪儿也哽咽起来。室内充满了神秘的气氛，似乎一切的一切都得到了宽恕——老奶奶的横死，各人自己心里针刺一般的痛楚，一切的一切全都忘却了。

雪儿也止不住流下泪来。

一九三六年七月

八　年　制

一

一天，鹫尾读过报纸上的消息，心里生起气来。那条消息说的是“小学义务教育延长至八年的方案”，旁边还印着大字副标题：“H文部大臣的一大英明决定”。既然说是“一大英明决定”，当然是在称赞了。事实上各报也都发表社论阐述这个问题，说在外国早就是“八年”乃至“十年”，H文部大臣作为任期内的职务，也必将实施的等等。

鹫尾觉得奇怪，看起来这倒好象是由于文部大臣的“英明决定”，满足了全体人民如饥如渴的要求。

贫穷的家长们果真是这样吗？

从那以后，鹫尾就留心阅读出现在报纸和杂志上的关于“八年制”的评论，其中虽有“反对论者”的议论，但大体都局限在技术范围以内，象教育界的元老M氏、小学教育界的权威K氏等人就在文章里说：第一，关于国库的负担问题，比起其他方面的预算来，只不过是几百分之一，可是国库是不是能够出呢？第二，小学教员不能那么快就补齐的（听来好似在日本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知识分子一个失业的也都没有）。第三，因为要配合升学，编班会发生困难等等。

“真会骗人，‘英明决定’，实在是笑话！”

鹫尾越来越气愤，究竟哪里有什么真正的反对呀！

"喂，你怎么看法？"

有一次，友人S前来串门，他就这么问他，这位东京大学毕业的文学士呆呆地回答说：

"教育方针且别管它，光是从能够提高国民教育水平这一点看来，不是很好吗？"

"算了吧，照你说来，好象学校供饭吃，帮我们教育孩子似的。"

鹫尾想：这家伙虽然大学毕了业，但一直找不到工作，只好靠父亲养活着；大学毕业的资产阶级分子就是这样，真没办法！

"听说义务教育要延长到八年啦。"鹫尾这回跟老婆说了。

"'义务'？啊，'义务'呀。"

老婆在火盆那边补缀袜底，皱着眉头说。只读到小学五年级的她，最能够理解这样的话。她的赋性好象对文学完全缺乏感受性，虽说嫁了工人出身的作家，连丈夫写的小说她都没读过一页；但谈到生活，她可是非常关怀的。

"咱家供得起吗？啊，你说。"

她停下手，从火盆旁边望着并排睡着的四个孩子的脸庞。

"管你供得起也好，供不起也好，听说这回公布的就是法律啦！"

"那么说，不叫孩子念八年书，就该坐监牢啦？"

"这个，倒还不清楚……"

鹫尾望着孩子们的大大小小的头，好象是走进了西瓜地。最大的一个小学四年级了；第二个二年级；第三个明年上学；最小的小崽儿还在吃奶，这小家伙当然迟早也要上八年学的。

“这么一来，神田那里可真够呛啦！”

神田是指住在神田区的老婆的婶母，她嫁给印刷机器工人石村，生了六个孩子。大儿子小学六年级毕业后，在一个电瓶厂里做工，下边的五个孩子有三个上小学。

“不光是神田喽，就是福田和野上家也都够受哩。”

鹫尾往来的朋友当中，倒是以前一起做过工的伙伴们比小资产阶级的作家还要多些。不知为什么，工人的子女总是比知识分子的多得多，这些孩子好象挨个儿爬着从小学六年级毕业；一毕业，通常就进工厂，或是送到店铺里去当学徒，这样，食欲正强的“食客”也就顺次减少了。现在，这事儿又要延长两年了，这么一来……

“你说，这比加税还厉害呀！”

“对，拿加税来说，简直是加三四成的大税了。”

鹫尾跟老婆一起算了一笔账。孩子们从十四岁到十六岁正是吃得多的时候，光是米钱、衣服和书籍文具，一个月就得十块。再加上得了病，就算是买药对付一下，一年也不下于一百二十块。那么，一个人两年就得二百四十块，有六个孩子的家庭，横竖都得新添上一千四百四十块的负担。

“嗳，该怎么办好哇？神田那里不是还说，从去年起叔父的工资又落了嘛。”

“我们还不是一样，稿费落下去了，物价又一个劲儿地涨。”

鹫尾记起了自己的幼年。他是从小学四年义务教育制改为六年制的第一届毕业生。

贫穷的父亲眼巴巴地盼望着他四年毕了业，但级任老师却前来告诉他还要继续上两年学，那时候他脸都青了，怒气冲冲地说：

“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事情呀！”

父亲不懂什么是“义务”，所以还是老师理直气壮。

“不是不讲理，这是上边规定了的。不再上两年，以后征兵检查也通不过，就是工厂，哪家也不要！首先是本人太不光彩啦。”

鹫尾读到小学六年级的第二学期，就被送进了工厂，工资是劳动十小时七分钱，够买半升多米。

第三学期结束的时候，级任老师给他把毕业证书送来了。到现在他还记得，自己并不是不喜欢上学，但总算是能够自己餬口了，因此，虽然仅仅是个孩子，心里也觉得轻松了许多。

二

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多念书的父母，全世界任何地方恐怕也找不到。如果经济上办得到，全日本的家长一定都会叫自己的子弟上大学吧。就连鹫尾自己，也是依靠函授讲义进行自修，考上中学毕业的检定考试的。他想好歹让大儿子上中学，确也在为这个烦恼着。

“我说，爸爸，我可以升学吧？”

一天，刚上四年级的大儿子背着书包跑进鹫尾的书房里来。他的烦恼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今天老师说，升学的人举手，所以我也举手啦。”

“你也举手啦？”

“人家都举手嘛！……”

鹫尾想，老师叫举手，他可不负担上中学的费用呀。

“离升学，不是还有三年吗？”

“爸爸真糊涂，马上就要分班啦，升学的那一班还要上特别课程哩！”

鹫尾一面被儿子申斥着，一面想：“噢，是这么回事！”他也听说，住在附近的新闻记者H的孩子从四年级起进了升学班，要交预习费两块五，加上别的特殊文具，除规定的学费之外，每月要多交三块钱。光学普通的小学课程还不能上中学，当然是怪事；但此刻鹫尾盘算的倒是靠着一支贫穷的笔养了一家七口，今后能否挣得八年的学费的问题。

“啊，成吧？爸爸不也说过吗？”

“嗯，说是说过，不过要等等……”

儿子担心地望着父亲那张靠不住的脸，鹫尾也沉思地望着大儿子的营养不良的苍白面孔。平时，鹫尾夫妇也谈过，如果可能，好歹也叫孩子读完初等工业学校。除了算术和手工“稍好”之外没有任何特长的孩子，自己也有这样的希望，就是将来进工厂做工，也还是会有用的吧。

“你说说，举手的有多少人哪？”

“好多哪，有一半。连后藤君、高桥君也都举手啦。”

“阿健和佐佐木君呢？”

“阿健没有，佐佐木君说回家商量商量！”

鹫尾住的地方是市郊住宅区，多是小资产阶级分子。高桥君的父亲是某公司的科长，后藤君的父亲是军人。因此，大儿子的同学也是穷富参半的，那个常来家里玩的、长着一对大眼珠、当过副班长的阿健，是O市郊电车公司司机的儿子，佐佐木君是木匠的儿子。

“这就奇怪啦，象阿健那样学习好的孩子编在B班，你们倒编在A班，这对吗？”

“那是老师决定的呀，咱不知道。”

鹫尾在想到自己，同时也想到佐佐木君和阿健的父亲的心情。

进学校是孩子们踏进社会生活的第一步，但在这里就不得不暴露出做父母的贫穷和无力来，而且又是通过爱儿的事暴露出来的，这样痛苦就加成双重了。今天，一个人贫穷或者富有，除了个人的努力而外，甚至于成为这个社会的一种必然的命运，可是由此而不得不遭受的屈辱感，却又直接压到个人的头上来！

义务教育既然是整个社会的事，儿童也就必须是整个社会的人。——他经常这么想。

“必须那样呀。学校这么规定啦，您就这么办吧。”

级任老师常常用“和家庭取得联系”的名义前来访问，动辄就这么说，真好象是学校出教育费把孩子交给了家长似的。可是在家长失业或卧病，不但不能负担学校的费用，连养育儿童都发生危险的时候，却又谁也不准申述。——即使申述了，至多也不过是被介绍到有关委员那里，以缺食儿童的名义每天管孩子一顿午饭。

到底“儿童”是什么呢？

在学校，从儿童与家长的关系上看，显然这是“全社会的”；但在家庭，从孩子和父母的关系上看，不容争辩，这又是“私有”的。

鹫尾在夜里失眠的时候，望着并排睡着的孩子的脸，总觉得有些不可理解。……

大小四个面孔，好象在呼吁着他们有“生活的权利”似的理直气壮地安睡着。就连最小的还不大会说话的四岁的女孩，也

都在脸上庄严地表现着一种性格，好象在说：不管鹫尾和鹫尾的老婆存在与否，他们也都庄严地生存着，眉宇之间威风凛凛。但是，如果鹫尾得病死去，这群孩子的“生活的权利”就要消逝，这是今天面临的现实，最多也只能被送进孤儿院。他们倒自己能够餬口，以前的一切生活费用，却是和他们那庄严的睡态毫无关系，完全维系在鹫尾一个人身上。这是多么奇妙的事啊！

诚然，整个社会是广阔的，有几千万同胞，有国家。但是，鹫尾个人如果死去，这群孩子就失去庄严的“生活的权利”了。谈到这里，什么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完全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

鹫尾长大成人的时候，贫穷的双亲说过这样的话：

“哪里，你眼前吃苦头也是快乐的。等这群孩子长大，你就过安乐日子啦！”

但是，现在孩子就是长大成人，动辄就连自个儿也养不起。因此，没有孩子的人向有孩子的人说起话来，就带着健康人安慰病人的口气，甚至有的人还揶揄地说：

“喂喂，少生几个吧！”

在学校里，要求家长把抚养孩子看成是一种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可是家长要是对谁抱怨一下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就被看成“发牢骚”和“自私自利”。

说实在的，“儿童”究竟是什么人哪？

仔细想来，鹫尾等人会发现自己竟连按照自己的能力生几个孩子，养育几个孩子的自由都没有的。

这篇文章假如孩子们将来会读到它的话，对鹫尾说来真是一桩痛苦的事情。鹫尾无论生哪个孩子，都记不得有什么明确的目的。

"生了孩子养得起吗？能够很好地养育他们吗？"

时刻威逼着他的就只是这一个忧虑。

鹫尾结婚的时候，工会里一个热心的前辈，姓S的，曾把一部某夫人著的《节制生育法》作为礼物送给他们这对新郎和新娘。

但是，这种书非常不完全，在实践上是不太有用的。鹫尾结婚后曾不断地搜寻这种书，因为大都是不合法的，而且又和春画混在一起，很难找到；即使偶尔找到有效的方法，又因为工人的狭窄的房间里大家杂居在一起，也几乎是无法实行。

因此，鹫尾的老婆就接二连三地怀起孕来。

"你若是鸡，那就值钱了。"

尽管发牢骚，可是国家的法律却俨然地存在着，不可违抗。

而且，鹫尾本身打年轻的时候起从来没有放纵过，更是生孩子的好条件，因此光责备老婆也是不妥当的。

三

鹫尾对于大儿子被问到"升学的人"时"举过手"这件事，未能立即赞成，除了经济问题，还有一些别的理由。

这还是一件记忆犹新的事情。在神田区的石村家的孩子上的小学校里，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曾发生过六年级B班集体殴打A班儿童的事件。

这个打群架的直接原因，看来谈到这个事件的石村的孩子——当时是五年级学生的荣作，也不太清楚。总之，当儿童们唱完了毕业歌《萤火虫的闪光，窗前的积雪》，结束了他们那最值

得记忆的六学年以后，把毕业证书揣在怀里，B班儿童马上就一齐埋伏在校门外面，不分青红皂白，把蒙在鼓里的A班儿童打了一顿。事前有周密的准备，在篱笆下面和墙根都藏了棍棒，说明这是有充分计划的行动。

“那么，学校当局怎么办啦？”

“哪里，就那样算啦！附近杂货铺的孩子在A班，也挨了打，头上被打得满是疙瘩跑回家去，听说还到学校去提出质问。”年轻时候当过工会委员的石村，接过身旁的荣作的话头说。“学校好象是认为那是孩子们一般的打架哩。”

“儿童里有带头的吗？”

“谁晓得呢。”

石村默默地笑着。

鹫尾独自想象当时的情景：惊叫着的女学生，突然受袭乱闯乱逃的A班儿童，抡起木棒追击的B班儿童。当然，这种年级对年级，班对班的集体打架，从鹫尾小学时代的经验看来，并不是什么希奇的。但是，这种场合的打架，总觉得里面另有缘故似的。A班，B班；成绩好的班和成绩差的班；升学的班和不升学的班；富裕的孩子和贫穷的孩子。……

打架的动机也许是从前常有的那种班上的学生头儿相互间闹意气；也许是由于头儿的命令，别的儿童们就都卷进去的。但是，自发的阶级斗争——在没有工会的工厂发生的罢工，很多时候都和这相象。打架的动机，通常都是由于单纯的争夺势力和个人感情上的纠缠。A班对B班，这种过于露骨的条件，纵然动机是单纯的，但谁又能说丝毫也不带这种意识呢。

“这是个大问题呀！”

“唔，有心的家长常常担心哪！万一出了事，咱们忙着餬口

的人，哪有工夫去参加家长会呀！”

于是，他望望身旁的儿子，叫了一声“小家伙”，说：

“你可不能帮着他们打架呀！这时候就上了黑名单，将来可吃不上饭哪！”

不是别的，石村正好象在说自己；荣作却似听非听的样子，抱着小仓布裤子脏得闪光的膝头，脸儿望着旁边。

A班的儿童，经常在“考试地狱”里受着折磨，甚至弄成神经衰弱，弄成近视眼，弄成弯腰驼背；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遭到了B班儿童的忌恨和殴打。这样的情形，纵然自己的大儿子爬上了A班，鹫尾也是受不了的。但是，反过来望望身旁的荣作，那两颗由于缺乏营养而深陷下去、频频闪动着的眼珠子，心想这孩子就连小学六年也是勉勉强强才读完，到了明年，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只好到铺子里当学徒或者进工厂当徒工去受社会的折磨，更是觉得难以忍受。

这个矛盾究竟在哪里呢？

成绩好的儿童和成绩差的儿童；能升学的儿童和不能升学的儿童。一分班次就显露出这种奇怪的一致现象来，鹫尾直到最近才觉得稍微有些领悟了。虽然偶尔也有大儿子的朋友“阿健”那样的例外，但往往却是，知识分子乃至资产阶级的子弟，小学校的成绩都好；相反地，工人的子弟成绩都差。——最近Y报发表了这种事实的统计。

这样的情况是三对七之比，但有趣的是，与此相反，不是抽象的脑力测验，而是在具体的、创造性的才能的测验方面，则成为七对三之比，就是说，事实上是工人子弟占先。

这里，鹫尾觉得自己看到了现代教育的本质。

比如，鹫尾的家庭就为“预习”苦恼着，二年级的长女，一星

期有三次到四次，大儿子几乎每天都带着预习题回家。预习的内容，不管算术还是语文和图画，都是在《小学百科全书》范围以内，乃至家庭知识范围以内的。孩子们没有必要从预习题中知道社会问题、直接接触自然现象，或者制作马上有助于生活的东西。他们预习的都是些需要抽象的理解，或是单靠记忆的事物，总是在天黑之前做不完，一直伏在桌子上做到深夜。

“嗳，不要管什么预习，到野外的什么地方去玩玩吧！”

鹫尾时时怒气冲冲地和大儿子吼叫着，但是儿子却害怕明天见老师，被赶到外面去之后，又悄悄地走回来伏在桌子上。

“我说您呀，今天春子没做好预习又叫老师说啦。”连老婆都被逼得哭丧着脸反抗鹫尾了。

其实，目前小学教育的方针，对于工人出身的鹫尾夫妇来说，完全是棘手的事情。学校只管出预习题，一半以上的学习都必须由家庭来负担。

“说什么明天要把这些学会，这么难的问题，我怎么能教给你呀！”

在隔壁屋子里只听得母子二人大声喊了起来，结果是一定要拿到鹫尾的书房里来。

一看，算术教科书上的问题，完全是需要对新的概念加以说明的“新学”的部分。

“这里是一次还没教过的吧？”

“哪次都是这样啊。”

脏脸上流满泪水的大儿子回答说。鹫尾无奈从“除法”的定义说起，奇怪的是四年级儿童用的算术教科书，全都印着“教师”用的字样。答案没有印出，但和出的题目一起，用教育家的语言印着如何进行教学的问题。当然，这很便于在家庭中进行

教学。

“那么，老师究竟在教什么呀？”

这回，父亲又跟儿子争论起来。

这种事情在当前的工人家里，总归是无法实行的玩艺儿。第一，时间不够；第二，没有同教师一样程度的知识。为了做预习，鹫尾的老婆每天都要花费几小时，可是，儿子逐渐升级，慢慢就要鹫尾同时教给老婆和孩子了。

“反正孩子的预习题，我连一个也教不下来。”

这并不是说笑话，预习题确实成了鹫尾夫妇吵架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是，在鹫尾住处附近，有很多家庭并不是这样。

高桥君的母亲毕业于××女子专门学校，自从孩子不再当“学生总代表”了，她就每天象疯子似地到学校里去。后藤君的母亲还在家长会议上向级任老师抗议说：“预习题留得太少，”这甚至使得鹫尾的老婆开完家长会议回家以后，叹息地学说着。

还有，住在附近的一所被山石和林木包围着的××某大公司董事的公馆，有五个教师出入来往，为了两个上小学的孩子，雇有算术、国语、习字、图画、钢琴等专门教师，以国语教师为首，每月要付出数百圆的月薪，这是左邻右舍众所周知的事情。

最近，大儿子的学校里增加了课外活动，有时候，鹫尾顺便到学校里瞧瞧，正赶上在宽阔的校庭里，从校长到全体师生都排队参观着一个驯犬师训练两只狼狗。

有着豺狼般狞猛的身体的两只狗，应着驯犬师的口哨和信号，跳越栅栏，扑咬驯犬师的衣服，表演着这类狼狗拚死命也要打败敌人的本能。

表演结束的时候，校长最先鼓掌，接着，学生和其他老师也

都鼓起掌来。轮到驯犬师讲演，走上讲台的时候，校长喊道：

“敬礼！”

全体学生一起向着身穿褐色服装的驯犬师，和身旁两只颤悠悠地伸出舌头来的狼狗低下头去。

“那两只狼狗，说是本庄大将心爱的，真厉害哪！”

大儿子回家来兴奋地说到这些，而且每逢这样的时候，都比平素带回更多的预习题来。

四

小学教师们本来是打算叫儿童在教室里一切都“机会均等”的，但这反映在家庭的负担方面，就由于社会的原因变成不均等的了。关于这一点，教师究竟有多少深刻的自觉，鹫尾是有很多疑问的。这种情况，在其他方面也是很多的。比如服装问题，文具的问题，家长会议委员人选局限在一方面的问题，等等。

比方说，通过学生进行各种募捐的时候，鹫尾本人对于募捐的目的当然是赞成的，但在大儿子的学校里，每次都是在捐款口袋上印着“一角钱以内”的字样。很多时候，这种事情大都是同时在青年团、街道委员会和男女家长的所属机关团体里进行，而孩子们往往受到“一角钱以内”这文字的暗示，不愿意捐三分或五分。当然，谁不愿意尽量多捐一些，但贫穷的鹫尾家里，两个孩子每人捐一角，就太吃不消，在更贫穷一些的家里，当然是个大问题了。

有一次，鹫尾把一张写着希望改为“一分以上或是五分以上”的意见的纸条，装在大女儿的捐款袋里。他想，富裕的家庭捐五角或一圆都好。

这样，隔了两三天，大女儿的级任老师带着一副稍有些气势汹汹的面孔前来访问，显然这是和一般的"访问家长"不同。

"今天想征求您的意见……"这位有相当年纪、红脸膛的首席训导①，坐下来马上就浮起别有用心的微笑说。"听说您精通社会问题，希望您毫不隐讳地谈谈。"

鹫尾不免感到一阵惶恐。谁有什么"隐讳"呢！"不服气你就谈谈看！"——这种态度毫无疑问是把鹫尾看作"工人作家"而采取的高压手段。

"没有特别研究什么社会问题。"

鹫尾心想，学校当局也可能在编造儿童家长的黑名单，就马上用受压抑的心情回答说。

谈话从开始就僵住了，再没有什么发展。鹫尾想到自己是工人作家，又提了那种意见，会不会牵累到两个孩子呢？于是他卑屈地沉默下去。级任老师也再没有接触到"一角钱以内"的问题，就那样回去了。

慌慌张张地从后门跑了出去、买回点心来的老婆，惊惶地目送着连杯茶都没有喝就告辞而去的老师。

"都怪你提那条古怪的意见……"

后来，她又哭唧唧地埋怨起丈夫来。照她看来，"老师"比丈夫和任何人都要伟大，可怕。

鹫尾回想起自己上小学的时候的老师来了。C老师，I老师，U老师，虽然已经记不得跟哪个老师学过什么，可是奇怪的是这些老师的人格和个性，直到现在却还跟自己的血肉凝结在一起，活动在自己的记忆里。儿童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从老师们各

---

① 训导是日本旧时的小学校里对教员的称呼。

个不同的个性和人格中学到了什么吧。

那时候的老师都很坦率，老师和学生都很随便。永远当代用教员① 的G老师几时都是那么耿直。

校长训话的时候，一有不如意的事，他就喊声“向右转！”把学生带回教室里去。当他登上讲台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常常发出很大的声音，逗得全教室的儿童忍不住暗暗发笑。

“刚才响的是什么声音，知道的人举起手来！”

因为他用严肃的声音吼叫着，就有一个儿童站起来回答说：

“刚才是老师放屁的声音！”

G老师说了一声“好”，满意地抽紧下巴颏，跟学生们说：

“老师也放屁，是人就都一样。”

这位G老师嗜酒，有时候带着儿童出去野游，归途上叫儿童们等着，就在村外的酒店里喝碗酒，结果是被烧酒灌醉，鹫尾这些儿童们只好轮班把他背回学校去。鹫尾活到四十岁的今天，尚且在胸中怀念着G老师的姿影。——可是鹫尾从自己的孩子们身上感到，而今无论儿童和老师，不知怎地都是不自由的。

又有的时候，大儿子的级任老师忽然前来访问。

“今天晚上是以个人身分前来造访。——说实话，我今天来是想听听你们文人关于教育工作的感想。”

刚好，从傍晚时分下起雪来，落得肩头一片白，这位蓄着口髭的老师脱着大衣，脸上不知怎地浮着兴奋的神色。

在书房里面对着火盆坐下来，大儿子的级任老师径自喋喋

① 日本旧时的小学校有一种小学教员没有许可证，叫作代用教员。

不休地说下去，鹫尾几乎插不上嘴述说什么感想。

“今天和校长争论了一场，我想辞掉学校的教职，不，结束我十几年的教员生活。”

他还说了这样的话。想说的太多了，老师自己也好象无法加以整理，就随口说出各样的话来，使得鹫尾很难答腔。

老师详细地举例说明，现在的教育几乎完全是灌输主义的，脱离实际和脱离生活，全都是需要死记的抽象的东西，比如，无论是地理和图画都不是立体的，等等。

“我也不喜欢搞预习，可是，校长却是根据多出多少预习题来决定老师是否勤恳的。所以——”

“分成AB或甲乙班的理由，究竟在哪里呢？”

这时候，老师脸上略微露出为难的神色，用手支着腮边。假如说是因为教学的课程太多，作为权宜的办法，那么门外汉的鹫尾也会首肯的。可是，谈到要区分成绩好的儿童和成绩差的儿童的时候，鹫尾述说了他从根本上不能同意的理由。

“可是我们内心里也是反对分班的。大多数同事们也有这样的意见；都是因为学校方面认为，为了校长的名誉，哪怕一个也好，必须争取更多的儿童考上高一级学校呀。”

这位说是不饮酒也不吸烟的老师，端然把双手放在膝盖上，兴奋得胀红了脸。看来，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努力工作了十几年，而现在竟赌掉职业跟校长争执，当然是有说不尽的隐衷了。

“那么说，您跟校长发生争执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

他想，作为一个家长，有问清这一点的义务。

谈到这里，老师才有秩序地述说起一件事情来。据他说，他今年本来该轮到提薪的，但竟然没有提，而只给期限较短的两三

个老师提了薪。因此他就去问校长，校长说："希望你能在一个时期内放弃提薪的念头。"说得平易些，校长的回答就是这个意思。可是，深究起来，等到去拜访市督学的时候，才弄清楚真正的原因是由于上月督学前来查学，在礼堂训话的时候，他有失谨慎，竟然"鼓起掌"来。

"平日，我虽然遭到校长歧视，直接原因却是'鼓掌'哩！其实我那时候因为督学的训话有一部分正中下怀，终于坦率地鼓起掌来。"

鹫尾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就又问道：

"把您当时的心情向督学申述，也不顶事吗？"

"不是说，'覆水难收'嘛！"

"可是，辞职也未必妥当吧？而且，这位督学任期满了，也将由别的督学接任嘛。"

"不成啊，无论换几个督学，名册里我的名字上是画着×号的呀。"

啊，教师也有黑名单。这位善良而热情的老师，作为教育工作者的前途全都被画上×号了。鹫尾没什么话可说，只是凝视着这位蓄着黑髭的训导的面孔。

有多么不自由啊！有多么局促啊！

当鹫尾把老师送出门口的时候，老师腋下夹着大衣，用亲切的语调低声说：

"说实话，一位同事还提醒我说，前来访问您要注意哩。不过，我还是来啦，心情总算是稳定一些啦。"

老师又一次施礼告别后走去，但鹫尾茫然站在门口不动。自己为什么要被"注意"呢？尽管是贫穷的家庭，但自己尽可能还想做一个忠实的家长啊！这始终是弄不明白的事情，先前来的

那个老师，一开始就敌视他，而这位老师却冒着"注意"(？)的危险前来访问。——这里使得鹫尾感觉到自己的面目和被安置的地位，同时也更多地思念起失掉自由的局促的儿童和老师们的姿影来。

五

鹫尾忆起参加升学考试的儿童中，有的戴着镍框深度近视眼镜，脸上浮现着"小大人"似的表情；有的身上背着过多的文具，面色苍白地走路。鹫尾觉得自己的孩子要是成了这个样子，他是很难受的。同时，看到那些骨骼还没有长结实的幼小的儿童，背着一个大包袱，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上推着自行车的样子，由于鹫尾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更使他感到难受。怎样决定呢？对于大儿子"举过手"这件事，鹫尾越发感到难以判断了。

接到小学校的通知，说是有市嘱托医学博士西尾敬三氏作《关于小学儿童的卫生问题》的讲演，请出席，鹫尾就代替妻子到学校去了。

去晚了些，西尾博士的讲演已经开始了。宽阔的礼堂里还空着一半，本来这种集会大都是这样；贫穷人家的家长也许是由于生活紧张，出席的更少。鹫尾在后边坐下来，身边传来刺鼻的脂粉香气。不少人穿着黑地碎花或漂亮的外褂，和坐在讲台两侧的校长、当地有势力的人士、家长会委员等人身上穿的大礼服，两相辉映，就和站在台上讲演的西尾博士所说的"值得担忧的现象"恰恰酿成了相反的气氛。

西尾博士的讲演内容，鹫尾看来实在惊人。这是以最近的统计数字为主要内容的报告式的讲演，谈到了最近数年来激增

着的小学儿童的近视眼、神经衰弱、发育渐弱、脊柱弯曲等等。鹫尾不巧忘记带笔记本，不能一一记下百分比来，可是他张着嘴听了下去。

“怎样防止呢？因为我们是医生，曾经苦心钻研过种种办法，但惟独这个问题，既不能用高射炮，也不能用飞机来防止……”

蓄着白色口髭的西尾博士在讲话中掺入一些熟练的诙谐，恰当地掌握了太太们的情绪。这是一种什么情绪呢？——“考试的地狱”和“儿童的生命”这样的词，常常被轻轻的哄笑淹没，消逝。

听众里也有皱着眉头、热心思索着的人们；有些人脸上浮现着“哪里，我们家的孩子绝不会有这种情况”的神色；也有的人好象在显示自己的力量：“已经进行了相应的处置，所以……”

这样，使得鹫尾更加惊讶的，倒是坐在讲台两侧的人们，从校长起，对于这骇人的讲演，脸上并没有显露出应有的感动，至少比起某些听众来，脸上显得无动于衷；就连讲演的本人西尾博士也带着这样的表情：“因为我是医生，就得先告诉大家知道。”

“考试的地狱”这事态，只要它是社会性的，那就决不是个个家长和哪个教育工作者所应负的责任吧。可是，被这种社会性的命运追逐着的儿童，竟赶上了多么不幸的过渡时期呀！

鹫尾走出门外，一路上想起了一个完全跟这相反的场面。

在一间左右两侧的格子窗上糊着纸（不是嵌着玻璃）的、毫无火气的教室里，有三十来名六年级的男生围成一圈，在捻草绳或编草鞋。孩子们穿着破破烂烂的束脚裤，和脏得连花纹都模

糊了的棉袄，扎着海带似的布带子。

圆圈里坐着孩子们的老师，也在编草鞋。他是一个年轻的准训导，蓬着头发，扎煞着胡子，穿着脏得油光闪闪的中学生制服。

屋子里捻干草发出“刷刷，刷刷”的声音，窗外细雪在纷飞着。

讲台后面的黑板上，不知什么时候讲的课，白粉笔写的“雷鸣和”、“阴电的一致”等字，没擦干净，上面落满了尘埃。

刷刷，刷刷。——

年轻的准训导一面扎着草鞋前面的绳索，一面讲述着成吉思汗的故事；儿童们的手掌皲裂，冻得红红的，在肮脏的脸上只有两只眼睛闪闪发光。……

前年，鹫尾访问东北地方的一个村庄的小学校的时候，脑子里留下了这个难忘的印象。在他们那里完全不是什么“考试的地狱”，而是“饥饿的地狱”。

在这个小学里的统共二百九十几个学生中，有七十几人是“缺食儿童”。根据校长的说明，村里已经没有经济力量，县里曾交下由中央转来的财阀们的捐款的几百分、几千分之一，可是，光靠这些钱却解决不了教师的滞付的薪金，和缺食儿童的粮食。儿童们只得把伙伴们组织起来捻草绳，编草鞋，或耕田，叫缺食儿童吃饱，为他们购置最低限度的文具。

“我是未入流的教育家，而不是政治家或什么家。可是，我在考虑儿童的学习问题的同时，也不能不考虑村子的经济问题。”这位和儿童一起耕田、编草鞋的校长，跟农民一样用手抹着鼻涕，对鹫尾他们这么说着。“我羡慕城市的教育工作者。我这

里，在考虑叫儿童们学什么之前，首先得为怎样解决儿童们的粮食问题苦恼着。”

校长办公桌后面挂着一张遮满墙壁的大地图，儿童的住址都非常清楚地标记在上面。桌上放着“儿童家庭调查簿”，家长的经济情况都用红铅笔记得一清二楚，很是详细。这份红笔填的表格的内容不是儿童家长有什么思想和选定了什么学校作为升学目标，而是缺少粮食的紧急程度。

把四年级儿童的教室作为食堂，所有的缺食儿童都在这里一起吃饭，校长夫人和女教师把黄色稗子和土豆熬的粥一份份地盛到小碟子里，每一碟还加上两条沙丁鱼干。

值日的儿童把它一碟碟摆在大家面前。

“等等，等等！老师不说‘请吃吧’以前，都要把手端正地放在膝头上。”校长喊着。

儿童们端正姿势，从向前直视的眼角贪婪地盯着碟子里的食物。有长着焦黄的、雀巢般一头乱发的女孩，只穿着一只分趾袜子的儿童，也有的儿童衣襟都被鼻涕弄得花纹模糊，闪闪发光。

鹫尾和儿童并排坐在小桌旁喝了稗子粥。粗劣的食物一股股地噎在咽喉里，眼睛直冒泪珠，很是难挨。

被逼近“考试的地狱”里的儿童。

在“饥饿的地狱”里受苦受难的儿童。

不晓得哪一类儿童是幸福的，哪一类是不幸的，可是，鹫尾感到西尾博士的讲演和这两个情景，不可思议地结合在一起了。

六

新闻记者H的孩子，投考了省立九中和私立KM工业学校，但终于哪个学校也没考上。

有一次，鹫尾在电车里遇见H，忽然谈到这个问题。

“是不走运吧。”

他这么一说，H就好象他本人是投考的孩子似的，露出意气消沉的神情，沉默了一会儿。

“反正是这小子没有勇气。”经过一番思索以后，H这么说了，他脸上的神情好象在表示：“就是这个原因。”

“勇气？不过你想想，这不是打架啊。”

“不，是勇气。无论你怎么说，考试总是要勇气的呀！我们的那个小子就是这点不成。”H把身子懒懒地靠在座位上，叉着手，又一次深深地叹息着。

鹫尾想起了H的孩子的面孔，这孩子更象H的老婆，有着一张可爱的小脸蛋，一点也没有粗野和调皮样儿，总之，是一个神经质的聪明的少年。

他在小学的成绩很好，可是也还没有考取，究竟勇气如何姑且不谈，总可以想象得到那竞争是多么激烈了。特别是会使作父亲的H感到泄气，更是可以理解的。平素，H总是在电车里也都带着《中等学校升学考试问题集》和《四则应用问题集》等，好象自己要去考试一般，和儿子一起学习。

“不过，也好嘛。再从容地叫他玩一年吧，说什么勇气，归根结底还是竞争的人太多啦。”

“唔，这话说得倒也对。”这回他爽快地点点头，随手从衣袋

里和报纸一起取出一册叫作《升学考试指南》的小书，递给鹫尾说。“这些都是考试的时候常常出的考题，我想今年一年叫他下功夫回答这些考题，培养他的勇气哩。”

这位比一般人更关心孩子的H，一味谈着考试的问题，直到电车到达终点。他谈到一年有几次练习考试，学校的老师说，去年他的孩子在一千几百个应试的人中，好容易考到第二百几名，这样还没有考上KM工业学校的希望。又说，一旦考进KM工业学校，就是以倒数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也不愁没有职业。明明知道这是荒唐的、极端不合理的事情，内心不禁充满了愤慨，但鹫尾很同情H，不由得热心地一直听下去。

假如赞成大儿子“举过手”的事情，叫他升学，H就成了鹫尾的榜样。跟H的孩子比起来，鹫尾的大儿子的“粗野”程度和学习成绩，都不算好；鹫尾自己无论如何也不想跟大儿子一起搞“四则应用问题”和“国语的默写”等毫无意义的事情。

考试，考试，从教育的本质看来，考试这东西竟是那么重要吗？假如日本知识界连一个失业的也没有的话，考试至少已不带什么被称为地狱的性质了吧？

有一天晚上，神田区的石村忽然带着第二个儿子荣作前来访问。

“总算好歹上了六年小学，可这回真糟啦，怎么也找不到相当的地方啊。”

坐在火盆旁边，看来石村似乎是匆忙地直接从工厂来的，用沾满油墨的手指夹着烟卷，望着身旁的二儿子说。没有大衣，只在衬衣上面鼓鼓囊囊地穿了小仓布的小学生制服的荣作，并着两条小腿，好象自己的罪过似地缩着肩膀跪在那里。

“KD印刷公司那里没办成吗？”

鹫尾听婶母说过，学校方面协助毕业的学生找职业，曾介绍荣作去投考一个大工厂——KD印刷厂招募的徒工。

“不成啊！听说一共招三十人，从全东京的小学校介绍去的可有一千二百几十人呀，真好象抽彩似的。”

石村脸上浮起哭笑不得的神色。招三十人，来了一千二百多人。……

“打那以后也找了好多地方呀！还求人到自行车厂去说过，又说是军需工业兴旺，瞒着岁数投考过川崎镀金厂……简直是顾不得什么喜欢不喜欢啦，到处去找，可是竞争者太多啦，再加上有很多都是高等学校和中学半路退学的，敌不过人家呀！”

要去小铺子里当学徒，倒还可以想想办法；不过，就连石村呆的五十人的小工厂，都有着一切新收的徒工都要高等小学二年级毕业的严格规定。

“反正是过剩啦。不晓得究竟是人过多，还是活计减少啦，不光是大人，连孩子失业的都越来越多啦。”石村狠狠地吸着短短的烟蒂。

“阿荣，不愿意到铺子里当学徒吗？”鹫尾一望，荣作就弯下他那细弱的脖子。

“不，一直到前天还在邻近的煤铺里当学徒哩。又叫他看孩子，又得帮着烧饭。掌柜的和老板娘都狠狠地使唤他，这小子没呆上一个星期就跑回来啦。当然我想，就这样叫他在家里呆下去，能太娇惯他啦，可是，也真难为他呀！”

好象是被烟呛了一下似的，石村不断地眨着眼，接着就用一种异乎平常的、郑重其事的神情，把一小盒点心递给女主人。

“嗳，怪啦，怎么来这个。”

“嗯，也许有点怪，反正收下吧，说实话，要求您帮忙哩，哈

哈哈!”

石村的心事是,因为鹫尾的职业关系,在出版社里可能有要好的朋友,要当学徒,还是希望他帮着介绍到这一类地方去。

“可没有太大的希望呀,不过,找找看。”

“嗳,求您啦。到哪家去都说的是这样的话,听惯啦。”

“哈哈哈哈!那么要买好多盒点心啦。”

“唔,九盒吧。”

大家都用奇怪的声音笑起来。石村工资很低,光买点心也都够受的吧。

明天要早起上工,也没来得及谈点别的话,石村就带着儿子走出门外,忽然回过头来望着要送他们到电车站的鹫尾,大声问道:

“听说小学要改八年啦,真事吗?”

“嗯,听说是要改的呀。大家的负担都要加重啊!”

“嗯!……”

石村已不能轻松地说什么,默默地走了一段路之后,才气馁地说:

“总会有法子的吧。我脑子里的算盘已经打不开啦!”

石村深深地曲着裹在旧大衣里的脊背,恼火地把木屐在路上拖得直响。走到电车站,儿子荣作忽然转过身来,摘下帽子,鞠个躬,用儿童那种尖细的声音喊道:

“叔叔,拜托您啦!”

鹫尾一时答不出话来。

电车迟迟不来,鹫尾就辞别石村父子向回走,心里想到自己的大儿子,不禁一阵难过。进退两难!于是就更觉得毫无批判地喧嚷H文部大臣的八年制是“英明决策”的报纸,令人气愤!提

高国民教育水平，鹫尾当然高兴。可是，关于上面讲的这类事情，这位H文部大臣和教育家们曾经想过一次吗？

走到十字路口回头一看，石村父子正冒着早春的夜风冷瑟瑟地伫立在红色电杆的暗淡的灯光下。

一九三七年三月

飞机小鬼

一

太作是十五岁时的秋季入神奈川县鹤见镇的小山田电机制造厂当学徒的，已经有四年了。工厂坐落在野地的中央，背后土堤的缓坡下面是开掘运河的沟渠，里面满是黄色的泥水。周遭一望无边，工厂连着工厂，天空弥漫着煤烟，汽笛、风笛和各种机器不分昼夜地响着。太作初来的时候竟给这样的环境弄得惊魂不定。

从岩手县气仙沼的乡下进京的时候，半路上父亲跟太作说：

"你已经不是孩子，该懂事啦，爸爸把租种的田给了你哥哥①，就没有分给你的份儿。一样的儿子，没有厚薄，都是因为没办法呀。身子骨啥时候都是本钱，要拿出劲头来干下去，不学好手艺就千万别想还有老家和爹娘呀！"

太作生性沉默寡言，那时候他也没开腔，只是深深地点着头。他身穿短短的小仓布的小学生制服，脚脖处露着绒裤，腋下紧挟着用包袱皮包着的小学课本一类的书籍，心里发誓说："一定要出息个样儿给你看！"他想成为一个制造飞机引擎和火车的

① 日本家庭中，产业大部分由长子继承，其他儿子另立门户，或给人家入赘。

鞲鞴等的高明的技师，很快地就叫家乡的人们感到惊异。

那时候刚刚发生满洲事变①，现在这个中流的公司，尤其是作为制造航空机用的远心唧筒等精密机器，有着独自门市的小山田制作厂，当时还只不过是一个地方小工厂，老板是吴港②的工厂出身的车工，因而有些特色，但大都是承做些如齿轮、瓦斯螺丝和管子接头等转包的零活。父子二人找不着工厂的门，只好站在机油和铁屑的气味熏人的厂房土间等了一会儿，老板才用破布擦着脏手从车床那边走过来。

"那儿不能谈话，请到这边来吧。"

穿着条纹外褂和长筒胶鞋的父亲已经坐在地板上，盘腿坐在账房里的老板举起手来叫着。这是乡下的老爷们所没有的一种比较随便的态度。太作感到老板很快地就在注意他，对他投过来一种似乎在挑选物品的视线，不禁一阵气馁，呆板地站在拙笨的父亲身后。

"哎呀，十五岁可是长得大呀！"

老板娘端过茶来，粗鲁地翻着眼睛审视他，从脸相和声音看来，这无疑是个尖刻的女人。说起来她还是同乡，而且沾点亲戚哩。因此，父亲递过大包的山芋和干鱼等土产礼物，又跟她寒暄了一阵子。

"太作？……啊，叫太作。这个名字不大顺口哩！不过，您瞧咱们很快就会叫熟的。"

老板娘象买青菜一样，征求丈夫的同意。晚饭吃的是盖交饭，老板和父亲喝着酒。几个孩子刚才就一忽儿躲在老板娘身

---

① 满洲事变指日本法西斯军队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② 吴是地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是军港。

后，一忽儿从格子后面窃视着太作，此刻已逐渐公然地站出来，一个八岁上下的男孩竟然拉着刚会走路的弟弟妹妹站到太作的面前来。

“这小子叫太作呀，怪名字！太……作……！”

说完，一哄而散地跑开去。

太作抚摸着快要磨穿的小仓布学生裤的膝头，默默地坐着，不知怎地感到一阵胆怯。回头望去，透过破裂的玻璃窗，只见车间里漆黑的机器在轰隆隆地转动着，时而有个和自己一般大、连鼻孔都熏黑的小鬼，向他望着，大概是在低声说：

“喂，新来的呀

“瞧这个……”

太作忽然被人用手触了一下，回头一瞧，眼前的饭桌上放着一张摊开的白纸，用墨笔写着字据一类的东西，父亲正递过印泥盒来，用手比划着教他按拇指指纹。于是，他就用左手拇指沾了红色，在“本人佐藤太作”的名字下面用力地按了一下。但他不知是什么东西，用眼睛扫了一下，看到上面有这样的字句：

今有犬子太作，拜在台端名下学徒，从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本人服兵役之年止为学徒期限。在此期间内除应遵守宝号之规章外，本人之一切均委托台端全权处理，惟遇本人逃亡生病等情，则由敝人负责，并无异议。恐口无凭，立此字据为证。

老板拿过字据，瞧了一眼就胡乱地塞给身后的老板娘。老板娘把字据放在五屉柜里，取出十张绿色纸币，一张张认真地数着，摆在饭桌的一边。

“您也好歹住上一夜再回去吧？”

老板娘望着父亲谨慎地把钱塞进腰带里的手，作着虚假的

寒暄，父亲"不，不"地坚决地摇着头：

"住不住一夜，总归是一个样啊。"

父亲好象下定决心的样子，重新向太作的侧脸望过去，老板和老板娘也自然地把视线移过来，这时候，三条视线同时贯注在一个地方了。

"六年没啥了不起。象我们出去当学徒的时候，才十二岁哩。"老板说完，拿起酒杯来递给父亲。

"苦是要在小的时候多吃些的。"父亲接过杯子来放下，自言自语似地说。

当工厂里机器停止转动的时候，太作将乘夜车回乡的父亲一直送到临港铁路的车站。父亲给了他两个五角的银币，以备不时之需，还反复地告诫说："记着，一直到学徒期满，要把老板当作自己的父亲，不要想还有家乡和爹娘呀！"最后，他一个人冒着寒风从长满苇草的野地里走回来。

"记着，若是尿床，就叫你背着被子把你赶出去！"

老板娘从堆房里给他取出发霉的被子来，父亲走后，她的言语就更粗暴了。工厂的亭子间，屋顶低矮的二楼是学徒们的寝室。太作虽把被子铺在屋角上了，但因为这里的十来个师兄有的到正房去吃饭，有的刚刚洗完澡回来，他也不敢马上睡下。

他觉得好象是打错了算盘，这完全和在乡下的时候想象的不同。墙壁上挂满了油气熏人的劳动服，到处是敞开放着的零乱的箱子和布袋，乱丢在报纸上的发蜡和梳子，……浑浊粗暴的空气似乎在紧紧地压抑着一切。为了把悲怆的感情抑制下去，太作取出《国语课本》和《四则应用问题集》等书来，默默地坐在被子上读着。

二

太作整天没有空闲时间。除了钻进被窝里去的时间以外，始终被人们使唤着做些什么活，而且做的活也要跟着每天的风向变来变去。

“太……左……！”

老板娘在厨房里喊他的时候，总是把尾音挑得高高的，叫他“太左”。他正在洗碗，或是劈木头，忽然听见孩子们喊道：

“撒尿，撒尿呀！”

这些跑到外间屋子里来的孩子，跺着脚直喊，好象他们要尿裤子，也该怪太作似的。

“做什么哪？把这个送到某某工厂去！”

但是，老板却没有把“厨房的活”和“撒尿”打在算盘里。此外，他还得把成品往自行车的拖车上装，多的时候就用大车搬运。但是，太作另外还有别的“主人”。

工厂里的活逐渐忙起来，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得加班加点，因此，每天来上班的工人也多起来。一到晌午，什么买就饭的小菜啦，到邮局送信啦，搬运材料啦……就都来了。

“混蛋，这是怎么擦的！”

擦车床的方法不对，工人们话还没说完早就打了他一巴掌，厉害的时候甚至用螺丝扳子敲脊骨，敲得人蹲在车间里半晌站不起来。

“你真笨哪！”

这样的时候，伙伴安雄就教给他“办法”了。太作来了以后，安雄才从厨房和看孩子的差事熬了出来，安雄也是东北地方生

人，比太作大两岁，但个儿很小。

“喏，记着，你感到危险的时候，就不管啥都认错，这样还不行，就哭，不要紧，你只管大声哭。”

但是，就连这个安雄也惯会摆师兄的面孔。由于他早来一年，偶尔会操纵一下钻孔机，就显然有点摆架子了。

“喂，洗澡去呀，把毛巾和肥皂都一起带着！”

不论在工厂、正房，还是亭子间的寝室里，大家都站在太作头上，都是“主人”。

本来老板跟父亲约定“下工以后可以叫他上夜校”，但过了半年，直到一年，还不见有这种意思。太作用父亲给的五角银币和攒下的零钱，订了《工业讲义录》，买了关于航空机的书籍来读。

“……飞机的性质就是空气的性质。”

太作喜欢飞机，特别喜欢这句话。每逢老板娘把孩子绑在他背上，他就把这类书籍揣在怀里，跑到工厂后面的野地里去。——螺旋桨的牵引力，机翼的升扬力，一切都从空气里产生。——为了不叫工厂的人们发现，太作拖着木底的草履踏着枯苇，顺着土堤的斜坡走得远远的。

从海里劈面吹来寒风，婴孩不时地哭号起来，可是太作一点儿也不在乎。在苇草和焦炭堆中间有一条笔直的柏油路，近来常常有送来修理的坦克和装甲汽车从这里疾驶过去。以鹤见码头为中心点，沿着海岸排成一长队的褐色石油库，厂内不断有机车嘶鸣着的日本铁板厂，好似在空中架了一座桥似的川崎造船厂的大起重机，突进海面的F·I电机制造厂的摩登的厂房，……越过这些，从远远的港湾那边，黑色海水的水平线和灰色云层之间，今天也出现了装有银色油箱的双翼海军飞机，随着风向断续地传来嗡嗡的鸣声。

"是14式，侦察机。"

太作仰起头来叫道。近来，一般的飞机大体上他都能鉴别了。海军飞机他喜欢92式和阿普洛式，特别喜欢陆军飞机91式战斗机。这是一种直线单翼的飞机，好象蜻蜓王那么潇洒，而且因为它有惊人的速度和很大的螺旋桨，无论飞得多么高，也都一眼就认得出。

太作想驾驶飞机，但是现在已经断了这个念头，而想学会制造飞机的发动机。飞机就是发动机。书里说，世界上最轻的发动机，每0.3公斤对一马力。要作到又轻，又坚牢，效率又高。一切的飞机都必须飞得高。一千米和一万米比起来，空气的抵抗和气象的安全率就完全不同。但是，要飞机飞得高，制造能够适应于空气稀薄的高空的发动机，乃是绝对条件。书上还说，苏联盛行着成层圈飞行，但没有更详细的说明。太作很想知道这种飞机的情况，发动机是怎样的，也许一定要比川崎造船厂制造的"BMW"好得多吧？他一面想着这些，一面兴致勃勃地眺望着在忽隐忽现地穿行在片片碎云之间的侦察机。

太作是由于没考上少年航空兵，才打消了驾驶飞机的念头的。不，考是考上了，但没有录取。这还是在高等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在M市的一个小学校里举行了东北军管区向岩手县地方征募航空兵的考试。跟同年龄的人比起来，对学力和身体都要有相当把握才成。太作从一年级起就一直考第一名，级任老师I对他比谁都关心，给他买了火车票，陪他一起到M市去，临进考场的时候，还从衣袋里掏出两个生鸡蛋给他喝，并嘱咐说：

记着，学校的名誉和家乡的名誉都落在你的肩上啦！"

主考官是海军大校，军医是中校。当听到身旁的人低声说，桌旁那位戴大礼帽、穿黑色西服的绅士是皇室派来的督学官的

时候，太作兴奋得连嗓子都哑了。

投考的有一百几十个人，都是些看上去很有信心的少年。学科考试各种科目的试题都是高等小学二年级毕业程度的，这一关比较容易地过去了。在检查体力的时候，一只手握住绳索吊起身子来，还有握力试验什么的，有些吃力，但也并不觉得会不如别人。适合性检查有测验一分钟写多少字，有根据电报拍发机的声音纠正连续音的误差等听力检查，还有在一张平面地图上面填进五张部分地图等等。部分地图还有斜的和旋转的，太作想象这是测验从飞机上面转瞬间俯视地面的时候能够记住多少地形的。

最后，挨个儿被唤去，由海军大校问话：

“你为什么志愿当航空兵？”

“想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材，而且因为我喜欢飞机。”

“帝国宪法是几时发布的？”

“明治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

“唱一遍《军舰进行曲》。”

太作以立正的姿势高声唱了一遍。

考完跑到陪送人休息室去，I老师正用双手拄着洋伞不安地站在门口，这时候抱住太作的肩头问：

“怎么样？——累啦，好的，好的。”

他本想回答“没问题”的，但没说出口就抑制不住地哭泣起来。

几天后，村公所送来了“及格”的通知。及格的只有十八人。但是“录取”的通知，等上一星期，甚至等上十天也都没有来。

“真可惜，死了心吧！”这些天来，父亲也没心好好下地干活了，一天他从村公所回来，劈头就说。“说是我没有财产不成啊！”

太作不明白是什么道理。据说，父亲遇见了村公所管兵事的人，向他一打听，才知道从十八个及格的人里只录取了七人。而且七个人里还包括邻村烧锅的三儿子。于是父亲就急躁地问道："我家的小子哪一点不成啊？还是因为我家没有财产吗？"管兵事的人有些同情地笑着说：因为及格的人太多，抽签决定的。但是，坚决相信儿子的父亲，脸上浮起对不住儿子似的神情说："说实在的呀！我第一次去送志愿书的时候，在财产栏里填了个'无'字，管兵事的老爷提醒我说要注意，于是我就把咱这个破家胡乱写上一千圆，不过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说谎啦。"

接着，父亲又说：

"不怪你，终归还是因为咱们没有财产，原谅爸爸吧！"

"说谎，没这么回事儿。"听着，听着，太作觉得非常难受，不忍再呆在父亲身旁。"这是爸爸乱猜，是因为我的成绩不好。"

他跳到土间里去，刚好I老师从门口走进来；他就从后门跑出去，跳过篱笆，蹲在竹丛里。

"喂，佐藤，佐藤！"

太作不愿再受到I老师的安慰，就从竹丛中跑进后山里藏了一天。

"这是爸爸乱猜，是我运气不好。"

太作不断地用木屐踢着杉树根，这么想着；但是，不知为什么却没有再一次去投考的勇气了。

三

徒弟们只在半月算账的日子（一日，十五日）领到一些零用钱。第二年接受征兵检查、学徒期满的阿福和水岛两人各领五

圆，是最多的。别的人就按年头领二圆或三圆，安雄是一圆，太作总是领到一个五角银币。

“等到会用钻孔机的时候，你也可以领一块钱。”

安雄对于自己偶尔摆弄一下钻孔机的把手，很是自负：“那算什么活呀，叫我干我也会干呀！”太作觉得很不甘心。

师兄们常常逛酒馆，看电影，等到算账的前几天就连洗澡的钱都没有了。听说，阿福是个色鬼，逛过妓院，水岛也在城里的咖啡馆里有个情人。每逢到大家钻进被窝的时候，阿福或是水岛就开始讲猥亵话，只有太作一个人读着讲义录。这时候，时常被人抢过书去，或是用拳头捅一下：

“这小子真狂！”

因此，太作就养成了看到大家入睡以后，再悄悄地伏在被窝里读书的习惯。但到了快要算账的日子，安雄和太作必然要受到师兄们的支使。把车下的铁屑装在空机油桶里，从后门悄悄带出去，送到一公里外的破烂商那里。

“保守秘密，若是露了，你就要被打死啦！”

第一次帮着干这样事的时候，在回来的路上安雄这样威胁太作。安雄把手插在衣袋里玩弄着五角银币和一角白铜币，抓出一个来要塞给太作。

“别跟师兄们说呀，就说是卖了这么多钱，他们不会知道。嘿嘿嘿嘿。”

但是，太作没有拿钱。左思右想他都觉得这是坏事，因此，一天，他下定宁肯受到大家殴打的决心，向老板坦白了这件事。

“……”

工人增多了，近来光坐在账房里的老板，听完太作的话，沉默了一会儿，说：

“你真糊涂，要受到大家欺侮的呀！”他看到太作茫然张着口，就挥手赶他走。“好啦，去吧！”

这使太作不能理解，看来老板好象是把这话装在自己心里，从那以后大家继续干着偷卖铁屑的事。太作百般思索也都觉得这件事违反了学校里老师的教诲。

一天晚上，等大家都入睡以后，太作打开自己的箱子去取讲义录来读的时候，却不见了，连钢笔、墨水、《国语课本》和《四则应用问题集》也都失踪了。太作着慌了，当他把箱子翻转来，搜到箱底的时候，一个该是已经入睡的什么人噗哧一声笑了起来。接着，阿福和水岛也都得意地笑起来。太作看出了门路，坐到大家枕旁问：

“是谁藏起来啦，拿出来吧！”

阿福假装不知道，漫不经心地说：

“乱讲什么，谁知道你的东西呀！”

水岛也烦躁地翻转了一下涂着发蜡的头喊道：

“这小子要赖人，可揍死你！”

周遭又发出了笑声。

太作回到自己的床铺上来坐了很久，然后下定决心站了起来，穿上劳动服下楼去，从车间里拿了铁锤，又上来喊道：

“胆小鬼！谁藏了我的书就到野地里去，比个高低！”

正说着，水岛第一个跳了起来，别的人也跟着卷起了被窝。

“真胆大哪，新来的就这样！”

大家一窝蜂似地冲出去，只见野地里一片月光，除了苇丛以外连一棵树也没有。太作在土堤上被团团围住。

“就是被打死也豁出去了。”

太作心里想着，换了换拿铁锤的手，就是死也要先打倒一两个。安雄离得远远的浑身直哆嗦，大家也都好象被他这种气势压了下去，但大个子的水岛那涂着发蜡的头却伸到大家前边去，喊叫起来：

"混蛋！连车床都不会使唤，……把他'淬淬火'吧！"

周围的人随着哄叫起来。太作怒火冲天地抡起铁锤，朝着那涂着发蜡的头打去，只听得嘎噔一声，却是别的人发出了哀鸣。一眨眼的工夫，太作从土堤上滚了下去，等到把头插到渠水里去的时候，他才神智清醒过来，只觉得足有磨盘那么重的阿福跨在自己背上吼叫着：

"畜生！叫你知道知道手艺人的本性！"

"太狂啦，你这小子不知自量！"

脑袋、腿脚和脊背都被木屐和拳头连踢带打。他内心很是焦灼，但手脚早已不听使唤了。

不知过了几小时。似乎是正赶上涨潮时期流出渠岸的带着油臭的水，冲涮着芦根，浸湿了伏在岸旁的太作的手脚，在月光下闪着青光。他吃力地抬起头来，四周望不见人影，忽然一股悲怆的感情涌上心头，月光引起了他对故乡的怀恋。

"爸爸，爸爸！"

大粒的泪珠随着哭声滚滚落下来，平日压在心底的想念故乡的感情，这时候就象冲破堤堰的洪水一样冲荡在脑际，恨不得一阵风似地跑到父亲身旁去。

"爸爸，痛啊！"

身后传来了脚步声，有谁在抓住自己的衣领往上提着。

"还不起来，喂！"

是老板的声音。大概是安雄跑回去报告老板的，此刻他跟

在老板身后哗哗地踏进水里，抱起太作的身子。

“真是笨家伙！”用土堤上的草擦着脏了的手，老板扭过头来不耐烦地说。“安雄，背他回去！”

当天夜里叫太作一个人睡在堆房的一个角落里，天亮以后老板又走到太作身旁来，查看他头上的疙疸和血迹斑斑的手脚。太作以为老板一定要问“为什么要打架”，他心里做好准备等待着。

“你真糊涂！”老板只是胡乱地给他盖好被子，嘴里叨咕着回到账房去了。太作躺了一天，心里不断地思忖着：老板一定向安雄问过打架的原因，因此，师兄们也一定受到申斥了。……

但是，第二天早晨爬起来跛着脚走到车间，刚好老板正站在阿福们的车床后面，高兴地说着笑话，任何人也没理睬他。

“喂，太作！”发现太作走进来的老板，伸出手来按着他的头说。“向大家道歉！”

太作生气地直挺挺地站着不动，老板用力地按着他的头：

“真是个拗种，要道歉！不会干活，还逞什么强！”

他的头被勉强地按了下去，周围发出了哄笑声。

四

有一次，安雄和太作逃出了工厂。

“在这么小的工厂里呆着，不会有出息！富士电机制造厂招好多人哪，人家说住进去可以给八贯① 钱哩！”

洗澡回来到点心铺去的时候，安雄公开了重大计划。安雄

① 贯是日本旧时的货币名。

个儿虽小，但年龄比太作大些，而且知道不少别的工厂的情况，又说是富士电机制造厂有他的朋友，总会有办法，而怂恿太作和他一起逃跑。但是，太作却在怀恋故乡。

“你怎么办？我可要逃跑啦！”

安雄向他表示决心。他向太作说了关于老板赚了不少钱，向师兄们讨好，给他们增加零用钱，但是，咱们却仍旧是那么多，要到别的工厂去马上就可以赚到回家的火车费等等问题，进行煽动，直到太作同意和他一起跑，才住了口。决定以后，他们就把小手指勾在一起发誓。安雄还嘱咐说：“老板和特务是好朋友，咱们要跑得漂亮些；在你来以前不久，一个师兄刚跑出去一个星期就被那个时常来调查‘赤色分子’的、鼻子旁边长块黑痣的特务带回来了。”最后，他又耸耸肩膀说：“没关系，一跑进大工厂他就没法找到啦，没啥可怕的。”

每次出去洗澡都偷着把箱子里的东西带出一些去藏在野地的苇丛里，一天下午，两人出去送货的时候，把车子丢在土堤下，急忙脱下劳动服，换上便服，安雄找不到腰带，匆匆地系上皮带就逃走了。

富士电机制造厂是一所突进海中的漂亮工厂。本来，乘临港电车去很快就会到的，但为了躲避工厂里的人们，绕道走，就要一个多小时。四下的工厂纷纷鸣起五点的汽笛和风笛，他们内心十分焦灼，只觉得走了半晌，芝浦煤气工厂的银色煤气库还是站在一个地点，永远一般大。

“要见第七工厂的大岛武雄……”

太作他们钻过富士电机制造厂的森严的大门走到巡逻室去，一个正在吃饭的、肩膀上镶着金线的巡逻员抬起头来，狡诡地望望他们，冷冷地顶回来说：

“第七工厂按时收工了。”

但是，安雄的重大计划却只订到这里！

两人用了两个小时的工夫，眺望川崎造船厂的熔铁炉里冒出的红色火焰，或是走到系在沟渠里的石油运输船的桥板上去休息，然后穿过满是芦苇的野地，走到潮田的市街上来了。他们本想在那里找个小店住下来，但是，几次站到旅店门前都觉得有些害怕，终于在天大黑了以后又回到野地上来，跳过曾经来过的日本铁板厂的栅栏，钻进倒着放在草丛中的旧锅炉里去。

“不要紧，天亮了就到富士电机去见大岛，他会给咱们想办法的。”

安雄这么说。虽然不冷，但苇叶被风吹得沙沙直响，两人拥抱着睡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被川崎造船厂的汽笛叫醒，在沟渠里洗了脸，直奔富士电机制造厂去了。第七工厂的大岛武雄上班来了，但是要见他，必须饿着肚子等到中午的休息时间。

“嗯，是逃出来的！”

穿着褐色劳动服走出来的安雄的这位朋友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冷漠的钳工。他板着脸说了一句，忽然又斜着眼睛扫视了太作一眼问道：

“那小子能干啥？”

太作突然觉得心里一阵悸动，不管安雄怎样替他糊弄，他也还是缺乏信心。

“不要紧，试试看嘛！”

在被领到考工作业场去的途中安雄鼓励着太作，但他自己兴奋得连声音都哑了。富士电机制造厂的厂房都是钢骨铁筋造的，里面挤满了在天井里移动着的起重机、几百台直接和摩托连

结在一起的车床、扩孔机和怪物似的大研磨机等，每逢从这样的厂房里穿过去，太作都感到一阵眩晕。

"你就在这里干干看吧！"一个身穿立领黑制服的、好象是手艺人出身的老头把太作领到另一台钻孔机前来。太作浑身直抖，总觉得岩石般伫立在眼前的老人那肥大的手掌，似乎看穿了一切，而在讥笑着他。同是钻孔机而这里的却太大，又是新式的，所以他就抓瞎了，他忙乱得懵头转向，把柄究竟是怎样握的，钻头扎在材料上还是扎在手上了，也都搞不清楚了。当老人不忍再看下去，用手忽然止住钻头的旋转的时候，太作差一点就大声哭了出来。

走到门口，已经考完的安雄正和大岛武雄谈话，看到太作走来，就说：

"人家说你不成啊！"

太作用帽子擦着汗低下头去，心想安雄一定考上了，但没有勇气问他。

走到外面来，安雄用手扶着太作的肩膀安慰他说：

"我一个人不干，不是跟你勾着手指发过誓吗！"

安雄一望着他的面孔，他心里就更难过了。在沟渠的堤坝上，安雄往水中投着石子，太作落在后面五六尺远，慢腾腾地走着。

"别总想着这件事啦，工厂有好几百个呢。哎，对啦，到浅草去吧？浅草，啊！"

尽管工厂有好几百个，不能做活也是枉然哪，心里想着这些，消沉地乘电车到上野去，换乘了地下电车。当他们从观音寺走到水池旁边去，在排列着的饭铺里吃完两角钱一碗的炸虾饭和一角五分钱的醋鱼饭饹子，又各买了三个都变成紫色的煮鸡

蛋的时候，太作的钱袋已是空空的了。

“看看电影吧，哪家好呢？”

在拥挤的人群中，安雄在前面一边左顾右盼地望着宣传画，一边兴致勃勃地走着。太作心想第一次来浅草丢掉了可糟糕，就紧紧跟在身穿碎白点花纹和服、系着皮带的安雄身后走着。吃饱了肚子，头不象方才那么痛了。但当他发觉安雄这种兴高采烈的神情，是因为安雄第一次跑到别的工厂来考工，对自己的手艺有了信心的缘故的时候，就越发觉得自己可怜。

但是，一进电影院，这些事也就暂时忘下了。第一次看到有声的西洋影片，所有的人物都会说话，使他惊叹不置。从银幕的一端发出发动机的声音，出现了近似87式轻轰炸机的双翼飞机，太作咽了一口唾沫。

“喂，那是法国飞机……”

说着，想捅一捅站在身后的安雄的肩膀，但不知怎的，站在那里的却是完全不认识的别人，太作惶恐起来。找遍厕所，又向吸烟室探了探头，但哪里也找不到安雄那身穿碎白点花纹和服、系着皮带的姿影。

电影演完了，太作不由自主地被挤出影院，在人迹逐渐稀少起来的影院门前足足站了一小时，还在池边绕了三周，到底也没有找到安雄。

“安雄把我骗了！”

太作刚刚觉察到这一点。一定是因为安雄想入富士电机制造厂，嫌太作碍事，才有意抛弃了他的。现在，当他觉察到自己完全变成了孤零零一个人的时候，与其说对安雄憎恨，倒不如说首先感到的是自己的软弱无力。他又带着沉重的心情回想起自己遭到阿福和水岛等人的毒打，和被老板按住脑袋的事情。

这些回忆，对他来说，比人世间任何事情都残酷，但是他没有哭，也不想再回到老板那里去，只是凭着仁丹的广告灯和电车站的名称茫然在依稀记得的路上彷徨着。——这不过是因为所有的人都在走动，不能自己一个人伫立不动而采取的行动罢了。现在，他觉得奇怪的是，无论轰隆隆响个不停的电车、霓虹灯和行人的动作都有着各自的目的。

几小时以后，太作又钻进昨天过夜的旧锅炉里去，他甚至连将会怎样和怎么办好等等问题也都无力考虑了，只觉得自己的腿疲劳不堪，肚子受到饥饿的威胁。

“谁？到这边来！”

太作还不知是梦是真哪，就被抓住腿拉了出来，只见一个庞大的黑影站在眼前。

“为什么钻到这里面去啊？从哪儿来的？”

太作的神智还没清醒，还以为这一定是家乡田地里的一棵巨大的桑树，被风吹得直呼啸哩。

“你这小子，哑巴吗！”

腮帮子感到一阵麻木，两眼直冒金花，这时候他才醒转来。

太作被带到警察局，在拘留所里呆了两天，第三天被带到一个肩膀上镶着金线的警察面前。

“饿急啦，你没有偷什么东西吗？啊！”

在查问他原籍和做工的工厂等情况的警察看来，他竟象一个小偷，这使太作感到诧异。

“哎，就是这小子，是这小子！”忽然，常到工厂里去的那个鼻子旁边有黑痣的刑事警察，叫嚷着走进来了。“老板对你提出了搜索申请书啦。”

一听这个，太作本能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准备逃走，但左右

站满了可怕的人们，一动都动不得，只得耸着肩膀紧紧地抱住椅背。不到半小时，长黑痣的刑事警察就带着身穿外褂的老板又走了进来。

“怎么搞的，另外一个伙伴哪儿去啦？”

特务杵着太作的肩膀问，太作答不出，只好不吱声。老板只是刚进来的时候瞪了他一眼，然后脸上就浮起一种“丢掉的东西当然要找回来”的神情。

“这回不好好干活，下次可就要押起你来。”

带金线的警察在背后笑着说。太作跟在老板身后六尺来远的地方走出警察局，身上好象带着枷锁似地那么沉重难挨。路上，老板也一句话没说。回到工厂，从后门被领进账房去，没想到父亲正拘谨地坐在屋角上，看来似乎是刚从故乡赶来，风尘仆仆，憔悴不堪。

“爸爸……”

太作不禁飞也似地跑过去，用含泪的声音叫了一句，但是不知怎的，父亲那严峻的目光，却不让他说下去。老板默默地坐下来，老板娘也一言不发地沏着茶。

“太作，到这儿来一下！”

趁人们都没开口的当儿，父亲离开座位，把太作拉到厨房阴暗的角落，怒目瞪着他，双眸发着光，泪水却沿着双颊流下来。

“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两年前我跟你说啥啦！”

父亲的粗硬的手掌打在太作的腮上。老板娘的姿影在格子窗后面闪动了一下，但并没有走进来。虽说在阴暗的角落，也能看得清父亲那充血的眼睛，似乎在说：家乡生活艰难，你当然也很苦，但是预支的钱还不上，忍耐下去吧！

“知道啦？没出息的东西，知道啦？”

太作呜呜地哭着，点了点头，然后用双手捂着脸，跑步爬上亭子间徒工宿舍的扶梯。

五

第三个春天来了。工厂后面的斜坡上，枯苇发了芽，展现着一片淡黄色。涨潮时的沟渠里驶来了石油运输船。天空中，海军的阿普罗式的教练机鹞鹰似地旋舞着。

面对着柏油路盖起了乳色洋房的事务所，工厂也好象左右伸开了衣袖似的扩展开来，新装了几十架美式车床和德式钻孔机。老板一家人搬到城里去住，原先的正房全变成了徒工宿舍。从今年起，徒工都是集体招收的，比如，从新潟招来五个人，从青森招来三个人等等，大家象当初太作跟着父亲前来的时候一样，都穿着小学生制服，扛着布口袋和行李卷。

不住在厂里的工人也多起来，又有了叫作见习工的。这些人大都住在当地。此外，还有从职业辅导部介绍来的农民出身的在乡军人①，因而在厂里编成了在乡军人分会的班，十六周岁以上的徒工和见习工，都必须参加和附近的工厂合办的青年训练班。老板和从前一样，身穿劳动服，口袋里装着尺子和电车月票，比一般工人先来到工厂，监督生产。账房里，坐定了好几个身穿西装，比老板更有风采的男人，都在做着事情。

作业的种类也增加了，除了各种泵类之外，还车发动机的唧筒和发电机的外壳。和美式车床一起入厂的手艺人们，可跟阿福和水岛他们这些乡下佬不同，来了新活也得抄着手抽上半点

---

① 战前日本军人退伍后在其家乡编为在乡军人，意即预备役军人。

钟的烟，然后才胡乱地装在车床上，一边用鼻子哼着歌曲，一边把车刀伸出去。——他们有这么一手手艺和经验。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气，首先是对待老板的态度，可真是迥然不同。

"什么，小山田先生说：'不成？'混蛋！你跟他说：'出了这么一点点废品就他妈大惊小怪的，可就成不了象样的资本家啦。'"

太作骇住了。原来这些工人是不拿老板当"主人"的。——老板是"资本家"，而这些工人们是在跟他平等地说话。

"太作，过来！"

一天，太作正在扫集铁屑，老板匆忙地走进车间来捅了捅他的肩膀，引他到角落里落满尘埃的车床前面去。老板自己把动力皮带套在动轮上，检查了机器的灵敏程度，然后说："这台车床给你用，听着啦！车根螺丝棒试试看。"说着回头望望正在旁边的车床上车着发电机外壳的柳田："你照看一下这小子。"

太作喜出望外，头脑都有点发晕了。忽然觉得自己的身子好象长到车床一般高了。他用破布经心地擦掉这台第十八号旧车床上的污迹，注上油，就把材料拿了来。

"瞧，你是怎么拿扳子呀！"

凭着看熟了的印象把钢材安在圆盘上拧紧了螺丝，装好柳田为他选定的车刀，好不容易才车了一根长螺丝棒。这当儿，共挨了两次拳头，但并不觉得象平素那么痛。

"瞧，瞧着，车刀不在跳嘛！

太作是竭尽全力的，这里若是搞坏了，也许又要被赶着做杂活。手握着把柄，掌心流满汗水，滑溜溜的。吱，吱，吱……青色的铁屑好似女人的头发，卷缩着跳开去。一根长螺丝棒十二道棱，削到三吋长，他胆战心惊地拉开车刀，卸下动力皮带，就车完了一根。规格是不是错了？把螺丝棒插在螺丝口上一转，六角

形的螺丝帽就滴溜溜地转动起来，等螺丝线完全转进口里就准确地停了下来。这时候，内心的不安变成了汹涌泛起的喜悦。

“嘿嘿，这位大哥车得好呀！”第七号车床上的立川嘴里叼着纸烟走到太作身后来，啪的一声拍了拍他的肩膀。“谁都是一样，头一次摆弄车床心里就是高兴，是吧！”

接着，又有谁冲破机器的嘈杂声喊道：

“祝贺他，把他举起来吧！”

兴奋着的太作只断续地听到一些大家的话。这时候，又听见第十五号车床上的阿源说：

“如今的小鬼很快就摆弄车床，真叫人羡慕。”

紧接着立川又说：

“可是富士电机制造厂，见习工不到几天就摆弄车床哩！”

“那不成，那不是工人，是看守机器的。要车管子接头，就光车管子接头，别的不会！”

“所以才说，在学徒的时候，就要多摆弄车床，车各式各样的活呀！”

“胡说，那咱们就完蛋啦！”

有人放声大笑了一阵子，又接着说下去。

“不过，不是说在外国，上小学的时候就有技术劳动的课程吗？”

“说啥呀，外国跟日本不一样嘛！”阿源不管是跟谁说话，一来就抬杠。

“可是，太作领多少工钱哪？——啊，半个月一两①二！”有人从轮带那边大声喊着说。

---

① 两是日本旧时的货币名。

“老板这家伙真会找窍门呀！”

“半个月一两二，要是这样干下去，咱们可受不了哇！”

说到这里又是一阵哄笑，太作这时候就是受到奚落，心里也痛快。他频频地用手抹着汗，忘我地操纵着车床，拧紧圆盘上的螺丝，伸出车刀去，瞪着两眼不叫棱数弄错，同时用闲着的手涂抹着机油。然后，再把螺丝拧开。最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好容易才车了二十三根螺丝棒。

他把螺丝棒摆在破布上请柳田检查，同时自己也用眩晕的眼光望着自己车的成品。啊，这青光闪闪的螺丝棒！这本来是一年级车工的活计，但是，现在由他车出来了，这种由自己车出来的喜悦，从内心深处直往上冲，全身都感到发痒。

“好！”柳田胡乱地用手指翻弄着螺丝棒，嘴里说着，忽然发觉车床上的圆盘还在转动，立刻就向太作的头上飞去一拳。“当心，你这混蛋！忘啦，先拉开动力皮带，再卸车刀。把我的车床也一块儿擦干净！”

太作抚摸着被打痛的地方，但并不觉得难过，就抱过破布擦起那两台车床来。每台车床都使他感到亲切，连一个齿轮，一根回转轴，都象是有了生命。这和昨天比起来是多么大的变化呀！这时候，太作就是被命令擦净全厂的车床，也都不会叫苦的。

六

虽说是车螺丝棒，一站到车床前面来，同是一个工厂，但世界却好象是变了。首先是随便唤他“太作”和绰号“屁机”① 的人

① 日语飞机的“飞”字和“屁”字的发音相近。

少起来，挨打的次数也减少了。新来的代替太作打杂的徒工有事管他叫"佐藤先生"，乍听起来还以为不是叫自己，有点不知所措哩。

不过，这位柳田对太作说来却是个倔脾气的师父。一不如意，任你停下车床，去向他请教，他都死不吭声。说得烦了，就冷冰冰地走过来把太作车不好的活儿象擤鼻涕似地胡乱车完，连看都不看太作一眼就走回自己的车床旁边去。这对太作说来，真比挨顿打都难受。

柳田只三十几岁，拉家带口，总是在脖子上系块白布，经常无力地咳嗽着。在工厂里手艺最好，每当来了新的订货和决定包活价格的时候，老板总是来找他商量。即使这样的时候，他一不高兴，那就从头到尾只听见老板一个人讲话，最后只好根据柳田的脸色定了价钱走开。

"是个棒手艺人哪，要好好跟他学几手。"这也是那个立川背地里跟他说的。"那家伙没能发迹，所以对世道不满意呀！"

柳田是个天才，自学考上了中学毕业的检定考试，一方面在工厂做工，同时从××高等工科学校的夜学部毕业，但找不到合适的职业，好歹找个做工的地方，当时所领的工资比现在的低得多，因此竟把毕业文凭撕碎，他的性格就是这么乖僻。他常常因病休息，但不饮酒也不嫖女人，唯一的嗜好是玩玩照相机。

对太作来说，他简直是个不可理解的人。一天午休的时候，太作正躲在工厂后面的野地里读讲义，忽然发觉瘦削的柳田身穿蓝色劳动服站在身后。太作腼腆地慌忙把讲义合起来，这时候，柳田凝视着的眼光从讲义移到太作的脸上来。太作用眩晕的眼睛仰望着柳田，估计到他会说什么话。但他哼了一声，那张似笑非笑的面孔，好象踢开了一块路旁的石头，冷淡地走掉了。

太作的脊背好似给浇了一盆凉水。

“学习并不是坏事儿呀，学吧，学吧。不能发迹，并不是因为有了学问的关系呀！”

只有立川这么说了一句。任何事情叫他说来都很简单明确，虽说比太作大六岁，但不知为什么他却主动跟太作交朋友。他有一个特点，就是眨着烂眼边的两个眼睛，把嘴张得大大的，口吃着讲话。他这个动作很能吸引人，每逢他站在炉边讲起话来，马上大家就聚拢来。凡是刚刚流行的东西，比如流行歌啦，浪花节①啦，都是立川首先向大家介绍。他也是在新工厂建成后入厂的手艺人，至于在进厂以前曾在哪个工厂呆过，大家就都不知道了，不过从他谈话的口气可以了解到他是鹤见生人，一个地道的车工，几乎走遍了这一带所有的工厂。

“啊！尽管如此，尽管如此，可是啊！……”当他叉开双腿站在炉边，摇着头唱起来，任何人都会觉得浑身的骨节都解开来似的那么可笑。

“算了吧，唱这些玩艺儿！”

但是也有人不高兴这种气氛，这人是秋田生人的姓福岛的钻孔机工。他是职业辅导部介绍来的上等兵，看样子还是一个地道的农民。

“唱有什么不好？可惜你还不会唱哩！”

阿源撩起衣襟把屁股伸到火炉前面来，从旁吼叫着。他是个酒鬼，也是在乡军人，一身手艺人的特性。近来到了中年，半路出家当工人的逐渐多起来，却还要摆出一副手艺人的面孔，因而即便在这样闲聊的时候都会互相顶撞的。

① 浪花节是日本一种通俗的民间歌曲，以唱故事为主要内容。

“这里不是兵营，比你年长的人很多呀，你不能摆架子！”

这简直是当头一棒，大家对阿源这种粗暴的举动都感到惊异，而福岛也用粗大的手掌抚摸着自己的面孔，背朝着火炉不吭声。太作虽并不喜欢福岛，但这时候却觉得他令人同情。福岛，人很顽固，不会处人，那双农民的满是裂痕的手掌，无论怎样努力，到头来也只能摆弄钻孔机。太作在自己操纵车床以前，常常被福岛支使着到邮电局去。他在秋田县的故乡还有老婆孩子，要往回寄汇钱的挂号信；但他月薪一圆五角，而且从来没有包工活，他要从这样的收入里相当刻苦地节省下来才能把钱汇出去。

“福岛并不是什么坏人，只是在工厂里锻炼，岁数稍微大了些，还没脱掉农民的习气！”立川对这个把自己恨得最厉害的福岛是这样看法的。“就是阿源，也不过是有些手艺人的特性，别扭一些罢了。手艺人的特性这玩艺儿当然是要不得的。”

这话太作也觉得说得对。比如说，太作对于到青训班去受军事训练有兴趣，干了一天活再从事个人操练直到中队操练，当然并不轻松，但操练却是有趣的事情。关于利用地形冲击，操纵手枪和机枪，尤其是近代的科学战术和各种新式武器的讲解等等，比起左近放映的电影来，内容丰富得多。

太作有时候打开附在小学地理课本后面的世界地图仔细观察，茫然想象着这些涂了红蓝黄绿等颜色的世界各国，用飞机、坦克、军舰进行战争的情况，还试着把自己置身在战场上，并且也曾想过这么多的国家都是为了什么进行战争的。

“喂，太作，你也是‘法西斯’的第二代吗？”

“法西斯”是福岛的绰号。只要是福岛的事情就必然反对的阿源，这么揶揄着太作。

“什么叫‘法西斯’?”

经太作这么一问，阿源就故意纠缠地说：

“就是象福岛那样的家伙!”

但是，这当然回答不了太作的质问。太作很想知道“什么叫法西斯”，但工厂里的人们都不太了解这个问题。

不过，福岛所以会有“法西斯”这个绰号，虽然不能用言语来表现，但在感情上太作是多少理解一些的。一天休息时间太作在工厂后面的土堤上坐着，躺在身边的福岛满脸不高兴的神情把一支烟伸过来叫太作去点火，太作说“不去”之后，他就厉声骂太作近来架子太大，并且忽然站起来喊道：

“立正!”

按照青训班的习惯，太作站是站起来了，但觉得好笑，就没有保持立正姿势。一来，心想这里是工厂，二来，使他生气的是自己已经当了车工而还受到这种污辱。忽然，那只农民的手掌打了他一记耳光。太作本来是挨惯了打的，但这一次却不知为什么，感到无比的愤怒。连他自己都不晓得是怎样跟福岛那粗大的身体纠扯在一起，滚下土堤去的。

“屁机，棒啊，棒!”

在土堤上歇着的人们还以为他们是在闹着玩，就鼓掌助兴。但板起面孔来的福岛那双眼睛却在发射着骇人的炯炯凶光。太作感到了恐怖，因为这已不是往常那种手艺人殴打学徒的样子，心想说不定会被打死的。被压在底下，他用出了全副力量，喉咙被紧紧勒住，他抓住了对方的睾丸。

“你，你要抵抗吗!”

福岛痛得直翻白眼，太作也觉得快要断气了。但当望到福岛的眼睛时，他意识到不把对手弄死，自己就要被弄死。他终于

失去了知觉。

被大家用凉水浇着，苏醒过来以后，福岛正被立川等人拉住，气喘吁吁地挣扎着想再扑过来。太作也蹒跚地抓起身旁的锈螺丝棒准备迎敌。

“太作棒起来啦！”阿源好象在庇护着他，拍着他的肩膀称赞说。“……这就算个大人啦！屁机，我带你去逛窑子！”

七

从横须贺的海军部门派来技师，预先对工厂的设备进行了调查，向工厂要了大批订货，于是在作业方面也要求大大加快速度。这定货是几千个发动机的零件，太作等人的十几架车床都一齐开始车唧筒了。材料是每天从似乎是总厂的汽车制造厂用卡车运来的合金铸件，据说车的是航空机用的唧筒。太作他们并不知道这唧筒将成为什么样的引擎，安在什么式的飞机上，将成为有多大性能的发动机，所知道的只是指定的尺寸和一张蓝图。

“你也要车，可不能车坏，一个唧筒的材料就要几十块钱哪！”

老板到柳田这里来商定包工的单价的时候，这么说。太作得知自己的手艺已达到这样的水平，不禁脸上泛起一阵红晕。当人们把一把瑞士造的新车刀连同破布、机械油等消耗品一起送到太作的车床的时候，他真好象在学校里领到新课本一样高兴。

“太作，你的计件工资是多少？”

工人们揶揄着他。车八个唧筒十块多钱，因为是计件包工活，阿源们从早晨起就忙得不可开交。常用的工人里柳田的工资最高，一天二圆零四贯钱，别人的工资都很低，通常都是消极

怠工的，但一遇到包工活时就都好象变成了疯人，拚命地忙碌。

太作向柳田学习，合金的材料分量较轻，但是直径二十厘米，长五十厘米，恰象大炮的炮筒似的，把它安在车床的圆盘上是很吃力的。本来是照着柳田的样子做的，但不知哪里没有搞好，一开电门，材料就晃着头在车床上跳动。在排列着的车床里，柳田的车刀第一个开削，不到半小时，所有的车床也都跟着吼叫起来，但太作还没有到安车刀的阶段。将近晌午的时候柳田已削了两个唧筒，太作却还伏在车床上，油汗把脸弄得漆黑。

“喂，别把车床吃掉啦！”

有人喊了一声，大家都跟着哄笑起来。午间求柳田把材料装好，好不容易才开削的时候，他已经累得头晕眼花了。劳动时间延长到夜里十点钟，柳田一共削了七个，慢手也削了五个，但太作直到最后才只削了半个。

工人们吃晚饭的时候大吃盖交饭或是西餐，太作他们只在加班加点的时候，才在厨房里吃面条。夜里钻进被窝里，骨头节儿都阵阵发痛，入睡以后常常被恶梦惊醒。这一天他梦见大炮精在车床上跳舞，狞笑着扑到他身上来。

太作在第三天好不容易才削了两个，四五天头上长到三个，第七天削了四个。上材料也熟练了，车刀削着青色的铁块愉快地飞迸着火花。

“别紧着挑战！”

阿源从动力皮带那面生气地吼叫着。太作心里反倒更加起劲：“妈的，一定赶上去！”从第十天起包活的价钱落低了，工人们都很生气，但对太作说来这并不关紧要。

足有一个月的时间，每天都加班加点到深夜，但是终于延误了第一批交货的日期。老板每天都在工厂里走动，一天，忽然贴

出了这样的告示：

当兹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之时，虽经全体职工诸君热诚奋斗，但M二十号零件的交货日期终被延误，深引为憾。本厂之损失，姑且勿论，单为国家着想，殷切希望诸君加倍努力，在第二批交货日期以前，全部完成！

小山田电机制造厂总务部

“大家加油干！不是为了工厂，而是为了国家，加油！”

立川走到火炉旁边来大声喊叫着，但他自己却连唱歌的精神也没有了，一面打着困倦的呵欠，一面走回自己的车床。

太作近来并不落后于柳田了。当对手疲惫地蹲到车床旁边去的时候，太作就把被拉下的活儿补上，柳田超不过八个，太作却每天都有提高。但是，太作也疲惫不堪了。自从告示贴出来，改为隔夜干通宵，甚至蹲在厕所里都要睡着了。

老板赚多了，要提高计件工资！

你的老婆在家里“保险”吗？

不准在厕所里睡觉！

人们在厕所里肮脏的墙壁上写下的字迹，模模糊糊地映在眼帘，便池的遮板旁边放着一张压皱了的报纸，显然有人在这里睡过觉。

但是，太作却打起精神来，在车床前面坚持劳动，心里不住地叨念着：一定要成一个象样的车工！一定要成一个象样的车工！

有两三天提着药瓶子前来上工的柳田，忽然不来了。车床闲了四五天，只有动力皮带在白白地转动，不久又来了一个新工人补上他的缺。问过立川，说是吐血了。

“这工人真可惜，再也上不了工啦。”

立川不知为了什么，好象意味深长地凝视着太作的面孔。太作虽然不明白立川的眼色有什么含义，但失掉了师父，他不由得充满了寂寞的心情。

太作用零用钱买了一盆红色的郁金香和一盒鸡蛋，去探望卧病的师父。走到潮田区市郊一带的二楼连檐房，一位背着婴儿的妇人把他领了进去。一进屋，先来到这里的立川回过头来“哦”了一声。柳田好象由放在额上的冰囊保持着身体的重心，大眼珠子瞪着天花板。从被窝里伸出的瘦削的手掌，看来是下工后没有洗净，还是那么脏。太作不晓得该说什么探病的话儿，就局促地坐在一边，动也不动。

“您瞧，佐藤先生……”

妇女看不过，就望着柳田说。但大眼珠子却连望都不望太作一眼，于是妇人就又拿起太作送来的郁金香，伸到柳田脸上去。这回，柳田却只用低沉而严厉的声音说了一声“讨厌”，就紧闭了嘴唇，抽搐着，看来好象在竭力抑制着内心的相当激烈的怒火。

“说实话，刚才正在谈你来着！”

妇人好象是挺担心的样子，呆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太作也给弄得摸不清头脑。于是，抱着膝盖坐在枕旁的立川就苦笑着说了这么一句。忽然，病人的苍白的脸扭了过来，用凹陷的眼睛瞪着太作：

“干吗来啦？回去！叫你回去嘛！”

瘦削的手掌拚命地抓起枕边的玻璃杯，想抛过来，但已没有这么大的力气，光是把水撒在周遭。

“您，干啥呀！”妇人慌忙按住病人的手，道歉说，“他烧得太

厉害啦，竟这么胡来……”

太作象在工厂里挨骂的时候一样惊恐，早已躲开去贴墙呆着。这时候，立川站起来推着太作的肩膀，把他领到外边来。

“是我哪里做得不对？”太作百般地想不通，于是就向立川这么问道。

“不，这不怪你。”

立川深思熟虑的样子沉默地走了一会儿。夜空中闪烁着几千条明亮的白光，川崎造船厂的巨大的起重机就在右手不停地移动着，黑暗的尽头翻滚着白色的浪花。

“也许是因为有病的缘故，可是，这家伙很恨你哩！”立川坐在防波堤后面，说。“瞧，近来你不是跟柳田车一样多嘛，有时候还差点儿超过他哩！你劲头足，这家伙的劲儿也使到头啦，现在，他怕你怕得不得了呀！”

太作起初以为立川是在逗他，但是，听了他详细说明，就慢慢地明白了。立川告诉他说：在决定计件工资的时候，柳田总是以代表人物的姿态出头露面的，这次账房宣布降价的时候，也是他一个人前去谈判的，当时老板好象是在暗地里牵制他，说：“连佐藤都能车六七个呀，你们工资拿得太多的话，对他似乎就有点不公平啦！”说完，还哈哈大笑了一阵子。柳田在活上自负，心眼又死，这对他真不知是多么沉重的打击！你也许没发现哪，这家伙是为了一定要比你多车一个，硬挺着软弱的腰板干，才弄得吐了血的。立川接着说：

“就是这样，你们要是跟我们挣一样工钱，那也没什么。当然，柳田是有点特别的，不过，就是我们看到你们这些徒工受到三两五两的零花钱的鼓动，仗着年轻人的火气干起来，其实也觉得可怕呢。”

这是怎么回事呢？太作的头脑给弄乱了。自己本来是一心想成为一个象样的工人的，可是……

“不，这不是你不好，不好的是叫我们这么干的老板。柳田是个好工人，但他还不懂得这个道理。”

立川在太作耳朵边谈着各种各样的话，但太作并没仔细听着。这不怪我，这不怪我！——他心里这么喊着，眼睛凝视着黑暗的海面。

八

工厂改为“股份有限公司”了。股东都是老板一家人，太作曾经把着撒尿的孩子也都成了股东。挂在办公室门前的木牌换成庄严的青铜牌，上面刻着“小山田电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的字样，工厂周围立起了栅栏。新来的警卫人员看到职工们随便跑到野地去就大声申斥。这对从小就依靠东家的太作等徒工来说，当然会认为这家伙从半路上插进来大逞威风而感到愤怒，同时也会感到一种象是被出卖了似的寂寞。

举行公司成立典礼的那天，在工厂后面的野地里扯起了红白条纹相间的幕布，身穿锦绣镶边的衣服的老板娘和她的穿西服的孩子们并排坐着，周围是神采奕奕的事务员们，他们的上座坐着总公司日立汽车制造厂的董事和公司的顾问——头戴大礼帽的绅士们。老板身穿大礼服，走到桌子前面来作了一席很漂亮的演说：当国家正处于非常时期，我们从事重要工业生产的人们，劳资双方必须同心合力投入生产。但是，据太作等看来，他已经不是什么“老板”，而变成中间隔着公司顾问和事务员等人的“经理”了。

故乡的父亲说过，到学徒期满为止，“要把老板当作自己的亲爸爸”，但太作已经没有这种感情了。立川说过：你已经不是徒弟，是一个有资格的工人啦。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名堂啊！太作好象有这样一种感觉：每逢在自己睡意蒙胧的时候，一擦眼睛，再睁开来，所见到的事情就跟从前不同了。

“喂，屁机，到厕所去瞧瞧！”一天，阿源隔着动力轮带喊道。

“什么呀？”

“别管什么，你先到三号厕所去瞧瞧吧！”

公司自从有了警卫，对厕所的管理也严格起来，已经没有人再在那里睡觉了，但在三号厕所的便池遮板后面用很大的铅笔字写着“把徒工提升为工人！”，旁边又用很小的清楚的字写着：“突破单价的是徒弟们，但徒弟们是无罪的，要把徒弟们提升为一般的工人！”太作蹲在厕所里，感到浑身突地热起来。

“嘿嘿嘿，怎么样？”

太作回到车床前面来，阿源用笑脸迎着，太作却一时答不出话来。

“可不是我写的呀！”阿源有股蛮劲儿，但在这样的问题上，却是个非常老实的工人。

“说什么呀，你怎么能写出那样的好字来呀！”

有人从旁取笑地说，看来大家已经都读过，就大声哄笑起来，但再没有人答腔了。

那天，太作竟上了五次厕所。但一到第二天就被警卫人员发现，用黑色油漆涂了厕所的板墙。可是到第三天又出现了字迹。这回是用白纸写了同样的词句，牢牢地贴在黑油漆上面的。好象给一种无形的东西搔着屁股，太作一面干活，一面感到不可抑制的激动。他偷偷想着：真能象一般的工人一样领那么多的工资，

自己将会怎样呢？岂不是好象鼹鼠晒太阳，会感到眩晕嘛！

但是，第四天早晨贴出公告，开始调查全体职工的笔迹。大家挨个儿被叫到办公室去，又都各自在苍白的面孔上浮着微笑走回自己的岗位上来，也许是被嘱咐过，都不跟身旁的人讲话。轮到太作，走进办公室，只见圆桌的正面坐着总务科的人，有两个警卫坐在左右两边。

“写一下‘大日本帝国’瞧瞧！”

太作把字写在白纸上。

“再写‘把徒工提升为工人’！”另一个又吩咐说。

“你知道是谁写的吗？”总务科的人用双手支着下巴低声说。“给奖赏呀！”

太作摇摇头表示“不知道”，走了回来，但心里忽然转了个念头：“也许是立川吧？”果然不出所料，轮到立川的时候，只有他直到正午鸣笛以后还没从办公室走出来。

大家默默地望着装在立川那台车床上的螺丝棒滴溜溜地空转着，向食堂走去。太作落在别人后面，也来到走廊里，忽然看到立川一个人正在更衣箱前面脱着劳动服。

“事情露啦！”太作跑过去，立川就四下里望了望，抽搐着苍白的面孔对他说，但他忽然又改口说：“……不是在厕所里写字的事，那我不知道。说事情露啦，指的是他们知道了我从前在总工会呆过。总务科的家伙说：‘乖乖地离开这里，就不通知工厂协会啦，怎么样？’这么一来，就可能把我当成转向分子，有点不甘心哩！可现在也只有离开这里呀！”他系着腰带的手打着颤，接着又用平常那种响亮的声音笑了起来。“反正我是个‘跑工厂的’，还会钻到哪里去的，别替我担心。”

太作用报纸替立川包好劳动服和木底草鞋等。

“等工厂定下来就来看你。”说着，立川用肮脏的手抓住太作的手，眨着眼睛笑了。“你说，厕所里的字到底是谁写的呀？可真的不是我呀！”

立川甚至都不能和大家告别，好象在黑夜里被堵上了嘴似的，从便门走出去。太作绕到工厂后面，站在野地里向他摆手，驼背的他，把身子转过来叫了一声：

“再见！”

立川望不见了，太作忽地感到眼睛里充满热泪。但，这并不是因为他感到了寂寞。脚下的芦苇发出一片嫩芽，原野升腾着地气。这对太作来说，已经是第五个春天了。

“畜生！”

他从野地里走回来，嘴里不住地不知是向谁这样咒骂着。——我已长成大人了。这是言语所不能充分表达的。立川和柳田的事情我还不大懂得，但感到不久的将来就会理解自己这种激动的心情、充满自信的心情。——太作抬头仰望着太空。

空中传来发动机声，单翼的轻轰炸机从白云里出现了。尽管眯缝了眼睛，也望不清耀眼的银翼。辽阔的碧空在地平线上画了一道弧线，故乡的情景忽地浮现在脑际。但这跟三年前的“怀恋”却是相差得太远了。父亲的怀抱已不是那么令人向往，而现在浮现在眼帘的却是父亲那衰老不堪的可怜的面庞。这是为什么呢？“字据”和老板的姿影也浮动在碧空中，这也不象从前那么可怕了。“字据”，只不过是一张没什么用处的纸片罢了。这是为什么呢？过了一会儿，当他发觉这是由于自己有了力量，有了手艺而产生的信心的时候，双颊就感到刺痒而不禁泛起一层微笑。

老板，不，“经理”那家伙近来管我叫“佐藤君”，我若是想逃

跑，……是的，绝不能再象上次那样被抓了回来。"一定要出息"的梦和焦灼的意念，现在也都完全变了样。柳田和立川的事情，还有世上那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怎么产生和发展的呢？很想把这些事情弄清楚，但是，这并不急，我还年轻。——

天空一阵风似地飘过一团阴云，紧跟着又是万里晴空。单翼飞机擦过川崎造船厂的巨大的起重机，回旋着。是新型的！潇洒的机身，螺旋桨清脆的轰鸣……但是，太作已不象从前那样惊喜得跳起来了。

"有什么稀奇！那漂亮的发动机的唧筒就是咱削的呀！"

远近的工厂鸣起午休的汽笛，太作叉开两腿稳健地站在大地上，伸直腰身，用两只骨节突起、完全长成大人的手掌遮住眩目的阳光。

一九三七年三月

勤劳的一家

一

石村家里发生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在电瓶厂做工的大儿子希一说出了要离开家的话。

"我说，爸爸……"

大儿子做工的工厂离家远，即使同样加夜班，也要比别人回来得晚一些。这天晚上，他本来也和往常一样，穿着上工的学生服，坐在屋角上的小饭桌前面，揭开盖在上面的报纸，默默地吃着饭；原以为吃完饭照例要夹着柏帛丽① 雨衣上楼去的，但他却走到火盆前面端端正正地坐下来，好象每句话都想好了似地开了口。

"……这样，也许是对老人家不孝，——我希望让我离家五年。"

石村愣愣地望着儿子的脸。他从做工的印刷厂回来得比儿子早些，已经和孩子们的祖父喝了一壶酒；因为白天累了，正在蒙眬地打盹，一听这话，就更惊讶起来。

"这可太突然啦——说啥？离家五年，要干啥呀？"

---

① 柏帛丽(Burberrys)是英国一家公司的名字，该公司生产的雨衣料子以质地优良驰名。

石村不由得猛力地磕了磕烟袋。其实，这也并不怎么“突然”，原来石村已从大儿子近来的举动中料到几分，正在暗暗地担心哩。

“我就是在这个工厂里再干下去，反正一辈子也熬不出头来。所以才想不干了，换一个无论晚上和白天都能够上学的地方，上完四年电机学校，弄一张技术员文凭。这样，到二十七八岁的时候，顶少一个月也能挣七八十块钱吧……”

“嗯，可是……”

“不，我很明白，我一离开家，家里就很困难，所以才求爸爸的呀！这样下去，就是干多少年我也……”

希一盘着腿，把两只手支在膝盖上，低着头一口气说完。自己的工资虽然不多，在家里可顶大事，明明知道这个而还要离开家，这就是不孝；但是，这样干下去，不但越干越不能养活老人，就连老婆孩子都不能有。这些话在石村看来也都是尽情尽理的。

石村用手托着烟袋，一声也不吭。今年春天，受过征兵检查被定为“第二乙种”① 的大儿子，小学一毕业马上就进了现在这个电瓶厂，一直干了七年。但是，一年却只能加薪三分钱或是五分钱，到现在一天还只领九角二分钱；扣去公积金、健康保险费和一些杂费，就是每天加夜班，一个月也才只能领到三十几块钱。事到如今，要改行就要做很大的牺牲，而且即使改了行，也没有什么更好的职业；何况电瓶工业眼前还没有很多工厂，从分工的性质来看，离开这个工厂，以前学的技术又不能马上用到别的方面去！要是学完电机学校，文凭起了作用，马上就会受到上司赏识的。可是这样下去，就是干到三十岁也娶不上老婆，成不了

① 过去日本政府实行强迫征兵制度，每年都对适龄的青年男子进行检查，这是一种检查结果的名称。这说明他的身体并不太好，没有马上入伍。

象个样的家。这些，作老人的石村时刻也没忘记呀。

希一除了每月买八角钱的工业函授讲义，连烟都不吸，因而受到四邻的称赞，但是一旦脸上表露出决心来，就连石村看着也感到无可奈何了。不过，老实说，大儿子一走，这一家十口，明天的日子又该怎么过呢？……

"我说，爸爸，就当我死啦，不就成了嘛……"

儿子抬起脸来，老子又低下头去。这时，在屋角上哄着最小的吃奶孩子睡觉的母亲阿露，终于耐不住性子叫了起来：

"混蛋！活人怎么能当成死人哪！柴米油盐天天涨价；可就是你爸爸的工钱一个劲儿地落！你要再走，也要想想日子该怎么过呀！"

"正因为这样，才跟爸爸商量嘛。"

儿子把脸扭向妈妈那边。阿露一听，就从还没入睡的婴儿口中抽出乳头来，着急地说：

"我听着啦！我都听着啦，你明明知道家里困难，还真有脸说出这样光顾自己的话来！"

"这不是什么光顾自己，妈妈，您不懂。"

"我怎么不懂！想必是什么人的甜言蜜语把你哄住啦。"

说着，阿露就坐起来往火盆这边挪动。

"好啦，你别管。"石村一边用眼睛制止阿露，一边磕烟袋。"你说离开家，有什么别的指望吗？"

石村极力想镇静下来，先听听儿子的话，但心里却没有这么沉着。他觉得象这样满有道理的话，越听下去就越叫你为难。因此，他只想设法不让儿子走，但又怕现在动了火，爷儿俩吵起来，闹僵了，反倒会给儿子造成离开家的借口，所以他才保持着这样的镇静态度。

“……我那组的组长说，有一个他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曾经帮助过他的律师，可以把我介绍到那里去当练习生。”看穿了父亲这种犹豫的心情，希一乘势说明了自己的决心。“那个组长，嗳，我不是跟爸爸提过嘛，就是那个半工半读，学完早稻田大学工科，得到技术员文凭的人！他常常对我说：象你这样的人，这样下去可真可惜呀！”

石村“嗯嗯”地点着头，但不是在听他的话。石村觉得儿子已经做了这样的安排，并且下定了决心，那就不是什么草率的说服和要求所能解决的；因此，他勉强地控制自己，不露出为难的神色。

组长对儿子这么说，也并不是单纯的“怂恿”。这还是去年夏天的事情，希一在他们工厂里制造电瓶时有过一个改良的发明。那是军舰上用的大电瓶。希一灵机一动，发现了往这大电瓶里灌入醋酸溶液，然后再充电，就可以使同样容量的电瓶增加几倍电力。希一通宵没睡，在工厂化验室里做出了正确的分析图表和试验效果报告，通过组长交给公司。不久，公司的一些负责人讨论了他的报告。“这回可发迹了，”别的工人这样称赞他，他自己也这么想。后来，产品虽然都照他的建议改良了，但是那时候才知道有一个同业工厂已经得到了同样改良内容的专利权，结果希一只得到一张奖状和一笔奖金，不单谈不上什么“发迹”，就连一分钱工资也没加。自从发生这件事以后，希一就越发讨厌这个工厂，这种心情石村是很了解的；石村觉得要是叫他去读书，说不定就会真地发迹了。一想起这些，石村心里就更难过。

“好，你说的话也很对，可就是太突然啦，我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石村一面把粗茶倒进火炉边木板上的茶杯里，一面对大儿

子说，要仔细考虑一下，别着急，等着他的回答吧。希一正担心遭到驳斥，正襟危坐在他面前哩。

“好吧，您考虑一下，到下星期六晚上回答我吧，我已经约好下星期天到组长家里去。”

“好，好。嗳，喝杯茶吧。”

“够了，喝不下啦。”

看样子希一丝毫没有妥协的意思，他突然站起来，拿起身旁的雨衣上二楼去了。

夫妻俩抱着同样的心情默默地望着儿子的背影，——在楼梯上拖着下裾的那件新雨衣，也是刚刚花八块五角钱给他做的；但，连它也没力量挽留住儿子了吗？

“怎么办呢？”

老婆的脸上浮起了这种为难的神色，用胳膊夹着吃奶的婴儿挪到火盆旁边来；石村避开老婆的脸，一口接一口地把烟袋吸得吱吱响。

“准是给谁撺掇的呀，他爹……”

“……”

“没出息的小子，家里这么困难他连想都不想，翅膀一硬，就这么任着性子来啦！”

“别唧唧呱呱地乱叫啦，他并不糊涂，该想的，也都想到啦。”

对老婆动火是用不着顾虑什么的。而且，这么难以解决的问题，象老婆这样思路窄的人，又不能跟她商量什么。

用老人的尊严来压制儿子吧，是不行的；但石村又不愿因此而央求儿子不走。同时，他越是了解自己的儿子，就越清楚地知道这并不是用那样的办法能够解决的简单问题。他想：假如一家人要忍受五年的艰苦生活，而儿子就真地会发迹起来，好吧，

那就啃石子度日也要忍受到底。不过，即使可以相信儿子的才能，但在不少有学问的人还都失业的今天，能不能发迹也是靠不住的。

还有一个问题——许多问题次序错乱地出现在石村的脑子里——假如叫大儿子离开家，很清楚，本来就有些忍受不了的二儿子和三儿子也都会想到各自的前途，而跑了出去。“跑了一只就会跑一窝”，这是穷苦的家庭里自古说惯了的俗语。若这样，石村一家就全完了。

泡淡了的粗茶已经喝过好几杯，小烟袋也紧磕打着，三钱①一袋的烟梗几乎都抽完了，但是，仍旧没想出好办法来。大儿子的要求并不是不尽情理的，这样下去，就是到了相当的年岁也无法给他娶个媳妇。不过，话虽这么说，一旦要是依了儿子，首先自己这一家人就要家破人亡；其次，就是对儿子本身说来，也还是一个不小的冒险。

哪里不尽情理，哪里错了呢？石村的疲劳不堪的头脑已经不能再考虑什么问题了。老婆正在不安地望着他的脸色，但他连看都没看她一眼就扔下烟袋猛然站起来。

“洗澡去吗？”

他没答话，找到手巾和肥皂，拿起来就走出屋门，穿过两旁都是连檐房的小胡同，走到拐角上的一家电机行的收音机前面停下来，蹲在另一家理发馆的屋檐下面看完了一盘象棋。这是他平素的习惯，正在他重温这种习惯的当儿，不知什么时候，藏在他脑子里的哲学又苏醒过来：嗳嗳，一下子总是想不出办法来的，象这种为难的事已往也常常遇到，总会有办法吧。——要紧

① 此处原为日本的五匁，约等于三钱重。

的还是今晚别睡蒙了，耽误了明天上工。过了一会儿，他离开摆在木凳上的棋盘，拖着穿错了的一只老婆的和一只儿子的木屐，钻进澡塘的门帘里去。

二

石村家的饭桌，几乎一天到晚老是摆着的。早晨五点半，石村和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吃饭。过一个钟头以后，吃饭的是祖父、祖母、上小学的大女儿和四儿子，还有那还不大会使筷子的二女儿。中午稍微空一些，但一到晚上那就不得了。老婆阿露尽可能先打发祖父、祖母和小孩子们吃完，等待着上工的丈夫和儿子们。他们有下工就回来的，有加三个钟头夜班回来的，还有更晚些，过了十一点才抱着空肚子回来，动辄就发脾气的。一到冬季，他们家没有煤气设备，阿露就经常站在窄得不到一平方米的厨房里。

据石村看来，老婆就象是厨房里的菜饭，没有它不好办，有了它也是一个没有思想活动的东西。但是，阿露自己却是几乎被每天的家务事累得精疲力尽了。早晨四点钟就爬起来，用煮三升米的锅烧得满满的一锅饭，把锅盖都顶起来了，才勉强装满六个饭盒。常常是一面听着丈夫或是大孩子们的不满意的话语，一面给他们盛些洋白菜啦，豆腐渣啦，或是他们不太爱吃的黄酱汤。就说装饭盒的小菜吧，从前，一块腌鲑鱼还用不到五分钱，那时节在这方面可以少操点心；可是近来要七八分钱一块了，明知要不满意，也只好装些干鱼片，浇些酱油，或是干脆就用萝卜加些胡椒盐对付了。

"妈妈，盛饭！"

“怎么搞的，净是大麦呀！”

“好啦，真麻烦，我自己盛！”

每逢那些正在吃饭长身体的孩子们，推开母亲围攻到锅边来盛饭的时候，阿露就感到好象自己的肉体被一层层地削掉似的那么难受。

不管在米饭里加上多少大麦，也供不上吃。十四公斤一袋的稻米，从上月底就五分、七分的涨了三次；而黄酱和酱油，木柴和木炭，就都好象官家出了告示似的，借着权势猛涨起来。但是，每月从丈夫手里接过来的钱却一个也不增加。丈夫的钱袋就象照在镜子里似的那么清楚，因此，即使把这些苦处都讲出来，也是毫无办法的。归根到底，还是只好节省些洗澡钱，把装饭盒的小菜的质量降低些，用面粉啦，大麦啦，这些代用粮来对付这十一个食欲正旺的胃囊。每逢阿露背起婴儿，拿着包袱和钱袋到邻近的市场去的时候，她那“没有思想活动”的头脑都要绞得粉碎了，实在悲惨得很。

“哎，你们家的儿子们都能吃苦干活，全都挺结实，真叫人看着眼热呀！”

爷儿几个由父亲领先，一阵暴风似地夹着饭盒走出家门后，阿露一走到公共自来水龙头那里，四邻的媳妇们总是这么说。

“哪里，光是饭盒装得挺大，挣的工钱可只有麻雀眼泪那么一丁点哪！”

话是这么回答着，可是给别人那么一说，她也并不是不觉得高兴。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个个都比爸爸长得高，上工都穿着铜钮扣的学生制服，一个个戴着照自己的意思装了假帽花的学生帽，都那么神气，看着真是威武。

只要孩子们长大成人，苦日子自然会熬过去的。——这是

石村夫妻想了十几年的心事。老婆阿露不太了解社会的动向，还茫然抱着希望；但是石村却早就觉得，无论怎么奔跑，跑到哪里也是看不到“决胜点”的。

走出胡同，爷儿四个分了手，石村拖着晴天穿的低齿木屐，发出响声匆匆地向电车站走去。

挂着“减价”牌子的电车驰过来了，车头两旁的走台上和车梯上都挤满或挂满了人，但是他却也挤上去了。

其实，从石村住的小石川区到神田区的印刷厂乘“减价电车”到厂以后，离上工还有三十分钟。若是冬天，在这连一点火也没有的工厂里，冷瑟瑟地挨过这段时间是很不舒服的；但是，三个月以前物价忽然开始涨起来，每天乘“减价电车”往返，可以省下四分钱来用作孩子们上学的花销。

在石村的工厂里，这样做的当然不只是他一个人，而且大家都在实行各种各样的省钱的办法。从去年秋季物价突然暴涨以来，先是发起了少吸烟运动——他们本来就吸价钱最低的蝙蝠牌和萩牌的纸烟，所以谈不上从敷岛牌降到朝日牌①了。起初，有的折断烟袋，或是在自己的工作台前贴上“坚决戒烟”等护符似的纸条，或是吃些蚕豆来解瘾，总之，他们用尽种种办法来戒烟。但是终因为吸一支烟对这长时间的劳动说来是一个最重要的安慰，最后就有人说：“嗳，去他妈的，反正是不够用，抽就抽点吧！”结果和从前一样吸起涨了价的纸烟来。不过，从前隔一天一玩的“阿弥陀”（下午三点钟吃点心的时候，大家抽签，各人都按签上指定的数目出钱买豆沙馅年糕大家吃）也全不玩了；加夜班时买碗盖交饭吃等等事儿也都没有了。石村他们虽然不太了解

① 敷岛牌和朝日牌都是价钱较贵的香烟，敷岛牌又比朝日牌贵。

物价暴涨的原因，但每逢给谁望到自己带的饭盒里头的东西时，总是满脸通红地故意送过去叫人家瞧："嗳，你瞧！"

石村是老排字工。他一进厂就到自己的工作台前，从放着铅字盒的桌子下面取出给铅弄得又黑又脏的工作服来换上，把脱下来的衣服和饭盒仔细地收起来。但是，今天早晨，在他那迷迷糊糊的脑海里，还存着昨天晚上提出来的难题。不睡是不行的，想嘛，一下子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尽管心里这么想，可是脑子里还是想东想西的，没能好好入睡。——假如是儿子嫖女人，或是偷懒不做工，那倒有说的，也可以使一下老子的威严，但是，这个问题的性质不同。从希一的希望看来，虽说是要上学，但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野心。他的心地往大里说，也只不过是想能娶上个老婆，能叫老人宽宽绰绰地有饭吃。不过，单是同情儿子个人的前途，眼下自己这一家人就活不下去。——和往常一样，石村在这上工前的一点时间里，把打着"成田山"的红印的黄色钱袋放在工作台上，板起那张满是胡须的苍白浮肿的脸开始仔细地检查家里的生活开支。

他从钱袋里取出纸条条，真是多得很，有房租收据，有粮店的发票，有酒店、杂货店的折子，有当票，也有靖会① 使钱的收据，总之，几乎包括石村全家的一切。虽然收入和支出的一切只不过一百圆左右的账目，但对这连一个铜板还要破开用的经济说来，一分钱的一百枚就是一圆，而一百圆的款子就是不得了的事情。因此，每当快到月底的时候，石村就一定要算账。

本来，石村全家，加上吃奶的婴儿，一共十一口人，除了最小的两个孩子，都在尽力干活。大儿子希一在电瓶厂里日薪九角

---

① 靖会是日本社会中一种自愿互助的借贷办法。

二分钱；二儿子源次是"日本染料工厂"的学徒，日薪六角五分钱；三儿子昇在"东京油漆公司"当小听差，日薪五角钱。还有那身板硬实的祖母，也常到四邻去给人家看孩子、洗衣服。除此而外，祖父和阿露，再加上上小学的两个孩子，就给人家糊玻璃纸袋——糊一千个一角六分钱，有时还没活，平均起来所挣的钱还不够大家洗澡和理发用的。

石村的工钱是一天二圆零五分，过去有一个时期是三圆左右，进了现在这个工厂以后，就已经减过三次薪了。军需工业一发展，属于文化性质的印刷厂就要陷入窘境，这是很久以来的惯例；虽然他决不甘心忍受这种惯例的打击，但是要对减薪表示不满，就得先有失业的精神准备。总而言之，什么都算上，石村一个月的收入，就是有加夜班的月份，也不出六十圆钱；再加上三个儿子扣去健康保险费、"公积金"、工厂俱乐部费等等费用，拿回家的总数不过五十圆上下：总共差不多一百圆。这就是全家十一口人的总收入的大概数目。

支出是：房租十九圆，付给粮店的是每月以十四公斤一口袋的大米九口袋为基数，再加上其他的，合共三十六七圆；付给酒店和杂货店的，合共十四五圆；另外，还要交给阿露现款，要交街道卫生费、街道公杂费；得点小病虽然不去就医，但对三个儿子，包括电车费在内，每月总要给他们每人三圆五圆的零用钱。

石村舔着铅笔，三分五分的算下去。从旧债的利息直到押当的利息等等，哪个先不付，哪个可以先付，就这样进行全面的审核，这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反正是不够用，随他去吧——他嘴里这样叨咕着；其实，要真的这么一来，那一下子就会失掉经济上的信用的。

"又是'越算越相符，就是钱不足'吗？"

到旁边的工作台前来上工的伙伴，一面背着脸脱下从家里穿来的衣服，一面奚落着石村。

“哪里，越算才‘越不符’哪！”

石村不愿叫别人看到自己的账目，就把钱袋塞进更衣箱里，脸上露出敷衍的神情，装上一袋净是末的烟吸起来。

铃声一响，开始干活了，虽然他可以暂时忘掉家庭的牵累，但就是在紧张的劳动中也仍会时时想起家庭来，想来想去，除了自己的伙食费还能往家里交些钱的，只有大儿子一个人。二儿子十八岁，三儿子十六岁；三儿子除了吃饭，就连自己的电车钱都不够。石村自己快成人的时候，十五六岁就能帮助家庭了；可是照现在这样子，儿子们长大了能不能独立还大可怀疑，更不象是能够叫老人过安泰日子的。一想到这里，他就烦躁起来，不晓得拿谁出气好。

这时，和所有的人一样，石村也大声申斥年幼的“杂工”，或是责骂搬运材料的女工。

“嚄，嚄！石村先生发火啦！昨天夜里挨了老婆顶啦，到他身旁去可危险哪！”

不知是哪一个伙伴这样一喊，四处掀起了笑声，石村无奈，也抽动着长满了胡须的脸皮，笑了起来。

三

到了下一个星期六晚上，石村也没有想出好办法来。索性就要大儿子等一两年，等二儿子源次加一些工资以后再走。其实，象这样的妥协方案，早在三年以前就用过了。那时大儿子并不是要上学，而是要到从小就要好的摄影师那里去做一个不挣

钱的徒弟，将来想做一个摄影师。当时，三儿子昇还在小学读书，和现在一样穷困，几乎是央求着叫大儿子在现在这个工厂里待下的。石村本人并没想骗自己的儿子，当时他估计，三年以后应该比眼前宽绰些，那时再叫大儿子实现自己的愿望。

大儿子希一从那天晚上以后，再没提那件事儿。看神情好象是在表示：我已经提出了声明，这回不管老人怎么打算，反正我要坚决实行了。"没说的了，"早晚上下班出来进去的时候，或是并排坐在饭桌前的时候，他那暗示着这种意思的脸色都在强烈地刺痛着石村的心。

不止这样，更大的威胁是：可以清楚地看出，连别的儿子们也好象商量过似的，都支持哥哥的态度。虽然他们并不是憎恨老人，不是成心跟老人对抗，但他们确是抱着这样的一种对立的情绪：为了达到将来的目的，他们的确不满意这个优柔寡断的父亲；即使这种要求遭到拒绝，他们还是要坚决勇敢地前进。

"希一还没回来？"

最近三四天晚上，大儿子不到十二点不回来，这很叫石村担心。一天晚上，他加完夜班回来，装作没事似的上楼来走进孩子们的六铺席的寝室，楼上就只有这一间屋子。

"啊，还没回来。"

三儿子坐在屋角里的小桌前面学习，二儿子还穿着上工穿的学生制服，伏在铺席上读旧杂志，他扭过头来带理不理地回答着。

"每天晚上都这么晚，是到什么地方去了吗？"

也许把东西都搬走了！石村想着就朝四下里望了一下；可是，装着大儿子珍爱的书籍和照相册——上面贴着借用别人的照相机拍的照片——的帆布书包啦，冬天穿的大衣和别的衣服

啦，都整整齐齐地挂在那里。

“哎，不知道呀。”

我不太清楚呀！——源次脸上露出这种神情，他不象希一那样遇事认真，爱生气，但也很调皮。说着，他抬起头来茫然地望了望父亲的脸，马上就又低下头，把眼光投到旧杂志上去。但是，旁边的三儿子扭过那副把圆脸显得更圆的镍质镜框的近视眼镜来，稚气地说：

“他说啦，今天晚上到鹫尾先生那里去。”

“鹫尾，干什么？”

“干什么，不知道。”

石村伫立在那里，想了半晌也没想出个头绪来。鹫尾这个人从前和石村在一个工厂做工，现在在写小说，是一个好象亲戚似的一直来往着的朋友。石村没读过鹫尾的小说，但知道孩子们都尊敬他，虽然那只是一种模模糊糊的尊敬。不过，希一特意去拜访这位住在郊外的鹫尾，究竟和这次的事件有什么关系呢？

“哥哥没对你们说过什么吗？”

石村坐下来，看来好象是豁出去的样子长叹着。源次看到父亲坐了下来，就也只好慢吞吞地坐起来，抱着腿——他的腿比父亲的还长，露出了笑容。

“他说，这样也许对老人是不孝，但是这回我可下了决心，家里就得靠你们啦。”

什么话都是笑嘻嘻地说，这是二儿子的老毛病。石村默默地望着他，长叹了一声。这些孩子们也许是在想，大哥走了，大家要好好做工；但他们确实无法再比现在多干些什么了。背靠着桌子、并着两个膝盖坐在那里的三儿子，既赞成大哥，又同情父亲，两下为难，他缩紧小小的肩头，低着头。

五岁的二女儿吃力地攀登着窄窄的楼梯把烟盒送了来。石村吸了两三袋烟，就再也找不到合适的话说了。虽然是血肉相连的父子，但孩子们终究是孩子们，他们已经懂得这社会的狂暴风浪了。他们对于自己的前途，都有自己的要求，而且这样的要求好象是在不断地威胁着石村的家庭。

不是做老人的夸耀自己的儿子，石村的孩子们，一般地说来成绩都是比较好的。象源次这孩子，在小学时差不多总是考第一，甚至级任老师都觉得他不升学有点可惜。但是，他在现在这个连续干了四年的工厂，一年却只加个三分五分的工钱。也许每个孩子都痛切地感到了老人的贫困，而在梦想着发迹成名，因此，都在刻苦学习。源次身体好，为了到十七足岁就可以志愿当海军去，他在等待着时机的到来；因为与其在这样糟糕的工厂里混下去，远不如从志愿兵升到下士官，熬过一定年限就领军饷的可靠，而且一旦发生战争时，发迹的机会更要多些。三儿子升，虽然还没明说，但瞧他不断地买函授讲义来学习的样子，也可断定他虽年幼，内心里也一定有自己的志愿。

一般地说来，孩子们都立志苦学，毫无疑问，对老人来说乃是可喜的事情，但这是在老人本身不需要孩子们帮助的时候。从石村看来，倒不是学老婆阿露的说法，但他也觉得孩子们“翅膀一硬，就任着性子来啦”。贫穷的家庭大都是这样，孩子们到了能够自己往嘴里送饭的时候，就象茧变成蛾子一样马上飞走了。对于这种必然发生的事情，石村虽然模糊地抱着一种同情心；但到了从孩子们的举动里感觉出来的时候，石村就觉得很难开口了。石村往烟灰筒里磕着烟灰，源次和升也都觉察到父亲的心情，父子们默默地对坐着。

正在这时，传来了拉开格子门的声音，大概是希一回来了。

又听到阿露到厨房去。只听得希一一口回绝了她："别弄饭啦，在别人家里吃过了。"接着就传来了用力踏楼梯的脚步声。

"哎，爸爸在这儿……"

石村不用回过头去，就感觉到大儿子嘘出了一口气，一瞧，他那年轻人特有的眼光一闪一闪的，覆盖着乱蓬蓬的头发的前额显得特别苍白。

"喝酒啦？"

这是儿子少有的事：他带着一股啤酒或是清酒① 的气味，走到屋角上猛然坐下来。石村摸不着头脑，怯生生地问了一句。

"啊！"

说着，希一没看父亲，昂然抬起脸来夸张地说了一声"醉啦"，就仰面躺下去。

"鹫尾在家吗？"

石村这样问着。儿子仍旧躺在那里，只是用疲倦的声音回答了一声：

"在呀，他还问爸爸好啦。"

石村心想，鹫尾和孩子们并不太熟，希一为什么瞒着我去找他呢？但要问，又怕问得不好，反倒坏事，因而就沉默下去。这时，源次照旧用笑嘻嘻的神情问了一句：

"鹫尾先生说什么啦？"

看样子，源次好象早就知道哥哥的想法似的。

"说了很多呀！怎么说呢，他说的话听起来又象懂，又象不懂，反正我一下子说不清楚。"

"嗯？"源次露出诧异的神色来，默默地抱着膝盖。石村只估

---

① 清酒是日本的一种最普通的酒，和我国绍兴酒的味道差不多。

计到希一去找鹫尾和这次的事情有关，但从源次的神色里却没有觉察到什么。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么一问，希一突然跳了起来，躲闪着大家的眼光，喊着似地说：

“我去问他：什么叫孝顺老人？”

霎时间，儿子的苦痛的感情，闪电似地忽然冲进了石村的胸膛。他摸不透鹫尾将怎样回答这个问题。这且不管它，儿子准是为了这种苦痛，才在什么地方呷了两三杯酒。——他由于血肉相连的父子感情，马上就深切地感受到了儿子的这种心情。

“那么，鹫尾怎么说……”

“所以，我刚才不是说一下子说不清楚嘛！”他好象是在生气地反驳，随着就正面盯住父亲的面孔：“不过，我说，爸爸，我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决心——无论怎样也不改变决心。怎么会改变呢！我都二十二岁啦，马马虎虎地活下去，那就要做一辈子穷光蛋！”

“可我也还没说不行啊！”

“瞧瞧您的脸色，还不是明明在说不愿意吗？我都知道。——可是，我已经跟组长说啦，昨天晚上，已经到帮助我的律师那里去啦。”

希一用粗暴的态度大声喊着，那种态度好象过分逞强地给自己加劲儿似的。不一会儿，他又倏地站起，抓起脱在那里的上衣来披上，把下巴朝两个弟弟伸了伸，说：

“来，带你们出去喝咖啡！”

看到哥哥这个神气，升马上站起来了，而源次却笑嘻嘻地说：

“哥哥，别乱花钱吧！”

源次先是犹疑了一会儿，但随即也站起来，把父亲一个人撇在那里，走下楼去。石村想到也许孩子们有什么要商量的事情，于是自己又装上一袋并不可口的烟。

“希一这小子，喝了酒是怎么啦?”

不知什么时候，老婆阿露悄悄地走上楼来，坐在石村身边。

“谁知道怎么啦……”

石村叼着烟袋，默默地盯住铺席。

四

大儿子去和鹫尾商量这一件事情，对石村说来也是一个启示。他觉得，就是去对他诉诉这没有办法、没有出路的苦衷，也是会有好处的；于是他第二天准时下工走出工厂，就直接到郊外的鹫尾家里去。

“噢，真是稀客呀!”

隔着低低的绿树篱笆，正在廊沿上面读着晚报的鹫尾，穿着衬衫，拍了一下毛茸茸的大腿，站起来欢迎。自从鹫尾换了职业以来，很少有见面的机会，石村本以为只要在报纸或是杂志上登出名字来，钱也就会源源而来的，可是等见了面一瞧，鹫尾却和原先在工厂做工时一样穷，仍旧是旧日的伙伴。

“听说昨天晚上大孩子来麻烦您啦。”

“是啊，希一来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提得太突然了，我也搞不清楚——”

鹫尾的妻子也和从前一样，她撩起衣襟，系着围裙，送来两把小蒲扇，就拉着拥上来的孩子们走向厨房去了。鹫尾大声说：

“什么叫孝顺老人？——他突然这么问我!”

“嗯嗯，那么您怎么说的呀？反正，事情总是有很多原由的。”

石村心想，希一这小子一定把事情瞒着不讲，他望着这位虽然比自己年轻，但在工厂作工时就是工会委员，社会经验也比自己丰富的鹫尾的嘴角。

“可就是这个原由，我怎么问他，他也不说；我就只好光从道理上回答他啦。我说，爱父母和从一般道德上所说的孝顺父母，是有些不同的；比如说，封建社会时代，也就是古时候，光是由农民构成社会经济的时代的社会道德……”

鹫尾的话虽然用了不少汉语①，教人听不太懂，但他大概是说：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比起古时候的孝顺父母来，当然是不同的了。石村听着，渐渐地想到：鹫尾的话假如说得对，那么大儿子的想法也就有他的道理，这到底还是挽救不了自己的处境呀。

“不成。光说这么抽象的，不，这么干巴巴的道理，什么用也没有。究竟是怎么回事，是爷儿俩吵架啦？……”

鹫尾不晓得感觉到了什么，忽然中途把话头打住。于是，石村就把希一的愿望和决心谈了一遍。

“怪不得哪！这我就明白啦。可是，这么办，你可就受不了，是吧？”

“是呀！我丝毫没想用什么孝顺父母这样的大道理来压制孩子们，可是叫你说，作老人的实在是没法子呀，你替我想想看。”

石村这时好象终于找到了知音，才松了口气，摇着小蒲扇笑了笑。

---

① 日本文字中常夹用汉语，对日本人说来，汉语越多就越难懂。

"瞧，就拿我来说吧，眼力虽然已经很差，可还没到手脚不灵的年纪，儿子的愿望，将来就是不能实现，我也愿意答应他呀！可是，你也知道，象我们这样的家庭，哥哥一走，下边的小家伙们也要走，这还不是眼看着的事吗？这么一来，可就光剩下老人和吃奶的崽子，不等把他们拉扯大，我这块骨头也早就碎啦！"

石村无法对老婆和孩子们发泄的几天来的郁闷都飞进了出来，而独自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下去，甚至没觉察到对方正在低头默默地沉思。

"真是难题呀！"

鹫尾叼着纸烟转过脸去望着黑暗的绿树篱笆。石村望着他的侧脸，终于乘势说：

"求求你，请你劝劝希一好吗？我是什么话都很难说的，若是你，那小子一定会听你的话。"

这时，鹫尾扭过脸来说："可是你说，我怎样劝呢？这不是没法劝吗？"

"……"

两人互相对望着。这么一说，石村也无话可说了。既然比自己有学问又精通人情世故的鹫尾也这么说，那就只好不再说下去了。

到铺子里去叫了荞麦面条当晚饭，吃着吃着，不觉到了不能再呆下去的时候，因为石村每天很早就要起来上工。石村正要起身的时候，鹫尾说：

"不管怎么样，明天晚上我来一下，和大家一起谈谈好吧；当然这不是劝说什么喽。"

"……"

"既不是老人不好，又不是儿子不好，怎么办好呢？咱们大

家想想看吧。”

“那就不管怎样，也得请帮忙啦。”石村说完就回家来了，可是总觉得没有什么可指望的。希一去问鹫尾，也是出于一种苦痛的心情，他嘴里虽然说得很坚决，但心里还是为老人着想，因而又气馁下去。石村越是发觉这一点，心里也就越发苦痛。

第二天晚上，因为事先告诉了孩子们，大家都“准时”回家来了，等待着鹫尾到来。小孩子或是硬哄着睡下，或是叫祖母背着到外面去了，石村家好象是办佛事似的，充满了紧张空气。

“哎，来得太晚啦！”

不久，走到半路上被雨淋湿了的鹫尾，一面放下长布衫的下裾，一面走进来。从缩成一团坐在火盆对面的祖父起，直到石村、孩子们，还有那低头跪在墙边解下小围裙的老婆阿露，神情都很严肃，因此，弄得鹫尾不好意思坐在主人待客的棉垫子① 上面，而只一个劲儿地吸着蝙蝠牌的纸烟。

“哎，喝一杯吧。”

把准备好的酒壶从烫着开水的大铜壶里取出来，石村先给祖父斟了，然后才给客人斟。鹫尾要是不先开口，话就谈不起来；所以石村只好拿起壶来斟酒。

“你也喝一杯吧。”

石村把杯子递给默默地移开视线的大儿子，但希一却摇摇头表示不要。

“得先说明白，我并不是受了石村君的委托，来劝说希一君的呀。同时，这也不是那样的问题。”

鹫尾好不容易才开了口，希一跟着深深地点了点头。把两

① 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一种棉制的厚垫子，来客人时一定先送到客人面前，客人不用，就是表示客气。

只手放在膝盖上的别的孩子们，好象以为是对他们说话似的，都在低头听着，这么一来，使得鹫尾也好象很难说下去了。

"我没什么主意好出，也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假如说，石村君是个酒鬼，希一君是个懒汉，那问题倒简单，可是——正因为这样，咱们大家都把自己的想法说说，商量商量不好吗？啊！"

话是这么说了，但谁也没开口。

"怎么样，源次君，你的希望是什么呀？"

这么一问，在座的人中间性情最开朗的二儿子源次，说了声"我……"以后就搔了搔头。

"我想当兵，因为熬过十年就可以当个士官，那就不愁吃的啦……"

"升君呢？"

三儿子升只偷偷地用眼睛扫了一下对方，头低得更深了。

"这家伙，心胸可太大啦！"

三儿子见源次从旁插嘴，着急地推了推二哥的肩膀。

"混球，有什么可瞒着的？"

希一接过去替升说明了。原来这位少年的目的是想当律师。

"啊，这很好呀！这么干下去，大家真能成功的话，当然石村君也一定会高兴的。"

鹫尾无心中说了这么一句，大儿子听了也许有了什么感触，忽然扬起脸来说：

"这么说，鹫尾先生，你是说我们不能成功吗？"

"不，不，能不能成功，现在还不能……"

正在鹫尾为难的时候，神经质的希一额上冒起了青筋，斜着眼睛朝鹫尾望着，说：

"不，一定能够成功，就是啃石头过日子，也是要成功的。假

如……"

"说的什么话呀，将来的事谁知道会怎么样 还不快给我住口，希一！"

坐在紧后边的阿露，终于忍耐不住，几乎要站起来了，她不让儿子再说下去。但是希一没理她，还是继续在说：

"……假如失败了呢，我想，那就干干净净地自杀算了——哎，干脆死掉！"

大儿子在弟兄们里面性子最急，说起话来也爱夸张；但这时看到他那定睛凝视着对方的神色，石村不禁吓了一跳。

"但是，那不是太急躁吗？"

同样的，鹫尾也定睛望着对方的脸，捏着纸烟说。

"您说这太急躁？这叫急躁吗？不过，我可再也忍耐不下去了。我二十二岁了，如果现在不能决定自己的前途，确定走什么路，您说，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现在这个工厂，就是干上一百年，也不能好好地养活老婆孩子；您说我急躁，可是我已经干了八年啦！"

"……"

"我忍受了多少年的贫困。这么说也许会遭到误解，就好象要跟爸爸为难似的。总而言之，从小学毕业，不，从在小学里读书的时候起，我就干活，而且干得不比什么人差。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还跟他（回头望了望源次）一起卖过豆豉，卖过卜签① 。从生下来起，活了二十二年，总想有一天会好起来，而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忍受过来了。您说，这还算急躁吗？"

石村听下去终于冒了火，肚肠子好象都给绞断了，拿着杯子

---

① 签上写着吉凶祸福等，跟占卜人用的竹签差不多，不过这种签是出卖的。

的手直打颤。

“少说废话!”

酒壶给撞翻了，杯子掠过大儿子的脸颊，落在身后的墙上撞碎了。这时，鹫尾和祖父按住了石村的胳膊。

但是大儿子没有住口：

“您打就打吧，我没说爸爸不好。我是不能一辈子都忍受这种没有前途的穷困的。这并不是说我有什么野心或是要想成什么名；这只是为要吃饱肚子而下的冒险的决心。失败了呢，就自杀。这种穷困的生活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希一说到这里，就象砰的一声断了弦似的停下来，突然低下头去。接着就鸦雀无声，只听到了他的啜泣。

鹫尾拿起撞翻的酒壶，把剩下的一点酒斟在自己的杯子里，默默地品味着。祖父好象在想都是自己这种多余的人牵累着大家，他缩紧肩头，颓然地望着孙子的后背。老婆阿露的瘦削的肩胛骨尖溜溜地支起洗旧了的长布衫，呆呆地瞪着眼睛。石村把两只手扶在膝头上支撑着身子，这时觉得很难开口，但是他又不能不开口；他感到好象是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在说话似的。

“好啦，你走吧，五年也成，十年也成，喜欢怎样就怎样做做看吧！能不能成功，那是时运。——家里，想办法对付过去。源次，升，你们都可以去干一下你们愿意干的事，我不拦你们，不拦!……”

谁也不插嘴。看样子，大家象是在听着石村的话，也象是没有听。

“……家里，哼，喝粥也过得去。我是不应该依靠你们的，我还能加把力干几年的！——这有什么，只要还有口气，就不会死在野地里。”

伏在那里的大儿子好象被父亲一句话一句话地刺痛了心，他的脊背耸动着，在昏暗的十支光的电灯下也看得清清楚楚。

源次和升也都低着头，一动也不动。鹫尾正想说话，也许又觉得自己所要说的话没有意义，马上又住了口；过了一会儿，他才伸过手去拍着希一的肩膀说：

"希一君，到外边走走吧，出去喝杯茶谈谈。"

希一看样子是很痛苦的，过了一会儿，他才好容易背着脸站起来，到厨房里去洗脸。

"石村君，我带希一君出去走走。不，我倒不是和他说离开家好还是不离开好，我想和他谈谈怎样做可以过得好些。你看，好吧？"

石村不晓得鹫尾要跟儿子谈什么，只是点着头。

"你们也来吧，我跟你们谈个有趣的问题，社会上的路子并不是这么窄呀！"

鹫尾先站起来，走下土间，打开格子门等着。二儿子和三儿子马上跟着走出去，但是，大儿子洗过脸，用他哭红肿了的眼睛，呆呆地望着黑暗的水槽。源次叫了一声"哥哥"，希一才走出来，疲惫地坐在席沿上穿高齿木屐。

阿露拿出两把旧雨伞，这时从门外传来了哗啦哗啦的雨声。

"快点儿呀，希一君。现在的年轻人为了这么点事就泄气是不行的呀！——好，那我们去啦。"

鹫尾的声音在雨中消失了，阿露才关上格子门，就颓然地回到火盆旁边。她不晓得鹫尾究竟有什么话要说。她默默地坐下来，祖父和丈夫也各自凝视着一个地方。——希一终究是要走吗？

石村把下巴放在交叉着的两臂里，露出迷惘的眼光。他想：

孝顺的希一不会离开家吧。但是，这并不能使他感到一丝一毫的安慰；他心里感到更沉痛的倒是自己怎样也不能帮助儿子。他的身影映在破得露出绳头的铺席上面，显得又大又模糊。

一九三七年六月

没有太阳的街

街

1 传单

电车停了，汽车停了，——自行车、卡车、跨兜摩托车都飞驰过来，一辆接着一辆地停下来了。

“怎么啦?”

“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啦?”

十月昏黄的阳光，透过浓重的沙尘，粗鲁地照射着密集的一张张极其单纯的面孔。

人群好象水池中的蝌蚪，从后面一层层地拥上前来，摇晃着。

“圣驾经过——摄政宫殿下驾临高师!”

最前排的低语，转瞬间就传到后面去。汽车停止了马达声，人们摘下帽子。

大约过了十五分钟，最前排的人，看见五辆汽车好象银幕上的影象似地、静悄悄地从举手敬礼的金色辉煌的警佐和列队的警官中间驶去。漆黑的车篷上嵌着一颗闪闪发光的菊花徽，在浑浊的阳光里，晃了一下群众的眼睛。但，挤在后面的人群却只能看到警察的帽子。

戒严解除了。

人的洪流冲破了堤坝。

“好痛！这小子，小心点！”

这时候，一个被洪流冲击着的身穿和服外褂的人大叫起来；原来是一个身穿黄色雨衣的人突然撞了他的胸部。

“你干什么！”同样被撞了的另外两三个人也一起大叫起来。“和服外褂”伸出粗壮的胳膊，扭住这个西装莽汉的雨衣领襟。

“逮住那家伙！”

“雨衣”虽被扭住，但他却把右胳膊伸到群众的肩膀上来，喊着。

“逮住那家伙！”他一面喊叫，一面在人群中挣扎，想冲到前面去。就在这一瞬间，许多雪白的纸片刷地被抛出三尺多高，翩翩飞舞着落在群众头上。

“就是他！——逮住那个穿短褂的！”

这个密探模样的人又叫起来。这时候，那个被踏了脚的身穿和服外褂的人，已经惊惶地将手松开。但是，眼前却冲过来一个警察，狠狠地把他一脚踢开。他好象忽然意识到似地大叫起来：

“小偷！”

人的洪流疯狂地泛滥起来，甚至有两个身穿斗篷的人一上一下倒在一辆自行车上。

“扒手！”

“不是，是社会主义分子！”

警察和密探一面推开群众，一面奔跑着捕捉犯人。但是，那个重要的穿短褂的人，已不知钻到哪里，连影子都不见了。

“扣住传单没有哇？那小子刚才撒的……。”“雨衣”急促地喘着气向警察问道。

"没看见哪·· ···"

"怎么会看不见，笨蛋！——"他不高兴地摇摇头，正要把脸扭向后面，忽然又喊道："嗳！就是那个！"

一个被撞倒了的老太婆，正拾起落在地上的纸片，想擦她那沾满泥土的衣襟。

"不是这个吗？——就是这个。"

人群聚拢在那个吓呆了的老太婆的周围。密探从老太婆手中夺过传单来。

向亲爱的小石川区居民和全东京市居民们呼吁：

我们这个由大同印刷公司三千职工、一万五千人家属组成的罢工团①，已经坚持了五十余天的斗争。这次斗争是为了反抗一个恶毒的阴谋，这个阴谋就是根据残暴的大资本家大川董事长的诡计，企图以开除铸字科三十八名工人为名，彻底破坏我们工会的出版劳动方面的组织，迫使一万五千人陷于无法生存的境地。我们在自己的组织——全日本工会评议会和全国劳动人民团体的热烈支援下，将与贪得无厌的大资本家大川进行斗争，坚守我们这全日本无产阶级最前线的堡垒而毫不退却，并争取最后的胜利！

亲爱的小石川区居民和全东京市居民们！

我们相信，贤明的诸君一定会站在我们罢工团的正义的这一边，一定会憎恨并打倒贪婪的大川；因为他只贪图个人利益，迫使一万五千人陷于无法生存的境地，从而也迫使小石川区内的白山御殿、久坚、户崎各街的商行破产，遭受贫困，造成种种惨剧，而毫不悔悟。

---

① 原文为争议团，争议就是劳资纠纷的意思，不能达成协议，往往就发展为罢工斗争。大同印刷公司的劳资纠纷已发展为罢工斗争，为求简便起见，在本书里权将争议团译为罢工团，争议一词则根据具体情况，译为罢工或劳资斗争等。

我们以正义的名义向你们呼吁！

要求大家支援我们，并用正义的舆论来打倒这个道德沦丧的小人，帮助罢工团取得胜利！

大同印刷公司罢工团

小石川区居民同情者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

密探的眼睛，好象枝头的小鸟一样，跳跃在铅字之间："就是这个！"

密探跟一个警察低声说了些什么，马上冲进右面的商店，取出自行车就骑走了。

汽车的喇叭响了，电车也开动了。但是，人群却仍旧象小学生在图画纸上用橡皮擦过的污痕一样，东一块西一块地散聚在十字路口，不安地交谈着。

"一定是出了什么乱子啦。"

一张传单就引起这么大的骚动，这是不应该的。人群被交通警和警察驱散，但仍好奇地聚在商店的屋檐下或邮筒后面，不肯离去。

"来了，来了！"

一辆跨兜摩托车发出急促的爆音飞驰过来，上面坐着双手拄着佩刀的警察署长。

跨兜摩托车拐了一个大弯，绕场缓行一周。一会儿，一个警察跑到署长面前举手敬礼。署长急忙下了命令，跨兜摩托车就消逝在离电车路一百多米远、砂石铺到正门的东京高师的校园里。

没到十分钟，就有二十多名警察跑步过去，都用照相般的呆板而正确的动作，从现场一直排到高师正门。

2 上与下

今天，摄政宫殿下很高兴。

当摄政宫殿下从特设的御座向全校园里的学生讲话的时候，谨慎严肃、白发苍苍的老校长险些落下泪来。

秋高气爽，殿下跟在担任向导的老校长后面，步行到前面的校园来栽植纪念树。

这里原是一片天然的丘陵，锄平后在当中修筑了一个大水池，被苍郁的树木围绕着。楢、柏、松、杉等大树，枝干相交，仍然显示着昔日在山时的余韵。迎宾桥架设在无水的溪谷上面。

戴大礼帽的随从和佩带长剑的武官，都跟随在身穿大礼服、姿态潇洒的殿下后面，走到迎宾桥中间来了。

殿下止步，老校长马上惶恐地仰望着他。跟在后面的官员会意地向老校长说：

"景致真好！……在东京市内竟能看到这样绝妙的佳景，实在是出人意外呀！"

真是这样！从迎宾桥上眺望东南方的景色，确有一种能使殿下止步的力量。枝叶交映成一色的森林，从脚底顺坡而下，跨过低谷，又向对面的山峦迎峰而上，仿佛一只巨大的燕子，张开青紫色的羽翼，闪露出银白色的腹部，把它猛力扑成这个样子似的。

"那面，在从前幕府时代① 叫作'白山御殿'，是德川公② 殿堂的遗址——更正确地说，大概就是别墅吧。从那往右，听说是

① 日本武将源赖朝灭平氏后，在镰仓建立幕府，从此开始了幕府政治。此处指德川幕府时代(1603—1867)。

② 德川公指德川家康(1542—1616)，日本德川幕府的第一代将军。

细川公① 的别墅和阿部侯② 的在京官邸。”

随从人员呆呆地凝神望着老校长所指的方向。

“从那往下不远，山腰一带的树林是植物园，从前是德川公的药草园。正对面的，这边的那座山直伸展到本校校园，再往右去，就是松平公③ 一家在京官邸的遗址，现在，还都通称‘清水谷’呢。”

殿下似乎很感兴趣地听着，他忽然向老校长说：

“对面的那座山和这座山中间，有一道山谷呀……去看看。”

“是！”老校长答应着，心里却感到很惶恐，用手轻轻按了按他那秃到头顶的前额，似乎鼓足勇气地说：“哦，那里从前叫作千川沟，是一条象样的溪谷，河水清澈；可是现在，田地和河岸都被用来建了工厂，并且新修了四条街道，有三四万市民生活在那里呢。”

“大礼帽”吃惊地说：

“噢！就在那树林里？噢！”

穿军服的随从也都吃了一惊。若从他们的职务来说，假如有望远镜，一定会用来观察一下那树林里是否会有那么宽阔的空间。但是，用肉眼来观察，就连想象也都是不可能的。

不过，所幸殿下只下问了这么一句，就移步向前走去，老校长这才松了一口气。

勅任官从四位的老校长虽说对这世事比较疏远，但他也知道，在这块不足一平方英里的山谷里有着东京第一的贫民窟

---

① 细川公指细川重贤(1720—1785)，江户时代中期的熊本藩主。

② 阿部侯指阿部忠秋(1602—1675)，江户时代初期的武藏国忍城主。

③ 松平公指松平信纲(1596—1662)，江户时代前期的武藏川越藩主。

——隧道似的工人住宅；十几年前的千川沟，现在已吞满了所有的垃圾，每逢梅雨期和秋季霪雨期，都一定要泛滥，迫使四万居民在顶棚上挂吊床。他也知道，改造千川的问题，虽然成为市参议员或区参议员竞选演说的材料，但终未成为市参议会的议题，就在今年春天，街里的娘子军还曾拥到市府示威哩。最后，即便是老校长也不能不知道，关系到这四条街的工人和小商人的生死存亡的大同印刷公司的劳资斗争，正在日趋恶化，说不定今天夜里就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

太阳从这座山躲到那座山的背后去。

“山谷里的街”实际上是“没有太阳的街”。

千川沟已经完全丧失旧日的姿态，被无数好象粘在地面上的阴暗的工人住宅挤得歪歪扭扭，它穿过厨房下面，绕过厕所，被尘埃、煤渣、空瓶、破布片和纸屑等等塞满，只在洪水泛滥的时候，才显示出它的存在。

这条千川沟，似乎是“山谷里的街”的界线，从这里顺坡而上，也有二层楼房，里面住着比较富裕的人们。这说明那里能防洪水、朝阳，也表示他们过的是上等人的生活。从这个道理推论下去，一些街政府的吏员和公司职员们，就认为大川董事长的公馆，与松平这家贵族比邻建筑在山上，乃是很自然的事了。

大同印刷公司在这区域的中心，从它的后门伸出的一条两丈宽的路，从丘陵的斜坡和阴暗的工人住宅中间穿过去，成为这里唯一的大路。

这条大路的两侧排列着小商店，有小饭铺、酒馆、鱼店，也有绸缎店、杂货店、药铺、烧锅等。

不管是鱼店或是菜摊，都不起早出外办货，这是因为在上午的鱼市和菜市上，都没有这阴暗的工人住宅所能买得起的鲜鱼

或青菜。这些小商人们是非常了解消费者的心理和购买力的。

公司的工人们，每天都在工厂的没有席子的房间里度过全部白天和半个夜晚。只有在夜里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内才能享受到一天的乐趣，他们吃饭，在酒馆里喝杯烈性酒，然后再到澡塘里去发散酒气，这就是最顺当的一天了。

这里不透阳光的一间六铺席的房间，要住一家五口到六口人。如果妹妹没出嫁，弟弟没成年，哥哥就是到了三十岁也娶不上老婆。

“若不，你说，到了半夜还把大家‘闹’醒，那不是‘罪过’嘛！”

但是，这话的确是不能当作笑谈的。他们这些青年男女，大都是在工厂里交了朋友，而大多数又都是进行“工厂之恋”的。不过，自从开始了劳资斗争以来，他们都互相发现自己起了很大的变化。大家的脸色都变得苍白和憔悴了，但是在工厂里却都精神抖擞，显得比平常漂亮，无论是在劳动服外面系上围裙，或是脱下劳动服上衣，只穿一件衬衫，看来都显得那么坚强有为。

但是，不仅是这些青年男女有这种坚强不屈、好象是疲惫了的极易震怒的脸色，就是住在这工厂的空虚而又似乎在装腔作势的砖造厂房附近——“没有太阳的街”的倔强而傲慢的全体居民，也都是这样。

大道两旁的小商人、连檐房的主妇、以孩子们的零用钱度日的捏面人儿的，还有那卖糖的老太婆……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他们的喉咙里好象卡住了什么东西，非常暴躁，虽然他们并不知道究竟给什么东西卡住了。

“他妈的，干掉它！”

这种很想大喝一声的愤怒感情，立即就会流露在脸上。

3 居民

“爸爸，所以我才说，等姐姐回来商量一下再说嘛，我，我不能那样……”

加代正在没法招架，所以她才说，等姐姐高枝回来……加代胆小，又不能象姐姐那样说服卧病的父亲，但她丝毫不想背叛这次的劳资斗争。因此，在翻脸威吓或说服她的父亲面前，她就最后把姐姐拉出来解围。姐姐对于父亲竟是这样“起作用”的。

“不成，那个疯子，跟她啥也说不通！啊，加代。”

病人的关节受到寒气侵袭而感到疼痛，这都表露在脸上了，他用眼睛制止正要拿着水壶站起来的加代。

“连你都三句话不来就说什么‘背叛’啦……可决不是那么回事呀。”

父亲是执拗的。他想，答应恩人（他认为是恩人）吉田工长的事，就必须做到，因此，坚决要把加代送回工厂去。

“公司对咱们一家大小真是大恩大德呀。不光是你去世的妈妈，就连你们也都是吃公司的饭长大的呀！”

但是，加代却在想别的事，她必须赶快烧晚饭。出去跑单帮、到处奔走的姐姐就该回来了。

“喂，……高枝那丫头，要是不答应，就把她赶出去……只要你答应，住在大路上的那位吉田先生明天就背着‘罢工团’来接你，啊？”

她吃惊地抬起头来：

“那怎么成啊！”

父亲那种刺探的目光，使得加代连作女儿的感情都消失了。

“爸爸，您和吉田先生商量好啦……是吧？”

加代欠起身来，回头瞪着父亲的眼睛，她那少女的丰腴的脸颊，呈现出一片苍白。

“那，你是说不愿意吗？”

病人把半卧着的身子又往前伸了伸，要抓住加代的衣襟。

她惶恐地往后退避着，但忽然看到不知什么时候回来的高枝，马上就高兴起来。

“怎么啦？加代也要跟爸爸吵架，有本事啦。”

高枝笑着，拂了拂袜子上的尘土，走进房间。

病人也一愣，但是，他今天却和平日不同，没有马上退却的样子。

他把目光移向高枝，看样子随时都会立刻发作。

“外面的风可太大啦，……唉唉，累死啦！”她一屁股坐在席子上，快活地说：“咱们这虽说是阴暗的连檐房，可确实还比外面暖和，房租十二圆五角，单从这一点来看，也还值得呢。”

高枝完全没把方才的父女吵架放在眼里。

“加代，对不起，饿得不能动弹了，烧饭吧。”

加代趁机想站起来，父亲好象要吃人似地喊道：“坐着！”

加代踌躇着。

“怎么啦？究竟是……”

患病的父亲遭到正面询问，一时也无话可答了。

“唉？加代，怎么这么无精打采的呀？”

姐姐虽只比她大三岁，但对她说来，差不多就是母亲了。

“一定是爸爸又说起糊涂话来了！不要紧，好啦，这有什么，想到老人精神不正常，也就不会生气啦。”

加代不禁噗哧一声，嘴角上显出了笑意。

“说什么？你这个疯丫头，你才是疯子呢！瞧不起你爸爸！”

病人突然用左手抓起枕边的茶碗，掷了过去，茶碗打着高枝的鬓发，落在背后的席子上。

“啊，好痛！”

她用一只手按着鬓发，但并没怎么发火。

“爸爸，我从来就绝没瞧不起您，所以，爸爸也不要瞧不起女儿。”

加代走进厨房开始烧晚饭。

“我说爸爸，您三句话不来就骂我‘疯丫头’，这就是您不对了。爸爸从前受到公司上一代东家喜兵卫关照，而且被裁纸机切断手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完全不同了。”高枝一面收拾装着跑单帮用的肥皂和自来水笔的背囊，一面抚摸着疼痛的鬓角，平心静气地说。“爸爸看来，我们也许是疯子，但我们也不能不说，爸爸在精神上的确有点不正常。”

病人终于扭过头去不理高枝了。

电灯亮了。

加代把一张小饭桌端到病人身旁来。

若是平常，电灯一亮公司的钟就响彻四周，做工的人们都下工回来，这排阴暗的连檐房，就一起热闹起来，婴儿和妇女们就象刚刚被赶进猪圈似的，吵吵嚷嚷嘈杂得很。但是近来却象断了发条、不能打点的摆钟似的，完全被包围在沉郁的空气里，度着时光。

“生意好吗？”

给病人盛上饭，加代就和姐姐对面坐下来拿起筷子。

“不算太好，不过，近来大家卖得都差不多——搞得熟练了一些。”

“那么，姐姐若是被开除，干脆就别作装订工，去跑单帮好啦

——五六个人合起伙来。”

“对，再唱着歌，打着鼓，那就太象啦。”

“象什么呀？”

“孤儿院的学生呗！”

两人不禁一齐笑起来。加代更是笑个不停，她本来是个连看到竹叶晃动都觉得有趣的十八岁的姑娘。

“可得使这个姑娘幸福。”

高枝望着这个面孔白净，五官端正，越长越漂亮的妹妹，心里思忖着。

忽然，高枝想起宫池来，说：

“今天啊，见到宫池先生他们啦。”

“在哪里？”加代抬起头来问道。

“在本乡的动坂，一起有四五个人呢，还有萩村先生，别的人都不认识，可都象是‘特务班’的。”

“嗳，他们究竟做的是什么工作呢？”

加代不了解“特务班”的性质。

“我也不大知道呀。‘特务班’的一切都是绝对秘密的。”

“不是干些可怕的事吗？”

加代认为姐姐是知道的。

“嗯，不知道。就是他们干部同志之间，也许都不知道呢；即使知道，团的秘密不也是不能说嘛！”

高枝忽然又改变语气说：

“我见到他们的时候，宫池先生还打听你来着。”

“啊！”加代的脸红了。

“他一打听不要紧，可给大家耍笑了一阵子，弄得挺难为情的！”

高枝早就知道宫池和加代的恋爱关系，因此，她以作姐姐的感情并夹杂着一种轻微的类似嫉妒的心理，不禁为这对情人的恋爱行径感到一些不安，虽然，他俩美满的爱情已在罢工团里传为美谈。

说完话，两人就默默地吃完了饭，把还在生气的父亲留在家里，一起到澡塘去洗澡。高枝近来总想对妹妹那种精神恍惚的举动，和对着镜子用心化妆时的背影，一一加以探索，这种心情使她感到很不愉快。

“自己也在爱着宫池。”

意识到这一点是令人讨厌的事，她先走出了澡塘。

千川桥上聚集着邻近的五六个年轻人。虽然已经很冷，但他们能集会的地点，除此以外再没有别处了。

“噢，阿高，洗澡去啦？”

一个穿着黄色水手裤的工人，调皮地把帽沿向上翻起来，向高枝喊着。

“什么人？啊，原来是阿庆，小鬼头还这么神气啊。”

她握了握“水手裤”伸出的手，随后就猛然把对方的帽子扯下来。

“喂喂，阿高，可别扔到沟里去呀！”

阿庆急得把嘴唇都噘起来了，别的年轻人都乐得拍起手来。

“这么脏的帽子还要它做什么，等交了女朋友，再买一顶好的吧。”

高枝和这个挺神气的十七岁的少年开玩笑，感到非常愉快。阿庆扑到高枝跟前抓住她的胳膊。

“干吗，想动武，好，来吧！”

高枝用双臂夹住阿庆的脖子，使劲摇撼着。嘻笑着的年轻

人们，这回又吆喝起来：

“阿庆这回可好哇！”

高枝挽起袖子，两只白胳膊，在黑暗中摇晃着。

“大家晚上好！”

加代赶来了。

“噢，打扮得可真漂亮啊，握握手吧。”

一个把腰带系在臀部的年轻人走过来。

“哟，没礼貌的阿三……谁跟你握手，叫你放开……”

加代甩开阿三的手，走向正在衔着口琴观望着的阿喜身旁。低能的阿喜嘻嘻地笑起来。

“吹个曲子吧，——《沙漠中的骆驼队》也成啊。”

阿喜在黑暗中龇着白牙热心地吹起来。

“不好，不好，《红旗歌》好，红旗……”高枝用胳膊搂着阿庆的脖子，走过来说。“‘红旗歌’好哇。”

他们虽然在不同的部门，但都是一个罢工团里的。

千川沟黑色的脏水缓缓地流向河滨，陶磁器的破片和鱼头等闪着白光。

天空中一弯镰刀形的下弦月，好象是舞台上的布景，挂在那里一动不动。

群众的旗，红旗……

几百个几千个连檐的房屋无论受到多么沉重的压抑，也总是低低地、默默地蜷伏在黑暗的深处，好象在发出从低沉逐渐高昂壮阔起来的、群众的歌声。

在几排连檐房的尽头，那座好象童话里的魔城似的砖造建筑物，乃是他们仇视的焦点，他们冲着这个建筑物唱出了心中的

愤怒。

胆怯的人随他去吧!

桥上的青年男女的歌声逐渐激动起来,他们摇着手臂,脚踢桥板。

阿喜拚命地吹着口琴,嘴里直流口水。

对 峙 的 阵 营

1 罢工团运动会

空前未有的小石川区久坚街大同印刷公司的罢工,至今不见可能了结的一线曙光。工场停工虽然已达五十余日,但三千职工所组成的罢工团的阵容颇为坚强;全日本工会评议会已向全国各所属工会募集资金。综观近况,从大阪及北海道方面前来支援的战士们,正在冲破有关方面的封锁线,源源入京。……公司方面从第一次会谈决裂以来,也改变方针坚守阵地,坚决贯彻开除左翼工会会员的计划。……因此,而使附近各街道的小商人身受重大影响;罢工时间愈长,各街道的繁荣即愈益受到打击。目前,本区内的同情者,正在纷纷进行协商,诉诸舆论。总之,时机已到,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

《东京日日》、《朝日》、《读卖》、《报知》《东京每日》等全东京市所有的报纸,都发表了同样的消息。

但是,市民们近来是很忙乱的。这个空前的大罢工,虽然几乎每隔两三天就用大号铅字在他们眼前闪现一次,可是他们已顾不得把这些都放进脑海了。

最近国会议员的选举、支持现内阁的党派发生动摇、以及犹

如拖着不安的红色信号突飞猛进的经济界的变化等等，善良的东京市民如果不是患健忘症的话，这些事情恐早已把他们变成疯人了。所幸，他们就象把报纸忘在电车里一样，把这些盘旋在身边的大事件的大部分都忘在脑后，而在这秋天里的一个晴朗的上午忙碌地奔跑着。

这真是秋天里的一个晴朗的上午。——

从音羽的护国寺院内山门旁直到山下墓场的边缘，大同印刷公司罢工团聚集在这里。从第一班到第七班，除了特务、通讯、宣传和伙食各班以外，共计有两千七百余人，他们利用这一天的野外活动来养精蓄锐，增加新的力量。

落叶幽寂的后山和降满晨霜的寺院，转瞬间都变成和工厂的工房一样的地方了。

"阿源，跟我一组，好吧？"一个双颊鼓得活象豆沙包似的女人，跺着胖得圆圆的脚，央求身旁的男人。

"不成，背你这个大屁股的家伙，跑不到终点，就得把我累垮啦。"男人冷淡地推辞着。

"咄，胆小鬼，混蛋！"

在临时收拾的运动场的树上，贴着这样的字条："各班选手哑巴骑瞎马赛跑"。在这稀有的阳光下，大家苍白的脸已经泛起红晕，情绪很高。

"男人当瞎马，女人当哑巴骑手呀！知道了吗？先跑到终点的按顺序分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各得半打毛巾，知道了吗？各班委员们，一班一回出三组……"

扩声筒喊叫着走过去，大家大都不知道各项竞赛的内容，比如"relay"（接力）这个名词，至少在一些年纪大些的人听来，只能觉得是外国药名。

人群在两侧排成三十多丈长的两行，在中间造成一条跑道。大家好象是跟太阳作了朋友，脸上都喜气洋洋。人们脱下的上衣和女人的外褂，都挂在树上或放在石块上。周围有警察和密探在警戒着。

大抵都是每对情人组成了一个组。也有瘦弱得象笔头菜似的工人背着一个肥胖的女人，压得喘不过气来。

“准备好了吗？一……二……跑！”

红旗倏地一摇，大家就象初学走路的孩子似地迈着不稳的步子向前跑去。在喊叫声和欢呼声中，马拚命地向前跑，有时把头钻向两侧的人群里，骑手就瞪起眼睛捏住马耳往后拉。

若有一组连人带马摔倒下去，就会有两组三组摔在他们身上。马浑身滚满泥土，骑手被狠狠地摔在地上，甚至都露出了贴身的红衬裙。这时候全场掀起震耳的哄笑声、鼓掌声和声援的喊声。勇敢的骑手们受到这些声援的鼓舞，连红衬裙上的泥土都顾不得拍掉，就又骑在惊惶的马背上向前驰去。

萩村等人离开大家聚会在后山上的塔影下面。

把主持今天这个运动会的萩村，唤到这里来的是工会总部的山本和副团长石冢。他们提议要今天这个运动会担负另外的任务。

“那不成。”

萩村等性急口吃、黑皮肤的石冢说完之后，就斩钉截铁地说。他认为，虽说群众已受过训练，而且又是个好机会，但从战术上来考虑，这样做也未免过于愚蠢了。而且，不是又没有最高干部会议的指示吗？“这又是老一套的策划，”他脸上露出了反感，睨视着站在旁边嬉笑着、还只有二十岁上下的山本。

“为什么？是因为没有最高干部会议的指示吗？”石冢表现

出质问的气势。"这样绝妙的机会呀！把它弄成自然暴发的示威运动，不是很好嘛！"

石家回过头来，好象一边向山本示意，一边征求他的同意。山本带着他所特有的似在察颜观色的、讨厌的笑容说：

"怪不得大家都说你近来变得懦弱了！"

这个年轻的娃娃说起话来，口吻可是非常老练的。萩村默默地回头望了他一眼，但因为忽然听见从塔后传来了脚步声，只好从衣袋里取出纸烟来点上火。

脚步声远了。

萩村抑制着自己，不要感情用事。从前和他在一个工厂里做工的山本，自从当了所谓职业革命家以后，在理论上固然没有什么分歧，但是在感情上却总是有隔阂。

"那么，你就召集班长，听听他们的意见吧。"

山本仍然嘻嘻地笑着说。但是，这种目无组织的决议是不能作的。

"不成，要对最高干部会议负责，所以我要反对到底。首先，我就不同意你们和中井一派的策划。"萩村毅然站起身来。

"别摆架子啦，工贼！"石家翻了脸，逼过来斥责萩村。

"说什么？"萩村也转过身去。

"哎，算啦，算啦！"

山本抓住萩村的右胳膊制止着，萩村甩掉他的手走开了。

"懦弱的家伙！"

石家的怒骂声从背后传来，萩村头也不回，大踏步地走到人群。

"喂，萩村，你当马怎么样？"班长们也用急躁的口吻喊他。

"好哇，当吧。"

他走到自己的第五班那里去找对象，但他是高级干部，不常呆在自己的班里，熟识的人也很少。

“谁愿意叫我驮着呀。”

萩村正在脱上衣，高枝走过来。

“驮我吧。”

她脚下只穿着袜子，脸上泛起一片红晕。

“哎呀，这可好，好哇，好哇！”

旁边的人们都拍起手来。

在起点上，被蒙起眼睛、滴溜溜地转了几转，把高枝背起的时候，萩村已经忘掉了一切，只觉得脸上发热。

“等一会，等一会，叫你们等一会就先别跑哇！”

起点工作人员把喉咙都喊哑了。原以为体质较弱的高枝很轻，等背起一试倒觉得格外沉重，萩村又在背后的手掌直冒汗。

“好哇，萩村看你的啦！”

“阿高，可加油哇！”

萩村耳朵嗡嗡地响了起来，再加上高枝用力直拉，响得就更厉害了。正在他迷迷糊糊的时候，忽然响起咚咚的脚步声，十几组马一起开跑了。他好象从背后给人推了一把，也跟着跑起来，但是，只觉得双脚好似悬了空，勉强跑开，忽然绊倒在前面的马身上，鼻子和嘴都吃满了泥土。当他下意识地拉开蒙眼的毛巾一瞧，被狠狠地抛了出去的高枝，正在用手揉着白白的小腿站起来。

“快，快！”

好胜的高枝，高声吆喝着，马上又跳到他的背上来，于是他又汗流满面地跑起来。但是，他的胳膊忽然被人抓住了。

“站住，萩村先生站住！”

高枝叫着，他扯下蒙眼的毛巾一瞧，迎面站着两个眼熟的大家警察署的密探。

“要，要怎么样？”他象是正在午睡而被喊醒似的，生气地说。“为什么逮捕我！？”

密探笑嘻嘻地没再说什么就拉着他走。

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转眼的工夫，周围的情况完全变了；瞧，站在跑道两侧的人们散了，到处在格斗着。

“为什么抓人，讲清道理！”萩村说着，想拨开上来往后拧他胳膊的密探的手。

“别神气啦！”另一个密探飞快地扑过来拧过他的左胳膊。“快走！到署里就知道啦。”

他左右被密探架着向前走，丝毫动弹不得。

大家这里一团，那里一团地拥了过来。

萩村已被人们层层包围起来，他们甚至要挤倒密探们，把萩村抢回去。

“等等，别挤，我马上就回来的！”

萩村惟恐造成不必要的牺牲而制止着大家。

山门前停着两三辆汽车，敞着车门等在那里。

“萩村先生，帽子！”

高枝冲过来，隔着密探的肩膀把帽子和上衣扔给他。

“喂，你的情妇真漂亮呀！”

一个密探在他穿上衣的当儿，放开手奚落他。

“什么话！”

没等萩村说完，他的身体已被推进车厢的一个角落里。

在大家警察署门前刚下车，从对面也驰来一辆逮捕人的汽车，正好碰到从里面下来的高木团长。

“噢！”

“怎么回事，这到底是……？”

高木想说什么，但他没听到，因为他们马上被拉开带走了。

他直到被关进栅栏里，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这突如其来的逮捕是有用意的。忽然从明亮的外面跑进阴暗的拘留所里来，暂时是看不清里面的情况的，不过一想连高木都遭到了逮捕，那一定有相当多的干部被捕了。

“这是怎么回事？”

当他逐渐看清了栅栏内的情景时，忽然发觉在他身旁有一个年轻男人把头顶在墙上打盹。

这是姓守家的特务班的工作人员。

“喂！”

他想躲过看守的眼睛和守家搭话。但正在这时，好象是梗塞的胸膛豁然开朗似的，他的头脑直觉地有所领悟。

这就是，昨天夜里在一个地方开完最高干部会议走出屋门时，忽然有人从黑暗中伸过手来和他握手。这个人就是他的好朋友特务班的宫池。

两人默默地分手了……在那样的场合，很多时候，都是遵守不讲话的惯例的，因此也未介意。

不是也可以说，那时候的握手，是包含着一种告别的意思吗？……

2 两个访问

直到晨曦的白光从眼孔般的小窗射进来的时候，荻村几乎是一夜没有入睡。每个拘留房间的铁门，都被粗暴地开关着，发出难听的响声，整夜不停；住在监房里，任凭你怎样泰然自若地

闭起双眼，也都无法入睡。萩村进来之后，守家马上就被提了出去，一直没有回来。到早晨为止，被捕的原因，并没有超出想象的范围。

“罢工团的人再进来一个就好啦。”

他打着呵欠骨碌地躺下来。

在休班的时候被召集来干了一个通宵的警察们，挤在警察署楼下，他们只应付国会议员的选举就够忙碌的了。

“他妈的，沾了罢工团这群小子的光，孩子们，好容易等到十天头上啦，结果还是没见着！”

一个肿眼泡的警察在熄了火的火炉旁边发着怨言。

明朗的阳光滑过水泥墙壁，照耀着楼上署长室的毛玻璃，室内被暖汽烤得暖烘烘的。

在一张大桌子上面，刚才仆人放在那里的茶杯正静静地冒着热气，发散着香味。署长抬起充血的眼睛望了望右面的墙壁，一个方形的挂钟正好指着三点停下来了。

署长那张扁平的、下颚骨突出的长满胡须的脸，活象风筝上的武士的模样。他烦躁地按了一下桌子边上的电钮，铃声尚未停息，早有一个老仆人毕恭毕敬地出现在门前。

“去跟司法主任说，等审讯完了请他来一下；还有，报纸来了没有？”

署长端起茶杯，粗硬的胡须被热气萦绕着。报纸来了，但司法主任却没马上来到。他把呵欠噎回去，摊开报纸。果然，每张报纸都夸大地刊登着昨天早起发生的事件。

大川氏住宅有人纵火

犯人疑是大印罢工团员

每张报纸几乎都是完全一样的词句，但是关于犯人手持凶器，从前一天晚上就隐藏在廊子下面的事，却都没有报道。

“实在是天真！”

他内心里对这样的报道表现了轻蔑的感情，而且象“犯人尚未查明拘捕”这样蓄意讽刺警察当局的手腕的词句，就更使他不愉快了。

“他妈的，我这里可是已经有了线索！”

这时，司法主任走了进来。他将近五十岁，前顶已经秃了，眼睛很小，没带佩刀，看来倒挺精神的。

“叫您久等啦，因为犯人太叫人费事……”

署长勉强作出体谅部下的笑容，把身旁的椅子推给他。

“辛苦啦！情况怎样？”

司法主任把一束捆在一起的审讯书放在署长面前说：“这些家伙可真顽强，很难抓到线索。”

“嗯。”署长刷刷地翻着审讯书。“怎样，他们里面没有真犯人吗？”

司法主任摇摇头：“都严审了一下——大体上，干部一级的，对这件事好象是没有直接关系。”

署长默默地凝视着这张长着小眼睛的脸。

“高等主任到所属富坂署去接头啦，我想等他回来，把情况汇总，总会有些线索的。”司法主任畏缩地仰头望着署长的脸。“这次罢工团的组织，总有点和历次劳资斗争的组织不同似的，……请您看看这份审讯书，这个……这个叫作守家的小伙子，在罢工团的特务班里……”

正在这时候，传来脚步声，回头一看，仆人走进来递过一张名片说：“署长老爷，现在有这么一位先生来见您……”

署长不耐烦地接过名片来，上面写着"东京印刷同业工会理事、东京市议会议员井下源一"。他是东京凹版印刷公司的董事长，由于政党关系，署长是认识他的。在名片后面用铅笔写着很草率的字："关于大同印刷公司的罢工问题，恳请火速惠予接见。"

"啧，来得可真不是好时候。"

署长的脸上露出了难色，因为他一定会接触到昨天发生的事件，而且这个来访人又是不能够赶回去的。

司法主任客气地退席了。在他刚要走出去的时候，又退回来和署长附耳说了些什么。署长听着直眨眼，然后和他对望了一下，说了一句"不要紧……"，深深地点了点头。

来访的是两个人。

"噢，好久不见啦，在您很忙的时候前来打扰，很抱歉。"

这个把拇指插在西服坎肩里面，稍微挺胸、浅黑皮肤、长脸、眼神灵敏、蓄着短胡子的绅士，大概就是井下了。

"噢，请，请……"

署长系着上衣的钮扣，欠了欠身子。

"让我来介绍，这位是东京印刷公司的董事长皆山专造先生。——这位是本署的署长、我的朋友室户先生。"

被介绍的长下巴颏、高个子的绅士和署长，都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互相点了点头。

仆人送进茶来。

"实在是引起了非常重大的事件啦！"

井下坐在署长让坐的椅子上，发出响亮的声音说。署长好象觉得这是自己应负的责任，而仅仅苦笑了一下，没有搭话。

"但是，大川君也太刻薄啦，哈哈哈。"

善于察颜观色，以包含着官僚习气的妄自尊大的纵声爆笑

来迷惑人心，相传乃是这位市参议员足以自豪的手法，他正是由于如此与官僚打交道而弄到现在这些财产的；现在，满不在乎地把贵族院参议员和著名的三井财阀的巨头大川称为君①，也是他的处世妙诀之一。

皆山也跟着笑了，但是，署长还是默不作声。假如对手不是市参议员的话，本来是要说"什么事？我很忙……"的，但现在却只能在脸色上有些表示罢了。

"今天我们来是有事拜托您……，就是想请您答应，从今天下午起把昨天逮捕的罢工团干部借给我们两三个。"

井下改变语气说。署长也知道，他是这次罢工的一个调解人，和他一起来的皆山，也是这个调解团里的。他们说，自己是代表这个调解团前来的，因为今天下午要和公司方面进行调解，而殷切地要求借给他们两三个罢工团干部。

"噢，这可有点困难，一则是现在还没审讯完……"

当然，井下是非常熟悉官僚习气的，刚巧是能够办到的事，他们也不轻易答应下来，而总是先说"是啊，想想办法看吧"。但是，这次扰乱社会治安的大罢工，即使是从井下的名誉职的地位来说，也是希望能够尽快得到解决的。——因此，他希望署长务必体谅他这区区的苦衷，而给予帮助。

透过窗子上的毛玻璃照射着的阳光，更加强烈了。

"而且，也还要请示总署，……"

署长终于谈到了总署。

"那么，很冒昧，下午我再来一次电话，还请多帮忙……"

---

① 日本人称先生，表示客气，用来称呼平级或上级；称君，表示亲近，用来称呼平级或下级。

说完，两个来访人就离开了署长室。门前，一辆崭新的派克脱型的汽车发出了轻快的马达声。

“能办得到吗？”

汽车开动以后，皆山向身旁的井下问道。

“说什么！这群官僚们……总是不会说‘是，一定照办’的呀！”

市参议员满不在乎地笑了。

汽车穿过笔直的音羽大路，静静地驶进大和讲谈出版社国尾社长公馆的庭院里去。

大川每天起得很早，是他传记中的佳话之一。他绝不穿西服，除了皮底和毡底的草履之外，也从未穿过别的履物，这也是一种佳话吧。

这一天，他也是早晨五点钟起床的。由于避开了女人和酒，他的精力比起青年时代来，丝毫没有变化；但也许终究是因为年龄的关系，近来动辄就从午夜三点钟前后醒来，再也合不上眼，不能入睡。

冷冷地闭成一字形的嘴，占据了脸的下半部，他有着非常发达的下颚骨和胡子稀疏的大红脸膛，身材较矮；但在他活动的社会里，仅仅有两三个人能够正面望他这张脸。

就是在勅选的贵族院议员中，他身为新男爵的候补者，每在内阁更替时，都被谈论着的刚愎自用的性格和明晰达理的头脑，也都成了后辈们崇拜偶像的内容了。

据说，经他过目的考绩表，都是要发奖金的。他用完早饭，上午七点钟走进书房，核阅有关公司的三十几份报告书。他沉默寡言，即使对自己的秘书，除了命令以外，也都不讲别的话。

他对于昨天早晨发生的事件，连报纸上的报道都是漠不关心的。他看了一下经济版和政治版以后，立即就唤来仆人换了衣服。

秘书站在门外说：

“涩阪先生来电话，他问，他在自己家里等您吗？”

他一面系着裙裤上的带子，一面回过头来问：

“是涩阪先生亲自来的电话吗？”

“是的。”秘书回答着，他就亲自走到电话旁边来。

“别看他老态龙钟，倒是起得很早哩！”

过了五分钟，他放下电话走回室内来，愉快地说着，脸上浮起了笑容。他是轻易不笑的，难得这么高兴。

两雄会见！——秘书在心底清楚地这样想着。大川和这位三菱财阀的统帅涩阪男爵，迄今在种种事业方面，一直在进行勾心斗角的竞争。

但是，突然由大川提出了会见的要求。秘书紧张地命令用人备车。

上午九时，大川带着秘书来到丸之内仲街八号日本工业协会办事处总管室。室内的七八个绅士看到他走进，都连忙从椅子上站起来。

大同印刷、日本电泡、大同出版、王子造纸、大川机械制作所、大川橡胶等等，——他在总管席坐下来，就用眼睛环视了一下这些被召集来的同族家臣们。这七八个绅士，虽都有着经理、董事、副社长等头衔，但却没有一个不是只有名义股份的雇工。

很少讲话的大川忽然说：

“古谷君，请谈谈罢工的经过。”

古谷是大同印刷公司的董事，他身材细长，系着的蝶形黑领

花，看来好象是头部与胸部之间的界标。他似乎早就预料到这一点，便从手提包里取出日记、文件和罢工团撒的传单等，摊开来，开始说明。

但是，俨然坐在大转椅上的大川，却只是凝视着空间，一言不发。

古谷董事的说明告一段落之后，停了一下，等他发言，但因为他不开口，无奈只得不分巨细，甚至连传单上的词句都细致地读了一遍。

大同印刷公司闹罢工，为什么把他们叫来呢？这群日本电泡和王子造纸等公司的要人们觉得这是不可理解的。

从楼下的马路上疾驰过去的汽车发出新鲜的马达声，爬上沉静的七层高楼，从明亮的转窗飘进来；除此而外，这里是一片使人感到压抑的庄严的静寂。

大川好容易才开了口：

“今天对调解团的回答，应该停止！”

“是！”古谷董事虽是在答应着，但也只是答应而已，他是毫无办法的。

“王子造纸和其他各位，你们目前的存货，在停止生产以后，能够维持几天？”

这个出乎意料之外的质问，使他们一起惊慌起来，于是都各自申述了各地代销店的存货和公司仓库里的成品的大体数量。

“好的。我现在去会见涩谷先生，诸位都马上回去，清查存货，就是他们明天发动罢工，也不要惊惶失措。”

他用眼睛向秘书示意，连烟都没吸，就接过古谷董事递过来的手杖，走出总管室。

他讨厌乘电梯，就领头沿着螺旋形的楼梯走下楼去。走出大

楼的大门时，他忽然看到一个可疑的人。

那个人身穿劳动服，站在对面建筑物的阴影里，好象是在凝视着他。虽然在他们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当他们的视线将要碰到一起的时候，那个可疑的人忽然躲起来了。

他走近汽车。

秘书站在他身后，司机行礼打开车门，正在这一刹那间，秘书惊叫了一声："啊！"这时候，大川看到一幅骇人的景象：一个龇着牙、身穿劳动服的人，象子弹似地朝自己这边扑过来！

"混蛋！"

他用手杖支撑着身子，大声喝道。忽然，司机和秘书奔上前来扭住"劳动服"的胸膛，把那人推开。

"大川！"

"劳动服"怒吼了一声，同时，好象咽了最后一口气的病人似地，张得很大的嘴在痉挛着。就在这刹那间，只见"劳动服"高高举起右手来，一道白光倏地掠过大川右边的脸颊。

扭在一起的手臂和腿，好象带弹簧的玩偶似地在地上翻滚着，不自然的叫声和呻吟声骇人地震荡着周围的空气。

人们从建筑物里、从汽车的阴影里跑了出来。扭在一起的手臂分开来，"劳动服"被两脚朝天摔在地上，但他的身子却忽然象球似地滚转起来，逃到建筑物的阴影里去。

"别叫他跑掉！"

"别叫他跑掉！"

赶来的人们也都跑进大楼的胡同里去。

古谷董事及其他人，都变了脸色从楼上跑下来，警察也跑来了。

大川一直怒气冲冲地伫立着。

秘书走回来了。

“您受伤了吗？不要紧吗？”他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逃到大楼里面去了，一定会抓到的吧。”

警察向秘书问了许多话。另一个警察跑到电话机旁边去。

“啊！这个……！”

古谷董事说着，正要拾起丢在大门右手圆柱下的一件铿亮的东西，警察急忙制止他说：

“照原样，照原样放着，别动。”

那是一把开过刃的三寸长的海军刀。

“噢！”

众人吓掉了魂似地望着这把刀。

“已经十一点了。约定的时间，不能迟到，准备开车！”

这时，大川说着，沉着地上了汽车。

汽车徐徐地开走了，古谷董事一面望着大川的后影，一面保持着电线杆子似的立正姿势，说：

“罢工团的家伙们虽然厉害，可你们看这位总管怎样？连根眉毛都没动一动！”

3 妇女部会议

外面猛烈地刮着秋风。植物园坡下一座叫作安乐寺的小寺院的一部分庙堂，作了罢工团第三总部的办公处。在这几乎变成废墟的漆黑的寺院门口，有两三个警察站在没有电灯的黑暗中，注视着四周。

“这群胆大的臭娘儿们！”

女人们被风刮得好象破布团儿似地蜷着身子走了来，轻蔑地打量着警察，象被寺院吸进去一般走进大门。

寺院里，正在举行妇女部委员会会议。高枝来到会场时，议题已经讨论完一半了。她坐在阴凉空旷的室内的一角，用不太高兴的脸色和同志们打招呼。

“晚上好，我迟到了，对不起。”

她低声和身旁那包着黑围巾、只露出一双眼睛的阿房说。

“您可得不到全勤津贴啦。”

阿房用她那长在凸起的前额下面的两颗溜圆的眼睛，顽皮地凝视着高枝。

“不要紧呀，我可以加夜班补上哩。……”

妇女部长大宅女士正坐在主席的位置上作冗长的发言，室内三十多个妇女部委员有的在作笔记，有的在提问题，有的耳语着。

“主席，请禁止个别交谈。”

忽然，坐在高枝右邻的阿松听到高枝和阿房谈话，就喊叫起来。高枝觉得她很讨厌。阿松是部长的心腹，满头卷曲的黄毛，大家都讨厌她。她瞪着一双鲸鱼般的小眼睛，继续发出刺耳的叫声：

“主席，请付表决——快点进行吧！”

阿房一面把讨论完的议题的笔记递给高枝，一面对阿松报复地怒吼道：

“你一个人乱喊，还管人家什么个别交谈，黄毛丫头！”

阿房生气，不单是因为受到了阿松的攻击，而且也是因为不满意那位看来头脑迟钝的女学究式的部长。

“继续讨论问题吧！”

从对面代表排版科和铸字科的人们那里也发出了奚落的喊声。

“说什么浑话 你这个愣丫头，锛儿头！”

阿松对阿房回敬着，但是她的声音却放得很低，刚刚能够听到。比起锛儿头阿房来，现在刚刚放下笔扬起脸来的高枝，倒是阿松的劲敌。就连头目人大宅信子也都怕她，更何况阿松，所以她才放低了声音。

高枝的脑子正被加代和萩村的事占据着。这是因为加代很担心在大川住宅纵火的也许是宫池；而可能知道底细的萩村，昨天又在护国寺院内的运动场上被捕，至今尚未获释。

“那么，我们就总括起来，一起表决吧。”

大宅部长和邻桌的书记员商量之后，回过身来对大家说。

这位绰号“永远的处女”的女人，从未摘过她那副无框的眼镜。在她那圆圆的鼻头上，经常浮着一层油汗。“所以，她才象狗似的，嗅觉很灵，疑心太重。”——部长的反对派总是这么说她。此外，这位女士还有着凸出的腮帮和老姑娘的油腻的皮肤。

“第一件，单帮队明天也和平日一样，按照各个负责委员的指挥继续行动。第二件，铸字科高桥松提出的‘关于对有叛变危险的小川诠等三人的紧急处理问题’，移交班长会议，指定班的基干组织成员松山琴和户仓六二人为委员加以适当处理。第三件，‘关于在各班采取鼓舞士气的办法的问题’，第一，组织妇女流动宣传队，第二，委托无产者艺术联盟剧院到各班巡回演出富有鼓动性的戏剧；这第三件事交给部长和两名委员负责办理。这就是这次会议的决议，同意的请举手！”

大家象小学生似地举起手来。大宅女士说了一声“好了”，就向书记员眨了眨眼睛。

隔着纸拉门，廊沿上的挡雨板剧烈地摇晃起来，秋风发出一阵吼声。

"啊,困啦。"

阿房喃喃地说。高枝抑制着由她引起的呵欠,问道:

"总部的报告,今晚是谁来作?"

阿房歪了歪头:

"不晓得是谁呀,谈判好象是还没有头绪呢,应该给他们点厉害瞧瞧!"

阿房愈说愈有气,大家也都有同感。

"总部的报告,今晚还是十一点吗?"

在纸拉门旁边,一个身穿罩衣、声音里带感冒气味的梳桃割髻①的少女生气地问道。她是第二排版科的阿银。

议题都讨论完了。望眼欲穿的总部报告,总是在很晚的时候才由最高干部会议来人做的。

"主席,提议休息一会儿!"

接着,从纸拉门对面的纸隔扇那里,也有两三个人发出疲惫的声音。但是,"永远的处女"却不高兴地沉默着,没有立刻宣布休息。

她早就在盘算,一面睨视着右边的一个围着红围巾、梳着银杏髻②的姑娘,一面在脑子里酝酿着一个阴谋。这个姑娘正把肩膀倚着寺院用的白地上描绘着水墨画的纸隔扇,在疲倦地打盹。

"卖淫的女人当委员,真是太荒唐了!"她心里在辱骂着这个脸色苍白的姑娘。"开完会回去,还要到咖啡店里去做一笔'买卖'吧,当然要困了,卖淫的婊子!"

---

① 桃割髻是日本少女发式的名称。

② 银杏髻是日本年轻妇女发式的名称。

“主席，紧急提议。”

阿松忽然喊道。大家吃惊地把视线移向她那面去。“什么提议呀？”高枝也在猜想着。部长好象早就在等待着似地点了点下颌。

“提议的内容是：我要揭发我们罢工团妇女部的一个妇女，而且是委员，有污损团的名誉的行为。”

大家都面面相觑。

“这可有趣啦。”阿房向高枝低语着。主席的脸丝毫没有变色，她认为计划的进行是顺利的。

“我坦率地说，这里有一个人，可耻地用女人的贞操去换取金钱；在这个会议上，我来揭发这种不顾团的名誉的人，希望她自己做决定。她的姓名，假如……”

“等一等。”主席至此举起手来制止着。梳偏分头的黄毛姑娘脸上浮起似已完成任务的神情，亲热地望着主席的眼镜。

“好啦，内容已经很充分了。”

主席会意地叫阿松坐下来。大家不了解主席为什么采取这种忽视会议程序的作法，只知道被揭发的人是装订科的阿君。她经常梳着银杏髻，面无血色；她在阿松发言时脸色更苍白，低下头去，一直没有抬起来。

高枝吃了一惊，她是最了解阿君的。揭发的内容也许是事实，但是，为什么非要揭发这些问题不可呢？为什么非要揭发这位虽然说不上勇敢，但是认真、能很好地完成任务的性情孤癖的姑娘不可呢？她担负着抚养五口之家的义务，脸色苍白和经常梳着银杏髻，并不是因为她自己喜欢……真是提出了一个麻烦的问题。

高枝本来惦记着加代，心想今天晚上不动火的，但是，想到

这里忽然从小腹部涌起一股怒火来。

"我提醒提议的人,因为提议的内容牵涉到当事人的一生的重大问题,最好是收回这个提议,个别地向主席提出。你看怎样?""永远的处女"温和地向"黄毛"微笑着说。

高枝看到这般光景,心想:

"家伙,在作戏!"

黄毛坚持不收回提议。大家的视线从阿松那小小的鲸鱼眼睛到主席,又到在纸隔扇旁边不声不响地低着头的阿君那里,频频转动。

"白山小姐(黄毛的姓)等一等,若不收回你的提议,就先叫我发表意见吧。"

主席满面正经地说。黄毛坐下来了。阿房轻轻地触着高枝的膝头说:"她们是想联合起来羞辱明美,可恶的东西!"

阿房和高枝都和阿君一起在装订科工作。

"白山小姐说她不收回提议,可是她不知道这对当事人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假如真象你说的那样,本人在这里的话,我想只谈这些,她自会作出决定的,所以我才劝你收回自己的提议……"

"永远的处女"透过无框的眼镜,逼视着阿君的侧脸。她得意,她的贞操观念论在驱逐一个同志这一点上,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我想趁这个机会说一说,我们劳动妇女,大都是贞操观念太薄弱了。我们从早到晚在工场里,或是在现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都被男人们当作窑姐儿或是野妓一样看待,受到他们露骨的污辱。我想这都是因为我们太不重视贞操的缘故。"

"永远的处女"在观念上也是一个贞操论者!

"主席!"阿房再也忍不住,便大声喊叫起来。从别处也发出了喊声。但是,主席却蛮横地不加理睬。

"我认为甚至都可以这样说:贞操是女人的生命。但是,我们妇女竟把这么珍贵的贞操,好象用旧了的手帕似地轻易抛掉,到了这种地步,我可真不明白这种人的心情了。"

"永远的处女"慷慨激昂地一口气说完了。部长派的各位淑女都在洗耳恭听,但是,阿房和阿银一派的人们却都发了火。

"主席太粗暴啦!"

"主席,别再念佛啦!"

高枝也和大家一起喊叫着,会场上的嘈杂声淹没了主席的说教。

"主席,我要提出质问!"

高枝把膝头向前移了移。阿房跑到阿君那边去,和她说:

"你就说好了,坚强些,不要紧。"

高枝激动地喊道:

"我向白山小姐提出质问,你是在揭发谁,说谁卖淫?"

高枝抖动着她那梳得短短的发髻,睨视着黄毛。阿松受到她突然的质问,不禁踌躇起来。

"喂,你说呀!既然是揭发嘛,就该有证据。——好哇,你说吧!"

她逼问着。主席频频敲着桌子用尖锐的声音喊道:

"请肃静!"为了给手下的人解围,这也是必要的。

"说又怎么的,就是你们那里的阿君!"

"说什么,阿君?真有趣,那你就拿出证据来瞧瞧吧,拿出确凿的证据来瞧瞧!"

高枝几乎都把自己的脸贴在黄毛的前额上了。

“胡说，能有这样的证据吗？”

阿松说了一句下台的词儿，正想逃开。

“混蛋！”

高枝突然扯住黄毛的头发，大家都乱了，旁边的人们就插到她们中间去制止着。

“信子小姐！”

高枝忽又一转身冲向主席那边去，睨视着这位说是已从女学校毕业，但又说是中途退学的主席，叫了一声。主席心里害怕，这是因为能够在言论上和她较量的，在部里只有高枝一人；而且从高枝这种凶相看来，还真不晓得会干出什么勾当来。

“信子小姐，你是和黄毛串通一气，成心整人！”

高枝身边聚集着房子、阿银等反对部长的一派的人们；同样，主席手下的淑女派也聚集在主席周围。场上是一片混乱。

“说什么？我是不会干那种糊涂事的，何况我又是妇女部长呢！”

主席到底是比高枝年长，仍旧沉着得很。

“撒谎！都在你脸上写得明明白白的！”

难怪部长派的淑女们称她作“不良少女的团长”，高枝的话立刻就暴露了自己的秉性。

“你不要误解，我作为一个部长是有责任管束那些行为不正的人的。可是您身为女人，竟象男人那么粗暴，难道说这是妇女部委员应有的行为吗？”

“可真是呀！”

“不良少女！”

“养汉精！”

部长派的人们辱骂着。高枝一直冲到桌子前面去怒吼着：

“诸位，我要弹劾部长的贞操论。部长的贞操论正在损害我们的同志。”

“对呀！”阿房们呼应着，也有的人在喊：“永远的处女！”

“部长是想用资产阶级的贞操论，来把我们最应该同情的同志阿君，从我们的队伍里赶出去！”

两派都哇哇地骂起来，部长拍着桌子从喉咙里挤出尖锐的喊声：

“这真是天大的谎话，春木小姐（高枝的姓）净胡说！我哪里有资产阶级的论调？说吧，哪里？”

“永远的处女”也把脸气得通红，从桌子上面伸过头来，口唇在发抖。

“就是资产阶级的嘛，我讲给你们听吗？你的贞操论实际上就是把性欲行为尽量高价卖给男人呀！——卖的时候，还说什么我是处女呀，是淑女呀！假如可能的话，最好是不卖给排字工人，而卖给小官吏，这就是你的贞操论呀。这就是道地的资产阶级贞操论！”

部长派被打中了要害。阿银用疯狂的声音喊道：

“嘿！阔小姐！”

会场上掀起嘲笑声，部长浑身发起抖来。

“那么，春木小姐，您是说卖淫也好，干什么都好吗？”“永远的处女”拚命地纠缠着。

“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总比你的贞操论好得多。作为一个同志，为了斗争——为了扶养五口之家而去卖淫，比起你们这些淑女们的‘神圣的恋爱’来，总还是强得多呀！”

“噢，可真骇人！”

“好厉害呀！”

“真不愧是‘团长’！”

部长派脸上夸张地露出轻蔑的神色。

“我说，您是说她那样做对吗?!”

部长心想用轻蔑的言语打退对方，来稳当地得到胜利，但是高枝却毫不放松：“哎，好嘛！即使象刚才你说的那样，把贞操象用旧的手帕一样轻易抛掉，比起你这经常吹嘘的‘永远的处女’——因为保存过久而腐臭的罐头来，也还是没有臭味，非常干脆哩。”

大宅女士的脸气得布满了皱纹。她的嘴角痉挛了几下，忽然转过身去，用双手捧住了脸颊。

会场弄到完全不可收拾的地步。部长派乱成一团，反部长派完全得到了胜利。

“喂，一定要坚强呀，别再窝窝囊囊地哭了，扬起脸来，不要紧。”

高枝拥抱似地把阿君扶起来。

“阿君，请你告诉那些阔小姐们吧：我们劳动妇女，在我们无产阶级尚未完全解放之前，别说是贞操，就连生命也都要献给我们的事业！”

4 牺 牲

她们听了总部的报告之后，回到家里，已经将近十一点了。

总部的报告，是最高干部会议的书记，一个姓松尾的年轻人来做的。他是因为绝大部分的最高干部都遭到逮捕，才以代理的身分前来做报告的。

大同印刷公司的罢工，我们认为是资本家对职工所进行的挑战，我们全体东京印刷工人，敦促公司尽快省悟，要求立即加以解决。

大正十五年三月——日

全东京印刷工人大会

“这份决议，是今天在神田松本亭① 举行的印刷工人大会决议的抄本，是大会代表把决议正本交给公司以后送到总部来的。”

这位年轻的同志精力充沛地报告说：

“谈判，由于受到了有关方面恶劣的压迫，实际上已陷于停顿。但是，我们必须充分地认识到这次的斗争和已往的不同，我们的任务是进行最后的具有决定性的斗争。”

这位身材短小、瘦骨嶙峋、看来很灵巧的人，好象用吹风机把热与力吹进她们疲惫的肌体之后，就匆匆地走掉了。——因为等待他报告的罢工团各部门的集会还有很多。

随着夜色的加深，风也逐渐失去了威力。部长派和反部长派闹到最后，在斗争面前也还是要携起手来。

“阿君，不要有什么顾虑。就是我，假如需要，也可以从明天起就照你那样去做的。是呀，咱们为了不受那些家伙们的剥削，贞操啦，生命啦，都可以勇敢地抛掉呀。”

当走到高枝家的三号连檐房前的小巷时，高枝对一起回来的阿房和阿君说。“愣丫头”阿房也默默地听着。阿君的情绪已完全恢复过来。

“谢谢你。”阿君从红围巾里仰起脸来向高枝笑了笑。

---

① 神田是东京市的一个区，松本亭是这个区里的一处集会的地方。

高枝在这里和她们分手回到家里来。加代已经作好洗澡的准备，等着她一起到澡堂去，两人就马上走出家门。

高枝把今天晚上部务会议发生的事情，和总部的报告说了一遍。加代只顾低着她那梳着“桃割髻”的头，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走到小巷拐角的时候，险些撞着挂在房檐上的招牌。她象是在焦灼地想为自己内心的不安和苦闷找到一个客观的认识。

“姐姐，我呀……我想一定是再也见不着宫池先生啦！——我总是这样感觉……但我……”

高枝愣了一下。妹妹是在勇敢地跟自身的苦痛斗争着。放火的人可能是宫池，这个直觉是连高枝也不能否定的，因为她知道罢工团里的情况。

“不过，我倒是没什么。”

在高枝看来，加代活象个小孩子，尤其是她这么说着忽然仰起的脸庞，真是可爱极了，使人涌起一种想把她紧紧拥抱起来的感情。

“姐姐，看过今天的《日日新闻》吗？”

“上面还登着什么‘告别妻子，悲壮的决心——大同印刷公司的罢工愈益恶化’的消息呢，团员里有谁是这样的吗？”

高枝不知道。但是在多数的人里大概会有吧……。事实上，比起偶尔登在报纸上的消息来，事情一定是还有很多的。

“阿君也真可怜，她家里的弟弟还是个瞎子哩，姐姐不知道吗？”

加代和阿君在一个车间里做工，工作台也紧挨着，腼腆的性格也很相象，只是阿君年长两三岁。

天空中星星在眨眼，好象被风拂拭过的下弦月，好容易才从白山一带的森林中爬了出来。

澡塘里一片混杂，尤其是女池，到了十一点前后，连婴儿带幼童的哭叫声，在升腾的蒸汽中形成一片嘈杂。

加代给姐姐冲过背，该换班了，高枝接过水桶绕到加代背后来。

“可是，姐姐，若那样，阿君不会生孩子吗？”加代回过头来低声说。——这姑娘，已经有了情人，还简直是个孩子。

“那大概是想法不生呗。”

姐姐笑着说。至此，妹妹就再没吭声。高枝拧干了毛巾，从她那突然丰腴起来的肩头到手臂，从腰到腿，特别是在那富有弹性的肩头上，用力一擦。

“好痛！噢！”妹妹吃惊地回过头来。

姐姐带着诙谐的笑脸说：

“因为你想他想得太厉害了，这是叫你醒醒啊。”

姐姐快活地笑起来。但是，妹妹的笑声却是那么无力。

“嗳，再下去暖暖就回去吧。”

高枝把脖子浸在浑浊得有点发白的热水里，好象是要把全部的疲劳都吐出似地长出了一口气。池塘里虽然也有好几张熟悉的面孔，但她连头也都懒得点了。

加代擦净肥皂盒，转过身来走近池塘。

这时候，高枝望着加代的裸体，忽然以她那女人所具有的细心发现了一个迹象，而且这迹象变成一种确凿的印证，使她感到了忧郁。

妹妹怀孕了！！

被夜风吹拂着，转过小巷的每一个拐角的时候，高枝感到一种沉重的不安——一幕沉痛的悲剧似已清清楚楚地出现在眼前。

必须说穿，好替她想想分娩前后的问题，告诉她怀孕期间应该注意的事情。

高枝觉得可以给她出出主意，但是，要主动提出对方尚在隐瞒的事情，即使是姊妹，也总还是有点顾虑。

已经是十二点了。

在病父旁边铺上单薄的被褥，高枝先躺下了。照平日的习惯，她先翻阅了两三页借来的书，但是，今天夜里因为各种事件纷扰着她的思路，简直不能读下去。

她在蒙胧之中听着加代的动静，似乎还在做什么；但由于白天太疲劳了，便不知不觉睡着了。

高枝忽然从模糊的梦里醒来。

她觉得的确是听到晒衣竿或是别的什么东西相碰的声音。天还没亮。

“是什么呢？”

她惊恐地想着，一看旁边的床铺，加代不见了。她不禁爬起来，四下里打量着，但仍未发现加代的踪影。

从那相当凉的被褥看来，当然也不是上厕所了。她本想叫醒父亲，但忽听窗外传来了声音。

她从昨晚发现的情况推测，感到非常不安。

窗外是千川沟。低微的流水声中夹杂着人语声。——这声音的确是从桥上传来的。

她悄悄爬起来，一推外边的门，因为没有上闩，马上就轻轻地开了。顺着房檐绕过去，眼前就是桥上了。那里有一对男女的身影正在浴着清寒的月光。这不正是加代和另一个人影——千真万确的宫池嘛！

高枝真是大吃了一惊。这确实是宫池。但是为什么在深更半夜跑到这样的地方来呢？

她把身体退到房檐下面，合上了透进寒气的睡衣衣襟。

“危险！”

他们竟跑到警戒森严的这一带来，而且又伫立在那么容易被人发觉的桥上！

但是，两人却手拉着手、冻僵了似地倚着桥栏站着。宫池身穿高枝熟悉的茶色大衣，用前襟裹着只穿了睡衣、扎条红腰带的加代。

过了五分钟，过了十分钟，两人仍旧没离开。加代好象把头伏在宫池的胸部哭泣着。

夜警的梆子声从远处传来。从白山的森林升起的下弦月，现在已经靠近高师的树林，迅速地奔驰着。

她渐渐有点着急起来了。冒着这样的危险前来会面倒还没什么，但选择的地点可真是太引人注目了。

“是想自首吗？”

她觉得一旦被本区的警察署发现了，连加代也都一起捕去，那真是不堪设想的事；这对怀了孕的妹妹来说，可真是一个残酷的折磨。

这是两个失掉理智的人——她转瞬间就打定了主意。她忽然从房檐的阴影里走了出来，——但当她望着桥上两人的姿影时，不禁把视线移开了。——桥上，现在只是他们两个人的世界呀！

“愚蠢！”

高枝心里说着，自己就觉得用这副无聊的神情走出来又缩回去的姿态令人讨厌了。她连忙走回家里。

"是在嫉妒吗？"

她怕惊醒父亲，悄悄钻进自己的被窝，但是，心绪还是不宁静。

理智的嘴角，宽阔的前额——虽然她知道这是妹妹的情人，她却属意于他。只要一想到异性，首先浮现在脑际的就是他的面庞。

"这不是讨厌的感情嘛！"

脑海里闪映出那顽皮姑娘阿房在嘲笑她似的面影，她不由得苦笑了。

枕边的闹钟已经过了三点半，她把身子翻转了一下，但是，这是多么无可奈何的心情啊。

这时候，桥上的脚步声静静地绕过房檐走到门前停了下来。门开了。加代走进来，悄悄地摇着她的身子说：

"姐姐，你起来一下。"

高枝装作不知道的样子爬起来，加代默默地指了一下门口。

宫池默默地站在那里。

高枝连忙收拾装束，披上外褂，走到居屋门口①去说：

"请进来。"

然后，她吩咐加代关上门，生火。

父亲从加代进屋时就醒过来，用怀疑和警惕的眼光气冲冲地盯着这个陌生男人的、苍白而又憔悴的脸。

① 日本式房子，进门地上铺土或砖的地方，叫作土间。从土间上去，就是铺席子的居室，与土间高低约相差一尺多，上面安着纸拉门。出进时，坐在居室的边沿上穿鞋或脱鞋，居室门口就是指这个地方。

“爸爸。”

高枝走到枕旁低声说了些什么。父亲露出一种似懂非懂的神情，就又把头放到枕头上去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高枝走到规规矩矩地坐在火盆旁的宫池身边来，低声问了一句。

“没有什么……在报纸上看到了吧？”宫池由于疲劳和焦灼而清楚地印上了一层阴影的脸，浮起了惨淡的微笑。“搞糟啦！”

高枝默默地望着他的脸。沉默在继续着。但是，在这种沉默里比把话说开，一切都更清楚。

加代端进炭火来，她哭肿的两眼在电灯光下好似还有点晃得睁不开。

宫池揭开袜口取出一小块折迭的纸片来，送到高枝手里：

“请把这个交给萩村，或是中井，谁都成，这是一个人在执行任务时的情报，拜托你。”

宫池是信任高枝的。她默默地点点头。宫池接着又断断续续地说：

“我等到天明就去自首。”

“啊？”高枝吓了一跳。

宫池又用沉着的语气接着说：

“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是最好的。本来，一开始就预定这样做的，为了争取尽快释放高级干部，也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他下定了决心。

“……”

高枝没有什么该说的话。

这时候，更夫敲着梆子从门外走过去，接着又响起了夹杂着

佩刀声的脚步声。

“近几天来，更夫和警察总是一起从这里走过去。”高枝说。

“宫池先生，你就在这床被窝里睡一觉吧，就是脏些。”

给加代这么一说，宫池回头望望女人的被窝，只是苦笑了一下。

“就是宫池先生胆量再大，也睡不着呀，最好还是给他做点饭吃吧。”

姐妹两人到厨房里去准备早饭了。宫池已在警察的罗网中度过两天两夜，累得疲劳不堪了。这时候他望着姐妹两人的背影，眼里浮起了热泪。

加代伺候宫池吃饭，宫池削瘦的脸颊浮起微笑，拿起筷子来。

“真热呀！”

米饭冒着热气，萦绕着宫池和加代热泪盈眶的面庞，别离后不知多少年才能重逢啊！——高枝打开临街的门走了出来。

黎明前的凉气，不觉已经发白，高枝仰望天空，用力把噎在喉咙里的热泪咽到肚子里去。

听动静，宫池下到土间里来，正在穿鞋。

“去吧，祝你身体好……”

加代那颤抖的声音，说到一半就沙哑了。男人没做声。

“开开门，高枝小姐。”

宫池用力从里面推门。高枝把背在后面推着门的手一松，宫池就很快地走到她前面来握住她的手。

“我走啦，刚才那份情报就求你办啦。”

他也是共产党员。

他一转身就绕到屋后面去，不见了。

"好啦，这样不好看，不要哭！"

望着在桥上、在黎明的空气中快步走向远方的宫池那清晰的背影，好象童年时代的姐妹，姐姐抚摸着妹妹的头发说：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任　务

1 情报员

急切的卖号外的铃声，在街上每一个十字路口响着。

"若槻内阁总辞职！"

电车站的红色电杆前面、银行门口、工场的便门、火车站的月台、商店的陈列窗、报馆的公告牌，都贴满和飞舞着油墨尚未全干的纸片——这纸片真可以说是在短短的一瞬间就飞遍了全市。在这初冬季节的一个下午照着耀眼的阳光的街道上，在飞舞着的风沙中，人们的急遽的脚步声，和交错着的惊疑的视线，使这不安的空气愈发沉重了。

"对华政策发生破绽，银行破产无法挽救，——这就是内阁总辞职的原因！"

一个戴软礼帽、身穿西装的人喃喃地说，穿制服的学生也这样自语着。戴便帽、穿斗篷的人和身穿劳动服、推着自行车的工人，还有那戴钢腿眼镜梳西式短发的女人、电车售票员、汽车司机、警察、军人……也都这样想。

曾向天皇"乞骸骨"① 的阁员们，对大家来说都很熟悉，因为

① 《汉书》上说："即日乞骸骨"，此处即为请求准予辞官下野的意思。

这群伟大人物的照片和特征突出的漫画式的画像，大量地刊登在报章杂志和美术名信片上，使广大群众经常地看到他们，甚至比看到故乡的祖父、母亲和兄弟的次数都多。

财政大臣是大坂的财阀、大三菱公司的代理人，他那肥大的足有工人三倍宽的面庞和发着黑色光泽的口髭，立刻会使人联想起他与姨太太和女仆之间秘密的脂粉关系，以及抢购建筑新港用地时的机敏和大胆等等……而这一切的一切都犹如日历上的数字，清楚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这位大三菱的代理人，在一星期以前，对于突然暴发的（对于不注意经济问题的一般群众说来，至少是这么感觉到的）经济金融界的破产，各种银行由于遭到争先兑现而引起的慌乱，和把一般群众驱逐到惊惶失措的顶点的银行停兑等事件，通过全国各大报纸，发表了这样的关于施政方针的声明：

欧战以后，我国中小资本家的放纵无度的各种工商业的金融关系，当然（他说是"当然"）就遭遇到必须进行严密的结算和紧缩业务的命运。尽管如此，大正十二年①九月的关东大震灾，看起来却又使这些拥有中小资本的工商业者的前途，遭到显著的恶化。但是，经过政友会②前内阁在复兴的名义下进行的武断人为的、不自然的政策，所得到的金融界情况的好转，却只不过是对于酿成将来的危机，加进一股促使其早日暴发的力量而已。

而且，当时在野的我民政党③，曾屡次发出警告，这是人们记忆犹新的。这种放纵无度的中小工商业者的金融关系，引起了此次值得忧

① 大正十二年是一九二三年。

② 政友会是代表日本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政党，成立于一九〇〇年，曾五次组阁，于一九四〇年改为自由党。

③ 民政党是日本资产阶级政党，成立于一九二七年，解散于一九三九年。

虑的停兑。

当然，我政府根据三大政策之一的财政紧缩方针，努力使这令人忧虑的金融界恢复健全的状态。此外，对于破产的银行及其存款人，亦将采取适当方法，给以妥善的处理。（以下从略）

民政党据以立足的地盘，是全国各城市的工商业者。这份以民政党为执政党的政府的声明书，在党内也引起了很大的动摇，这是必然的。而且，这份声明终于在一星期以后，变成了不能兑现的支票，内阁总辞职了。但是，若照他——财政大臣声明中的说法，归根结蒂，停兑是由于中小工商业者放纵无度的行动造成的。

“别开玩笑啦。”把大衣披在肩头的八尾笑着说。

屋子里有四五个男人。年轻的情报员阿富现在刚从外面买回号外来。

“那么说……？”

阿富是捡字工人。这个又伶俐、又机灵、白净、可爱的小伙子热心地发问。

“这当然是大资本家啦，虽然有很少的例外，但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工商业不振——生产过剩，而且它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大资本家把算盘打得过紧了。”

八尾把号外放在盘起的两腿中间讲解着。他以关东地方协议会总部的理论家而知名，其特点是有着女人般的温柔的面孔和柔和的声音。

室内静得使人感到沉闷。这房间是在二楼，临街行驶的电车的声音，都被一枚“金丝雀餐厅”的金属招牌挡住了。在与街道相反那面的墙壁上有一道小门，那外面就是一条狭窄的楼梯，从楼下的餐厅后门——真是异乎寻常地可以通向一座小小寺院

的墓地。另一道西门旁的三尺高的纸隔扇那面，是餐厅楼上的小小的一间客厅，从那里也可通楼下的帐房。

总之，这个除了一张陈旧的静物油画以外，没有任何装饰的八铺席的房间，无疑是它的主人餐厅的老板，为了叫女招待赚一些特别收入而特设的地方。

但是，现在呆在室内的人们，都是些和这些勾当缘分很远的，这一点反倒为这个奇特的房间的面貌，增加了一些风趣。

他们在走进这个房间之前，真象黄鼠狼一样，在墓地、在墙根、在餐厅门前，几次回头看清是否有钉梢的，然后才走进来的。因此，他们就是在室内，也把声音压得很低，除了特殊的人们以外，没向任何人透露过这个房间的地址。

中井和绵政面对着一张桌子在画地图，这地图，一看就知道是外行人画的。

"喂，你想这次将由什么人组阁？"八尾慢条斯理地向绵政问道。

"是的！这倒是应该考虑的问题呀。"绵政抬起头来往后瞧着说。

这位双腮凹陷、不知为何最近蓄了一小撮口髭的三十来岁的人，是颧骨突起的瘦型人物。他声音沙哑、尖细，前额的皱纹显得比自己的年龄老，但是却十足地表现出精悍的气魄。

"我想多半是'西伯利亚'①。"绵政穿的是窄袖长褂。"你也

---

① 日本陆军大将田中义一(1863—1929)，曾任政友会总裁，在政友会组阁期间并任日本政府首相。他在一九一八年主持武装干涉苏联，出兵西伯利亚，故得"西伯利亚"的绰号；并曾在一九二七年提出臭名昭彰的《田中奏折》，力主侵略我国。

是这么想吗？”

这个光说“西伯利亚”，在他们之间就可以理会的人物，不用说一定是那个出兵西伯利亚的主持者，由于机密费事件而在国民当中留下鲜明印象的政友会总裁田中陆军大将① 吧。

“我也是这么想。”中井好容易才抬起他那绰号叫作“春日长”的长脸说。

他们是评议会总部的三个干将。自从开始罢工以来，就从没到过罢工团的任何部门，因此，罢工团里甚至都有人说他们不忠诚了。

但是，他们躲在这个和罢工团同在小石川区的房间里，已经干了一个多月。

知道这种情况的，只有两三个人。

“若是‘西伯利亚’，那可有点成问题呀。”绵政说着又仔细望着地图。

“哼！”八尾苦笑了一声。每逢强敌出现在眼前的时候，他都必然这么“哼”地苦笑一声。

恰好在这时，“喀，喀，喀！”楼梯这面的门准确地响了三下。

“进来！”八尾说。

另外一个睡着的情报员清濑爬了起来，抱着膝盖坐在那里。

萩村走了进来。

“噢！”三人一齐扭过头来，脸上似乎在问：

“有什么情报？”

“有的！”萩村疲倦地坐在扯乱了的报纸和纸片上。“就是这个！我想还是越快越好。”

---

① 见上页注①。

在他拿出的纸片上，潦草地写着三行铅笔字：

十九日傍晚，公司方面将用汽车把诱骗来的全体徒弟和装订器具一起运往板桥街的一个面粉工厂。

纸片马上被大家传阅过了。

“从哪儿弄来的？”绵政用沉着的语气问道。

“是从宫池那里来的，一小时以前由妇女部的春木君（高枝）送给我的。”

三个人各自考虑了一会儿，“越快越好”，十九日傍晚，就是今天日暮以前，只有一点点时间了。

“这么办吧，啊？”绵政说。

四个人的头紧紧地凑到一起来。情报员阿富对清濑低声说：

“听说宫池君自首了。”

他们讨论了大约有五分钟，然后就由中井忙着起草指示。萩村说：

“喂，中井君！我推荐侦察员由久下平三来担任，他很可靠。”

指示写了两份，交给阿富和清濑各一份。

“快去，最好坐汽车，当心些。”两人被八尾从墙壁上的门送出来，分别向左右两方面驰去。

“听说徒弟们的家属，把这个递给公司啦。”萩村把手伸在火盆上面，从衣袋里取出一张纸条。“这是抄本哩。”

绵政打开看了一下。

决　议

鉴于在此次罢工中，大同印刷股份有限公司阴谋完全堵塞职工的活路，因此，吾等徒弟的父兄对二千五百名正义的人们寄与同情，

对于我们的子弟，在罢工期间，坚决采取慎重态度，不使其出勤。

徒弟父兄代表

久下源次郎外三十二名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日

“噢！”

他们仔细地读着

“一定要赶快解放徒弟。”

他们从心里憎恨这个特殊的徒弟制度，因为他们从早到晚，整天都看到徒弟们比一般职工还残酷地受着剥削。

“在号称亚洲第一的最先进的工厂里，竟有三百多个遭受封建奴役的徒弟，真是凄惨已极。”

绵政和八尾相视而笑。

四五年前第一次开展反对反动法案的运动时，萩村就和绵政认识了。从那以后，绵政就一心参加运动，而萩村又连续不断地在工厂里做工，所以两三年以来总没见面，但是，萩村还记得自己刚来到东京不久，曾和那在洲崎的填壕工地遭到军阀残杀的川合、山岸，以及绵政等人一起被捕进拘留所的事。

这位身穿窄袖长褂（这种风气五六年前曾在同志们中间流行）的三十来岁的人，前额的皱纹里刻印着好似身当千军万马的古武士所具有的坚强力量。

“噢，你来得正好，来帮帮忙呀，有空吗？”绵政忽然想起似地说。

“啊，一小时左右还不要紧，——做什么？”

“画工厂和工厂周围的地图，你对工厂内部的情况是很清楚的。”

中井把头离开桌子说：

“清楚，连有几个厕所都知道。”

萩村坐着移到桌旁去看地图。

“周围的地图，已经照这张东京市全图画成这样，可是，这块要紧的空白，要画上工厂内部的略图。”

萩村在另外一张纸上先画了一个大致的轮廓。

“这条直通左右两个工厂的厂内道路，大约有三百多米长，到这里变成丁字形的，中间那条通植物园的下坡路，左右两条路头上的后门通清水谷和传通院下坡路。工厂里面的出入口……”

萩村精细地画起来。他对工厂的内部，真是比自己的寝室的铺席数还记得清楚，因为他的大部分生活是在这里度过的。

他们，一共有四个人，一一在工厂的几十道出入口画上红线，因为萩村来了，地图很快就画成了。

做什么用呢？

这是萩村可以想象得到的，大致也估计得差不多；但是，这却是不应该问的。

不觉室内已经有点暗了，八尾扭开电灯的开关。

“嗳，差不多是时候啦。”

绵政惦记着情报员该回来了。

正在这时候，室内的一角，叮零零响起了铃声。

“来啦，电话！”

八尾拿起耳机。

真是想得周到，屋角还藏着一部从楼下接上来的电话呢。

“啊！是久下打来的！”

八尾回头望着大家的脸。

2 枪声

在小石川区指谷街十字路口，靠近白山艺北街的右手的一座红色公用电话亭子旁，一个身穿黄色劳动裤的少年在徘徊着。他是一小时以前在金丝雀餐厅二楼由荻村推荐，从三百个徒弟当中选出的久下平三。

排列着的门灯越来越亮，傍晚的街道对于这个少年的存在，没有任何顾虑。电车在行驶，自行车在往来奔驰，人们快步走过去。

久下很机灵地观察左右，然后慢步走到红色的电话亭子前面去，又走了回来。

稍微弄脏的脸和手脚、令人注目的矮鼻子，反而使得这位少年更加可爱。

一个舞妓陪着财主似的绅士从这位童工身边走过去时，赶紧把红色和服的长袖一撩。正在这一瞬间，少年推开那舞妓，很快地躲到左边杂货铺的陈列窗的阴影里去。他朝电车道徐缓的转弯处望去。果然，从那尽头有三辆汽车排成一列纵队疾驶过来。

“来了吧？”

久下把双手插在裤兜里，尽可能避开从背后的陈列窗射出的电灯光线，曲着背躲在阴影里。

两辆篷式新座车，第三辆是连他都认识的公司的载重两吨的卡车。

三辆汽车飞也似地从这位注视着的少年眼前六七米的地方疾驶过去。

就是这个，就是这一辆汽车！

第三辆汽车载着装订器具和折迭的书页，在这些东西中间少年们仅仅伸出一张张脸——熟悉的同伴的脸来，“喂！”平三险些喊了出来。

“2—091”“2—091”，少年认真地望着卡车后面摇晃着的车号，嘴里念叨着，马上从裤兜里取出纸条记下来。

两辆座车和一辆卡车几乎紧挨着，一直驶上白山坡道，向左转过弯去就不见了。

他妈的！想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去？

公司在保护徒弟的名义下，把一部分童工从罢工团方面夺走了；现在是想在黑夜里偷偷地把他们运到一个地方去，监禁起来，强迫他们劳动。

久下拉开公用电话亭子的坚硬的门走了进去。

“喂，您是特务班总部的八尾先生吗？”

他明确地报告了情况，但是，他在话里偶尔加上一些暗语，就是被外人偷听了去，也判断不出。

“‘2—091’，嗳，是的，两辆新的篷式座车，从白山坡道向左驶去。

“啊？没有错，我都看到卡车里的伙伴们了。”

他放下耳机走出来，任务完成了，久下迈着有力的步伐，吹着口哨，走过十字路口，消逝在植物园坡道的黑暗中。

但是，任务又落在另外一群人的身上。在巢鸭与板桥街中间的庚申冢这一带郊区，人家的灯火显著地稀少起来，看上去很象缺齿的梳子。这里停着两辆熄了灯的汽车，似在等候客人。

每一辆黑暗的车厢里都坐着三个青年人，目光炯炯地注视

着外面。

坐在前面司机座上的没戴帽子而戴着近视眼镜的人，忽然伸出头来向后面的车厢喊道：

“黑岩，到底是六点还是七点，你没听错吗？”

一个戴便帽的人应声猛然把上半截身子伸出窗外来，这是一个大汉。

“没有。”他答了一句就悄悄地下了车，走近戴眼镜的那个人面前低声说：“没错。我是在指示上看到的，不是听到的。万一错了，值班的一定会来通知的。”

司机走过来了。

“要走的时候，你就按喇叭好啦，因为那时候你再大声叫也听不见。”

司机也是运输部的罢工团员。戴眼镜的人被他拍了一下肩膀，就顺势在道旁蹲下来。

留在前后车里的四五个人也都下来了。

“不过，……喂，挂川，徒弟太多，车子可装不下呀！”

又矮又胖的“和尚头”对“眼镜”说。

“说什么呀，只坐一会儿嘛。……第一，被公司俘虏去的全部徒弟才只有三十人左右，……所以，这次最多也就是十五六个吧？”

“眼镜”理会了，看来他在这里是最年长的一个。

“听说是要让徒弟们把大和讲谈社的《大王》① 杂志的散页装订起来，赶上出新年号哩。”

“这么干，也还是赶不出来的。”

---

① 《大王》是日本的一种综合性通俗刊物。

黑岩笑了。但是，斗争，在目前可完全是你死我活的。敌人好比是细菌，只要给它一点点喘息的机会，它就会复活并无限地成长壮大起来。况且，这次徒弟问题，只要罢工团一旦被公司把徒弟夺过去，就会影响罢工团员的士气。因此，宁肯有些牺牲，也要把徒弟夺回来。

同志们围成一个圈儿在商量事情，前面那辆汽车的司机通知他们道：

“喂，准备好！”

“来了吗？”

没等大家站起来，就发现两三辆汽车在这人烟稀少的街道上疾驶过来。

“他妈的，谢谢你们！”

他们决定前面车上的三个人一组，由“眼镜”负责；后面车上的三个人一组，由那个大汉负责。

“‘2—091’，好啦！”

让公司的三辆汽车开过去之后，停在那里的两辆汽车马上亮起前灯，只听那震耳的爆音一停下来，车子就转个急弯，划了一道曲线开向前去追赶“2—091”。

道旁，逐渐稀少的人家，好象碰在车轮上的小石子似地被抛向后方，五辆汽车默默无言，着了魔一般冲破黑暗，在深夜的板桥街道上疾驶着。

“怎样？这不跟演电影一样吗？”

黑岩嬉笑着说。前后的汽车里都充满了紧张的空气，大家脸上的肌肉抽搐着，脸色苍白。

“喂，看来公司的汽车恐怕已经发觉咱们在追赶呀。”

坐在司机座上担任助手的“眼镜”回头向车里的人说。敌人

知道罢工团在严密地防范着，使他们无法把夺来的徒弟带进公司的工厂里去，因此，他们时刻也未放松警惕。

卡车从赤羽桥的铁路道口直冲过去。——这倒是出人意料的，据已得到的情报，他们的目的地应该是板桥街的某某面粉厂；往这个厂子去，应该顺着铁路往右转弯，而不穿过铁路道口。

“嗯，小子们大概是想溜掉。”

两辆汽车也毫不踌躇地穿过铁路道口。板桥街路旁渐渐有了空地，不知何时汽车已经驶行在田地中间的路上。五分钟、七分钟，时间流过去，板桥街已远远地被丢在右侧的后方，只能从黑夜的天空中望到它微明的灯火了。

“到底要开到哪里去呢？”

夜风渐渐发冷，战斗就在前面，大家都紧张起来。

“啊！他妈的，要转弯！”

“眼镜”叫了一声，后面的黑岩伸出头来，张开大嘴喊道：

“好得很！赶过去！”

“准备！”

从前面的车里传来“眼镜”的命令，他认为失掉这个机会是不利的。

“嗳，叫这只玩具手枪起作用，是我的任务。”

前面车里，又矮又胖的“和尚头”，脱得只剩一件衬衣在准备着。他那严峻的面孔已经毫不在乎这支手枪是玩具还是真的了。

汽车开足马力扬起砂尘，二十米，十五米，十米，逐渐缩短和前面卡车的距离。

转向左面的街道，这条直通饭能的旧公路激烈地颠簸着车

厢，叫人担心车胎会马上爆炸。

"各位徒弟，我们来了！"

喊声遭到疾风的迎击，在黑暗中迅速地向后方飞去。

"六米，二米，赶过卡车了！"

"停下！"

"和尚头"从前面车厢里，把手枪逼向最前面那辆汽车的司机座。

转瞬间，他的手臂被敌人打中，失去了知觉。但是，敌人的卡车却好象被迎头顶住了，急遽地停下来。

"他妈的！"

黑岩跳上卡车，揪住了一个手持棍棒的黑影。

卡车为了躲避追击，是把一边的车轮开进田圃，倾斜着身子停下来的。

黑暗的底层是一片收割完毕的田地。从公司的汽车里跳出三四个人来，他们手持棍棒和凶器，在田地中狂暴地奔撞着。

"别着急，当心！"

"眼镜"向同伴喊着。汽车头灯的光线，胡乱地照射着敌我双方野兽般受伤的面孔。

"快下来，快！"

一只胳膊失去作用的"和尚头"，从公司的卡车里把畏惧的徒弟们接下来。同伴们在苦斗着，敌人手中有凶器。黑岩不能再和敌人揪扯在一起，只好一步一步地退后，在田地中被赶得直打转。

"混蛋！"

在跌倒的时候抓起石块，向着手持凶器刚回过头来的敌人掷去，但是，石块没有打中，向黑暗中飞去，敌人在他背后举起

刀来。

“危险！”

“眼镜”赶来抛出手中的棍棒。第二块石头子儿准确地打中敌人吓呆了的微仰着的脸。

“围住，包围起来！”

“眼镜”在指挥。异乎寻常的声响在收割过的田地里、在黑暗中颤抖着。

石头子儿在飞，这是同伴们的拿手战术。少年们也接过石头子儿来进行掩护射击。对方纵然是以暴力为职业的歹徒，但同伴们是占多数的。

正在这当儿——在黑暗中闪了一下擦着火柴似的火光。

“他妈的！”

黑岩从背后揪住那个人，两个团团在打转，飘起一缕发散着臭气的黄烟。

“走！”

扶起黑岩来，“眼镜”又在喊叫。汽车的喇叭急遽地叫起来。罢工团的人们拥进两辆汽车里，在夜气袭人的旧公路的黑暗的底层机警地瞪视着外面。

“妈的！”

一只手捂着眼睛，好容易才爬上土堤来的一个暴徒，自暴自弃地猛力伸起右臂来。

一瞬间，两辆汽车开走了。“叭！”——一种玻璃被压碎似的声响，冲破黑暗。

“啊！”

最后上车的“眼镜”，刚一抬身就叫了一声倒进车厢。

淡淡的、发散着臭气的黄烟，马上被风吹散了。

一片黑暗。

没点灯的两辆汽车疾风般冲破深夜的空气，不见了。

剥去假面具

1　市参议会议员

困了，困极了的萩村一面想推理地整理一下思路——困得连这样做都不可能了，一面把头埋在有如寒带犬颈上蓬松的软毛般的枯草里，不知不觉地打起盹来。

“不成。”他使劲地摇着头，思考着和中井争论过的问题——

“‘这个调解集团，一句话，本质上同是布尔乔亚势力。无论是大和讲谈社社长、井下、石川……任何人都一样，结局在决定性的对垒关头，都绝不是中立的。’中井这么说。

“‘但是，可以这么简单对待吗？讲谈社社长国尾先生，作为顾客来说，几乎把持了全部绝对性的权利；就是其他的印刷业资本家、出版业者，也都有他们各自的牵制力量。大正十三年①的罢工获胜的原因之一，就是利用了这个大的特殊性。’高木等人这样解释。

“‘但是，特殊性就只是特殊性，而不是什么原则。见鬼去吧！看今天的客观形势，已经是应该下决心的时候了。’中井更进一步地说。”

萩村继续思考着：

“从大正八年以后，是高木和我们的头脑发了霉呢，还是中

---

① 大正十三年是一九二四年。

并犯了错误？……”

“喂，起来！”

有人用穿着鞋的脚摇撼他那小狗般蜷缩着的脊背。

“别捣乱啦！”

萩村仍旧蜷缩着不肯起来，因为他呆得正舒服；但是，思路已经模糊，推理的步骤也紊乱了。

“啊，真困哪——混账，是谁踢了我一脚？”

他说着，但不想起来。他自弃地打着呵欠，同时大大地伸了伸懒腰。但这时，在他那为了避过耀眼的阳光而微睁着的眼界里，却出现了一个宫女模样的美女，从下边的古色古香的罗锅儿桥走过来。

他们正躺在上面的这片假山上的枯草也被上午的太阳晒得暖烘烘的。山上的灌木和有着良好的天然地形的山腰，好象是凸镜片的底边，把阳光聚在一起。

在市内的中心区，这又是一处珍奇的仙境。有山，有树，有谷，有桥。几个园艺师和园丁经常在这二万几千平方米的庭园里消除无数棵树木上的虫子，扫除庭园中的灰尘；只有这样，在这自由平等的圣世里，才允许他们生存下去。

电车的噪音和汽车的叫声都离得这个仙境很远。

“喂，萩村，起来！”

被搓成团的枯草埋住了他的脸庞。萩村不高兴地噗噗地吐着弄到嘴里的草屑，爬起来一瞧，山浦和龟井正笑着站在那里。

“啧，这家伙！”

萩村抓起抛在一旁的山浦的泥鞋，把他猛力一拉就朝山下跑去。山浦象破布团一般边往下滚，边忍住笑直向萩村道歉。

在假山顶巅的一个亭子里，大家都摆起一张张枯萎的蜜柑

似的面孔。这里有高木、中井、石冢、山本、寺石、安藤、鹤见、上野山等人，正在谈论人几天不睡觉就可能变成疯子的问题，想用来驱除大家的困倦。他们又谈论到利用困倦逼使罪人招供的问题；还有一篇俄国小说，描写由于同样的作用，一个看孩子的姑娘使主人的婴孩在摇篮中窒息而死；最后又扯到一篇西欧的小说，描写的是由于极端困倦而引起神经错乱的几百个工人，猛兽般咆哮着挥起铁棍扑向数十台轮转机。

“咱们也可能发生神经错乱吧？”

高木用低沉沙哑的声音笑了。这时候，先前那个宫女模样的女人端着咖啡走来。郑重、谦逊、唇不露齿的女侍，被训练得十分温顺。

萩村等人从灌木林里走出来。

“喂，萩村，喝杯咖啡。”高木喊道。

女侍走过来，用银质水壶似的东西给每一个人倒了一杯。

“够了，从昨天白天起，光喝咖啡，恐怕就有五十杯了。”

萩村直率地说着，把人挤开坐在板凳上，睨视着这位好似透明玻璃而又看不到底的态度谨慎的女侍。

“萩村君，不要看得太过火呀，——人家该把大刀带来了。”

高木揶揄地说着，就连这位女侍也不禁失笑了。这里的女侍和男仆都被训练成大和讲谈社式的人物了。

中井在这种场合也不发笑。他那“春日长”的脸上浮起一层阴云，默不做声。他的劲敌是技术印刷社社长皆山。

“真是很好的场面（马面）① 哪！”

山本想起昨晚的“打趣”来，说着发出了女人似的笑声。大

① 在日语中场面和马面读音相同，此系双关语。

家也一起笑起来。这是由于昨晚皆山来到罢工团交涉委员的会客室，说明公司方面的回答延迟的原因，中井也用同样庄重的态度来对付他，那时，鹤见“打趣”地说：“真是很好的场面（马面）哪。”现在，连中井也苦笑着吹散咖啡杯里冒出的热气了。

“嗳，怎么办哪？”

高木一本正经地说。调解人以郑重的绅士态度邀请他来，但尚未透露公司方面的回答，一夜过去，又说要他们再等到上午十点。

“现在是九点。”是接受调解人第三次要求等到十点呢，还是现在就走，就先决定这一点吧。

龟井站起来向屋外张望。问题很简单，但是里面包含着对付资产阶级调解人的策略。这一点使职工们很伤脑筋，他们这些性急的职工是不擅长这种“心术”的，若是回到纯粹的理论上去，又必须重新做起。

“停一下！”

龟井喊道。他发现眼前的灌木林不自然地摇动起来。当大家转过身去的当儿，一个身穿整齐的学生服的少年，忽然跑了出来。

“电报。”

少年把一张纸片递给高木。他是总部的情报员。高木马上打开封筒。

下午一时抵东京站，小田。

纸片在大家手中迅速地传阅着，他们萎靡的脸上现出笑容。

“回去吧。”

电报是大阪的总部拍来的，上面说的是中央委员长小田今天来这里。

“对调解人集团的态度问题，等小田君来了之后再讨论一次，今天就先回去吧。”

中井默默地点着头。这个人是不多讲话的，他对调解人的意见，就是明确的推理的堆积，在他没有把握时是决不开口的。而且，这位长脸的人是“金丝雀餐厅”的二楼密室与罢工团公开的组织之间的桥梁，担负着重要的任务。

他们从仙境里被解放出来，孩子似地从假山上跑下，消逝在茂密的灌木林里，不久又在大门前的停车处和故作笑脸的井下、皆山等人简单地寒暄之后，就回去了。

“罢工团的各位回去了？”

等井下和皆山回到客厅里，国尾先生问道。

这间纯日本式的客厅，足有三十铺席那么宽敞。隔扇上端，格子窗的结构和天花板的木纹，使得室内有一种特别安定的感觉。在一扇把手系着朱缨的拉门上贴着的色纸，说明这所房子直到明治维新以前，曾是诸侯的官邸，色纸的花纹在说明着统治阶级的变迁。躯体肥大的国尾先生端然直坐在紫绢面的褥垫上。

室内共有六七个人，井下一面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来，一面愉快地微笑着说：

“各位职工太性急了。——嗳，您睡了一会吗？”

室内的人们都在想由于睡眠不足，自己的舌头吃什么也不香了。

“不，谢谢你，——睡是睡了一会儿，但是因为感冒还没有

好……”

国尾先生发出低音大提琴似的声音，而且每在停顿的地方都要咳嗽一声，于是他那足有二十吋粗的脖颈就象青蛙鸣叫似地膨胀起来。

“那可不成啊，看起来您可是很健康呀！——是的，是的，这次罢工可也真叫您劳心啦。”

市参议会议员唠唠叨叨地说。

凹版印刷社社长虽在尽力争取大顾主国尾先生的欢心，但是，他却用胖得象酒壶①似的手掌把银质的火筷子插在古雅的青铜火盆里，在那张活象篮球似的脸上保持着从容不迫的神色。

这群绅士，从昨天晚上起已经换了五个房间。这所官邸里一共有五十来个房间——有西式的、中国式的和纯粹日本式的……他们每换一个房间，就换上新的饮料和新的食物。绅士们懂得各式各样的游戏，每当室内的装饰改变样式，他们也就提出新的话题。但是，就是这群多才多艺的绅士，也同样觉得罢工团的干部们是奇怪的，不可理解的。这些好象是从连檐房的垃圾箱里钻出来的职工们，从昨晚到今晨，光喝咖啡坐了一个通宵。他们并未故弄玄虚，但是就连井下也看不出罢工团的本意。真是很明确而又摸不着头脑。每逢和职工们谈话，真好象是面对着快车的烧得翻滚沸腾的汽罐一样，不知何时就会爆炸。

“那些职工们，很爱用‘当然’这个词，但我们的‘当然’和他们的‘当然’好象是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呀。”

妇女界杂志社社长松本先生提出了这个新发现的问题。他曾经赠给一个著名的叫作O的社会活动家前往法国的旅费，从

① 日本人通常使用的腹部凸起的酒壶。

那以后就有了日本的社会运动是由赞助分子进行的这样一种看法。

他们都象蛤蟆一样，长着大嘴。其中，“篮球”又是个大蛤蟆。金线蛙、青蛙、赤蛙、斑蛙、雨蛙，还有这大蛤蟆，都对于有关这“当然”的意义的新提倡，不感兴趣。他们鼓起腮帮子，为了还未得到被派往公司里去联系的常陆印刷社社长和经济新闻金刚石社社长的报告，而在焦灼不安。对于出版业者——特别是国尾先生说来，确实是迟一日解决就会造成数万圆的损失。

在“篮球”背后，挂着一块用泥金写着“是信是义”的大横匾额。他的几十辆卡车拖着“杂志报国”的字样，增加了东京市百分之几的交通危险率——讲谈社占全国出版物总数百分之二十的各种杂志、单行本和课本之类，全都是大同印刷公司承印的，而大同印刷公司一千万圆的资本，甚至会由于这个大顾主的缘故，使股票的价格暴涨。美国的加德士和日本的国尾——全国各大报纸曾报道说——由于这位“篮球”完全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出版王国的君主，而不久将把它的肖像充作全国小学儿童课本的材料。这恐怕绝不是夸张吧。

但是，难办的是，偏偏有在全世界流行的罢工使得这位“篮球”大伤脑筋。“是信是义”的他，曾向五百万读者宣称自己是从“五十圆的旧书铺”起家的，在他艰苦奋斗的历史中，单凭自己的“浑身是胆”战胜了种种困难；但是，目前这个具有世界意义的流行性大罢工，却使他束手无策了。他想，就是从“杂志报国”的精神来看，也必须消灭这个具有世界意义的流行性大罢工。他用每月刊行的五百万册杂志宣传四条畷楠木正行① 的忠义，和君

① 楠木正行(1326—1348)，日本古代武将，遵从其父楠木正成的遗训，讨伐足利氏，与其弟正时同敌将战于四条畷，战败身死，后人供奉于四条畷神庙。

子二宫尊德① 的勤勉；但是，这个具有世界意义的流行性大罢工，却只有加强着愈加蔓延的征兆。同时，此次罢工的时间之长又正是打破历来的纪录的，而且又是大规模的，因此，他现在比起他两个爱子患伤寒病时还要忧虑得多。

各种刊物，都不得不延期出版或停刊了。即使交别的公司承印一小部分，但这些公司的生产能力总是不如大同印刷公司的。

“自己办一个印刷工厂，您看怎样？”松本《妇女界》杂志社社长摆着关心的面孔劝说着。“您和我们不同，出版那么多的刊物，还是自己办一个好处多吧。”

事实正是这样。他掌握着相当多的其他印刷公司的股票，当然是会有这样打算的。但是，他也不是低能的。他觉得雇用工人不可能象他的公司雇用的编辑人员和记者们那么驯顺，这种具有世界意义的流行性大罢工不管在别人的工厂或自己的工厂里，都丝毫没有区别——即使他有着在同业间早有定评的操纵从业员的手腕，但对付工人也终是没有信心的。

“不，我们的资本不充裕。”

“篮球”那张险些被剥落的“忠臣孝子”的假面具，用这种女性式的谦让态度，好容易才保持住了。这时，男仆拉开纸隔扇，把手按在门限上说：

“井下先生，您的电话。”

“噢，来了。”井下高兴地站了起来。别的人在猜测将要得到的回答，他们都往对自己有利的方面猜想。

---

① 二宫尊德（1787—1856），日本江户时代的一个热心于农业生产的人，他力行阴德、积善、节俭，提倡增产。

这次罢工对出版业者说来，不管怎样，都是越早解决越好；但是对印刷业者说来却是谈判破裂，拖得越久越有好处。这个利害相克的矛盾，又与印刷业者争夺顾主的野心密切相关。而且，这背后又有着印刷同业工会的纠葛——换句话说，也就是激烈地反对大川即所谓财阀们暗斗的阴谋诡计。

井下旋即回来了，他满脸狐疑的神色，没等大家发问就说：

“涩阪男爵来的电话，叫我马上去，实在是奇怪呀！”他向“篮球”点点头立刻就准备前去。“我要失陪一小时左右，有事情请向京桥第一相互大楼八十五号房间挂电话。”

涩阪是这位市参议会议员的主子，因此他马上神色慌张地跳上了自备的派克牌小汽车。

他在摇晃着的车厢里，想着涩阪的秘书在电话里说的话：“少爷在大发雷霆呢！他说：干出这样的糊涂事来，简直是不象井下啦！总之，得空你还是赶快来请个安吧！”秘书是他的朋友，所以才这样提醒他，但他觉得并没做什么糊涂事呀。

汽车从江户川桥驶过九段，沿着宫城的护城河从马场先门向左转，再从中央邮局右侧向右转，驶到耸立在星制药公司七层大楼对面的第一相互大楼前面停下来。

正在这时候，一辆摩托车不迟不早，在这里迅速地转弯向东京车站方面驶去，消逝在车水马龙之中。但是，井下丝毫没有觉察。

当然，他做梦也没想到，已处在“严密监视的罗网中”的罢工团，却成立了一个组织，无论他的5—713号汽车，在多么迟的深夜，或是用超过规定的速度疾驶着的时候，也都在监视着它的行踪。

2 崖下之家

涩阪一门的贵公子是年轻的国会议员，归国不久就以急进的新思想家闻名了。他那民主式的外型，和剑桥大学所教养的灵活的手腕，在父亲男爵打下的基础之上使新时代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放了异花奇卉。假如没有他直接照料的“东洋纺织公司”、“名古屋机车公司”、“东京计量器制造厂”等三个模范工厂，我们内务省社会局“工厂劳动调查”的内容，就该更贫乏，国际劳动联盟在督促我们日本在执行劳动时间国际协定方面，取消特殊例外的措施，也许会更加严格。

但是，这位代表这个“新兴日本”的青年国会议员，昨晚作为一位士绅名流驱车远游的归途，在一个最“艺术的音乐厅”里用反民主的行动畅泄了平素的郁愤，因此，今晨才疲劳不堪，闷闷不乐。

“请叫井下君。”

处理了三四个来访者之后，望了望从一小时以前就在客厅里等待的井下的名片，他吩咐用人说。

“请坐，——久等啦。”

他瞥了一下比领路的仆人还胆怯的井下，稍微抬起屁股来，指着相隔两张大桌子的转椅说。(读者也许知道，这些士绅名流所以用大桌子，不光是由于艺术的修养和事务上的需要，而且是为了表现他们宽宏大量，为了与工人极端危险分子对坐时，防止发生危险。)不过，对于井下，这种顾虑当然是不必要的。比起那种把昨夜脂粉的臭气一古脑儿喷向客人的东洋风气来，井下可是非常洗练的贵公子，身穿整齐的英国式的服装，是那么匀称合体，找不出半点毛病。

“接到您的电话，我马上就前来拜访了。”

井下直到现在还是想不出自己“糊涂”的真相来。年轻的国会议员不高兴地从沙发上欠了欠身子说：

“听说你现在还在援助大同印刷公司的罢工团，是这样吗？”

“哦。”井下不觉抬了抬屁股，脸上浮起诧异的神色。“援助？您是说……？”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你们身为调解人，在公司方面和罢工团之间，相当积极地支持罢工团的要求，使公司陷于困难的处境——即使这不是有意的，但从效果上看来确是这样吧？”

井下非常狼狈。

“当然是这样的。”市参议会议员若不是在电话里受到威吓，恐怕会脱口说出这些话的吧。当然，他是丝毫没有援助职工们的想法的。不，不只是没有这种想法，而且一直在印刷同业工会内的财阀式的关系方面大费心机，在此次事件上，虽然是间接地，但不也在仰伺着这位国会议员的父亲男爵的鼻息吗？况且，他内心对这位少爷也抱有轻蔑的感情，因为这位少爷自称为劳动问题的研究者，民主的本家等等，动辄就抬出古怪的学说来吓人。

“井下君，你也出人意料，还有些陈旧的思想啊。”

国会议员用娇贵的手指轻巧地抚弄着眼镜框，狠毒地望着这个比自己年长的糊涂人。

“那么说，你连家父前天在自己的公馆里会见过大川先生这件事，也不晓得吗？”

越说越糊涂了，井下完全失去了威严和体面。

“在你的工厂里，有多少罢工团所隶属的左翼工会的会员，你晓得吗？”

市参议会议员现在又感到惶恐不安了。

“我想大概有二三十人吧，不过，算不了什么……”

他险些把手按在仆人端来的红茶上面。

“哈哈哈哈，你这个想法就是要不得！”贵公子说。

“正因为如此，才说你糊涂呀！”贵公子没说出口来，只用眼睛这样表示着，从旁边的一个银质小盒里取出雪茄烟来点上火。然后用悠闲的态度郑重地说：“对不起，你也点着吧。”接着就深深地坐在靠垫上。这种态度在指摘井下的“糊涂”这一点上，收到了百分之百的效果。

“家父与大川先生的会见，毋宁说是由我促成的。事业上的问题暂且不谈，在对付这次罢工的问题方面——是的，这次会见是我先说服了家父，同时又和大川先生预先取得谅解的。”

透过缭绕的紫烟，连壁毯上的银丝刺绣的大朵蔷薇花都好似伸出头来嘲笑这个“糊涂”人。

“是的。”

市参议会议员仍旧摸不着这些言语的脉络。

“对于工会的性质和它的任务等等，我也研究过。现在你所援助或是调解的罢工团，是俄国系统的劳动团体呀。——说是劳动团体，毋宁说是思想团体更确切些！”

井下这才泛起了一种好似自己所寻找的人倏地从眼前走过去的感觉。

“您说的这个俄国系统的工会是……？”

青年国会议员不耐烦地说：“就是说，这是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指挥之下的。”

市参议会议员大吃一惊。

“那么说，是和共产党……”

“也许不是吧——或许是近似共产党的组织吧！”

青年国会议员很得意，即使他的推断错了，也没有留下被追究责任的把柄。总之，据这位新思想家的见解，从英国教给他的社会学知识的范畴看来，工会正是“属于红色的”、完全超出他“研究和指导”范围的、应该断然铲除的“毒草”。

“你也知道，我所隶属的政友会，也许就在今天接奉组阁的圣旨。这样看来，大川与涩阪的会见，或将成为决定政友会新内阁政策的一个基础，也未可知呀！”

市参议会议员活象一个小学生，天真、懦弱地唯唯称是。

“据说家父已经和大川先生谈妥：将来缔结事业上的协定。关于这一点，将由家父或者由我和你谈谈。总而言之，你们这些与印刷同业工会有关系的人们，最好马上退出调解。”

“是，知道了。”

市参议会议员简直是不知所措了。

“再就是，尽快调查一下你的工厂，和属于印刷同业工会的各印刷厂，共有多少这个工会的会员，明天上午向我报告。我已经安排好了，要根据这些材料会见一位政治家。”

青年国会议员以处理事务的口吻提出了一连串的任务。

“实在是各方面都承您多加指教了，我马齿徒增，真是抱歉！”

“糊涂”之处受到了彻底的指摘，市参议会议员十分沮丧。

在离“没有太阳的街”二英里的地方，正在举行最高干部会议。他们不知道这里是东京市内还是市外，每夜都只是按照通信部门所指示的×、○或是△等记号找到指定的地点和房屋。

因此，不足二十人的他们，每次会议都不可能全部出席；而

且他们在白天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又会受到一切人为的阻碍。

夜深了，狂风在黑暗中旋舞着，忽然轰隆一声凄怆的巨响从头顶传来，呆在六铺席的房间里的他们，惊疑地互相对望着。但是，当发觉这是最后一次西郊电车行驶过去，大家便都苦笑起来；他们想起这所好象蹲伏着的蛤蟆似的小平房是建筑在铁路旁边的山崖下面的。

互相对望着的脸只有七张，时间已是午夜十二点半。

“再来三个人就能开会了。”高木已经坐了三小时，显出无聊的样子说。

“那位稀客怎样，来吗？”会计松崎从黑色围巾里露出秃头说。高木小心翼翼地点点头。

“嗳，迟到啦。”石家、中井、萩村、山本等四人一起走进来。

“什么呀，这个样子！”大家扯着山本的棉袍袖子，不禁笑起来。他这么打扮，大概就算是化装了。

“别逗啦，这个样子，人家本人可是认真的呀。”不知是在为他解释还是奚落他，石家用含混的语气说。

挤坐在一起的他们把笑声抑制住了。每当狂风吹过，破旧的遮雨板都发出叽叽的响声。

“好吧，开会啦。”

高木从帆布包里取出班长会议报告书，特务班指示单，新闻班、粮食班、警备队等各种报告书，交给书记，并提出今天夜里的议题。

第一，是决定对调解团的态度。

室内弥漫着纸烟的烟雾，只能模糊地看到大家的面孔。议题使得大家都紧张起来，低声提出各自的意见，但是，比起昨晚来，山浦和龟井等人也都改变了态度，开始同意中井的意见。很

明显，高木和萩村一派的意见已经是少数了。

中井默不做声。萩村也觉得再一次证实一下自己的疑问之后，也可以撤回自己的意见。

"其实，我也不太主张踢开调解团。我更担心的是咱们（指最高干部会议）会不会由于过于拘泥于理论，而在声势浩大的反宣传中，促使罢工团处于不利的地位。"

萩村说着，忽然想起很久以前的一个时期，中井曾对他说过"你将成为工团主义者①"的话。

"我们干部是否过高地估计了在过去一年半的时期里对工会会员们所进行的训练的作用，象寺石君等竟在大家面前说出'失业者越多，革命也就越快地起来，就更好'的教条主义的理论，真是太蹂躏工人的感情啦。"

说着，萩村也觉得自己"有些偏见"，但是，他不能不说，当他看到山本和石家的面孔时，甚至感到有些兴奋。

"我想坦率地说，错过了第一次好机会，真是严重的损失。虽然全体团员还在精神饱满地工作着，但是疲劳会使他们不能坚持过久。"

他感到一股源源不断的力量支持着他继续说下去。大家都默不做声地凝视着萩村的脸，这也许是因为他第一次在会议上进行这么严格的自我批评吧。

"愚蠢！"中井独语似地说。

萩村一愣，因为在讨论问题时，中井还是第一次使用这种越轨的言语。

① 亦称工联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它是国际工会运动中把无政府主义思想带进工会，而敌视无产阶级利益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派别。

“象萩村君这种想法，不只萩村君一个人有；即使咱们想这样做，可敌人不也是不允许吗？”

中井紧紧地盯着萩村的眼睛。萩村看到在中井的“马面”上闪烁着的小眼睛里，忽地流出来一粒泪珠似的东西，但这是在很短很短的一瞬间流出来的。

“萩村君和高木君是被大正十三年罢工胜利时的英灵缠住了。”

中井的眼睛在燃烧着，奇怪的是中井这句难听的话并没有引起萩村的反感。中井继续说下去：

“咱们必须意识到，在五十天内的斗争中曾经受到资本的猛烈攻势的追击。——即使是第一次公司提出带有让步性质的谈判，也只不过是暂时地要求停战而已。刚刚开始罢工时，咱们曾同意退却一步，五十天来的实践证明，这实际上是错误的见解。”

大家都在狂舞着的暴风的吼声中，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心脏的跳动。

“在这五十天当中迫使咱们进行决定性的斗争的客观原因，第一，是国会议员总选举的结果是军阀派的政友会占了显著的多数；第二，是目前尚未摆脱困境的银行破产；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内阁总辞职是第三个原因。”

中井说到这里便沉默下去，因为有谁听到外面的脚步声，提请大家注意了。

“哟！”

大家久等着的三个人忽然露了面。年纪最大的胖和尚头是总部的委员长小田，穿西服的青年是评议会唯一的辩论家锅川，另一个穿破旧和服的是大阪印刷工会的美田村。

“辛苦了。”

无言地和大家握过手之后，小田那张和善的脸上浮起微笑，走到大家中间来说："我想在讲话之前，先报告一个消息……"

会议主席高木点点头。

"我从一个地方得到这样一个消息，印刷同业者退出了现在这个调解团。"

"？"

大家的目光集中在一起了。

"愚蠢的丑角！"

荻村把无声的嘲笑咽下肚子。前天关于大川访问涩阪的报告和今天井下被涩阪的儿子叫去的报告等，这些都是令人疑惑的种子。

"来啦。"

高木用力地低语着。中井默默地凝视着天花板上的接缝。

"决定性的斗争。"

大家都在空间描画着这几个字，并且定睛凝视着它们……

战　线

1　逮　捕

狂舞的寒风，从清水谷的丘陵和白山的森林两方面吹落下来，撞在一起，发出吼声打着旋从连檐房的屋顶上飞龙似地卷上天空。看来，这一排排的连檐房活象被雨淋过的狭小的硬纸壳匣子。

"来啦！喂！军粮来啦！"

在一号连檐宿舍的公共自来水龙头旁边，一个身穿红衬裙

的妇女把正在洗涤的尿布高高举起来吼叫着。

这位妇女发现一辆卡车穿过电车道，象马尾甩动似地跳着，向这条初晓的“没有太阳的街”里的中心街道疾驶过来，就把尿布抡起，把水滴甩向周遭，大声喊叫着。

卡车上挂着一面熟悉的薄绸子旗，满载着米袋、酱油桶和大酱桶等。从连檐房里跑出五六个人来，里面有妇女，甚至连只穿一件薄睡衣的孩子们也都跑了出来。

“哪个，哪个？——那个，那个呀……”多事的阿辰婆婆钻到大家前面来大声叫道。“那是联盟的卡车，是关东消费合作社的卡车！”

这位连自己的姓名用汉字写了都不认识的老婆婆，当卡车驶过眼前时，她却记得飘扬着的旗子上的字形。

“万岁！”

卡车上两三个人举起了几只胳膊。

“万岁！”妇女和孩子们一起响应着。“喂，瞧瞧，商人们的店铺倒闭了，可咱们的消费合作社还是这样，太好了！”

这天早晨，加代和平常一样脸色苍白地钻出被窝。她近来经常梦见宫池，走进厨房，点上炉灶的火，洗过脸，但梦中见到的宫池的面影却还在脑子里浮动。

头晕、恶心，胸膛郁塞，尽管她咬紧牙关，强打精神，但仍感到手脚发酸，几乎要解体一般。姐姐安慰她说这是怀孕的生理作用。加代想尽可能不给姐姐添麻烦；在要强的姐姐面前，她没有勇气一一倾诉内心的痛苦。

近来，她时而清楚地觉得胎儿在自己的下腹部蠕动着，甚至使她感到惊惶。一个月以前，连位置都尚未固定下来的肉块，现在已经固定下来，把下腹部塞得满满的，有时正在凝神思念宫

池，突然就会感到胎儿在腹内蹬腿，使她孩子般感到惶悚不安。当她在会场和同事们一起工作的时候，在她那梳着桃割髻的、还带着稚气的脸上，蒙着一层说不出是困惑还是喜悦的忧郁的神色。

但这只是她在岗位上的一瞬间的现象，她时常被拉来在粮食班、或是单帮队里顶别人的缺，并且在班里还有各种任务等她来完成。

从昨天下午起，在第三班、加代她们的会场里，也新贴出了如下的决议。

决　议

此次大同印刷公司的罢工，是今年春季以来，公司方面推行的消灭劳动组合的计划所引起的，这从此次罢工的起因看来，乃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公司方面的这种挑战，毫无疑义，是我国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资本攻势的第一枪。而且，这些资产阶级在过去所犯的社会性的罪恶，直至今日，已成为不可掩饰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破绽；但是，他们却将此转嫁于工人阶级，而使其面临陷入失业与饥饿的深渊，不得不挺身而战。

目前，我国无产阶级必须认识到已面临这些虎狼般资本家的强大攻势的危险，因而自觉地认识大同印刷公司罢工的重大使命。

日本工会评议会第一回扩大中央委员会决议指示全国的加盟工会，对大同印刷公司的罢工，集中全评议会的斗争力量予以支援，以期在愈益尖锐的决定性的斗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

日本工会评议会第一回扩大中央委员会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

这份决议文件是前天来东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小田亲自

带来的。很明显，斗争已经进入第三阶段，殊死斗争的白热化，给极端疲劳的罢工团员们带来了勇气。

各班会场，以小石川为中心在到处移动着。由于来自公司和敌人方面的压力，使得各班的会场连一星期的时间都不能在一处固定下来。团员们每天七点钟就到这样经常移动的会场来报到。

加代所属的第三班的会场，已从小石川的延命院移到柳街的茶馆，并且还要被驱逐到指谷街的倶明寺和本乡的神明会馆去。

班组织由正副班长领导，重大问题由班委员会讨论决定。班里除了各种自治机关之外，还有班的基干组织。班的基干组织属于特务班，直接受最高干部会议领导，任务是在受到一切攻势时保护班，或采取直接行动。

各班大致都有三百到四百人左右，班是一种社会组织。他们互相救济各人的危急，甚至都有以班裁判的形式解决夫妇纠纷的。他们异常散漫，或摇摆不定，但在重要关头，却有着明睿的判断力。

在班内，以班委员会为中心，经常出现一种舆论。这种舆论，在任何时候都抵抗着狂风暴雨，支配着全体班员。因此，最高干部会议的指示，首先必须与各班的舆论相结合。

但是，这种舆论，在个别的时候，间或遭到公司方面的反动言论和密探们的反宣传的袭击，而被歪曲。随着斗争的白热化，班的舆论好象填满了煤的锅炉似地灼热和沸腾起来，几乎就要爆炸了。

公司的密探是非常机伶和大胆的，他们能够瞒过班的基干组织针一般的锐敏的眼睛。他们甚至曾计划打入班的重要的委

员之中，伪造最高干部会议的指示，来陷害全体班员。

班，也是大家的家庭。早晨，他们打扫会场，摆好在户外穿的履物，将携带的东西交给值班人员。没有正式任务的人，就订出文娱节目，演出“他们的戏剧”。他们是出人意外的优秀演出家，同时又是批评家。中午，粮食组来分饭团，给大家斟粗茶。简陋的讲坛是他们的会议场所，是舞台，也是严肃的法庭。

最近，会场里越来越多地传播着恋爱消息，或是由班救济委员会报告一些悲惨消息，使班员们肃然不语。密探打入各个要害，警察在场外驱散懦弱的女工们，谣言在频频传播，企图扼住舆论的咽喉。

在各班之间担任通讯任务的班的基干组织，也加紧戒备，积极活动。

一个通讯员把自行车扔在三班会场门口，奔向班委员会。

“喂，今天上午十点钟左右，是你们这个班委员会提出申请书，要借调十个警戒的补缺人员吗？”

头戴便帽、身穿短大衣的青年红着脸说。在场的班委员连文件都没查阅就马上回答说：

“没提出过！首先是没有这个必要！”

通讯员又口快地说：

“可是，若林君，用的是你的名义，而且还盖了图章呢。”

“便帽”握着冻僵的手指追问着。班委员们异口同音地说：

“绝对没有。——是谁把那份申请书送去的？”

事情很清楚，把申请书送到第五班的四个人，从昨天起在点名簿上就画着缺席，而且在班的家庭访问组的报告上，都写着“据其家属说，昨夜未归”的字样，看样子似乎是事前商定的。

班的基干组织立刻用会场的电话，把这个情况通知特务班，

报告给第五班班委员会，通讯员又骑自行车驶回罢工团总部。

这一天午饭后，加代遇到一个可疑的男人向她招手，被诱出会场。这个人大约有三十五六岁，皮肤黑黑的，又胖又矮，满身脂肪，身穿斗篷，里面露出敞着的棉袍衣襟。

她满以为他是团员。虽然她觉得这个人有些讨厌，但是因为差不多每天都有别班的人前来找他们的老婆，所以她也就毫未介意地走了出去。

"你，就是加代小姐吧？"

她脸上浮起不安的神色，从这个讨厌的男人身边往后退了一步。

"宫池君呀，叫我给你带几句话……"

这人是密探。——她不受骗，转身就走。

"等等！"

这种恫吓的声音使人毛骨悚然。这讨厌的男人睨视着止住步的加代，走向前来，但是，又忽然改变了态度，嬉笑着说：

"有事要问你！"

密探说着，似乎觉得在会场门口说话不太方便，就向四周张望了一下。正在这时，大宅、高枝、阿松、阿房等，忽然从电车道那边走过来。她们是妇女部的流动宣传队，现在就是到第三班来的。

"怎么啦？"高枝从远处看到妹妹，就跑过来。"到会场里去吧，不要在这里呆着嘛。"

高枝抱着妹妹的肩头，从那个讨厌的男人面前把她带走。

"他是密探呀，是在问你什么吧。"

加代微笑着说："是呀，他绕弯子缠着我问宫池先生的事，可是我说，什么也不晓得。"

但是，恐怖感尚留在她的心底。高枝气愤地又回头睨视那个男人，他依然在望着她们两人，嬉笑着。

“不用害怕呀，这样的家伙，若是怕他们，那就连走路都不能直走了。——可这家伙笑得有多么讨厌呀。”

高枝本想翻翻眼皮嘲弄他一下，但又一转念就和妹妹一起走上二楼的会场去了。

“加代，不当心可不成呀。”

会场上，大宅部长正在伸出她圆圆的下巴颏，热烈地讲演着。这位信子女士和高枝是妇女部的一对演说家。

在休息室里，加代也跟着姐姐向会场里望去，只见大家的面庞活象一张张的透镜片紧紧地挤在一起。

她们望着这些已经坚持整整两个月斗争的脸，更觉得可亲。演说家的热情，和群众的眼睛，好象耀眼的火花缠绕着大家在飞舞，每当这火花在群众中爆发两三次，立刻就掀起骇浪般的叫声和掌声，震撼着会场。

高枝的脑子里，群众的面孔和自己的演说草稿正在相互纠缠，突然，传来警察的尖叫声：“停止！”——这时候，场内马上开始动摇，警察的佩剑急骤地响起来，但是，班长沉着的声音压住了骚动：“下边，我们来介绍妇女部委员春木高枝君。”

重新掀起了掌声。高枝在掌声中把妹妹留在休息室里，走上讲台。

“自从开始罢工以来，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进行了六十三天——整整两个月的斗争。姑且不谈罢工的胜败，我们对于这样的资本攻势，以全身的斗志和团结精神，在我国劳动运动史上留下光辉的纪录，这不单单是为我们，为日本全国，而是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吐出了万丈气焰。”

演说的尾音被掌声吞噬着，她摇晃着短短的头发。她的习惯是把一只手按在桌子边上摇晃身子，讲到热烈的地方，身体就好象要冲到听众面前一样。她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宣传鼓动家，她掌握听众的心灵，比掌握情人的心灵还要巧妙。

她列举了在全体罢工团员之中发生的种种悲惨实例。她说，绝不能因为这点苦处而就心灰意冷，因为我们还要营救被关在狱中的牺牲者。

佩剑又哗啦哗啦地响起来了。警察警告说："注意！"——她的话头受到了阻拦，气得鼓起腮帮子，眼里燃起怒火。

"但是，我们不能使牺牲者单单以牺牲者告终。光是徒然悲伤，那决不是有本事的，必须用我们的生命进行斗争，不叫牺牲者白白死去。"

几乎和"停止"同时，"逮捕"的命令也钻进愤然回过头去的高枝耳朵里。——跑上台来的警察抓住她的肩膀就往下拉。班长原想把人们拦住，但却迟了一步，大家都拥上讲台。大宅部长和加代也都从休息室里跑进来，一片混乱，眼睛、手、嘴、脚……都以惊人的速度旋转着。但是，警察的快手不到五分钟就结束了这混乱状态。

高枝、大宅部长，加代和其他两三人都被警察和便衣挟扭着走下台去不见了。

走出会场，高枝才发觉加代也一起被抓了来。

她简直象疯了似的。面熟的方才那个凶狠可恶的家伙，扭住脸色苍白的加代的手臂。

"那个姑娘……那个姑娘，犯了什么罪？那个姑娘，那个……"

高枝一面挣扎着要使被挟扭的身体得到自由，一面想走近

身后的妹妹那里。

“放开我，放开！”

她摇乱了头发，光着脚在地上乱跺，口里吼叫着。

2 分配粮食

方才那辆“关东消费合作社联盟”的卡车，好象喝醉的祭庙棚车似地摇晃着，大模大样地从警察和五六个警卫员严密把守的公司西便门驶进来了。

他们的消费合作社“小石川共同劳动社”，设在公司院子里离公司的办公处两米远的地方，与装纸的仓库毗连，门前交叉挂着三条红线上浮着P字的工会旗和画着CO的美术字与红星的消费合作社旗。这个消费合作社已经和公司紧张地对峙了六十天。

“他妈的，载了不少米呀！”

从公司专设的警察值班室里走出来的身穿黑色西服、身材细长的人，望着驶过去的卡车叨咕着。他从前曾在富坂警察署当候补警佐，由于他熟悉工会（罢工团）干部等等，现在已经发迹，当上了公司的总务科长。

“不成！”

他摇了一下头就大踏步地向办公处走去。——“‘合法’这个词儿，使得这些家伙越来越放肆了！”

这个人很熟悉“合法”这个词儿应该适用于怎样的场合。——“东京府官准立案的收购合作社，究竟在干些什么勾当啊！”

共同劳动社临街的大门开了，十多个职工在卡车周围站定，各自把一根劈柴挟在腋下，一面保护着卡车，一面以熟练的动作传运米袋，嘴里还不住地喊着：

“嗨哟，来啦，嗨哟！”

但是，共同劳动社的房间里，却活象趁夜逃掉的股票商人的住宅，空荡荡的。粮仓和柴炭贮藏场里裸露着老鼠洞，寒风从洞里呼呼地吹进，好象水龙头破裂了一般。

在这六十多天里，他们这些罢工团员用血汗积累起来的合作社的财产，几乎连最后的一粒米和一片木炭都要消费干净了；而且，更严重的打击是一向有着交易的两三家联盟以外的店铺，看到斗争激烈起来，也都忽然停止了供应。当然，这是公司的干涉使得他们这样做的；罢工团员对此早就有思想准备，但是，他们的表现也未免过于坚决了。

"就因为是这样……"

搬完米袋，联盟的常务干事、满脸络腮胡子的广冈一面摘下露出指尖的军用手套，一面说：

"……所以，一句话，最要紧的是扩大我们的联盟。我主张坚决禁止无产阶级的消费合作社单独从这些商店进货，这是这次斗争的一个经验。"

这个运货车夫似的五十来岁的男人，结实得象块石头，耐性比牛还强。他从大正九年① 前后参加消费合作社运动，同几次劳资斗争共过生死。受到镇压，遭到驱逐，他就回到乡里和老母一起为人种田；在余烬未熄的时候，就又跑到东京，以牛一般的韧性搬运米袋。

"咱们一定要壮大自己的队伍，第一要紧的是要和农民协会的兄弟们握起手来；也一定要有运货的工具，火车和轮船。在城市里，首先就必须建立强大的分配网。从各种铁工厂到一切产业工厂，咱们都得拥有。"

---

① 大正九年是一九二〇年。

“知道啦，知道啦！”共同劳动社的常务干事伊藤扬起手来阻止他。“你再谈下去，太阳可就要落啦！”

走到旁边来的职工们都被逗得笑起来。事实上，他那股子执拗劲儿，就连孤儿院的孤儿前来劝买什么东西，见了也要逃开的。

“光听你的议论，罢工团的人们都该饿干巴啦！”

这回是广冈自己先用爽朗的神情，抽搐着他那结实的络腮胡子的脸颊，麦穗似地晃着头发出了健康的笑声。

这个人没有忧伤。正象没有“平时”一样，无论何时，对他说来都是健康的、悠然自得的“非常时”。

“喂，伊藤君和广冈君！”

这时从里边的值班室传来萩村的喊声。他是昨晚开完班长会议回来寄宿在这里的。苦心搜罗，和联盟内部同志的捐助而弄到的粮食，不可能和从前一样普遍分配。不得已，班长会议才决定进行调查，先分配给最困难的部门。

萩村正以班长会议主席的身分，把各班提出的调查传票，和米袋的数目核对着。

但是，站在工会立场的萩村，从独立的消费合作社运动的立场看来，不一定没有不同的意见。那种错误地认为消费合作社仅仅是工会的附属粮食部的旧观念，已是应该抛弃的了。

“所以，无论从联盟或从这个共同劳动社来说……”等广冈和伊藤走进来，萩村闭了间壁上的拉门，和他们商量。“不管这次斗争的胜负如何，无论是消费合作社或是工会，都不能失掉重新组织起来的基础。关于这一点……”

萩村向他们传达了班长会议的决议，征求二人的意见，广冈说没有不同的意见。

“若叫我说，再早些紧缩开支就好啦，这并不违背消费合作社运动的精神，绝对不违背……”

“伊藤君！”这时，职工们在门外叫他。“大家都拿着传票拥来啦。”

“大家倒是很困难的呀！”

伊藤说，他不忍叫熟悉的群众空着手回去。

“但是，还能够忍耐些的，就要想办法再叫他们忍耐些呀！”萩村用力地说。“话也许不太好说，但还是要请你去向大家说明，请他们谅解。”

“是的，我去说。”

广冈最先站起身来，拉开间壁上的拉门走向外屋门。伊藤和萩村跟着走出去。

店铺门前早有三四十个罢工团家属，一手举着传票争先恐后地拥上来了。

“喂，差不多你们就发吧，两袋不成，那就给一袋米和一些豆酱吧！”

气势汹汹地拥到传票登记处窗口的老太婆用尖锐的声音喊着。她身后的一个梳短发髻的妇女背着的婴儿，每当后面的人往前一挤，就发出刺耳的哭号声。

“伊藤先生，”妇女们对面熟的他娇声娇气地说。“我们的传票都写好啦，您给盖个图章就成啦！”

“不成！”这位印刷工人出身的常务干事，一想到自己不得不打破情面而且要把大家赶回去，不禁对自己非常生气，口气变得粗暴起来。“你家不是前四五天刚分配了吗？回去，回去！”

“啊！”被叫作“你家”的妇女是伊藤的朋友喜公的老婆，她一听就发了火。“四五天以前领的现在不正该领嘛！又不是鸽子，

怎能一粒一粒地吃呀，这个大傻瓜！”

这时，广冈用力推开大门，拿出一把椅子来站在上面，大声喊起来：“各位！……现在请你们听我讲话。听着，现在大家都知道，运来大米一百袋，豆酱和酱油各两桶。……”

大家心想这个面熟的络腮胡子要说什么话呢，就都静下来。萩村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心想若叫公司的走狗看到这种情况是不利的，因此，就让职工们在群众后面了望着。

“可是，就是这些，象过去那样分配给大家是不够的——知道吗？合作社太穷啦，要马上再运来两车三车的，可办不到哇！”

广冈一口气说下去，萩村一面听着，一面窥伺着群众的面孔。

“就因为这样，要从罢工团里最困难的人按顺序分配。班长会议，——知道吗？就是那个班长会议决定先进行调查，然后再分配的。你们向班长报名，就马上先从真正连典当的东西都没有的困难户开始分配。”

萩村发现犹如太阳被云层遮住似的暗影掠过群众的面庞，感到了刺骨的痛楚。

“喂，你这家伙，那么说，今天不发了吧？”

站在后面的老头用癫狂的声音一喊，连别的妇女和孩子们也都一齐哇哇地叫了起来。

“今天，先发吧！”

“从下次起再这么办！”

“饭总得叫我们吃呀，饿着肚子能够战斗吗？”

大家都扑向铜像般伫立着的广冈周围去，但是这个落腮胡子的运货车夫的铜像却稳稳地站着，丝毫未动。他眉头不皱，和颜悦色地环视群众一周，等大家沉静下来的时候，又说：

“是谁说饿着肚子不能战斗啦？咱们的战斗可不是吃饱了饭才干的呀！喂！听着，这次斗争，就是饿瘪了肚子啃石头也要干下去的！”

妇女们又凝眸看着这个岩石般的男人。

“不过，话虽然是这么说，咱们的，大家的消费合作社——关东消费合作社联盟可绝不看着大家挨饿，可是，绝不能因此就依赖合作社，不论吃什么，能够忍耐的就得忍耐。咱们这个消费合作社的二十几个共同劳动社的职工们，为了争取这次大同印刷公司罢工的胜利，正在搞‘不吃米运动’，——这个运动就是吃些大麦等等杂粮，不吃大米。”

荻村和伊藤都咽了一大口唾沫。妇女们缩回举着的手，把肩膀垂下来。挤在最前面的妇女，一面狠狠地摇着因吃不足奶而又低声哭起来的婴儿，一面从人群中钻向后面去。

“就是这样，大家——咱们这些城市工人，比乡下的雇农还好哇！那些佃户们一年到头，光吃小米、大麦，还那么勇敢地战斗。听着，大家也都参加‘不吃米运动’吧，直到罢工得到最后胜利，要把酱汤煮得稀些，用豆腐渣来代替蔬菜！”

妇女们低下头去。广冈把两只蒲扇似的手掌伸向大家的头上来说：“啊，诸位，等到实在没办法对付下去的时候，就向班长提出来，听着了吗？只要我们还活着，就要想法给你们弄到米——，要忍耐，记着，不忍耐胜利就不会来呀！”

低着头的妇女和老婆婆们，一个跟着一个走开了。因此，她们恐怕都没看到，这位马车夫那长满硬梆梆的落腮胡子的脸上落着大粒的泪珠。

3 毒瓦斯

被赶回连檐房的妇女们，好象被夺去雏鸡的母鸡似的，突起的颧骨上流露出无处发泄的愤懑，用昂奋的口气谈论起来。

“咱们就象吃了豆腐渣的牛那样，向公司的警卫们，哞地吼一声吧……”

喜公的老婆在自己家门口回过头来用尖细的声音喊道。接着，聚集在这第七条连檐房胡同口的沟头上尚未散去的五六个妇女，一齐回过头来叫道：

“吼一声又顶什么呀，傻瓜！……”

其实，这些妇女们几乎都要互相咬架了。可以典当的东西连一件都没有了。——尽管如此，在工厂里做了十年工，因而未生过孩子的喜公老婆，还是把枯萎的蜜柑似的头托在宽宽的肩膀中间，极力抑制住几乎夺口而出的咒骂的言语。

“吃豆腐渣、吃小米，到后来罢工若还是失败，那可是要命了。”

松太郎家的老太婆用号衣兜着背上的孙儿，她恰象被狗追赶着的公鸡，迈着蹒跚急促的步子，在沟头和喜公老婆之间走动着，开始发她那糊涂的牢骚。“又来了。”喜公老婆摇摇头。“这个老太婆一年到头净发牢骚，真是第七条连檐房的毒瓦斯！”

尽管嘴里这么说，可心里谁又不想发发牢骚呢？但是，那个落腮胡子却完全把她们说服了。她从门缝把共同劳动社的传票扔到屋里去，就推开老太婆，走近妇女们那里，学着广冈的姿势，把两只手臂张开，好象要拥抱大家似地伸出去，说：“要忍耐，听着了吗？要到罢工得胜为止，一定要忍耐！”

她原想开句玩笑，想笑笑，却似乎没有完全笑出来就收敛起

笑容。另外的五六个妇女也都没有一丝笑容。

“哎哎，没什么，用不着担心。”抱着婴孩的阿源老婆，缩回头发蓬乱的脑袋，叹息地说。“米饭跟着太阳老爷转，总会有个活路的！”

接着，松太郎家的老太婆，马上把头从大家身后伸到前面来答了话：“可是，就连太阳老爷也都不到咱们这连檐房里来呀，瞧瞧，那不是脸朝外看着哩！”

天刚过午，干巴巴的冷风平息了，只在那平静的白山森林上，洒着一片淡弱的阳光；这一带隧道似的连檐房，和往常一样被一片死人眼睛般浑浊的乌云覆盖着。连檐房的屋檐上和沟头上挂着许多破尿布，尿布上的水滴，结成冰锥子，很象一串串的干鱼。

“啾，冷啊！”阿源的老婆一面拍着背上没哭的婴儿，一面缩着脖子，但是，她不想走回家去。

“生火，生火！”喜公老婆象忽然想起似的，从沟头上的古朽的木桥上拆下木棒，从水泥桶上拆下竹篾箍儿点上火。然后，她就忽地撩起衣襟背向着直冒黑烟的火堆，两腿跨开露出通红的衬裙来，说：“管它呢，太阳老爷儿向外看，咱们就从下往上把它烧糊了。”

“对呀，对呀，若是把烧糊的太阳老爷儿吃到肚子里去，就一辈子都不饿了。”

这回，大家都笑起来。地面上的黑色冰柱溶化成水流开去。熊熊燃烧着的水泥桶上的竹篾箍儿飞迸的火花溅到凝成黑色粘液的沟中，发出吱吱的响声。

“哎呀？”

这时候，妇人们发现了奇怪的东西。

"什么呀，那是？"

松太郎家的老太婆凑近喜公老婆身边低声说。从第六条连檐房转过来，在刚进这第七条连檐房胡同口的地方，忽然出现了两三个头发颜色不同的贵妇人。

两个穿西装外衣的女人——一个梳西式短发，一个梳日本妇女的发式，另外一个穿西装的妇女好象是最年长的，她身穿皮大衣，戴着帽子。这里的妇女们都瞪起眼睛来。

"这不是卖药的呀？带着皮包哩。"

老太婆低声叨咕着，喜公的老婆摇摇头。不是卖药的，接生婆也不会一起来三个，而且首先不会穿这么好的衣服。

"穿的可都是值钱的衣服哇！"喜公老婆对阿源的老婆说。

"嗯，这可不是常到咱们这样地方来的玩艺儿呀。"

但是，看样子，这些贵妇人们却很细心很有礼貌地从连檐房的一端挨户打招呼，没有回答，她们就打开没关严的破门向屋里探视。

"啊！往我们屋里望呢！"松太郎家的老太婆慌张起来。"里面谁也没有哇！"

"别着慌啦，您老太太家里可偷的东西不是一件也没有嘛！"

另外一个妇女说。贵妇人们渐渐走近这边来了。当她们发现这群围火取暖的妇女后，年长的"西装"第一个止住步，回过头去和另外两个人说起话来。

妇女们不安地瞪着眼睛，张着嘴望着她们。这时候，三个贵妇人由年长的"西装"领先走向妇女们的面前来。喜公老婆忙将衣襟放下来遮住衬裙。

"看样子，各位好象是罢工团的家属……"

"西装"用熟悉的语气说着，把扣簧上闪着光的小手提包换

过手，同时又把丰满的下巴颏深深埋在大衣的皮领里，微笑着。

妇女们简直象是小学生在半路上遇见校长时的模样，一言不发，站立不安。这时候，站在"西装"背后的两个明星似的漂亮的贵妇人谦恭地向妇女们点头致意。松太郎家的老太婆望望自己人，然后似乎是下了决心的样子，连忙行了一礼。

"是这样……我们是——""西装"把一张名片硬塞给松太郎家的老太婆，说。"我们特意前来拜访，是想和罢工团的家属、特别是各位妇女商量一件事。"

喜公老婆从不识字的老太婆手里接过名片，一面看，一面和身旁的妇女说：

"上面写着她们是东京佛教妇女联合会的，——那个'西装'还是主席呢。"

尽管这样说明，阿源老婆还是没有清楚地理解："若说是佛教，那就是和尚啦，可这样的和尚老婆，也真是太漂亮啦。"

"各位家属因为这次的大罢工，受了多大的苦处呀，我们也都背地里为大家担忧呢！所以今天亲自来和大家当面谈谈。"

妇女们一愣。心想：象我们这些人，果真会受到社会上的重视竟至使得这么漂亮的大人物暗地关心吗？外国人似的，有着高鼻梁、白皮肤的"西装"，越发走近往后退缩的老太婆跟前来。

"正象如来佛说过的那样，四海之内皆平等，各位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请你们照实地谈谈自己的想法吧。我们是想尽微薄的力量努力争取这次罢工的和平解决的。"

但是，妇女们越发感到惶惑了，就好象被人用羽毛扫帚抚着臀部似的痒得难挨。明星似的梳时髦发髻的女人，从皮夹里取出似乎是准备好的四五块巧克力糖，走近阿源老婆身边：

"喂，这小宝宝可真老实呀。"

说着，把巧克力递过去，但是瘦弱的婴儿，却只是瞪着大眼珠子，连伸出手来的力气都没有，当然是真老实啦。

没有孩子的喜公老婆默默地盯着这些漂亮的太太们，想：这群狐狸，想是要骗我们吧？

这回是梳西式短发的“西装”一面把巧克力送给松太郎家的老太婆背上的女孩，一面诱惑似地说：

“真可怜，爸爸们的罢工快点完就好啦。哎，‘小姐’哟，等爸爸回来跟他说：‘快别搞罢工啦，带我去逛公园吧！’哟，真乖！”

喜公老婆已经完全明白，她拉着阿源老婆的衣袖，说：

“当心呀，她们是狐狸！”

梳发髻和梳西式短发的两个人，走到妇女们中间，极力用巧克力来引诱她们。“西装”主席又用温和的声音说：

“我们已经和那边的连檐房的太太们谈过话了，一切纷争，都一定是两方面有错处。和公司一样，你们的丈夫们，虽说是为了争口气，也是未免太任性了。简单地说，我们觉得双方都必须忍让。”

“来啦！”喜公老婆心里想着，就急忙拉着妇女们的衣袖。

“咱们是女人对女人讲话，请你们把我们的苦心转告给你们的丈夫。为了你们各位、为了孩子们，首先要向公司让步；这样，公司也一定会出来讲和的。”

这时候，喜公老婆僵成煤块似的身体，热起来了，突然跺着脚吼道：

“住口，狐狸精！”

喜公老婆跟平素一样，生起气来就变成能说会道了，她把脸伸到吓呆了的“西装”的高鼻梁前面来，大发雷霆。

“说什么可爱的宝宝啦，四海平等啦。把你们穿的衣服和我

们穿的破烂比比看，这就是不平等的证据！真要是平等，那咱们换换穿吧。”

“嗳呀，可真是粗野的人哪！”梳发髻的女人被推了一下，一面蹒跚着，一面象把脚踏进沟里的时候一样紧皱起眉头转过脸来。

“是谁粗野？你说的可太无耻啦。你们是想来攻破我们吧！露出尾巴来的狐狸冒充释迦牟尼，一定是公司的特务！”

别的妇女们也从羞涩中清醒过来，马上都抖起精神来。

“什么？是公司的特务？”

阿源老婆大声喊道：“喂！大家都出来看呀，公司的特务来啦！”

三个贵妇人完全吓昏了。孩子、妇女和老人们都随着妇女们的喊声，从四处连檐房里跑出来。

“哪个是公司的特务？”

“把她打下沟去！”

贵妇人们惊惶失色，跨过水沟的木桥逃去，有的甚至把大衣袖都扯破了。

喜公老婆抡起正在燃烧着的水泥桶的竹箍怒吼道：“前天就来过，这群家伙，毒瓦斯！”

……但是，这群信仰颇深的佛教徒的贵妇人们却无悔意，第二天又出现在这个“没有太阳的街”里。这次是站在第三总部的妇女部门口。

“我们想见妇女部长，她在吗？”

昨天那个“西装”文雅地说。一向担任传达的阿银歪起梳着桃割髻的头来望着名片，马上用响亮的声音说：

“不在。就是在，恐怕也不会见你们吧。”

另外两个贵妇人听到她这种冷淡的回答，对望了一下，“西装”接着说：

“我知道你们很忙，不过即使是五分钟也好……”

她们执拗地要求着，不想离开门口。阿银吼叫起来，她吐出的气息都把传达室桌子上的尘埃吹起来了。

“妇女部长和高枝姐妹都不在！你们这么想见她们，就到富坂警察署去吧，她们已经在拘留所里受了两天苦啦！”

4 岗哨

病人几乎一夜没有入睡。黎明时分，外面传来了雨雪吹击着护窗板和洋铁板的屋顶，吹击着窗外千川沟似乎结了冰的水面的声音。近来的连檐房非常沉静，甚至连婴儿的哭声都听不到了。

病人紧紧地搂住枕头忍受着关节的疼痛和越来越剧烈的寒气的侵袭，涔涔地流着眼泪在咒骂：“坏丫头！”

竟连懦弱而温顺的加代都被警察抓了去，父亲认为这也是因为高枝的缘故。自从公司里成立工会以来，他这接继香烟的长女，便渐渐和父亲在见解上有了分歧。这丫头还只不过是个孩子，似乎是有人给她灌输了智慧，完全变得胸有成竹，竟连老子的命令也都动辄沉着地加以反驳，并且进行说教了。

“一定是着了魔，这个疯丫头！”

他的身体若是健康，右面的手腕子没有毛病的话，一定要她坐在家里，天天揍她，非把她的根性完全治好不成。

病人忽又望见立在墙边小桌上的破旧书箱，那里面摞着十多册薄薄的红皮书和厚厚的、似乎是学者们读的、印有金字的洋装书。高枝是常常读这些书的——父亲想起，就连她做完夜工

回来，也都要拿到被窝里来读。

“就是那个，那些书——那些书把高枝变成疯子啦！”

病人扶着墙站起来了。然后，就跟上厕所去时一样，用力支撑着颤抖的双脚，走近书箱。从窗子的隙缝吹进来刺骨的寒风。病人推开窗子，伸出能够自由活动的左手，粗暴地抓起书来举得高高的：

“这群穷神，都把你们送了命！”

书，悄悄地钻到千川沟里去了。纷纷翻舞着的纸片，在逐渐发白的冷空气的底层闪着白光沉到水里去了。

“老爹，老爹！您干什么？别上火呀！”

病人急促地呼吸着，睁着愤怒的眼睛，把新的憎恨贯注在每一册书里，狠狠地扔下去。邻舍的妇女听到他的吼声，从墙下向他喊道。

“你不用管，我要把穷神抛到沟里去！”

他仍在扔着书。

沟面被寒气封锁着，雾霭异常稀薄。

书，有的沉到水底去了，有的受到水流的冲击，在翻滚流动。

犹如千川沟的尘土忽然稀少了一样，这条“没有太阳的街”上的蔬菜铺、酒店、干货铺、点心铺，所有的日用品商店、粮食店等等，几乎都没存货了。生意兴隆时堵塞在千川沟里的木桩上的菜叶、空罐头盒子等现在都不见了；这里的小商人们，从市场、批发店、河岸，无论从哪里也都买不到一点点货物了。这一带连檐房的每个角落都听不到公司的汽笛声，就证实这“山谷里的街”的动脉被切断了。犹如疲劳的巨大的河马睡卧着的大工厂，比灭了火的熔矿炉还悲惨地蹲伏在寒气的底层。

小商人们狼狈不堪，他们经过许多徒然的辛劳和滑稽的争

论之后，才开始推举代表，组织委员会，恳求各方面的人士来调解这次的罢工。

悲惨的是，他们的“滑稽的争论”竟发生在相信他们自己是“中立”的问题上面。他们动员了区内的同情者，访问市的名誉官员们，申诉了他们的窘境。他们说：

“我们无奈竟落到必须和罢工团一起牺牲的地步了！”

但是，听到这群小商人代表们的申诉的市名誉官员们，毕竟都不过只是公司的间接的雇佣者。尽管可爱的小商人们相信自己对于这次罢工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但是这些严正的批评者、区的同情者、市的名誉官员们却更清楚地觉悟到“阶级意识”，晓得自己应该站在哪一方面。

在大街上，无货的空店铺也开始出现了。电灯稀疏起来，黑暗占据了更广大的空间。夜里走进附近龌龊的咖啡馆或酒馆里去，黎明时分才带着苍白的面庞回来的姑娘们，忽然多起来了。

“我说老爹呀，别上火呀！不要紧，今天或明天就会回来的，又不是作贼放了火。”

尚未改掉越后口音的邻舍妇女，好容易才劝住了病人，叫他睡到被窝里去。

这个妇女隔一年生一个婴儿。营养不足的婴儿在她敞开的怀里，双眼闪着饥饿的光，都有些哭不出声音来了。

“可是，老爹，日子长了，可也太苦啦！公司若在差不多的时候垮了台就好啦。”

病人伏在枕头上紧紧咬住抖动的牙齿。这个妇女，通常是带着两个孩子出去卖豆腐熬芋头①的，她身体茁壮，言语也粗鲁。

---

① 原文作御田，将蒟蒻、豆腐、芋头等混煮的一种菜。

“可人家公司是垮不了台的——一伙一伙地直往里雇工人呢！”病人一疏忽，说走了嘴。

“啊？”

妇女一听就盯着病人的脸追问着，他有些着了慌似地说：

“嗯，谁知道是真是假呢，我是听坡那边的吉田先生说的。”

但是，这么一说就弄得更露马脚了。病人窥伺着妇女那富有北方人特征、嘴部突起的白白的面庞。

“吉田先生？老爹你认识他吗？”妇女把带来的一点点炭火和火铲一起放在那里，问道。

“是啊，当过我们的工长呀！”

妇女摆着一副诧异的面孔沉默起来。病人心里嘀咕着：这个妇女大概也是读了那种书的。

“可是老爹，有人看见过工人走进公司吗？”妇女抓住尾巴就不放手。

“不是，听说是为了不叫罢工团发觉，象货物似地打起包裹来装在车上运进去的。”

外面，雨雪已经住了，只有风不时还摇撼着护窗板。

“这么说？……”

妇女猜到了不少迹象。对门阿辰的丈夫，从两三天以前就不见了，邻舍的小伙子阿春昨晚好象也没回家。她忽然感到一阵寒冷，立刻把衣襟往婴儿的头上拉了拉，急忙把炭火移到小小的磁火盆里。

“不过老爹，可别上火呀！等一会儿饭得啦，给您送过来。”

妇女踏着沟板走回家去了。

这第三条连檐房尽头的大街上，停着一辆板车，一个破烂商小心翼翼地走进小巷里来，旁边跟着一个用黑色围巾深深包住

头部、身穿号衣的男人。不久，他们走进高枝住的第一条连檐房紧靠这面的屋子里，不到十分钟就背着一个大行李卷走出来。

破烂商，眼望着把行李卷装在车上，拉到公司后门附近，这回就更大胆地独自一个人返回来，走进第三条连檐房和第四条连檐房之间的小巷里去。

刚走进不足二尺宽的小巷，破烂商就大吃一惊，止住步。

迎面，就在眼前，有两个少年也惊疑地伫立着。少年们一眼望见这包着头只露两眼的破烂商，就知道是那个奸细了！

结集在一起的六道眼光，激烈地飞迸着火花。一个是头脑大得很不调和的少年，一个是身材细高、嘴唇很厚的少年，他们是侦察兵——任务就是要发现这个破烂商。但破烂商是他们的工长，现在面对着面，他们倒觉得有点胆怯了。

“三公？”

破烂商叫了一声大头少年的名字，他难以判断这两个少年的来意，必须马上根据他们的眼色决定应该采取的态度。

大家都屏着气息，沉默了一会。破烂商逐渐对这少年们有了信心，因为他从他们还流鼻涕的时候就在工厂里照管他们了。于是就下定决心想趁势把他们俘虏过来。

“就凭你们这样的小兔崽子，还要做什么蠢事，这不是忘恩负义吗？”

“忘恩负义？”

遭到破烂商的恫吓，直挺挺地站着的少年们，这时候，忽然互相对望了一下。穿着肮脏的上衣的三公，直起脖子望着破烂商的脸庞。

“混蛋！”

这时候，同时从两个少年的口中飞迸出斥骂的声音。他们

骂完马上就飞快地转身向对面的小巷跑去。

一股说不出的恐怖的感觉，从破烂商的脚跟涌了上来。他缩起脖子急忙往后退了一步，从大街上走过去。

自从出现了这种奇异的场面以后，已经过去两小时了。

植物园外边有个坡道，通到对面的电车路。刚才那个破烂商独自一个人站在这个交叉路口上。旁边放着那辆眼熟的车子，却不见那穿号衣的家伙的踪影。

过午的植物园中的树木被风吹拂着，神经质地摇晃着光秃秃的头，正对面，有聋哑学校的砖墙形成了阴暗的背景。虽说是交叉路口，来往行人却大都是一直前往指谷街和大同印刷公司正门去的。

“号衣”还没把行李卷扛来，破烂商顺着砖墙在徘徊着。

这时候，一个身穿黑大衣、深深围起茶色围巾的青年从对面的电车路往坡道上面走来，因为他夹杂在相当多的行人里，当然破烂商是不会特别注意的。

这个穿黑大衣的青年把手插在衣袋里，低着头快步走到离破烂商不远的地方，稍微停了一下之后，就掏出手帕擤鼻涕。

擤完鼻涕，他就夹在行人当中走到破烂商身边来。这时候，自行车驶过去，马车沿着对面的坡道走下来，女人、儿童、穿西装的人和学生都走了过去。

青年人假装要躲马车，紧紧靠近破烂商，倏地抽出插在衣袋里的手。

“走狗！”

斥骂声从青年的口中飞迸出来，破烂商也同时不声不响地

踉跄退后，摔了个屁股蹲儿。

……植物园的树木又摇晃了一阵，风把远处的电车声吹送过来。学生、儿童、狗、女人、自行车和穿西装的人走了过去。

破烂商一只手按着肋下，用沙哑的声音呻吟着：

“挨，挨了一下，快，快叫警察！”

但是，当行人聚集在倒下来的破烂商周围来时，方才那个青年早已无影无踪了。

5 地狱与极乐世界之图①

在一个立方形的洋灰桶的桶底，高枝坐着度过那抹杀了数理意识的无限漫长的时光。

这桶似的建筑物内部，是不分昼夜的。在这模模糊糊的、充满说不清是黄昏的幽暗还是黎明时分的微光的石箱里，有五六个人影在蠕动着。

好容易才能分辨出人脸的微光，是从高处的眼窝似的窗孔中流射进来的。

她们完全被隔离开来。大宅是不用说了，就连加代被押在哪里也都不知道。哪管是透过厚厚的水泥墙阴森地振动着的一点点声音呢，她都竖起耳朵倾听着，因为妹妹不是平常的身子呀！

监房里特别嘈杂。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妓女用她那尖嗓门儿没完没了地叨咕着，她那浮着白色尘埃的发髻，象偶人那折了的脖颈似地拖在脑后。这个眼色不安的妓女完全失掉了听众，所以

① 日本寺庙里的一种宣扬善恶报应的迷信图画。

才向刚进来的高枝开腔的。

监房里，除了另外一个皮肤松弛的五十岁左右的老妇人以外，还有一个老太婆，大概是患病的流浪人，身上盖着一块包袱皮，活象一根圆木棒，另外一个是一堆破烂似的少女。她们把腿伸向高枝身旁在睡觉。

老太婆除了喉咙不断地呼呼作响以外，真象一根圆木棒倒在那里似的，永远也不想动一动，看来她是在这个监房里的五个生命之中，最接近末日的一个了。妓女是惯犯，她说她每隔两三个月就被押二十九天。

“可是，这既然是我的职业，那不就是没办法的事嘛！”

她好象是这么坚决地相信着。

“说什么警察老爷呀，他们也都经不起咱们‘这个’呀，——尽管他们摆着满正经的面孔……”

她咧嘴笑着，有信心地做出种种丑态来，弄得连高枝这样的同性也都要移开视线。

外面，确是到了夜里，在水泥地上走路的看守的鞋声冲进冰冻了的走廊又被撞回，听来很响。

又脏又皱的棉被只能稍微搪搪寒气。妓女龇着黄色的虫牙，用特别做作的声音问高枝：

“你是在哪‘混事儿’的？”

看来，她似乎把高枝当作同行了。尽管高枝摇头否认，她也不相信：“不过，你年轻，‘混事儿’也好混。”

年长的妓女的口气变得怪伤感的：“我倒也不愿意过跟这个老太婆一样的晚年……”

被妓女回头望着的老太婆，为了耐寒，双手捂脸，曲膝蜷伏着。这个老太婆是这间监房里罪情最重的一个。她往医生家里

放了火。这是因为医生以“不付医药费”为理由，始终不肯为她唯一的孙子瞧病，听任他死去。她为了对医生进行报复，才这样干的。

老太婆是在失神状态和刺骨的苦痛之间盘桓着，当她抓着稀疏得都露出头皮的白发哭号的时候，就连稍有些痴呆的妓女也都张着口不再喘气。

老太婆从小就相信在寺院里看到的地狱与极乐世界之图。她悔恨自己犯了这么值得责难的罪行，即便是以“不付医药费”为理由而不肯前来探视她在人世间唯一的光明——得病的孙子，她也还认为在人世间医生是正确的，企图进行报复而放火的自己是有罪的，——这是镂刻在她的心灵上的地狱与极乐世界之图所下的论断。听见妓女这么说她，内心里又感受到新的责难。

“讨厌，又吵什么！”一身破烂的少女，伸脚蹬着高枝的膝盖，爬起来向老太婆叫道。

难办的是这位十四五岁的少女，根本还没看见过地狱与极乐世界之图。她除了在筑路工程用的水泥管里、空房子里或是这个拘留所里过夜之外，只知道白天到处寻找食物的流浪生活。

“啧，吵得人家睡不着！”

她叨叨咕咕地埋怨着又睡着了。在这样习惯了的地方，她是没有什么值得悲哀的理由的。

忽然，从头顶上传来了皮鞋声。高枝膝行至门口，把脸贴在铁丝网上，她听到了一个女人耳熟的声音。

“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

这确实是加代的声音。高枝全身都紧张起来。

一个穿黑色便衣的男人的后影，就在六尺多远的对面走廊

里走动着。便衣象是在做冗长的说教，可是加代却在高声反驳着。

“啊！啊！痛啊！”

大半是被拧了胳膊，加代发出了惨叫声。高枝好似受到了沉重的冲击，用双手打着铁栏杆叫骂起来：

“鬼！恶魔！畜生！”

但是，回答却是威风凛凛的皮靴踢了一下铁栏杆。于是，就是这些，加代的声音再也听不见了，便衣的脚步声也离得远了。

高枝一夜没阖眼。……黎明前的寒气从脚尖、踝子骨直冲到腰间。

天亮的时候，看守打开拘留所的门，挨个带她们入厕。加代一夜之间完全变成了另外的样子，苍白浮肿的脸，充满血丝的眼睛，直到扯烂的衣服，都令人想到昨夜发生的惨事。

她咬着牙走出厕所，象晕船的病人似地用一只手扶着冰冷的厚厚的墙壁，支着身子转到走廊里来。看守的佩刀频频作响，催促她快走。

当走过两条灰色的隧道似的走廊，刚刚拐弯的当儿，就在眼前几乎就要撞到的地方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人。

“啊！”

加代只是瞪起眼睛来伫立在那里。被牢牢地戴上手铐的宫池直挺挺地站着。他好似老了十年，完全变了样儿。

她没说出话来。宫池虽也动了动嘴唇，但不成声。紫色的痣斑在浮肿的颧骨上面，好象疮痂似地动了一下。

“干什么！”

霎时间，站在宫池背后的看守，用手推着宫池的后背。宫

池的身体失去重心，肩头撞在走廊的墙壁上，往前晃了两三步。

这仅仅是在三秒或是五秒的瞬间发生的事。就这样，她和宫池都再没能回头望望。剧烈的激动使加代的心脏凝固了。

她也不知道姐姐被押到哪里。但是，她已经不再哭了，只是坐在一个角落里不时耸着肩膀深深地呼吸着。

早饭，象鸟食一样从铁丝网间推了进来。四方盒子装的饭引不起半点食欲来。

加代用干巴巴的眼睛把饭盒凝视了一阵，就原封不动地从铁丝网间推了出去。

"畜生，我要死在这里！"

她无论白天夜里都滴水未进。

第二天早晨，大宅和高枝都被释放了。她们并未受到细致的审讯——当然，并没有什么应该审讯的。耀眼的阳光使她们感到眩晕，走到警察署后门的时候，遇见了拘捕加代的那个面熟的密探。

"请问，一个叫春木加代的姑娘释放了没有？"高枝抑制着满腹憎恨，故作谦恭地问。

"这可不知道哇！"密探冷淡地回答说。"不是我那班的。"

高枝感到为难了，如果可怜巴巴地说妹妹已经怀孕，那是不甘心的，而且这样作必然要说出宫池来。这时候，密探似乎是要摆脱高枝的执拗的纠缠，说：

"多半是已经回家了，也许是比你先出去的，快回家去看看吧！"

明知道这是敷衍，但也无法再往下追问了，她抱着一种侥幸的期望，迈步追赶大宅。

外面，有阿房和阿银等两三个人前来迎接，高枝辞别她们，急忙赶回家中。

但是，加代并没回来。

她不想做任何事情，只是眼望着家中被捣乱的各个角落，呆呆地站着。

“加代怎么啦？”病人一开口就问。

她默不作声，连坐都没坐就又走出家门。

但是，即便是马上返回警察署，明明也是没人理睬的。到罢工团总部去托警察班的同志呢，在目前这种总是二三十人一起被逮捕的情况下，班上的人都特别忙，也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高枝渡过千川桥，绕过几条胡同来到白山坡道底下，她知道萩村是在这条坡道中段一所小楼上租了一个房间住的。

一进木格子门左面就是一个很陡的楼梯。她从熏得发黄的纸隔扇外面喊了一声：

“萩村先生！”

过了一会儿，听到里面沙哑的声音答应着，她拉开纸隔扇走进去。萩村从被窝里伸出头来，强打精神睁开肿起的眼睛，见是高枝，吃了一惊。

“啊，回来啦？”萩村似乎是知道高枝和加代被逮捕的事，他问：“加代呢？”

高枝走近枕旁跪坐下来大致说了一下情况。

“妹妹若是普通的身体那还不打紧，不是‘那样’的嘛，——所以我也没有了主意，才来和您商量呀。”

萩村在被窝里不安地移动身子。他开完最高干部会议，拂晓时分才回来，躺下来还不到两小时。他是劳农党书记，认识一个为他们服务得很好的姓樽井的青年律师。他说去求这个人帮

帮忙。

"嗳，请，请……"

荻村睡眼朦胧地望着头上的高枝的面孔，格外结巴地说。但高枝没有领会他的意思。

"我要起来，请你把脸转过去一下。"

高枝的脸红了，——真是迟钝的人——她慌忙把身子转向门口纸隔扇那面，闻到背后这个鬼鬼祟祟地起床的赤身男子的体臭，把头低了下去。

等他急忙穿好衣服，连大衣都穿起的时候，她才回过头来说：

"您以为我是个大笨人吧？"

两人走出来，上了白山坡道，走到了西片街。背朝着电车路，在这高岗上的胡同里排列着庞大的住宅。

"阿高，拐过这个弯去，街角上，就是大川董事长的别墅。"

荻村用下巴颏从大衣领子里指着说。一座好象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城廓似的黑大门，威风凛凛地耸立着。他们避开盘桓在董事长公馆门前的密探，绕到后门奔向电车路。

沿着人造石的高高的石墙，高枝要从罩衣上面按着围巾小步跑路，才跟得上荻村。

"啊？"

她忽然停下来。不知从哪里弹跳着滚来一个橡皮球，撞在她脚上，落到墙下的小沟里去了。

"把球给拿上来！"

身旁，一个象是前来追赶皮球的可爱的女孩说。红色的皮球，是从这个后门里滚出来的。站在身旁的六岁上下梳刘海发的女孩，穿着奢侈的西装，长着一副丰腴的可爱的面庞，她再一

次向高枝说：

"阿姐，把球给拿上来！"

这个女孩实际上是动着鼓溜溜的面颊和可爱的嘴角在命令高枝。这座后门千真万确是大川家的，那么，这个女孩是大川董事长的女儿，还是孙女呢？

高枝站定，紧紧地盯着这个骄傲的女孩。女孩抬起温暖的褐色呢绒上衣的袖子，用手指着，又在吩咐高枝——但是，当她触到高枝的冰冷的目光，马上就象触了电似地缩回手去，脸上开始阴沉起来。

这时候，女仆走了出来。高枝不知是怎样想的，忽然强作笑脸，拾起红色的皮球来，走向女孩，殷勤地弯下腰去笑着说：

"啊，真乖呀，看，阿姐把球给你捡来了。"

肥胖的女仆站在情绪已经恢复过来的女孩身后行礼道谢。

"叫什么名字？悦子？啊，叫悦子呀。"

高枝竟用连自己都有些诧异的流畅的言词寒暄着，离开那可爱的骄傲的女孩，赶上已走去一百多米远、回头望着她的荻村。

"怎么啦？"

高枝急促地喘着气：

"那个女孩——她是董事长的孙女？"

她说着又回过头去盯着后门——方才那个女孩还站在那里向这边望着呢。

"是的，那是大川唯一的掌上明珠哩！"

6 白色恐怖

樽井律师给人一种与知识分子不相称的土里土气的感觉，

黑色赛璐珞框的眼镜在肉多线条粗钝的鼻梁上，印上了一条黑红色的斑痕。

“知道啦，等我出去的时候到警察署去看看吧。”

年轻的律师马上就承诺下来了。这间四铺半席的客室里放着一张小饭桌似的茶几，他一个劲儿地吸着蝙蝠牌纸烟。

“听说，党的一部分组织——那个日本劳动同盟系统的右翼正在策动什么，是真的吗？”

简单地谈完正事之后，萩村向这位带有和自己一样色彩的同志打听党的情况，因为近来他投入罢工斗争而对党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了。樽井律师噗噗地吐着烟雾，但脸上却没有任何表情。

“是的。我想，也许等不得在这次大会之前就可能爆发的。”

高枝初次见到的这位律师的沉着大方的动作，给她一种着实可靠的感觉。不知是女仆，还是他的太太，一位三十二三岁的妇女端进茶来殷勤地和两个客人寒暄着。快活的主人把萩村和高枝作为同志介绍给这位妇女，她原来是律师的太太。

“策动的主谋者，还是辰冈、西本等人吗？”

律师点点头。他慢慢地开始讲起关于党的将来的预见来了。他说，党分裂的危机已经迫于眉睫之间；凡是以先锋队自命的人在这样的关头，均应以全副力量拥护这唯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质。

“今天预定从下午举行中央评议员会议，你们那里谁能出席呀？”

萩村回答说，已确定中井和山本参加了；他虽然也是评议员，但是脱不开身，不能出席。律师又点上了一支纸烟。

“说不定今天，日本劳动同盟系统的评议员也许不出席呢！”

萩村用眼色讯问：“为什么？”

“不，就是说，这种倾向近来越发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一定不会来的！这群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们，已经被最近镇压左翼的暴行吓昏了，再也不敢在劳农党内呆下去了。”

这个浪潮也冲到这屋敷街的四铺半席的房间里来了。必须积累的新的知识和反抗心，使高枝象重新加了煤的锅炉一样，从内心深处泛起了一种充实的感觉。

“因为这些家伙，都是些卑鄙的背叛行为的常习犯哪！”萩村忆起了合并以前的日本劳动同盟一派的行动，说。“根据情况，在两三天以内，分裂的原因也许就会具体化。”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年轻律师的脸色表示了这样的意思。

谈话还没有完，但是，不能再谈下去了。资本的功势，已经把先锋队的战士分别引到各个战线上去了。

“好吧，请多帮忙吧！”

高枝和萩村辞别樽井，走到外面来，高枝看来是有几分放心的神色了。

接近中午的住宅街，冬天的太阳不时透过云层，投射着淡浊的光线。

“不过，倒是错认了那位太太啦，——我一直以为她是女仆呢。”

高枝说着，两人相视而笑了，但是这位太太给了他们非常好的印象。

“想吃点饭呢！”

停在白山坡顶上一家小咖啡店门前，萩村说。他还是昨天晚上吃的饭呢。 高枝望望这小小的咖啡店，想起了自己也还没吃早饭；因为拘留所早晨放人出去的时候一向是不给饭吃的。

“我也吃点。”

两人拉开这座有些肮脏的咖啡店的玻璃门走了进去。

“您请！”一个憨声憨气的小姑娘，眼睛滴溜溜地望着这对一男一女的客人。

这间咖啡店的面积，只有两平方米吧，墙板上涂着白色油漆。客人只有他们两个。

看到只有他们两人，倒是觉得满轻松的，但是，当他们脸对脸坐在椅上的时候，不觉有些发窘，于是就故意不叫谈话中断。萩村想起最高干部会议昨夜通过的决议。

“高枝姐，斗争可越来越激烈啦。”

萩村低声说。高枝被押了两天，这期间外面发生的事情，是完全不晓得的。她听着萩村的话，对于这新形势的发展，只把空虚的目光投向空间，默不做声地点着头。

王子制纸、凹版印刷、日清印刷、日本电泡[1] 等都从前天起一齐开除了评议会系统的工会会员，接着又先发制人地燃起了罢工斗争的导火线。

“那么，怎么办呢？”

沉默了许久之后，高枝忽然问道。她对于形势的严重性和发展方向，已能从理论上做出判断。

她语气里带着愤怒，犹如敌人就站在眼前。

---

① 这四家都是日本的大企业公司。

“没有办法——只有竭尽所有的斗争力量，一拥而上，决一死战吧。”

“就这些办法吗？”

凝视着萩村那摆动着的兰花叶般乱蓬蓬的干枯无光的头发，她的眼色表示出对萩村这些答复还不满足。

小姑娘从里间屋子端来两盘咖喱牛肉饭，板着面孔摆在两人面前。刚刚能够透过玻璃门的阳光，照在斑斑点点磨得露出铜色的镀银羹匙上，反射出金属的刺眼的闪光。

“当然还有！”

萩村用羹匙往嘴里填了一大口饭，眼睛里浮起微笑回答说。“这就是对付资本的大举进攻的大举反攻！”

眉宇之间蕴藏着兴奋的感情，萩村快活地笑起来。

“罢工斗争的压轴戏终于要从明天晚上开演了—— 也就是常说的那种斗争力量的总动员，全体演员通力合作！——不过，这还是个秘密！”

高枝用眼睛回答着。然后，两人一齐把羹匙送到嘴里，同时想象着这“全体演员通力合作”的情景。

“这太棒啦！”

她微微一笑，长久地凝视起男人的茁壮的肩膀和颈项来。她过去虽然和萩村接触的机会较多，但从来只是把他当作上级和商量问题的对象，而未更多地想过什么。她想起，这个有着浓重的胡须、结实的面庞，大体上看起来是粗线条的人，确实是关西人。

萩村突然停住嘴抬起头来。她因为看得他过久而觉得有些发窘了。

“真马虎，我可是只带着一点点钱呀。”

萩村很狼狈的样子。

“放心好啦，我还有一块钱呢！”

她按了按腰带给他看。

“谢谢，那么对不起，我可要再来一盘啦。”

“好的，请吧！”她向他微笑着。

这时候，在临街的玻璃门上，有两三个人影闪动了一下，马上就溜过去了。高枝不由地扭过头去望了望，但并未介意。

“那么，差不多就是总同盟罢工了。”她给萩村斟着茶说。

“是吗？——形势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也只有进行政治斗争了。我们要向本届的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这次罢工斗争的行动的决议草案。——不过这也是秘密，方才在樽井律师那里没有说。”

当萩村把面孔俯在第二盘饭上的时候，高枝忽然把脸扭向玻璃门。

“嗳！那是干什么呀？”

突然，一片阴影遮住了他们的头部，原来是五六个人的面孔紧紧地贴在玻璃门上了。

“什么？”

高枝望着萩村扭过来的脸，瞬息之间玻璃门被猛力推开，那五六个人一拥而入。

萩村已经看出这些人的来意。

“太麻痹啦！”他立刻向高枝喊道。“公司的暴徒团！快走……去报告总部！”

身穿送报人穿的号衣的，和学生模样的人们拥进狭窄的铺了地板的店堂里来，把萩村团团围住。

萩村不做声地往后面退着，脱下上衣，——看样子是逃不脱

了。站在前面的一个高个子一步步逼近。

“你这小子就是萩村呀！……”

转瞬间，一只碟子撞在墙壁上，碎成几瓣儿。

后屋，传来了咖啡店老板的家人的惊叫声。高枝先是在踌躇着，后来似乎是下定了决心跑进后屋，消逝了踪影。

“他妈的！”

最先扑上来的人，被萩村抡下来的椅子打倒，空中飞着酱油瓶，飞进着玻璃杯的破片。

萩村用全副力气冲撞着。

但是，对手是搏斗的老手，人又多；他们估量萩村已经抛光了打人的东西，就从左右围上来。

人们在室内翻滚着，乱成一团，萩村感到好象神经簌地凝结在一处似地难受。

血从萩村的腿部流出来，滴成一条线，落在他身下的一个人的脸上。

他只觉得后脑勺好似被一只粗硬的刷子倒擦了一下，一阵痛楚就失去了知觉。

疾　风

1　前夜之一

犹如世界各国的近代城市一样，东京市的近郊，也几乎都是被工厂地带包围着。

品川以南的京滨一带、以大岛街为中心的城东一带、月岛填筑工程地带、往北的南北两面的南千住、往东的东南一带的王子

和十条……

这些工厂地带，犹如庞大的资本在操纵着气压表一样，明显地以愈益增强着的资本的压力，铲平丘陵，填满泥沼，开河筑路，宛如西南、东南、东北三方面浸渗沙丘的潮水，逐渐扩展着。

首先，以收买土地、出让所有权、废弃地方的特殊残存制度为始，再经过活跃的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策略性的妥协和勾结，而把这样的阴影掩盖在开发土地和产业立国的粉黛之下，强大的资本则以君临无人岛的堂吉诃德式的尊严，支配着“新的王国”。

巨大的工厂好象城堡似地成为新市街的中心，这里新盖了警察署，在田地里、土堤下、河岸上、山窝中安置了宛如被抛弃的破旧货车似的“列车宿舍”，用工厂里最容易坏的“消耗品”① 搭起床铺来，人们只能在里面过夜。刺耳的汽笛声，把一切都要赶出屋外，留在床上的只有病人和夜里卖淫的怪里怪气的白粉女人。一根根大圆柱似的黑烟，甚至把太阳都弄得昏暗了。起重机的齿轮转动声震荡着黑黝黝的河水，通红的锅炉犹如热病患者在工厂中辗转呻吟。

在这样的工厂地带，最有权势的当然是帝国主义式的警察署长、社会政治活动家和区参议员，还有那新娘子般虔诚的传道师、石头般愚蠢的僧侣和小丑般和善的医生了。酒馆里的廉价的酒和形迹可疑的女人们，也对这综合的权力所要达到的目的，间接地起着作用。

---

① 日本公司在使用家具和材料记帐方面，分“备品”和“消耗品”两种，本来床铺应该用“备品”（即常备使用的物品），而使用“最容易坏的‘消耗品’”（即用完就报销的东西），说明设备太差。

市郊的工厂地带是大城市的肺部。

把阴影投射在石块铺成的马路上的七层大楼、富豪的大宅第、流行的集中点大百货店、国会议事厅大厦、大旅社的舞场、戏院、音乐堂、大银行的富于艺术性的建筑——对于这样的机体起着维生作用的血液,全部都是从这个工厂地带的肺部输送的。装在红皮手提箱里的血液,通过市郊电车这个联系枢纽的车箱,最妥善而且最高雅地输送到大城市的中枢部位——银行、证券交易所、掮客、股票市场、土地房产、大百货店、戏院、上等餐厅、报社、舞场等等。

头脑非常机灵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向国会提出了把工厂迁出市内的提案,——理由是舒适的住宅必须经常保持整洁。厨房、仆人住室和厕所,设计时,必须安置在不妨碍家人的生活气氛的地方。这不仅是要保持外观上的美感,即是从避开臭气和嘈杂声等卫生的角度来看,也必须这样。

国会毫无异议地通过了这个"高明的提案"。坐落在小石川田圃的"没有太阳的街",也正是由于这个"高明的提案",而变成了旧时代最碍事的存在,在最近的将来,就要被从市内扫除到两英里以外的地方去。

诚然,这种事例,不论东京市迎接近代的资本主义以来年月是多么短促,究竟还是没有能够和它相比的。比如,驾临高师的摄政宫殿下所说的"林中佳景",就是个例外的发见。

总之,为了"无碍观瞻",这个"没有太阳的街"也得在最近的将来,把它那阴暗的连檐房迁到郊外去。——在石块铺成的马路上奔驰着卡车　在大银行的休息室里坐着身穿蓝色劳动服的工人,在舞厅的地毯上有女工们在跳舞,在百货店的大饰窗里挂着铝制饭盒、蓝色劳动裤和棉绒内裤,毫无异议,这是非常"不调

和"的！

只是纳许、别克、雪铁龙[1]等最新式的汽车，微尘不起地轻轻驶过，身穿皮大衣，用戴着手饰的指头翻弄着存款折，身穿绫罗绸缎的丰腴美丽的淑女们曲线鲜明地扭着腰肢在跳舞，才能与这资本主义的大城市相调和；也只有陈列着价值千金的绸缎衣衫和珍贵的宝石，百货店的饰窗才能放射出光芒。

诚然，不正是为此才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文化、资产阶级参议员制订的制度和他们的警察嘛！

起火了！

从市内到郊外——继续向更远的四面八方，犹如狂风下的野火，无止境地蔓延着。——

当暮色出现在山洼，弥漫了原野的时候，王子电车公司的土堤上燃烧着通红的野火。

孩子们双颊胀得通红，挥起小木棒在敲打土堤上的枯草。但是，芒草和萱草的枯叶却摇着头，摆动着腰，倒向袭过来的火焰里。

"啊！来啦，来啦！挤满了人的电车又来啦！"

他们举着双臂呼喊着。今天很奇怪，满载的电车开过去好几辆了。

电车飞快地从野火上面，迎风驶过。

电车里塞满了人——有生气的面孔、悲哀的面孔、穿劳动服的人、穿旧斗篷的人、还有用红色围巾遮着半边脸的女工。

电车摇晃着驶到山腰处停下来。

孩子们每当电车停下来就摇着小木棒叫起来：

---

① 纳许、别克、雪铁龙都是汽车牌号。

“万岁！”

下次的电车和再下次的电车，都是装得满满的，车上的人群都被拉到终点站飞鸟山下，迅速地下了车。

孩子们用手掌合成喇叭筒大声喊叫着：

“喂！上哪儿去？”

但是，人群却象是满怀怒火，默默地向前走着，下了坡道，就向市内蜂拥而去。

他们没有男女的差别，里面也有少年，既不成群结队，也不那么急促；大家拥向暮色苍茫的市街。人们不知他们是为了什么，只有那嗅觉敏锐的狗才嗅得出这群新来的人都带着共同的臭气。

“这是干什么呀？”

市内的小商人把奇异的眼光投向这群陌生的工人身上。市郊岗哨上的警察慌忙用电话报告给警察署。

但是，事态还是弄不清楚，看来，随着暮色的深沉，人数似乎是在无止境地增加着。

他们低着头，或是昂然歪着头，两人一群三人一伙地一直向前走去。里面有穿劳动服的，穿长袖毛衣的，穿大衣的——还有那似乎将同围巾一起被风吹跑的脸色苍白的女工们。

从大街，从小巷子，从工厂周围、墙根、山下运土车的小铁道，从市内广场上的庙会商店旁边……犹如上涨的潮水，人群一刻紧似一刻地泛滥在从飞鸟山到王子河岸一带。

市内的小商人们跑到街上来惊慌地喊着：

“也不是那个讲演会的人们呀！”

王子造纸厂罢工团的反对裁员讲演会，此刻正在市东角的茶馆里进行。

但是，这个人群却是从山下的电车终点站拥过来的！

疑团越发浓重起来，小商人们也越发焦灼起来："真不明白！"

"看，都是满脸怒气！"酒店的老头对邻家干果店的老头说。"也许是跟这个造纸厂有仇哩！"

暮霭已完全笼罩住地平线，街道旁的商店里发出了电灯的光芒。王子造纸厂背靠着山，前面是排成棋盘形的八条街道，有电影院、学校、咖啡馆、茶馆和各种日用品商店。这些和"没有太阳的街"上的商店有着同样使命的商店，是环绕在周围的"列车宿舍"的非常粗劣而贫乏的供应站。

工厂的大门前是这个王子区的唯一的广场，周围有咖啡馆、酒吧、书店、绸缎庄等等，形成了文化中心。

树木的影子已经很不鲜明了。在工厂背后的山上，又有着另外一番景象，完全不同的一群人，一团接一团地攀登上去。树荫里、草丛中，顿时连山顶都被漆黑的人群淹没了。

突然，从市内的一角传来了跨兜摩托车的喧嚣的爆音。人们拥到商店门前低声耳语：

"讲演会散了，那个就是署长哩！"

嘟嘟嘟嘟，跨兜车疾驶过去，满身闪着金光的警官，双手支着佩剑弯着腰坐在跨兜中。

"来啦！来啦！那就是参加讲演会的人们！"

四五面尖端闪着光芒的工会会旗，在拥向前来的人流前面，翩然向前移动。

这群人也都在怒吼着——不，是在歌唱着，但听不清唱词，这是因为人太多，象工厂的几千条轮带似的，用嘶哑的高声一起歌唱的缘故。正当此刻，电灯忽然灭了。

“是停电啦？”

漆黑的夜，只有寒冷的天空还在闪烁着群星。街上的人们在黑暗中惊慌地呼喊起来：

“怎么回事呀？”

但是，工会会旗依然勇敢地前进着，走到工厂门前，群众加快了脚步，一会儿就变成跑步前进了。

群众越集越多，从十字路口，从屋檐下，从别的街道上，人们的黑影在黑暗中拥上前来。

集合在广场上的群众，朝着工会会旗迅速地前进。泛滥在广场上的黑影发出巨大的嘈杂声，淹没了方才发生的一切事情。

在工厂背后的山上，已经完全沉静下来，一群黑影正屏住气息，眼里闪着光，向山下张望。

犹如一艘巨大的钢铁制的军舰般武装了的工厂，横卧在眼下，它那钢骨水泥的灰白色腹部浮现在黑暗的底层。一座高大的烟筒妖魔似地屹立着，几乎从山顶上一伸手就能摸到，只是它已经不再冒烟，看来有点可怕。又高又厚的墙壁，好象万里长城，从山麓伸出，绕过全市，一直把它的羽翼蜿蜒起伏地伸展到翻滚着白色泡沫，犹如黑夜的眼睛一般发着白光的王子川河滨。

“后门在哪里？”

工厂的厂房，面对着山麓的小铁轨的终点，关着漆黑的铁门，以头戴金字塔形的帽子的滤过器室为中心，把锯齿形的屋脊向四周排成几条放射线。

山上的黑影群，默默地凝视着这怪物的巨大的躯体，咽了口唾沫。

五分钟，十分钟过去了。

突然，一群黑影迅速地跳上正门的高墙，刷拉拉地摇动旗帜。——黑暗中，黑色的旗影犹如一只大蝙蝠在搧动翅膀。

霎时间——

山崩海啸似的巨响，犹如猛烈吹过的疾风，绕过工厂，在飞鸟山荡起回声，响彻云霄，笼罩着整个王子市。——可怕的骚动声！攀倒树木，踏平野草，石子般从山上滚下来的人影！一百个！一千个！人们蚂蚁似地成群结队扶着铁门攀上高墙。

黑影把工厂外廓团团围住，他们象是着了魔，眼睛闪着光，从黑暗的底层爬上去。

喊声的浪潮变成黑夜里的巨响，以电气磁力般的速度，绕过工厂，用台风般的力量振荡着天地！

黑暗被振荡得粉碎，一霎时，在高墙上面猛烈摇荡的旗帜，已增加到几十面——简直是疯狂地舞动起来了。

这正象突然喷出地面的灼热的泉水。

2 前夜之二

黑影的群集，犹如猛击屋檐的冰雹，从高墙上跳下来，翻滚着。

工厂好似巨大的武装了的军舰，正在黑影的群集之中沉没。

工厂里面依然是一片漆黑。腐蚀的铁臭和死尸般的化学药品的臭气，飘荡在黑暗的底层。黑影三人一群、五人一伙地在工厂里面迅速前进。

红旗是他们的路标，指示着前进的方向，群众在黑暗中高声吼叫着前进到工厂中的广场尽头，犹如被激浪卷击着的浮标，在

激烈地摇动着。

“当心！”

“不要错打了自己人！”

黑影一忽儿伏在地面上爬行，一忽儿沿着水泥墙跑向前去，一群接着一群，互相激励着。他们把妇女围在中间，把少年放在前头保护着，非常机警，好象敌人霎时就会从脚下跳出来似的……

敌人却藏躲起来，没有一点声息，令人不禁毛骨悚然。工厂中的广场上继续掀起了喊声。旗帜在疯狂地摇晃着，冲破了四周的黑暗，黑影犹如撞在一起的浪头，咆哮奔腾。

但这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他们又被从新掀起的喊声吸引着冲进每一座耸立着的漆黑的厂房里去。一股人流，冲向工厂办公室。在办公室三楼的玻璃窗上，旧式蜡烛的微光，频频摇动，电话铃声疯狂地响起来。

“叫董事长出来！”

前面的男人慢吞吞地走过来站在玻璃门前面，室内的十五六张万分惊慌的面孔，恰似用深绿的颜色描绘的死脸，都用比电表的秒针还准确的表情，把神经集结在使他们惊慌的对象上来。

“是谁解雇了我们！”

噔噔噔，拥上楼梯来的群众的脚步声，从后面传了过来。

“开门！”

哗啦啦击碎玻璃的声音，在愤怒的情绪中又加上一把火，群众向着被挤碎的玻璃门蜂拥而上，一张张气得发白的面孔已经拥到办公室的中间来了。

“混……混蛋，董事长不在！”

被逼到背后的铁箱和卷柜前面来的一群家伙，尚在极力保持尊严，其中一个全身发抖地支吾着。马上又掀起了怒吼声：

“是谁解雇了我们！”

这个长着浓密的连腮胡，身穿西服的人接着回答：

“业务科长不在，不在这里！”

有几只蜡烛掉下来，火一点一点地落在地毯上。背后的右面有门，这些家伙里面的一个人胆怯地把手伸向门的拉手。“落腮胡子”想用欺骗手段，恢复一些平静。

“说谎！你就是黑田业务科长！”

在这群愤怒的面孔中，一个被解雇的、光着头的人直指着他说。“落腮胡子”的面孔倏地浮起了恐怖的神情。

蜡烛全都掉在地上了。桌子被推倒，屏风被打翻，脚步声乱成一团，呻吟声和惨叫声夹杂在一起。

这时，背后的门突然被打开，四五个茁壮的打手模样的人慢吞吞地出现在眼前，其中的一个伸出匕首来，别的人也都紧跟着伸出来，两把、三把……在黑暗中寒光闪闪。

愤怒的群众马上开始后退。他们背靠着背向后退，踏过击碎的玻璃门，一步步被逼到走廊里来。

黑暗静得使人窒息，神经都冻结了。落在地毯上的火花，渐渐蔓延开来，照亮了逼在最前面的下巴颏蓄着胡须的家伙，浮着炫耀胜利的狞笑的侧脸。

“你这混蛋！”

一霎时，从走廊里的群众中，倏地伸出一根带枪饰的旗杆来。

“啾！”

“落腮胡子”发出巨大的吼声，踉跄地往后退了一步，但他出

人意料之外，却懦弱地坐在地上了。旗杆卷着旗面，枪饰闪着光，四根、五根……群众又从门口重新拥回屋里，直逼到办公室中间来。

寒光闪烁的三把匕首和四根带枪饰的旗杆，尖端象磁石般互相吸引着，敌人又被逼回背后的门口，眼看着迈出一只腿去。

“动手！”

站在旗杆后面的一个伺机而动的“鸭舌帽”，从裤袋里掏出石子来向敌人投去。这个人就是出现在“金丝雀餐厅”二楼上的阿富。

这么一来，被逼在狭小的角落里，捂着眼睛的“西装”和手持白刃的人们，都被困在室内无处逃身。

这时候，阿富回头一瞧大吃一惊。他发现群众都从走廊里逃进屋子里来了，紧接着就有很多佩刀的声音冲击着极端警觉的神经。真是进退维谷了。

大家必须采取最后的手段了。

“不要逃！”

他们聚集一起，挤成巨大的肉块，面对着更强大的敌人，向走廊、向楼梯冲过去。

“不要逃！”

想逃是逃不成了——一队警察已把群众追逼到楼梯的第八个台阶，想就势赶到楼上来，就手握佩刀，一步紧跟着一步地威逼着。

“突围！”

愤怒的吼声直向警察冲过来，紧接着就飞来了石子。——冲回去！夺取每一个台阶——不要逃跑！

群众用自己的身体死守着夺到的每一个台阶，不肯后退。

工厂的各个大门都关得紧紧的，长满了锈。

黑影绕着工厂周围奔跑着。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是这个工厂的职工，因此，很熟悉自己这个生活的巢穴——工厂的秘密。他们从窗口、从通风洞、从原料运输门、从锅炉房、从滤过器室、从压延室、从干燥室风也似地钻了进来。

工厂恰似吵了嘴的情人，在黑暗中非常冷淡，不理人们。汽锅沉睡着，滤过器的又宽又扁的铁管，从他们头顶伸上去，一直通到楼上。

“喂，往这边走。”

在黑暗中，前面的人拉着别人的手说。低低的声音振荡着空气，五六个强悍的人把脸凑在一起，在黑暗中也觉得出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非常矮的人。

“从这里上去。”

小个子是引路人。一条带子似的铁梯子碰到脚上。铁梯子被人们踏着发出吱吱的响声。他们用手摸索着很快就把头伸到二楼来了。

二楼和楼下是一个样子。借着白色墙壁的暗淡的反光，大致估量到这里也排列着很大的圆铁筒，周围缠着神经系统似的扁平的铁管。

药品、原料纸浆和破布片的臭气，迷人地抚摸着他们的敏感的神经。

“重要的是三楼。”还得再上一层。他们又脚步轻轻地爬上带子般的铁梯。这时，前面的小个子“啊呀！”一声，脑袋碰到天井的铁板上，站住了。

“怎么啦？”跟在后面的黑影，抬起脸来贴在小个子的脚跟

上问。

“他妈的，这里可有警卫员呀！”

接着是不安的沉默。他们感到埋伏在黑暗底层的敌人似乎正在抬起头来。

“推推看，别害怕！”

强壮的人，用手推着小个子的脚跟。

“开不了，光推是推不开的。”

回转式的铁盖坚固地封闭着，小个子意识到三楼有人。

“下去，快，上面有人！”

突然，楼上响起脚步声，并且刚好在头顶上倏然停下来。挂在梯子中间惊慌失措是很危险的，小个子绕到背面去紧紧贴在梯子上。

这时候，铁盖忽然被打开来，一道手电筒的青光马上就云雾似的射下来。

“谁？”

在圆口上边有人眼睛里发着光，用惊惶的语调怒吼着。青光从正面照射着强壮的人藏在鸭舌帽下的绝望的脸孔。

“下去！不下就要推了！”

铁棍在圆口上面威胁着，手电筒离得“鸭舌帽”的绝望的脸更近了。

就在这一霎时——

贴在铁梯上的小个子，忽然敏捷地抓住拿着手电筒的手，用力往下拉，手电筒落在二楼的铁板上面，四周变成漆黑，三楼上的那个人猛然被这么一拉就落到“鸭舌帽”身上来了。

“啊！”

黑色的人体迭在一起从梯子上面跌落下来，马上开始了

格斗。

小个子一翻身就跳到三楼上来，这里没有人；他知道这三层楼上除了这个警卫员以外，再不会有什么人了。

他迅速地抓起铁棍，朝着目标前进。即便是在黑暗中，他甚至比自己的老婆有几件便宜的新衣都清楚地知道这个目标的所在地。这座滤过器面对着四楼的圆口张着嘴，它最重要的部分，是由非常单薄的齿轮、温度表和电气磁力速度表等组成的，一铁棍就可以击碎。

他把全身的憎恶贯注在铁棍上，抡了起来。昏暗地浮现在黑暗中的无数个小电表，被打得四下飞迸开来——正在这时候，听到有人踏着背后的铁板朝这边跑来的脚步声。是伙伴，还是敌人？

但是，他并没回头去，两下，三下……金属的崩裂的声音撞在足有一百平方米的三楼的墙壁上，又反弹了回来。

"彻底打碎了吗？"

虽然不知名姓，但确是同志在背后问话，小个子握着铁棍从注油台上跳下来，这时，突然发觉窗外亮起了一片灯光。

"喂，来电灯啦！"

他们跑在窗前一瞧，下面就是工厂的广场。办公室和广场周围都灯光闪闪，照亮了这混乱的景象。——群众被几队警察追逼着拥到广场上来，向高墙那面移动。四面八方都已看不到旗帜，在对面同样高的办公室内部，旗帜、群众和警察正纠扯在一起，一片混乱。

"喂，退却！"

这个从窗口缩回头来的人，正是前几天参加夺回徒弟斗争的黑岩。他个子矮小，没戴帽子，穿着毛衣和肮脏的裤子，是个只

有十八九岁的小伙子。

他们从方才打开的圆口下到二楼来，正要把脚蹬在另一条铁梯子上的时候，看到方才摔下去的四五个人在楼下和一群警察挤在一起。

“不成，从这里下去危险！”

小个子敏捷地抽回身子，在二楼上斜着身跑到旋转式的窗子前面来打开玻璃窗。这里架设着两根铁线直通到张着口面对小铁轨终点的仓库的大门，可以下去。铁线两端吊着铁笼子，直到开始罢工为止，它曾频繁地运送原料，现在已停下来。

“没错，乘在这上面滑下去！”

小个子轻捷地跳进铁笼，手扶铁线乘势很快地往楼下滑去，黑岩也跟着滑下楼去。

从悬空的脚下很远的地方，通畅无阻地传来了警察夸耀胜利的威逼群众的喝声。

3 前夜之三

街上的商店都关了门。随着黑夜的加深，风力也加强了，群众的呼喊声借着风力，从大街传到小巷，惊扰着每一户人家。

在飞鸟山下黑暗的公路上，响起了震耳的爆音，几辆满载警察的大卡车飞驰过来。

警察的人数，每隔几分钟就增加，在广场上，他们完全占了优势，在威逼着群众。旗帜被扯得粉碎，佩刀被弄得弯弯曲曲，帽子不知飞向哪里去了。群众看到警察们真地挥起佩刀来，已都完全变成了疯人。

阿富从被捕的同志手中夺过旗帜，奔上直通四楼平台的楼梯。广阔的平台好象修成了运动场，周围安着铁栏杆。四楼虽

有电灯，却是不亮。他尽力把身子伏在暗处，躲避着追上来的警察的耳目。他一面扯开毛巾缠着手腕子上的伤口，一面心想在这一霎时怎样逃走。

风猛烈地从头上吹过，反攻的喊声时或从这座钢骨水泥的建筑物爬上来，又被吹散。

他把旗布解下来缠在上衣里面，撑着旗杆在寻找可以逃出去的地方。

“这小子，还想逃掉！”

就在耳旁响起了佩刀猛击楼梯的声音，他吓了一跳，回过头去，只见一个黑影已冲到门里来，千真万确，这是被赶到这里的同志。他本想连忙跑过去搭救，但已来不及了，紧接着冲进来的两个黑影马上就扑到摔倒在地上的同志的身上来。

“啊！这里还有一个呀！”

一个黑影马上发现了他，逼上来，他沿着铁栏杆奔跑起来。但是，地方小，没有迂回的余地，他只好在黑暗中停下来准备迎敌。佩刀在飘摇不定的微弱的电灯光里扑过来，立刻被阿富打倒，只有一声低沉的呻吟消逝在虚空里，再也没有爬起来。

阿富一步一步地后退，寻找着逃走的路子。他知道这样的建筑物，墙外面一定会有太平梯子。

突然，吹起了紧急警笛，然后，好象抽疯的婴儿似地停了一下，接着又响了起来。他非常冷静，终于在脚旁发现了一个通太平梯子的出口。他用溜滑的鞋底踏着梯子，伏首看到人影在遥远的下界奔跑着。

“从梯子上逃掉了！”

被警笛声聚集在一起的警察，在阿富的头上喊叫着。太平梯紧贴着建筑物的墙壁，他以壁虎般敏捷的动作从这座巨大建

筑物的腰间左弯右拐地逃下来。

三楼，隔着玻璃窗已经看不到同志们的影子。当他下到二楼的歇脚处时，两条腿不由自主地软下来，原来先跑下来的警察已在这里布好罗网。

他早就把旗杆抛掉了，因为拿着旗杆无法攀着梯子逃下来。现在，当然是不能再逃向上面，已完全处于两面夹攻的形势。

"管他呢！"

向下面望去，离地面只有两丈多高；突然，他翻转来往上蹬了两三步，然后就倏地向着黑暗的广场跳下去……

高枝在王子河滨的土堤上拚命奔跑着。有许多人都向这一带逃来了，但是，不知何时大家分散开来，连大宅也都不见了。

河面在黑暗的底层闪闪发光，窒息的烈风从那里猛吹过来。

木屐跑丢了，她感到自己的脚掌在布袜中剧烈地痛起来，随着她逐渐离开了危险地带，就越来越痛楚地刺激着神经，简直不能动弹了。她终于蹲在土堤后面。

碎玻璃片扎进脚掌，取出来扔到草丛中去，一种新的痛楚直冲肺腑。

"喂！"

一个黑影从后面三四丈远的土堤上向这里奔跑着大叫了一声。一霎时她吓得把脚痛都忘了，伏在土堤后面，一面移动着身体，一面了望着。

黑影很快地从眼前走过去。这时候，在这黑暗的底层，她喜出望外，竟情不自禁地叫起来：

"阿平？不是阿平嘛！"

黑影听出是高枝的声音，马上转了回来。

“高姐？”

黑影是徒工久下平三。

“我还以为高姐也被抓走了呢。”

少年走下土堤握住高枝的手，高兴地喘着气。

“大宅先生和清濑君都被抓走啦！”

天空中的群星，犹如银幕上的斑点，不时在闪动着。骚动的声音被风吹到这条离现场三四百米远的土堤上来。

她用手帕扎好脚上的伤口，扶着少年的肩膀向前走去。

“这个东西怎么处理？”

高枝把团团握在右手里的黑东西，在少年面前摇晃着。

“这是什么呀？”

一颗帽徽在黑暗中闪着光。这是警察的帽子。脚下，河水冲击着河岸，冒着白色的浪花。

“嗳，叫它喝点水吧。”

这团黑东西，象一只蝙蝠在黑暗中翻舞着落在河里，眼下只剩了灰白色的波光。

不要把旗帜交出去！

两个黑影卫护着旗帜向前奔驰着，班长诸桥和龟井已经迷失了方向。

他们正在拚命跑着的当儿，却觉得好象是投到敌人众多的罗网中来了。

“等等！”

龟井向前面的诸桥低声说。右手，是一条一丈多宽水势很急的河流。

“这一定是王子河的支流哩！”

诸桥也回头观察着，只见灰白色的浪花旋转流动在黑暗的底层。

两人过了桥，朝着天空微微发亮的方向跑去，他们认为这一定是河滨。

“不成！”

诸桥倏然止步，从旗杆头那面往后推了一下，龟井险些摔倒。

“啊？”

当龟井也觉察到情况的时候，发现有四五个警察向这边跑来，从佩刀的声音和闪光来判断，只离五六丈远了。

两人又跑回桥上来，当他们正想溜进左面的小巷里去的时候，龟井突然尖叫了一声。

猛然跳出一个密探模样的人，迅速地抓住龟井的胳膊，想拧到背后去。

“混蛋！”

假如不是后面也有一群警察追逼过来的话，当然他们两人是完全会逃掉的，——但是，当焦灼万分的龟井被摔倒在地上再度爬起的时候，诸桥已被按在地上，挣扎着。

“喂，收拾这个！”

密探看到桥上来了警察，就胆壮地大叫起来。

龟井无奈拾起旗帜，丢掉同志撒腿就逃。但是，由于他已很疲劳，再加上方才摔了一跤，浑身都痛，跑起来真有一种似乎背着一块门板的感觉。

他感到警察的手已触到自己的肩膀，于是他突然双手抱紧旗帜，连翻带滚地跳到河水里去了。

犹如被狂风吹击着的纸屑，群众从小巷里逃出来，跑过大街，纷纷奔进王子区的每一条街道。广场上，捕人的汽车疯狂地来回奔驰，署长喊哑了嗓子指挥着警察。

面对着广场的"赤玉咖啡馆"，和别的商店一样紧紧地闭了门，两个女招待把二楼的窗户推开一道细缝，颤栗地偷看着这凄惨的光景。

这时，一个客人慢条斯理、一声不响地走上楼来坐在她们身后的桌旁，沉着地重新戴了戴帽子，整了整大衣的领子，她们都丝毫没发觉。

"喂！拿点什么吃的来呀！"

两个年轻的女招待回过头来一瞧，大吃一惊，几乎都要喊出声来。

"什么都成。"

深深地戴着帽子的客人却是非常沉着。他从衣袋里取出纸烟盒，用左手抽出一支来说：

"喂！别愣着，点个火！"

女招待虽在惊慌着，但受到这个微笑着的客人的催促，终于拿起火柴给他点上烟。

这家的女人们所做的生意，客人是非常清楚的。客人把纸烟伸向似乎是鸨儿的那个女招待，同时向她递了个眼色。这个胖得满身脂肪，额头大而发亮的女招待，半信半疑地领会着客人的用意：

"今天夜里，这么乱……"

客人不等她说完就强拉着她的手，走到墙角里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了下来。

"喂，你，去拿酒来！"

剩下的那个女人，受到冷遇，听到吩咐就满心不高兴地下楼去了。

这客人不象会喝酒，看来很难下咽的样子；而且，他始终从窗缝注视着一眼能够望得到的广场上的光景。

趁女人上厕所的当儿，客人掏出手套来戴在右手上。右手的拇指和手脖上凝着干硬了的血浆。他是中井。

"喂，记得你们这里有电话呀。"

等女人回到座位上来，他若无其事地说。

女人指了指屋角上和楼下合用一条线的电话。他站起身来走过去，和预定在"金丝雀餐厅"的二楼等待着的绵政通了话。

大约过了五分钟，挂上电话，中井这次可象确实喝醉了似地对女人说：

"嗳，一切都没问题了，好，咱们睡吧？"

客人这种大胆的蠢话把女人吓了一跳。

"别瞎说啦，这里不是旅馆！"

中井的体质是不能多饮酒的；但是这种酒，吃下肚子只觉得脑子有些发晕，并不那么醉人。方才绵政在讲完正事以后，还曾叮嘱他不要被捕。

事情已经办妥，吃过饭，又喝了酒，这个女人和咖啡馆，都没有用处了。

"随你怎么办好啦！"

他把钱包丢给女人，就下楼去了。

在好象刚刚刮过大风那么清静的街上，中井嘴里衔着牙签，被追赶上来的女人伴送着，蹒跚地向山下的电车道走去。

负　　伤

1　分 裂

翌晨。疏稀的云朵，遮着阳光，把阴影疏疏落落地投在山背、河滨的土堤、广场、街道和警察署的门旁，这一切象是睡到过午才醒来的妓女的脏脸。

昨夜，在下雪以前不久，半夜一点钟前后，那“一群蚂蚁”才全部从这个王子区一哄而散。

夜来遭到众人践踏的积雪，和泥泞绞拌在一起，冬晨淡弱的阳光，轻轻地映照着残雪，闪出黄色的微光；王子警察署的大门口，直到这时候，依然被频繁出入的警察、密探们的脚步声和怒吼声，弄得一片嘈杂。

扯碎的工会会旗、锈得象黑色液体斑痕似的旗杆顶的枪饰、几顶便帽和礼帽、折断的洋伞的杆尖、木棒、沾满紫黑血疤的破碎的手帕、围巾、劳动服上衣、单帮儿鞋等等——在离开楼下的嘈杂声稍远的二楼的高等密探室里，桌子上满满地堆积着这些证物。

从警务厅急忙赶到的特高科长、劳动股长、密探处长等和额上扎着头布的警察署长一起走进这个房间里来。

“唉！不得了！”

密探处长大声呻吟地说。

“主谋分子的嫌疑犯，逮着了吗？”

特高科长马上联想到往年的“火攻事件”。

“现在正在挨个儿调查，——不过，光抓起来的就有几百人哪！”

署长两眼充血，紧皱着被绷带勒得吊起来的眉梢。他想第一个查出用石头打伤他的人来。

“哪里，主谋者是在暗地里指挥的。”

新到任的特高科长一面自信地断定说，一面从美髯下面轻轻地吐着烟雾。

他为了最有效地完成自己的繁重任务，必须制定最妥善的计划；即使为了证实自己是新内阁政策的最有才能的斗士，也需要显示出高超的手腕来。他正拨弄着两三个证件，忽然有所发现，静静地屏住气息，含着烟雾。

“哦？”

别的人也都伸过头来，原来是一支发着黑光的八吋长的手枪。

“还要更细致地搜查现场……”

特高科长望望手表，对署长说着，就在其他处长之前走出房间。

从警察署后门抬出两个担架，驱散正在修墙的附近街道的人们，抬进了斜对面的医院。

街上的人们都背过脸去，不忍目睹担架上的凄惨景象。

载着特高科长的警务厅的汽车，在三十分钟以后，驶到“芝区御成门协调会馆”门口停下来。会馆前面的大街几乎已完全戒严，挤满身穿黑色制服的警察。特高科长走下汽车时，这些警察都一起举手敬礼。但是，事实上这里并不是警察开大会，竖立在会馆门前的一丈八尺左右的广告牌上写着，这里是劳动者农

民党[1]临时大会的会场。

特高科长混在人群里，迅速地向密布在周围的密探们递着眼色，走向场内临监席去了。

场内人多，异常闷热，甚至使人头晕目眩了。楼下大厅里的代表席和三楼的旁听席都挤满了人，和昨夜的群众同样的、闪烁着时代意识的光芒的无数只眼睛，令人眩晕地、毫无间隙地排列着，一直伸展到最后面的天井的边缘。

但是，场内却寂静无声，甚至连很远的前方的书记席掉下一支铅笔，声音都能传到旁听席的角落里来。几千人沉静地睨视着到了时间而尚未到会的主席的座位。

从全国各地前来的代表们——农民协会、各地方工会、矿工工会、薪金生活者工会、水平社[2]代表、消费合作社联合会等，一千多个代表们，都带来了各该团体的意志，想把它最强烈地反映给党临时大会。高木、中井、山本等人也掺杂在左翼的评议会系统的代表里。他们都熟知身为阶级运动的先锋分子，在今天大会上所应担负的重大任务。

"'解散'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吧？"

从旁听席的角落里传来了这样的低语声。

"右翼分子，当然是在等待着解散哪！"

这群旁听者大概是左翼的吧。

"关于党纲第三条的合法修正草案"是右翼分子提议举行此

---

① 简称劳农党，是在一九二六年成立的日本无产阶级政党之一，其核心组织为日本农民协会。

② 水平社是一九二二年在日本京都创立的一种从事部落解放运动的进步组织。部落民是日本封建社会一直延续下来的封建身分差别制度，根据职业等原因，人为地将一部分人当作贱民阶级。战后的今天，"部落民"问题仍未彻底解决。

次大会进行讨论的建议案。右翼分子是想通过这个“提案”，进行最合法的分裂党的活动。

这个在半年以前党成立大会上，由全体党员宣誓订定的党纲第三条，对于右翼分子来说，却只不过是引起镇压的导火线的、背在荒山里狐狸身上的柴薪。但是，左翼人员却认为这是卑劣的“重新绘制的软化性招牌”，是背弃全国无产阶级群众的真正要求的。好的，就是万一非分裂不可的时候，这种对过去党的本质的软弱的声明，尽管是对付资本攻势的一种暂时的权变，但也终是不能容忍的。

“请看，看看群众，他们正在从工厂、农村被追逐得四散奔跑。他们一面遭到追逐，一面负伤，一面拚命死守着自己的阵地。是要眼看着群众被敌人击败吗？”

他们的眼睛发射着这样的闪光。——但是，右翼分子却是这么想：在欧洲大战当时开始活动的无产阶级所获得的各种势力，终是最近这种社会经济状况所难于容纳的。他们相信议会政治，相信财政经济界会有周期性的繁荣。总之是先退一步，再进两步。

“退一步，就是要再退两步，不，这样就几乎是全军覆没！！”

左翼一定要反叱他们吧，中井等也要再作补充发言吧。

“我们已在大同印刷公司罢工斗争的实践过程中取得了教训，再来重复这种错误，群众是不答应的！”

这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性的差异已经发展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而“西伯利亚”内阁① 的头等高明的“政策”，甚至可以迫使

---

① 即由绰号“西伯利亚”的政友会总裁田中陆军大将组织的内阁。

右翼的不可挽救的错误主张，见诸于行动。

诚然，资本的攻势已巧妙地借用右翼分子的手，用它镇压的炸弹炸毁了这个无产阶级阵营在合法的范围内所采取的措施。

在讲台的后面的一个房间里，早从三个小时以前就在举行的小型委员会，争论得不可收拾，临监室也同样忙得不可开交，因为，密集的群鱼已被落退的潮水遗弃在沙滩上，鳞光闪闪，正等待渔人来收拾！终于，小型委员会不顾左翼方面最后的让步，仍然在互相对立的意见之间挖起一道更深的沟来，落得不欢而散。

手腕灵活的警尉补对特高科长低声说："反正既然改变了讨论这个提案的日程，在下次讨论之前，右翼分子是不会考虑其他提案的。"

特高科长得意地笑着点点头。这位权威的旁听人用眼睛扫了一下左翼代表席，机警地从这里发现了中井的"马面"和高木的短粗的脊背。

"他妈的，还在里面装没事呢！"

他联想到昨夜的"暴动"，进行着职务上的推理。

"再过两三小时以后……"

他对部下万般叮嘱，然后走出临监室。会场里的空气，使得他非常高兴地回警务厅去了。

但是，假若他在这里再呆二三十分钟，他的面孔也许会比方才到王子警察署去时更加阴沉。原来是在大会讨论正式议题之前，由于左翼代表提出了紧急动议，而作了下列决议：

近来，频频发生的罢工，当然是由于大资本家对工会的明目张胆的压迫所引起的。这不仅表现在单纯的劳动条件的恶化，而且更进一步表现在企图采取消灭工会的政策，从根本上摧毁工人阶级的结社

自由。

大同印刷公司罢工团和王子造纸厂罢工团为反对资本家这种明目张胆的迫害而进行斗争，我们劳动者农民党，谴责政府对于他们所采取的行政上的重大错误政策而要求查明责任。

昨夜，大正十五年①十二月十八日，在王子造纸厂发生的稀有的事件，就是突出的一例。我党关于上列事件，向政府——资本家、地主的走狗提出严重的抗议。

劳动者农民党

大正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会议主席读过这篇决议文以后，获得全场一致通过。接着，"中华民国上海总工会"的声援信，再次掀起了左翼的怒涛般的掌声。红色的方型中国信笺，由一个语尾发音不够准确的朝鲜人打开来，读下去：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住口！"宪兵马上伸过手来抓住朝鲜人的肩膀。这时，倏地从喧哗着的代表头上撒下了真诚的礼物"红色的谕示"，飞舞着飘落下来。

外面刮着大风。

荻村后脑勺上的创伤，相当严重。他昏迷不醒，一天一夜好象是在浑浊的热气里度过的。

人民的……战士的尸体……

高枝的低语似的歌声，有时忽然在极短促的一刹那，从直冒热汗的昂奋状态中，唤醒他的意识，……但是，不管是换冰袋时

---

① 大正十五年是一九二六年。

高枝的面庞，或植物园里的树林被盘旋在窗外的狂风吹出的刺耳的叫声，他都不能清醒地感受到了。

在这电灯尚未亮的室内，由于是二楼而从玻璃窗子透过来的微明的暮色，洒在萩村那缠着旧绷带的死人般的面孔上，看起来简直就是一个静物。

加代被抓了去，高枝一个人照料父亲和萩村这两个病人，她的头已经象药水的空瓶子，空空洞洞，而昨夜脚心上受的伤也在作痛。

“这个人，也许会这样死去的？”

他那空虚的眼睛，虽然象机器人的口似地张开来了，但似乎不能辨认她的脸。

她一面听着药水咕噜一声流过咽喉，一面把一只手伸进光棍汉的满是汗垢的被窝，医生似地按住萩村的手脖子把着脉。

“假如，万一到明天早晨，全身一凉……”

这种念头，用一种类似自动排字机的捡字爪捡字时那么冷酷的感情，冲过头脑。

“医院也只刚刚住了一天，就被赶出来了。

——“如果真的死了，——过了三四年以后，若告诉工厂里一起做工的女工说：‘我这样的一个朋友，也是被这些家伙弄死的！’她们一定会说：‘嗳呀，可真残酷！死得多么可怜哪！’也许我们就唱起《牢狱之歌》来，五分钟后，我就能够若无其事地，恢复精神而愉快起来吗？”——

“真若是死啦！……

在她的空洞的头脑里，一片烟雾似的东西，恍恍惚惚地聚拢来，结成一团火热的液体，急向喉头涌来。

"怎么？难受吗？"

萩村扭歪着脸，嘴里嚼动着，但，立刻闭上眼睛，在嘴角处留下微微的颤动，又恢复了原来的状态。

她轻轻把手放在萩村的前额，把冰袋移正了，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从被窝抛出来的粗壮的胳膊。

"会好的，一定会好的呀！"她扶起他的手臂，好象是安慰自己似的，喃喃地说："现在，就是要死，也不能死啊！"

对她来说，萩村是知识的源泉。他教她怎样认识社会，告诉她哪里有他们的吸血鬼。放在屋角上的那个和这间简陋的四铺半席的小房间很不相称的大书柜，对于她也是唯一的教师。

列宁的《组织起来》，书页张开，伏放在吃饭读书兼用的桌子上，似乎在负伤的前夜读过。

拿起这本书浏览一下，但是，她也疲劳了，就把书抛开，伏在萩村脚旁打起盹来。

"高枝姐，牛奶来啦。"

从楼下传来了女房东的说话声。她站起身来接过牛奶，放在水壶的热水里暖着。

也许是体温降低了，萩村脸上的红晕逐渐减退了一些，喘息逐渐平静下来。

她感到无数只富于生命力的小虫，已在萩村的身体里苏醒，开始蠕动。

"啾，谢天谢地！"

把热得恰到好处的牛奶倒进茶杯，一面往他嘴边送，一面轻轻抱起他的上身来。

"萩村先生！"

低声叫了两三次，他才微微地睁开眼睛，看了她一会儿。

“牛奶呀，不要吗？”

病人轻轻喝了一口，咕嘟一声咽到肚子里去。

“快点好吧，啊！”

病人毫无表情地一点一点地喝下去，直到喝光了一大杯，才深深地喘了口气。

“这就好了！”

高枝给他擦净了嘴角，正想给他重新盖好被子时，荻村的大手握住了她的手。

“啊！”

她吃了一惊。病人依旧闭着眼睛，但嘴唇却是在无力地抽动着，虽然没有说出什么，但是，她却通过手的温暖，理解了他的意思。

“别担心，好好休养，有我伺候您，放心好啦。”

她紧贴着他的脸说，心里的话还没说出一半来，就羞红了脸。

她仰起脸来凝视了一下病人闭着的眼睛，又怯生生地把自己的嘴唇凑到男人脸上去。

2 叛徒

朔风凛冽的夜晚和雨雪交加的寒冷的白天，交替着流过去，眼看就到年底了。

加代回来了。

脸色苍白，眼睛浑浊不清，没有生气，脸和手脚都浮肿着，简直和从前的她大不相同了。当她被高枝搀着跨进家门的时候，卧病的父亲爬出被窝，竟哭了出来。

被褥并排铺上两套，加代是坐不起来的。口唇发黑，好象是

冻得直在发抖，她得了严重的脚气。

即使弄成这个样子，她还是比较镇静的，躺在被窝里只露出面孔来讲述自己的种种遭遇，姐姐听了直流眼泪。

“我，也许要死的呀，连孩子也不能好好地生啊！”加代披散着高枝为她梳过的浓密的头发，露出寂寞的微笑。“他，也是那种情况，我总觉得，即使我的病好了，也见不到他了！”

她预感到不能和宫池重逢了，而把在拘留所里最后一次会面的情景，深深地镂刻在心版上。她说不想吃东西，被姐姐劝说着，才喝了一点点煮得稀烂的麦米粥，但马上就吐了出来。

千川沟结了冰。

高枝忙于照顾病人，就没能到罢工团去。据有时前来探望病人的妇女部的人和自己这一班的委员们说，班里的空气越来越沉重了。

她坐在加代的枕边，情绪抑郁不堪。比这更使她恼火的是，公司解除了封锁，用很大的一笔经费，疯狂地搜集了将近三百名叛徒开了工。

招募组版工、排字工、印刷工。

词句很简单，但是用相当大的铅字登在各报上的广告，投进失业者的洪流中去；这对于罢工团员来说，无异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好似突然感受到岁暮的严寒。

公司举行过股东会议以后，更换了经理以下的委员，重新整顿了阵容，并且向顾客发布重新开张的新闻广告。

董事长大川的意志得到了明确的反映，发布了断然解雇两千七百余名全体罢工团员的宣言。小石川区居民同情者和有关当局通过本区警察署长提出的愿为从中进行调解的要求，都遭

到了坚决的拒绝。

为了进行调停，芝增上寺的道重大僧正也在这个时期访问了大川董事长。年高有德的老师傅劝说傲慢的富豪，这位大僧正认为自己的天职是：宜戒骄功傲富，以救众生。他的言行虽是在仿古，但此刻说来，应该是正确的。

尽管如此，这个傲慢的匹夫，却连一句话都没回答，只在他们对坐了几十分钟以后，大僧正离席告辞的时候，说了一句：

"您的学说，我领教了。"

罢工团各班的空气异常沉重，还并不只是因为上面这种情况；也是由于多数人被捕，空位置显著地多起来，就被公司的密探们打进来了。

岁暮，凛冽的寒风沉寂地吹动着罢工团的团旗。

萩村今天早晨爬了起来，穿上草履，到外面来看看。他因为内脏没有受伤，止了痛，就较快地恢复了健康。

他想知道总部的情况，又想见见高枝，向她道谢，还听说加代也回来了。

草履的前尖一碰着小石头，尚未完全恢复原状的头部，就又辣辣作痛。

"哎呀，已经能够走路啦，不要紧啦？"

高枝望着出现在门口的萩村的脸，狂热地叫了起来。

"不要紧，算不了什么！"

他向卧病的老人寒暄了几句，谢过高枝的照料，望着加代说：

"听说你见到宫池啦？"

"是的！"加代点点头。"被折磨得都不象人样了……"

加代自从在家里休养，反倒变得懦弱起来，话语的尾音都象

是梗塞在喉咙里了。

“不过，你要知道，他是‘犯罪未遂’呀，一年以后，会平平安安地出来的！”

姐姐是在努力鼓励妹妹提起勇气来。荻村沉默了一会儿，问道：

“听说公司的工厂开工了？”

高枝点点头，问道：

“您那里接到解雇通知了吗？”

她从空空的书箱里取出两张明信片来递给荻村。卧病的父亲叹息了一声。

“哦，原来是……‘根据公司的章程，特予解雇……’可是，我倒是没接到哇！”荻村把铅印的官制明信片翻转来，说：“狗东西，也许是认为象我这样的人用不着什么通知呢！”

他爽朗地笑起来，但马上觉得头部还是有些作痛。

“我现在就到总部去看看吧。”

他很关心自从王子造纸厂事件发生以来，可能是几乎完全无人照料的总部。

“还是不去的好，走到半路上再遇见暴徒团，这回可就要送命啦！”

他慢慢地穿上草履，走出门外来，又回过头去笑着说：

“反正是上次没被打死，——痛痛快快地给他们打死，也许要好些！”

这里离白山坡道下边的罢工团总部，只有五六百米远，而且这一带，罢工团也有很强的警戒网，所以他比较放心。

走着，走着，他忽然想起临出门时高枝说的话：“公司方面，正在报上登广告招募工人呢。”这是因为他看到一些面生的同行

似的人，和罢工团员一起，三三两两走进总部的大门。

"啊，萩村君，好了吗？"

正在总部的三四个人聚集到萩村身边来。

"怎么，没死掉呀？"代理萩村的职务的安藤闻声从二楼伸出头来喊道。

一听这位粗鲁慓悍而正直的安藤，又弹起了老调，好久没曾露过笑容的萩村也不禁笑起来：

"你说得太过分了，怎能随随便便就死掉呀！"

"还是死掉的好，一死可就变成了李卜克内西① 了。"

安藤一面忙着处理单据和文件等，一面说，旁边的两三个人都噗哧一声笑了起来。

"不过，你真是可以出来走路了吗？"

"当然啦！"

萩村打开签到簿、警戒人员的报告书和班的基干组织的检举材料等，发见每一个文件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他躺在屋子里休养的大约半个月时间里，罢工团的情况迅速地恶化了。

在总部里，连一个领导干部都没有，只有四五个青年人支撑着这么严重的局面，工作着。

"安藤君，那些生人是？……"

"成问题的就是他们呀！都是用报纸上的广告招募来的叛徒。现在我们正在大力说服他们，不过，这些家伙都很不懂道理！"

安藤把整理报告文件的手，稍微停下来说：

---

① 李卜克内西(1871—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建立人和领袖之一。一九一九年被反革命分子杀害。

“你，会说话，去说说看吧！现在，松本和黑岩正在和他们谈话呢，——叛徒越来越多，我们反倒要被他们说服啦！”

事实上，叫他们这些叛徒大摇大摆走进会场，真令人有点不忍目睹。

诚然，黑岩的吼叫声清楚地从楼下传上来，萩村想先看看情况，便慢慢地走下楼来。

楼下的八铺席和四铺半席的房间，都被失业的群众（叛徒）挤得满满的。

在屋角上的一张小桌旁，黑岩的激动的四方脸、松本的苍白面孔正在热心地进行说服，但是，这些失业的群众，脸上露出不平的气色，都不象是在仔细地听着。

“这次罢工，以后还要大大发展，公司虽说把我们解雇啦，可是我们还没答应，——象这种蛮不讲理的解雇，我们怎能答应呢！”

黑岩一面摇晃着桌子，一面大声说着，但是丝毫也不起什么作用。

“可是，公司又说：连解雇津贴都用保险信封寄给罢工团啦！”一个身穿旧西服、头戴鸭舌帽的印刷工模样的人，靠着右面的柱子说。随后他又回头来望了望众人，接着说：“为什么这样呢，我们不是到罢工团来上工的，是公司雇我们来做工的，知道吗！”

三四十张面孔，齐声应道：

“是呀！真是岂有此理，快叫我们顺顺当当地回去吧！”

他们是没受过任何训练的“没有组织的群众”，而且今天这种情况，也是和他们眼前的利益相矛盾的。

“说谎，那是公司的狡猾手段，现在这么说着雇用了你们，

等罢工解决了，该又把你们赶出去了！”

黑岩逐渐焦急起来，尽管这么说，他们还是无动于衷。

“反正我们是做工，多咱赶出去多咱完事，用不着废话！”

他们的态度逐渐强硬起来，方才那个身穿旧西服的工人又喊了起来。他们是丝毫没有什么阶级道德观念的，都只是看到了个人利益。

“大清早饿着肚子跑到这里来，这么麻烦，那就只会挨饿！”

对失业的群众来说，不管怎样，只要有活干就好。同伙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态度也就越来越强硬，都想第一个跑出这个房间去上工。

这时候，又有失业的群众，两个、三个地被警戒人员带进来了。

“喂，交给你们啦，跟这些弟兄们好好谈谈，叫他们都明白过来。”

说完，警戒人员马上回到岗位上去。招募工人的广告刚在今天早上登报，天方正午，前来应募的人就多得数不过来了。警戒人员在公司和有关当局的共同警戒网内，坚持战斗。

“各位朋友，你们知道，我们直到今天是抱着什么想法进行斗争的？——你们入公司做工，我们又该怎么办？”

黑岩变了脸色，向在座群众的代表人物——柱子旁边那个头戴鸭舌帽的人质问着。

“哎哎，你等等……”就在黑岩身边，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工人模样，脸色苍白的人，举起手来说。“我也不是为了消闲解闷才掏空了钱袋乘电车，从老远的深川① 到这儿来的呀！我到眼前已经有半年没有工做了——老婆孩子都饿得干啦，连这个年关都过

① 深川是东京都江东区的一个地名，原为东京市的一个区。

不去啦！你还说什么傻话！”

他象蝙蝠似地舞动着破旧的斗篷。

“我可不是半年，都一年啦！”

从背后也传来了另外一个人的声音。

“别开玩笑啦，快乖乖地叫我们回工厂去吧。呆在这里实在是白费时间，我们现在是生死关头！”

“是呀！天晓得咱是‘叛徒’，还是什么‘佩剑’！好吧，罢工团的人们，别吓唬我们啦，叫我们回去吧。”

空气越发阴沉起来，失业者们异口同音地呼吁着，黑岩终于爆发似地吼叫起来：

“那么，你们这些家伙是说，真要背叛我们，永远作叛徒吗！”

荻村本想走到前面去，可是屋子里坐满了人，一下子迈不过去。

“你说什么？什么叫‘背叛’？”一个坐在屋子中间，身穿吊钟式的斗篷，苦学生模样的青年，站起来冲到黑岩面前来。“为什么说我们是叛徒？我们和你们毫无关系。我们自愿给公司做工，民法上也规定这是正当的呀！你胡说什么！”

看样子，“苦学生”似乎是觉得已把黑岩乖乖地说服了。

“对呀，谁说不是这样！罢工团是罢工团，我是我。”

说着，失业者们就要站起来。

“叛徒！”

正在这时候，黑岩猛然朝那个苦学生的脸上打了一拳。“吊钟式的斗篷”没提防，倒了下去，满屋子的人都站了起来。

二楼上的人们听到喊声，也都吃惊地走下楼来。在屋子外面放哨的人已把屋子包围起来了。

“等一等，等一等！”荻村把正和失业者们揪扯在一起的黑岩

和松本等人拉开，说。“大家可以回去，所以，先安静一下！”

“当然要回去！”

“还打人，真他妈的胡来！”

大家纷纷嘟囔着，听说叫回去，也就都静下来。

“请回去好啦！可是，话好象还没向大家说透，我再来说说。听完啦，想回去的就请回去好啦！”萩村一面走到桌子后面来，一面沉着地说。

“好，听听你的，可是，这回可得别再费事，叫我们回去！”

大家安静地坐下来了。

“各位里头，也有我认识的人，——大家都是印刷工人，是同行，所以一定不能象方才那样，自己打自己人！”

“还用你说！”怒气尚未完全平息的人们说。

“是的，道理很明白。”萩村用眼睛盯着方才说话的人，说。“大家长期失业，生活很苦；我们也和你们一样，到今天已整整斗争了七十天，非常困难。象这样，彼此都在受苦的兄弟，打起架来，当然是很不好的事情。”

这种逻辑学上的小小的幽默，使得失业者们的情绪缓和了一些。

“说起来，我们是兄弟。——我们应该互相帮助，使彼此都生活得很好。但是，现在，你们找到了工作，我们的罢工就要失败。——这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萩村看到方才那个“苦学生”正擦着鼻血往外面溜。

“喂，你等等，——你想应该怎么办呢？说说吧！”

“吊钟式的斗篷”看到群众的视线转到自己身上来，便低着头躲到后面去了。

“我们罢工团，对于你们找到工作，决不嫉妒，也不想妨碍你

们。但是，请你们记住，正象这位黑岩君方才说的那样，这次罢工的起因，是公司开除铸字科三十八名职工引起的。假如，我们也象那位'吊钟式的斗篷'所说的那样，你是你，我是我的话，也就不会在这么冷的天气里，抱着空肚子来活动了。"萩村兴奋地说着，忘记了头痛。"但是，我们工人是不能那样的，你们是我们的兄弟，能不晓得这个道理吗？为了三十八个人，有三千人拿出生命来进行斗争，这种心情，你们不会不懂呀？"

萩村厉声说下去，失业者们惭愧地低下头去一言不发。这时松本把悬挂在二楼的团旗取下，拿到大家面前来。

"大家请抬起头来，看看这面旗！这面旗是三千个罢工团员的灵魂！被捕入狱的人、患病死去的可怜的团员和得了神经病的团员家属——他们的高贵的灵魂，都织在这面红旗里了。"

团旗沾满了各种污痕，沉重地顺着旗杆垂挂着，失业群众低下头去。

"各位！方才我讲的道理大家都懂了没有，我想请你们明确地答复我。哎，把我们的灵魂——团旗放在这里，还没懂的人，就跨过这面旗回去吧，上公司去，还是上哪里去，那都随你们的便好啦！"

失业群众低头无语，一动也不动。

桎　梏

1 强制调解

……目前，因与王子警察署的警官搏斗，共有二百余人遭到逮捕的大同印刷公司罢工团的团员们，在当局的严重监视之下，无奈转赴

上野公园，在动物园内排队走步，以防止警察署以室外集合的借口下令解散。上野警察署接获通知后即派出数十名警察，赶赴现场严加警戒，但只能袖手旁观，而无法加以干涉。

十二月×日的《东京朝日新闻》刊载了这条消息，实际上也真是这样，大同印刷公司罢工团的存在，犹如撒在帝都东京中心区的猛虎那么危险。而且他们为了避免室外集会的名义，在上野公园内的动物园里排队走步，就更是一个讽刺。

猛虎是关在铁栅栏里的。被饲养得驯顺了的它们，每当那渴慕山野生活的血液沸腾起来的时候，就踢着铁栅栏，大声咆哮。几世纪以来，这些身为传统的被压迫阶级的罢工团员，已经觉醒，为了自由与平等燃烧起新的热血。

而且，这些罢工团员也决没有处身于铁栅栏的外面。

被称为军阀地主党的政友会组织了内阁，果如所料，"西伯利亚"出来就任了。

政友会比起民政党来，至少在国会中是少数派。对华问题、银行停兑、迭次发生的劳资斗争和土地纠纷等许多的难题都摆在新内阁的面前。

国民已经预料政友会内阁将是短命的。反对党的报纸甚至怀疑他们连组阁都是不可能的。

但是，"西伯利亚"——这位身为陆军军阀首领的将军，却受到贵族院、特别是枢密院① 方面的莫大的信任。在险恶的兆头——议会开会之前的一天，他曾被这些人招请奉为上宾。国家的元勋，帝国主义的化身，在政治上握有大权的从一位大勋位，对这个勇敢果断的"西伯利亚"提出了一个要求。

---

① 枢密院是日本天皇的最高顾问府。

要求的内容，当然不外是“思想善导”了。这是为了防止这些宠儿所最忧虑的“思想恶化”——对帝国主义来说比“银行停兑”和“对华问题”更危险的问题。这就是要消灭可恶的共产主义。

“西伯利亚”认为无论从国家的良心，或从政党的策略来考虑，都是可以把这个“思想善导”和“消灭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政策的头等招牌的，因为它是有这种必要的“重要而迫切”的问题。

这块招牌首先联系着贵族院和枢密院方面的绝对信任，同时在众议院中也是对付在野的反对党的挡箭牌。这块招牌，受到统治目前政界的资产阶级政党、政友党、民政党等一切党派的支持，它是扑克的“王牌”。

是的，正是由于他更有效地使用了这张绝对优胜的王牌，才使民政党趋于分裂，并且能够完全控制住在众议院中掌握着表决权的第三党。作为清廉的国士和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在国民的舆论中副有众望的第三党首领尾崎老议员，提出了“思想国难”的决议草案，并且对于将“思想善导经费”一千万圆，作为国库负担列入国家预算的政府提案，以满腔的热情和好意发表演说，表示赞同。他甚至在“西伯利亚”操纵之下，以他忧国之士的尊严，最严肃、最庄重地跳起舞来。

尽管如此，中小银行的破产还是使中小资本家没落，失业群众犹如饱尝了一顿骤雨的河水一般，在城市、在农村，到处泛滥。几乎等于暴动的土地纠纷和大规模的劳资斗争相继而起；而比起从前发生的劳资斗争来，都遭到了悲惨的结局，徒然增加着令人忧虑的新纪录。

在野的民政党系统的各报，在不接触根本问题的程度内，甚至把这些现象当作攻击政府的材料。

……假使政府当局及其执政党对于当前这种劳动问题——土地纠纷、劳资斗争和失业者对策——无能为力，而任其发展，势必招致可怕的结果，此乃明若观火。我国的工会的规模和训练，已如欧洲先进诸国，则令人忧虑的全国性的大罢工这种不祥事件，乃在所难免；何况，邻邦中国的国民革命，将给与我国工人阶级以何种影响，恐大大超出想象。

但是，反对党的这份攻击材料，反而给“西伯利亚”加了一把力，使得他的心腹满蒙调查会、黑龙会、宪兵密探队下定决心拟订最“重大的计划”，并相应地增加了流动机密费。他甚至决心等待在远处狂吠着的反对党炽烈地燃烧起攻击的火焰时，发挥他的金字招牌“必胜王牌”的全部威力，实行他“重大的计划”。

地方长官和警察部长，都根据他的周密的计划撤换了。特别能够反映他的意志的警察厅，它的首脑人物也都换了他认为最“适当的人”。

在人事更迭不久，罢工团的高木、中井和中央总部的委员长小田等三人，受到警察厅的邀请。

他们被引到二楼的第一接待室里来，对于他们来说，这座只残留着痛苦记忆的威风凛凛的建筑物，竟具备着几种不同的面貌，这一点使他们很惊讶。绿地黄花的地毯，透过破袜子① 刺得他们脚心直发痒。

“特高科长马上就到。”

接待他们的警察站在门口说。这个警察有些面熟，曾经从

① 日本人进屋大都脱下鞋来，只穿袜子，这里是说罢工团的领袖人物的袜子都破了。

讲台上把高木拉下，拧过手臂，带到这个建筑物里来，推倒在一个牢房里的，不就是这家伙吗？这时听差端了茶来。

“这就是所谓高级策略啦。”

小田苦笑地说着，拉过旁边的椅子坐了下来。

“噢！”特高科长和劳动股长，摆着高兴得令人作呕的面孔走进来。“哎，快请坐。天气冷，坐到火炉旁边来吧！”

中井和小田还站在那里，特高科长向他们递了个笑脸。

他们由小田在中间，隔着桌子，和特高科长、劳动股长面对面地坐下来。特高科长蓄着漂亮的胡须，气派十足，而劳动股长却有着狡猾的小眼睛、尖鼻子……一切长得都很小，两人恰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高木等坐下来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怎样结合这两位警察厅的主要人物的态度，来运用离开总部时与绵政、八尾等商定的策略。

“诸君，有跟公司和解的打算吗？”

劳动股长先开了口。非正式的邀请的目的，果然没出他们所料。

“当然啦，只要公司有诚意。”小田率直地回答着。

劳动股长又说：

“咱们先说清楚，今天和大家会面，我们也都是抛开官职，以个人身分来接触的。因此，希望大家了解这一点，毫无保留地谈谈你们的意见。”

四方的，漂亮的室内，尽管火炉子烧得通红，但冷空气还是在流动。

“喂喂，小田君，你已成了人物啦，哈哈哈哈！”

一直在沉默着的特高科长忽然发出了莫名其妙的笑声。他是想要把空气弄得更缓和些吧。

“是啊，可您不也大大地发迹了嘛！”

小田也张开大嘴非常自然地笑了笑。——这是多么有缘分的人哪！——小田一想起和这位特高科长在大阪市的蛭子警察署当警部补时所打的交道，一股怒气就涌上心头。过去，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虽然彼此是知道的，但今天互通名姓以后，才知道他们已是隔着一条战线战斗了十年的老对手。

“那时候，你们真是很棘手的呀！”

特高科长又大声笑了起来。他们两人的谈话，看样子已把局面稍微缓和了一些。

“我那时也觉得‘你这家伙不象话’呀！”

小田在他这样的谈吐之中，活龙活现地流露出大阪地方的“师傅”所独有的那种对待一切都满不在乎的性格。

“不过，这次不也还是相当棘手的吗？啊，小田君……”

他微笑的脸上那种刺芒似的令人厌恶的目光，倏地扫射着小田的脸。但是，小田这张饱经风霜的脸，并不象受过任何刺激。如同特高科长的“发迹”一样，小田也成为所谓“人物”了。

“别开玩笑啦！我们是迫不得已才进行斗争的呀！”

事实上也正是这样。特高科长射出的箭撞在石头上崩了回来，令人沮丧地落在自己脚旁，但是，他马上威胁说：

“不过，小田君，上次在飞鸟山不是闹得很凶么！你若说不知道，那可过不去！”

紧接着又发出正中要害的第二箭。劳动股长的小眼睛，也在盯着小田，好象要从他那关西人的颧骨的粗粗的皱纹里发现什么东西。

“把什么都推在我们身上，这可受不了，哈哈哈哈！”

小田笑起来，但是特高科长的苦笑却冷冷地停留在向外翻

着的唇边。

比先前更多的冰冷的空气，弥漫在室内。

“说实在的，”特高科长换了话题，先来了个引子，然后接下去，“假如你们有和解的诚意，怎么样，不能交给我们进行调解吗？”

三人对望了一下。看样子，终于谈到本题了。

“当然，除了我们之外，还有一个人，就是秘书室的松川主任——不过他也以个人身分出面。”劳动股长补充说。“怎么样？我们也正是因为同情你们，所以才这么说的。”

这话是倚仗他们的权势说出的。三人的头脑象冰似地冷静下来思考着。但是，结果是非常明白的。离开官职而站在所谓调解人的立场上的人们，怎么能够抑制朝野两党的幕后财阀大川和涩阪的雄心呢？

“公司方面同意把这件事委托你们办吗？”

高木开了口。

“唔，公司方面虽然还没明说，但大致的想法我们是知道的！”

特高科长作了一个了解情况的表情，但是三人的态度仍旧非常坚定。

“快些解决，对你们也是有利的呀！并且为社会的安宁着想，也是快些和解的好，何况对方又是……”

说到“对方”就踌躇了一下，他是想说“对方”是大资本家吧。三人从这些谈话中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官僚制度。小田停了一会说：

“若是交给你们调解，被解雇的工人当然要无条件复职，此次罢工所用的经费，公司也会担负吧？”

付出了莫大牺牲的大罢工，结果只是无条件结束，使工人运动停滞在过去的阶段，这使小田感到凄凉。

“不能光想占便宜，已经解雇的人，怎么还能复职呀！”

特高科长这句话真是肺腑之言吗？三人感到了眩晕，直觉得好似冰冷的利刃突地刺痛了他们的脊髓骨——假如全体职工都被解雇，那就一直斗争到大家都死在野地里为止。

三人又涌起了重新勒紧裤带继续坚持斗争的心情，他们认为再也不要听下去了，这种想法马上反映在他们的脸上。

“哎，别这么简单地就拒绝了，啊？这话先放下……”劳动股长解劝地说。“谈的不是有些起色了吗？”

但是，三人紧皱眉头，默默地站起身来。

“叫我们考虑一下吧！”

小田斩钉截铁地说，态度很强硬，已不是一般地拒绝了。

特高科长猛力把椅子推到背后去，脸上露骨地显示出不悦的神情，说：

“‘考虑一下’吗？哼哼，这也好吧！”

这是在这个房间里的最后的言语，三人默默地走出来。

当他们走到新闻记者旁边来时，栗鼠般动作敏捷的记者们马上把他们包围起来，探听结果。

“怎么样？警察总监亲自出马，罢工会平息吗？”

小田只是不愉快地摇摇头。

他们走向电车站，彻骨的寒风，似在猛烈地追击着他们寂寞的后影。

2 流言

千川沟的水停止了流动。

黑色的冰一层层地积起来。初春的雨连下两夜，"没有太阳的街"里的厨房、厕所、地板不到被雨水浸湿的时节，这"黑色的冰"是不会溶化的。

"没有太阳的街"被严寒和饥饿封冻起来。

红砖砌造的监狱似的大工厂，依然闭着又高又厚的水泥门。叛徒们眼睛里发出惶恐的神色，在暴徒团或密探的保护之下，好象沟里的老鼠一面从墙壁的缺口了望，一面从小小的后门进出着。

他们是被打在行李卷里面用卡车运进来的。夜里都睡在铺着干草的土地上。

他们透过厚厚的砖墙，更加敏感地感受到工厂外面的不稳定的空气。

公司方面失败了，马上就会给他们带来灭亡。他们躲在静寂的轮转机下面，悄悄地絮语着。

"听说，公司方面没办法了，和罢工团无条件讲和啦！"一个神色仓皇的叛徒说。

"不，听说是内务大臣要通过警察厅，管管这件事呢！"

三人、五人，渐渐聚在一起。他们的心底，感到这些露出牙齿，举起拳头，相誓生死与共的罢工团伙伴们的脸，在严厉地责备着自己的背信弃义。

这些伙伴使用得驯顺了的机器，落满灰尘，也都象在异常愤怒地谴责他们。

"今天早晨的报纸上写着，罢工团的干部们被叫到警察厅去，可是又大摇大摆地回来了。"

他们没有干活，工长们是不大能够否定这样消息的。轮转机停止了呼声，排字工也抛掉排字盘，离开工作台，纷纷躲在工

厂的角落里，眼里闪烁着不安的光。

有的人乘夜逃走了，跟着就两人、三人地开始逃开了。

在铺着干草的土地上，惶恐万分的女工们聚在一起抱头痛哭。

外面刮起了暴风，好似故意威胁着这每一幢没有火气、空洞的厂房。

“喂！听说昨天夜里佐藤先生在巡视工厂的时候，遭到袭击啦！”

“第四工厂的松本工长，也被打落在千川沟里，正在医务室躺着呢！”

轮转机打着空转，女工们站在汤姆生式的铸字机前，耳朵里充满了暴风的吼声。

“喂！罢工团这回可要真回到工厂里来呀！”

流言在传播着。——

从第一幢厂房传到第二幢，从第一轮转印刷机、到第二、第三号到凹版照象印刷科等各工作间、精印间、平台印刷间，从第一到第四的各个制版科、电力锌版、照象间，从机器厂到铸字间，流言以电气磁石般的速度在传播着。

他们自发地形成了一个中心。三人、五人、十人……从各个车间跑出来，在轮转机印刷间里聚集了三百多人。

“会怎么样啊，啊？我们会……”

“要把我们怎么样？”

他们用几近于哭泣的悲鸣彼此追问着，女工和童工哭了起来。工长和其他有职衔的工人怕危险都躲起来了。

“喂！把负责人交出来！”

“是谁叫我们当叛徒的，就把他叫来！”

他们注意力的中心犹如股票市场上的资方代理人一样，从一个流言移到另一个流言。

“不成，到办公室去！”

一个万分慌恐的人点着了导火线。

“对啦！把工务科长拉出来！”

他们好象被狂风吹起的破布片，纷纷拥向办公室。

“怎么，工务科长不在？”

“那就董事长也成，不管什么，只要懂事的，就叫他到这儿来！”

他们从办公室的门蜂拥而入，挤在这杂乱无章、宛如落选后的选举办公室似的房间里，歇斯底里地怒吼着。

“静一静，请静静！”身材细高的新任经理走出来了。“说罢工团要进工厂，那是谎话！其实正在谈判，进工厂是谎话！”

但是，叛徒们已恐惧万分，觉得明天也许就会入厂的同行们的无数愤怒的面孔在威逼着他们，而着急地吼叫起来：

“要保障我们的生命！”

“要保证，若开除我们，一个人要发给一千块钱！”

经理在制止着，但是他们听不见他的话。

“叫警察来——一个警察保护一个人！”他们拚命地、狗虱似地把经理团团围住。“叫我们当了叛徒，到现在要抛开我们，他妈的，绝不能叫你们活下去！”

经理惊慌起来。劳农党的政治上的抗议，惊动了警察厅，就连内务大臣也都插了手，这并不是谎话。大川董事长所竭力坚持的，为了“新男爵”的荣誉，照顾自己在社会上的体面，这些，同时也可能会使他的决心发生动摇。绝对的权威对于这位经理说来是一位摸不到底的暴君，同时这群衣衫褴褛的家伙，在这种情

况下，又是很难对付的危险人物。

“好吧，我采取适当的办法。”他假装冷静地说。

“‘适当的办法’不成，要写保证书！写保证书……”

他们抓住经理的大衣衣襟不放手，经理翻动着眼珠说：“可是你们听着，就是我写了保证书，万一我自己也被开除了，那该怎样呢？”

假如，董事长改变了决心，即使叫罢工团的半数进厂，他自己也将和这群衣衫褴褛的家伙一起遭到同样的命运。

“我虽然是经理，却只不过是名义上的股东。这个公司的全部股票几乎都是董事长的。我也是人家雇用的。”

他完全不顾自己的体面了。

“说谎！”

叛徒们有点半信半疑。

“不，是事实，完全是事实！”

不可抑制的迷惘和悲哀在他们脚下张开了一个无底的大洞。

“那么，我们到底会怎么样啊？”

“我们去找谁好？”

他们举起双手来想抓住正在象梦幻一般飘然逝去的高墙，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依靠。

但是，这却是徒劳的。幻影始终未以同样的形象再现，他们奔过去，就象抓住干草似地抓住正站在火盆旁边烤屁股的一个暴徒团员的肩膀。

“头目，怎么办好？”

蓄着一撮小胡的打手模样的人，厌烦地换过拿手杖的手，仰着脸说：“我们哪里知道哇！……”

其实，他也只不过是拿日薪的临时工。

但是，两股力量在交错着。暴风疯狂地吹着，有时也吹着风车朝相反的方向回转。公司方面的高级策略，钻了罢工团经济来源的拮据、而被捕人员却在不断增加的空隙。密探、流言和黄金，犹如伤寒病菌在疯狂地到处撒播，直到罢工团各班内部——警戒队、特别访问队、单帮队、粮食班……

敌人强迫持有东京府许可证的罢工团的消费合作社退出租赁的房屋，并且收买了粮食班的命脉——烧饭的铺子，使它关了门。

随着战线的扩大，罢工团的干部显著地减少了。公司的大卡车也躲过积极活动着的特务班，把"奇怪的货物"运到公司里去。

不只如此，敌人的势力已伸张到区内同情者调解团里来，这个调解团本是为了防止罢工团的拮据和区内人民生活的穷困而组成的，到处撒播的黄金马上就立竿见影地产生了效果。

区内同情者的讲演会——主题是为了小石川区的繁荣，而敦促执迷不悟的大川董事长幡然醒悟——本来是每天晚上都举行的，但是昨天和今天晚上却都休会了。今天晚上，同情者们要求和负责与他们联系的荻村、山浦和龟井等三人会见。

当他们走进同情者办公室——叫作延命院的寺院里的时候，七八个区同情者正在脸色阴沉地等着他们。

荻村等人从来就尽力和这些区同情者保持密切的联系；因此，看来他们也还有某种程度的善意。

"来迟了，对不起，因为太忙啦！"

荻村坐下来就先开了口。但是，今晚他们却很冷淡。三人对于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又不能发火，这种义务使得他们感觉

到很不舒服。

“诸位，不，罢工团的干部们，不是叫作共产主义者吗？”

这又是出人意外的发言。三人互相望着发出一阵苦笑。说这话的蓄着络腮胡子身材高大的老头，有一所不大的铁工厂，他是民政党系统的区参议员。

“真是这样吗？”

出赁房屋的肥胖的竹川坐在络腮胡子身旁，秃头闪着光，逼问了一句。他们这些区内的同情者们的态度，一夜之间发生了过大的变化。

“这么问，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萩村一面勉强作出笑容来，一面反问这种含混的问题的具体内容。不管是这位铁工厂的老板，或是坐在最末席的这位寺院的住持，都曾向他们说过这样的话：“只要是正义的，不管是共产主义者还是什么主义，都是应该支持的。对于那些贪婪无厌的资本家，也必须这样对付他们。”当时，他们的气焰是旺盛的。因此，他们三人认为，他们所以在今晚变得非常冷淡，一定是另有原因的。

“这话是谁说的？”

萩村再次追问默不做声的区参议员。于是，坐在末席的胆小的住持代他回答说：

“这是从富坂警察署那里听来的。”

“噢，是署长说的吗？”

萩村等人也约略知道，区内同情者们正与富坂署长个人合作，开展争取内务大臣参与调解的活动。杀风景的沉默，使得这个寺院里的房间显得寒冷。这寺院正殿作了罢工团第二班的会场，由于住持的好意，只有在这里尚未遭到过驱逐。

“今晚也没有讲演会吧？”山浦转变话头。

“不，以后再不举行讲演会了。”

一个姓安达的小印刷厂的老板，用似乎是动了火的口吻反驳地说。三人愣住了，心想：“这必然是受贿啦。”

龟井不动声色地问：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能支持共产主义者嘛！”

铁工厂的老板直截了当地说。萩村觉得再也不必保持温和的态度了。

“这么说，你们是完全和公司站到一起啦！”

尖锐地刺痛了痒处，马上就引起了反应，区内同情者们脸上显出愧色，把目光转向别处。

“我们从开始就是严正中立的！”

“铁工厂”一面回击，一面把烟头插在火盆的灰里。又是一片沉默。萩村心想：这群家伙明天就会变成残暴的反动派！

“所以，关于会场……”住持脸上浮起了好象是不说出来就无法卸下重担似的表情。“因为当局的干涉太多啦。而且我们佛家的各个方面也都提出了抗议……”

说到这，意思已经很明白，这就是说，这个会场，从明天起也遭到驱逐。“这家伙可能也拿到了三五百块钱哩！”萩村的怒火直冲到咽喉，山浦急忙推了推他的膝头，制止他不要爆发出来。

“这可叫我们太为难啦……，不过，既然有这种情况，事出无奈，那么就请再借五六天，等我们找到新会场。好在过去咱们有过交情，只好拜托了。”

当然，住持不好连这一点要求也不答应。但是，连这些同情分子也都变成反动派，恐怕在小石川界内，就不可能租到合适的

会场了。

“总而言之，你们是要袖手不管了。”

龟井斩钉截铁地作了结语。

“而且，要排斥共产主义者吧！”

萩村奚落地笑着说。

一切都已清楚了。

他们终是不能同道的阶级。三人走到外面。

外面吹着寒风。

“这群家伙，从明天起就要积极地开始反动活动呀！”龟井回过头去向身后的山浦说。

“一开始就是这样。那个区参议员就是为了从公司揩油，才跟我们合作的。”

“那么说，这群家伙已是如愿以偿啦！”

三人不禁大笑起来，但是，一种不可掩饰的寂寞，却吞蚀了空虚的笑声。

萩村与两人分手，先回到自己的宿舍来；因为离举行最高干部会议，还有两三小时的空闲时间。

当他走到白山坂道的中途时，忽然看到高枝慌慌张张地从他宿舍里跑出来。

萩村借着电灯光审视着高枝的脸说：“怎么啦，阿高？”

她是来找他的。

“跟您说，加代很危险，很严重，请您来一下，快……”

高枝惊慌极了。

旗影黯淡了

1 死

荻村跟在高枝后面跑过连檐宿舍阴暗的小巷。

当他们跑到家门口时，一股强烈的石炭酸气味冲进鼻孔。加代的呻吟声穿过嘈杂的人声断续地传了出来。

身穿白色手术服的医生，看来好似被扑落的灯蛾布满了这个六铺席的房间。四邻的主妇和孩子们也都直挺挺地挤满土间谛听着加代那从胸中涌出的呻吟声，都哭丧着脸，和加代一同感受着苦痛。

“姐姐……”

加代在一阵阵痛楚的间隙，喊着要握姐姐的手。她由于流血过多，几乎完全失去了视觉。

高枝拨开挤在土间里的人们，赶到加代枕边来，她所期待的、大概已经死去的婴儿还没有出生。

“加代，姐姐在这儿，来，拉住我的手，要坚强些。”妹妹疯人般地吊起两只眼角，正在迷惘地伸出双手来摸索，高枝把手伸过去叫她握住。“要坚强些啊，不能这么懦弱！”

一阵阵的苦痛，折磨着病人的脆弱的身体，犹如烤在火焰上面的一张纸，在软踢踢地深深地弯曲着，收缩着，跃动着，翻滚着。姐姐非常焦灼，她想紧紧地抱住妹妹，不使这脆弱的生命被激流冲去。

荻村在这窄小的房间里，被医生和护士拨来拨去，忽而站起来，忽而坐下去。他想要帮着做点事情，但同时又象站在一个迅

速转动着的齿轮面前一样，无法插手。

同时，男人必须回避的场面，也使他感到困惑。

病父用沙哑的声音对萩村说：

“她要死啦，救救她吧！”

腹内的胎儿因为加代长期患脚气病，不到六个月就死了。现在是由于生不下这个死在腹内的胎儿而苦痛着。

“喂，你去再叫一个医生来，谁都成，现在就去，不然她若发生心脏麻痹就完了。……去，谁都成，找一个来！”

医生是很粗疏的，根本没考虑病人的情绪。萩村立刻跑出门外去了。

连续不断的苦痛，越来越急促了。在厨房里慌慌张张烧着热水的隔壁的妇人，每当加代的呻吟声加剧的时候，就朝着病人伸过头来喊道：

“再憋 一口气……再鼓 一把力呀！……哎呀呀，身子太虚了！”

胎儿只生出一个头来。护士一面给产妇盖上身体，一面回过头去向冷漠的医生报告说：

“先生，从第一次见水到现在，已经一小时零七分了。”

苦痛的高潮退下去以后，病人就意识模糊起来，犹如泄了气的气球一样，眼看着就萎缩下去。这比被激烈的痛苦折磨着的时候还危险。高枝用力拉着加代的头发说：“一定要生出来，就是死孩子，也一定要生出来！”——看样子加代就要这样死去了。

“姐姐……”

加代苏醒过来，马上又痛苦的伸出双手呼唤着高枝。站在土间里的对过宿舍的女孩子们看到这般光景，都哭了起来。

“割开肚子也要把孩子取出来，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她死

去！……"高枝气势汹汹地盯住医生吼叫着，因为他动辄就露出冷淡的职业性的狡狯神情、表示要放弃病人。"畜生！她若是死了，记着，富坂警察署这群混蛋，我非咬死他们不可！"

肥胖的护士按着病人的双脚，望着高枝的可怕的面孔，只顾张着口发呆了。

萩村急促地气喘着跑了回来。

"马上就来，内科医生也成吗？"

医生冷漠地点点头。

"一疏忽他就可能跑掉，所以，我先替他把皮包带来了。"

萩村说着悄悄地走到加代枕旁。她已经差不多是死人，只是从那更尖锐的呻吟声和蛇一般蠕动着的身体，才能看得出她还活着。

"加代，是我，认得吗？是萩村呀！"

话虽是在耳边说的，但她那空虚的眼睛却没转动。她的魂灵已经脱了壳，不知飞向何处了。在那完全变了样的枯黄萎皱的前额和深陷的大眼睛里，她往日的容颜犹如被风吹散的花蕊，已经不容易认得出了。

"加代，要坚强些！"

姐姐每当感到妹妹的手失去力量的时候，就疯狂地呼唤起来。新来的医生沉默地走进来，和原来的医生用完全与房间里的气氛不调和的语气寒暄了一阵以后，就一面商量处理方法，一面取出各种闪闪发光的医疗器具，准备剖腹。

这时候，病人的嘴巴动了起来。

高枝急忙把耳朵送到加代嘴边去，问道：

"怎么样？啊，你说什么？"

加代神经错乱，昏迷不醒，过了一会儿，又躺在萩村的右胳

膊上，好象健康人说梦话似地说："三郎啊！（宫池的名字）我已经不行啦，不行，不行啦，孩子也不行……"

转瞬间，加代好象换了另外一个人，用安静的口吻说：

"罢工也不行啦，什么都完啦……"

加代的脸好象一张白纸，苦痛的影子逐渐消逝了。高枝的充血的眼睛发射出绝望和惶惑的光，加代最后的言语，象一根木棍梗塞在她的喉咙里，她伫立着默默地低下头去。

病人停止了最后一次呼吸，她的双臂从萩村的胳膊上好象两条带子一样滑落下去。

加代死去了！

最后，她宛如浪花间的一片落叶，被涌上来的心脏麻痹的激流冲没了。

"请住手吧！"

高枝向两个正张皇失措地要给死尸开刀的医生吼叫着。

她没有哭。

她化石般坐在枕边凝视着加代的逐渐凉却的面孔。

从土间、从厨房都传来了人们的啜泣声。病父只是呆呆地用眼睛盯住一个地方。

连檐宿舍的人们赶来了，有的打水，有的看米箱子空着，就从自己家里把米拿来烧饭。

把尸体移到病父的睡觉的地方，对过宿舍的彦老头坐在佛龛前面敲起小钟，连檐宿舍的人们挤满了六铺席的内室和土间，通宵念经守夜。

黎明时分，罢工团的人们纷纷前来凭吊。

不久，又把团旗放在加代的枕畔。

荻村和病父商量之后就进行葬礼的准备工作，他到处奔走着从罢工团募集葬礼的费用。

第二天傍晚，渡过千川沟的木桥，走上白山坡道，加代的遗体被运往杂司谷的公共墓地。

荒凉的公共墓地吹着初冬的寒风，原野边缘上的杂木林已是暮色苍茫了。

高枝一滴眼泪也没流，只是僵直地伫立在小小的坟前。送葬的人站在周围，也都象木栓似地默默无声。

高木代表罢工团，面向土坟宣读吊词。宫池的朋友守家举起的团旗，黑沉沉地在坟头飘荡。

"……我们今天又和一位无辜的牺牲者，在此幽明相隔，洒泪告别。啊！我们将如何安慰你的英灵！……"

在人群中香烟从粗糙的土香炉里袅袅上升。大宅女士、阿房、阿君和阿银等人哭得两眼通红，轮流抓起香末抛到香烟里去，然后又啜泣起来。

"……安息吧，不幸的同志！你那善良的面影将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版，永志不忘！……"

阿君号咷大哭起来。

哭声四起，高枝的嘴唇剧烈地颤抖了一阵，又僵硬下去。

"……愿你的英灵保护我们，保护我们在团旗前面宣过誓的斗争！"

女人们背向坟墓，凝神不动。男人们唱起歌来，歌声马上扩展开来，最后，全体送葬的人齐声合唱。这是只允许他们唱的歌，是在悲哀、喜悦、愤怒……所有的场合，能把他们的感情表现为旋律的唯一的歌。

团旗在歌声中飞舞，他们向英灵的唯一的奠礼，就是宣誓坚

持斗争。

暮霭从辽阔的杂司谷墓地的尽头扩展开来，歌声被寒风吹散，飘向杂木林一带。

不久，团旗离开了坟墓。

人们无精打采地走开了。

夕阳完全落下去，坟墓被孤零零地留在暮霭中。

高枝蹲下身去，轻轻抚摸着坟头上的松软的土；冰凉的土的感触，尖锐地刺痛了她那紧张的感情。

“加代啊！……”

呼声被风吹散，坟墓在远处伫立着，没有回声。

“加代，你怎么不说话呀！……”

突然，她剧烈地呜咽起来，她的背在频频地痉挛着。

“孩子，不幸的孩子！这就是你的父亲呀！”

她从袖筒取出宫池的照片，插在坟头，又啜泣起来。

萩村背向着她，石头般伫立不动。

墓地上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夜色浓重了，坟墓已消失在黑暗的底层。

“加代！加代！”

高枝扑倒在坟头，疯狂地号咷大哭起来。

杂木林的姿影已消失在黑暗中，从荒凉的墓地底层吹起的狂风打着旋，围绕着凄凉的坟头飞舞，加代怀抱着死去的婴儿永眠了。

2 怪火之一

加代死后三四天，高枝都跟病父一起默默地坐在家里，她好

象患病的雌猫，瘦弱不堪。又象是从悬崖上被推下来负了伤，直到今天还有些神魂不定，头晕目眩。阿君和阿房每天晚上参加部的会议回来，都来看望她。隔壁亲切的妇女也来安慰她。但是，即使听到她们关于加代生前的回忆，和惋惜的言语，都丝毫没有落泪，因为她连自身惨痛的苦恼和所负的伤痍，还都无可奈何哩！

一天晚上，她正孤零零地坐在已经不太热的火盆旁边发呆，阿房忽然在门外用她所独有的尖嗓子喊了起来：

"阿高，听说那个黄色的卷毛丫头进了工厂，背叛了我们，嘴里还竟讲大道理呢！"

阿房用黑色围巾包着头，只露出两只眼睛，从稍微打开的屋门望着里面，报告了这个骇人的坏消息。黄毛阿松不是大宅最信任的女战士吗？……

"是吗！……"

高枝只机械地回答了一声，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阿房茫然若失地把脖子夹在门缝儿里，缩了缩梳着短发的头。

"罢工团一交歹运，那些阔小姐们就该大批地叛变啦！畜生，真叫人痛心！"

阿房独自一个人气愤地关上门，踏响沟板，走回家去了。但是，高枝仍然在呆呆地默不做声。

罢工团的力量一天比一天衰减下去，这消息，即使是坐在家中，也好象被风吹来的汽油烟一般，飘在她的身边。

但是她对于这样的臭气，几乎是没有什么感应的。她一天比一天更多地从苦恼的眩晕中被引到神智清醒的境地——充满斗争的现实里来，却是更加沉着了。毫不隐讳地说，目前她的心情是并未把罢工团的胜负当作问题的。不管是胜是负，——至少对于她明天以后的生活，都是带不来什么光明的。

“不是杀死敌人，就是被敌人杀死！”

就是她不回过头去望那悬崖的上面，也都非常清楚地知道是谁把自己人推下来的。她痛楚地感到敌人的眼睛——含着敌意的凶恶的眼睛，从背后盯着自己。

负伤的雌猫并没有舐拭自己的骇人的伤口，她只是在目光炯炯地磨着利爪。

干巴巴的风掀起了连檐房屋顶上的洋铁板，吹掉了护壁的木板，敲击着护窗板。病父终日缠在枕头上呻吟不息，整个宿舍在岁暮的寒风中，都是死一般地沉寂。

加代死后过了一星期，高枝才到外面走动，但并没到罢工团去。她把脸伏在围巾里，好象是被风吹着走上坡路，彷徨在住宅区。董事长的住宅，她是非常熟悉的。

傍晚时分，她忽然走回家来。第二天，她又这样走出家门。

萩村开完最高干部会议回来，走到春日街和龟井、寺石两人分手，然后沿着电车路一直往白山顶上的方向走去。

路旁的商店还关着门，似乎疲惫了的电灯在黎明的寒气的底层，发着淡淡的白光。

萩村竖起大衣领子，急促地迈着步子，抵御从失掉知觉的脚尖袭上来的寒气，沉思地走在首次电车尚未驶过的街道上。

从昨天晚上一直开到今天早晨的最高干部会议，明显地存在着两个分歧的集团。但从前的最高干部会议无论提出多么严重的分歧意见，大都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模糊的经济方面的胜利仍然作为一个没有揭穿的谜，在前面引诱着他们；在过去数次的罢工斗争中被称扬为“常胜将军”的那种矜持，正在使得大多数最高干部有些感到骄傲，产生轻敌思想。象马一般猛烈地进行斗争，象狮子一般发动群众，以此来

赢得经济方面的胜利，这种过去曾经做过的“美梦”还深深地蕴藏在心底。

在这种情况下，这次的斗争，对于这样的“美梦”说来可是太残酷了。不可改变的，令人心寒的后果，犹如瓦斯计算器的红点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在眼前。

“我们在第一阶段开始接触时，本来是应该再多考虑一下的！”

龟井发出带有埋怨情绪的悲鸣。

“而且，那第二次的估计错误又该怎么说呢？”

山浦也责问起中井来。

永田、安藤、大岛、松泽——这些工厂职员出身的绝大部分人，异口同声地责问中井。

“还要说那是因为有客观的必然性吗？”

中井只是咬着嘴唇，低头不语。这时，山本和寺石等人愤怒地喊道：“什么叫估计错误？你们是说谁做了错误的估计了！”

更糟糕的是，在这样的争论之外，又一起爆发了职员出身的干部和专职干部之间的感情上的冲突。

高木保持着苦痛的沉默。中井好象肩负着千斤重担，感情上受到沉重的压抑。

所谓估计错误，说的是在王子造纸厂暴动事件以前进行的第二次谈判的决裂。原来，谈判达成协议的内容，事实上很明显地是罢工团方面的胜利。除了承认有条件地开除二百余名职工以外，全部按照罢工团的要求达成了协议。公司方面以古谷经理为代表，罢工团则由小田、高木、中井和公司方面谈妥，六小时以后在中人列席之下举行签字仪式。

但是，三小时以后，古谷经理突然提出要求签字仪式延期举

行，紧接着又宣布废除口头协议，而且，古谷经理被撤销了公司代表的资格。

令人难过的是，谈判代表都忘记了工厂里已有三百名叛徒。

他们这三百名穷鬼，除了公司的经理以外，和所有的势力结合起来迫使古谷经理遭到失败！

可怕的估计错误——罢工团必须第三次以悲壮的决心继续进行艰苦的斗争。

公司方面，在混乱和一切脱出常轨的关头，依照大川的决定，从账目中抹去了大同印刷公司今后五年间的利润，因而更加强硬起来。

撕去面纱露出妖妇真面目的大资本家，由于大川与涩阪的会见而联合起来，在更换内阁的同时，一齐展开了攻势。

残酷激烈的斗争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爆发了三次。动员起来的全日本的左翼斗争力量，已全部集中在“没有太阳的街”。超过两万圆的捐赠和五千个支援战士，从九州、四国、青森和扎幌等地象砂砾似地飞向前来。

但是，罢工团已经疲惫不堪了。看来，他们已耗尽了精力，几乎要被袭向前来的镇压打垮了。

中井扬起头来说：“不是估计错误。”一开始，语调象是在读电报。“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资本攻势。正因为这是新的攻势，而必然要形成这种局势。”

“为什么？”山浦等人不同意。

“这并不等于我们失败了。——即使是第二次谈判达成协议，那也只不过是偶然的现象。”

中井的面孔也泛起了怒火。山浦等人又厉声批评他“不认输”。激烈的争论又产生了更激烈的争论，公司的最后通牒，完

全把最高干部会议分裂成两派。

——由公司以自由选择的方式任用罢工团的三分之一人员；其余的三分之二则根据另纸规定的计算方法发给津贴，予以解雇，同时解散罢工团。

“混蛋东西们，这么捉弄人，我们能忍受吗！”石冢气得满面通红，怒吼起来。“若全体解雇，咱们就干到底！”

但是，高木一派没有附和，因为他们要考虑到怎样安置三千个失业人员。

“失业人员越多，革命就越能尽快地到来呀！”

寺石嘲笑他们懦弱，这使萩村也都不能再沉默下去了。这句脱口而出的话，引起了大家的气愤。此刻他们对于拒绝公司的最后通牒是不成问题的，但同志间却发生了感情上的冲突。

“因为你没做过工，所以才不以为然，但是，失业的的确确是要挨饿的！”

萩村心不由衷地竟向寺石狠狠地说了这么粗暴的话。

一股寒气袭来，萩村腹内空空，不禁发起抖来，他立刻跑步向前走去。

……他对于自己还保留着穷人这种卑屈和懦弱的根性，感到无聊；但是，寺石那种似乎在嘲笑劳动人民的苦痛的言语，仍然使他非常气愤。

“当然，决心是大家都有的吧，但是三千名失业人员又要他们钻到哪里去呢！”

抄近道从指谷街十字路口前面不远的地方——“吾妻汽车行”的小巷走到白山坡道上面的聋哑学校前面来，他的宿舍就在眼前。

但是，在理论上中井是正确的，萩村也不能不肯定这一点。

"先睡一觉，然后再继续干下去。"

他摇了摇头，象把忧愁都甩掉了似的快步向前走去。周围天色已经大亮，路上小小的砂砾被霜冻在地面上，看来好似撒着盐粒。

这时候——

起初他还怀疑自己的耳朵。

是警钟在响啊！

而且是节奏混乱的急促的钟声！

"哎呀！起火啦！"

他突然叫了起来。当他抬起头来向脚下——山谷里冻结了的街道中央望去，正从大同印刷公司工厂的一幢厂房屋顶冒着黑烟，烈风吹过，黑烟中窜出了通红的火柱！

他僵立不动。

警钟的声音转瞬间引起两三处警钟的共鸣，冲破清晨的空气迅速地传遍了周围。黑烟流入"高师"的树林，这座君临在"没有太阳的街"上的"魔城"好似沉溺在黑色的烟潮里。

"喂，起火啦！"

他眼前顿时感到恰象刚从隧道冲出时那样明亮，他忘记了饥饿、困倦和忧愁，一面从坡道顶上急驰而下，一面孩子似地用天真的声音贼叫起来。

3 怪火之二

寺石在春日街和萩村分手，在萩村走上白山坡道十分钟之前，正从相反方向的极乐寺坡道的中途往下走着。

他的宿舍是在清水谷街的工会第二支部的二楼上，正和萩村的宿舍隔着"山谷里的街"遥遥相望。

他那身穿旧学生斗篷，眼戴深度近视镜的矮矮的身姿，时时受到这条坡道中途岗哨上的警察盘问。这次，当寺石担心地走近岗哨时，却发现岗楼里没有警察。

他的心情稍微轻松起来，急步走下坡道，但忽然从背后传来了脚步声。他惊惶地回头一望，发现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两个警察站在空空的岗楼前面，向这边张望。

他继续快步走开，但是因为他光注意身后的警察，而竟撞着了站在右面高地上的一个人影。

“哎呀！”

就在眼前五六尺远的地方，突然落下来一个身穿西服的人，把他吓了一跳。这个人是从右面的铁栅栏上跳下来的，落地之后先是慌慌张张地站直身子，然后拾起黑色的礼帽就向坡道顶上跑去。

这个人的神情非常慌张，寺石直感地认为这个蓄着小胡的西服男子是密探。

“这是做什么呢？”

警察跳下来的铁栅栏里面是一小块空地，上面新建好五六所二层楼的宿舍。从前，没有这道铁栅栏的时候，这里是通工厂的近道，他自己也曾从这里走过两三次。

“这家伙，是从工厂里出来的？”

虽然他很关心后面，但不敢回头，惟恐被发现了遭到逮捕。

当他快要走到坡道下面的地方，就绕过极乐寺简陋的山门向左面转弯，从这里直下“没有太阳的街”。

天亮了，在稍微离开的地方也都能清楚地认出人的面庞了。路旁小商人的店铺，还都贪懒地伏在地上沉睡着。

“喂，等等！”

忽然，身后传来了混乱的脚步声。他吃惊地向后一望，原来是方才站在岗楼前面的两个警察和从铁栅栏中跳出来的那个蓄着小胡的人一起赶上前来。

"糟啦！"

这么想着，他没加思索就本能地逃开了，因为罢工团的干部几乎完全被无故逮捕了。

他在坡道上被往下坡跑的冲力推动着拚命跑开，但忽然踏断了木屐的布带，便象一根木桩子似地摔在地上。

"这小子，是你放的火吧？"

两个警察左推右搡地把他架起来，方才那个穿西服的家伙突然伸过头来睨视着他。

"放火？"被捕以后，反倒觉得刚才逃跑有些无聊，因此寺石镇静下来，针对这奇怪的问话反问了一句。"你说什么放火呀？"

"别装糊涂啦，这个混蛋！"

穿西服的人狠狠地打了他一记耳光，眼镜都被打飞了。但是，他一点也摸不着头脑，说的是往哪里放火呀？他环顾了一遍平安无事的四周。

"别磨磨蹭蹭地了，走！"

警察从左右将他两只胳膊拧过去，拉着他向坡道上面走去。当他们正要从极乐寺的山门前转弯的时候，突然听见了节奏混乱的警钟声。果然从方才张望过的铁栅栏里，猛烈地冒着漆黑的浓烟，团团地打着转冲向天空。

寺石吃力地眯缝着被打掉眼镜的两眼，隔着警察的肩膀，凝视了一会儿，突然脸上浮起了恐怖的神色。

"他妈的，是要陷害我呀！"

可憎的强大的敌人采取了使他想起书本上记载过的那么残

酷的手段。于是他转过镇静的脸孔睨视那个穿西服的人。

“大胆的混蛋，快走！”

他又被推搡着，咬紧了牙关。什么“大胆的混蛋”？他的头脑正象翻滚升腾着的黑烟一样，受到了强烈的愤怒的压抑。

奇怪的火焰逐渐蔓延开来，隔着一道墙的工厂后面，火星凶猛地乱飞起来。

激烈混乱的钟声和疾驶过来的消防车的警笛声，把死寂的“没有太阳的街”唤醒了。

起火啦！工厂起火啦！

四周响起了打开护窗板的声音、往外跑的脚步声和相互呼唤声——在黎明时分寒冷的连檐房的小巷深处，婴儿发出了好似被火烫伤时的嚎叫声。

“是工厂！”

“是公司！”

连檐房里的人们，有的穿着破棉袄，有的只穿一件睡衣，就吵嚷着拥到千川桥上来。

“他妈的，把它烧成灰！”

火焰烧红了砖瓦建筑物，一面发出燃烧的爆音随风飞向“高师”的树林方面去，一面直上云霄，烧红了半边天。

“瞧吧，这是天罚！”

“叛徒们也该发抖了吧！”

但是，他们自己却不能不先发抖了，因为他们又被比起火更严重的情况吓呆了。

好几辆大卡车载着警察，从红色的消防汽车之间穿过去，把“没有太阳的街”的前后门都团团围住，从一端开始大批地把放火嫌疑分子——不只是五人或十人——捉到卡车上去。

有一个罢工团员想把揣在怀里的婴儿也带了去。

“混蛋！把孩子交给娘们儿！”

怒火冲天的警察朝这个呆里呆气的四十上下岁的男人喝骂着。

“是的，老婆出去做工，不在家呀！”

他很畏惧地用手掌捂着婴儿的头。

“那你就托邻家看看！”

一位早起出去卖豆豉的老头，正在准备出门，也都和豆豉一起被带走了。

这奇怪的火，后来真象演戏似的，马上就被扑灭了。

工厂只是烧焦了水泥墙，烧掉了一点点仓库的屋顶，仍旧摆着一副若无其事的面孔。发生怪火的地方——工厂后面的小空房，烧掉了五六间，还在冒着好象浑浊的蒸汽的残烟，不时被风吹散。

但是，逮捕放火嫌疑分子这件事，却更加变本加厉起来，好象是事前已准备停当，除了女人，只要是能认出的罢工团员就都象粮袋似地被扔到卡车上去。

“这家伙要带到警察厅去！”

一个警察一面用粉笔在一个人的背上划着记号，一面大声指挥着。他们这些所谓放火嫌疑分子这时候只不过是一个个的行李。荻村的后背也被划上记号，他是一个比较受到重视的行李。

同时，今天的晨报，却报道了这样的消息：大川家的孙女、今年七岁的悦子小姐，于昨晚十一时因患急病逝世。

这位伶俐可爱的孙女，是大川最心爱的，这颗唯一的掌上明珠，给他这种比较不幸的私生活带来了最大的光明。尽管他雄

视天下，态度傲慢，秉性刚愎，但在这颗掌上明珠面前却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好老头而已。

医师诊断的结果，认为这位孙女急病死去的原因，是烈性中毒。乳母和男仆都大为惊慌，但是，女仆头却十分肯定地说，绝没有把能够引起烈性中毒的食物给这位“小姐”吃过。

“小姐”说身上难受是下午七时前后，已吃过晚饭；经过痛苦的折磨咽了气，是夜里十一时。

但是，年轻的医学博士却坚持说，从科学的立场看来，已无可疑的余地。

大川在瞬息之间被夺走了掌上明珠，即使他那种著名的刚愎的性格，也都吃不消了。他躲在书房里不和家人见面。

医师好象他自己的儿子死去了一样，悲悼一番，然后就一一讯问家里的人。他在病人吐泻的东西中发现了一点点亚砒酸，于是他盘问家人说，假如家里没有类似这种烈性毒品的东西，是否有外人来动用过。

不过，这种戒备森严的深宅大院，是决不会发生这样漏洞的。

医师对哭肿眼睛的父母说：

“假如万一这是外来的含有某种目的而造成的中毒症，即使从法医学上着眼，也都不能置之不理。因此，假如你们答应的话，我想解剖尸体……”

忠实的医师对于死因还抱有很大的疑问。

“混蛋！解剖了就能把孩子救活吗！”大川扭过头来，朝着前来商量的儿子和儿媳怒吼着。“是得病死的——没有办法！”

坚决地说完之后，又扭过头去不再做声。

听到儿子和儿媳退了出去关上纸隔扇的声音，他才站起身

来向二楼的温室走去。

在这南面朝阳镶着玻璃的温室里，有几百种鲜花开放，只有这里是阳春四月的景致。他悠然坐在藤椅上盘起胳膊凝望天空。

他胜利了，的确是取得了胜利。

他虽然已是老年人，但是年龄却未给他的精神带来衰老。从明治初期，即帮助前一辈人在新兴资本主义时代的潮流中航行过来，那时候锻炼的手腕，至今，他觉得尚未失灵。他虽未象近些时候的年轻事业家们那样用嘴呼喊，但是作为统治阶级，他却有着自己的明确的意识。他不仅扎扎实实地肩负着他个人的、而且肩负着整个统治阶级的重担。

他不象其他资本家那样轻视工人的力量，他用有远见的头脑，清醒地承认了这一点；但是，他决不为超出这种力量的疑阵所迷惑。

他昂起那蓄着半白的短发的头，和可憎的全国的左翼无赖汉们进行了斗争。最初，他认为可以容许公司内的工会在不影响公司营业的条件下进行活动；但是，他马上就断定这是个绝大的错误。这是因为职工们充分地露出了愈发锐利的锋芒。他们毫无惧色地想逾越职工这个身分的界限，他们不是鳝鱼而是蛇。

在罢工刚刚开始时，曾有一面之识的劳工运动的绅士、总同盟① 的续文治前来造访。这位绅士是想以罢工团中的右翼分子为主，另组织一个工会，以达到劳资协调的目的，而前来征求同意的。大川只对这位著名的搞劳工运动的胖绅士说了一句话：

“我们工厂的职工不是鳝鱼，恐怕你对付不了吧！”

于是，他自己就和这些不是鳝鱼的蛇进行了斗争，而且不单

---

① 总同盟是日本劳动组合总同盟的略称；日本的右翼工会。

是从自己个人的立场出发。其实，这不过是他四十个公司当中的一个，不管它怎样遭殃，在经济上也不会有太大问题的，至少还用不着他来拚命！他所以能够在社会各个方面的攻击与非难之下，昂首挺胸，勇往直前，其实是为了要扑灭这些想把统治阶级的基础咬坏的迅速增加着的群蛇！

他盯视着群蛇，一步也未退缩，因为即或退缩一步，也都是他们全体人员的毁灭。但是，他把罢工团所有的力量汇合一起，一下子就扑灭了。按说，群蛇已被打烂、撕碎，丧失了魂魄，只不过剩下了丑恶的残骸，尚在痉挛颤抖而已。

在这种有利的情况下，这件事是多么粗疏愚蠢啊！突然从身后扑上来的一条女蛇，从他身上一口咬去了一块肉。

伤口在他的精神领域里作痛，可爱的悦子现在已不在他的掌中。

即使是没有这位迟钝而正直的医学博士诊断，他也早就知道悦子的死因了。

“解剖了就能把孩子救活吗？”

混蛋！他将再次张开那一字形的大嘴吼叫起来，就是知道死因可又能有什么用呢。混蛋！

“哈哈哈哈！”

他将张开大嘴嘲笑吧。知道死因，比如说，即使为此打死一条蛇，可是这就能够认为他们会害怕吗？混蛋！

“消灭群蛇的办法，另外有！”

不能示弱，猛虎不会因为负伤就往后退……

他把视线移开空间，透过玻璃窗向住宅的大门前面望去。他安静地闭上眼睛，昨天下午五时前后在大门前拍球的孙女的姿影，浮现在眼帘。

这是他作为经常的日课，昨天用水浇过温室里的花草之后，无意间看到的情景：一个装扮并不华丽的二十多岁的姑娘逗引悦子发笑，当时他想那可能是近邻的姑娘……

“就是她！”

他抱着胳膊凝神闭着两眼。——“爷爷！”悦子的声音，犹如唱片发出来的一般，反复飘荡在他的耳底。

幽静、温暖的温室用明亮的光线抚慰着他，他感到眼里涌出了颓丧的热泪。“混蛋，还能救活吗！”

他猛然抬起白发苍苍的头站起身来。

4 保护团旗

接近悲剧的结局了。

怪火完全扼住了罢工团的咽喉。

有组织的、公开的罢工团的制度，犹如一架发生故障的机器人，出现了几处不能转动的部分。

各班失去了可以集合的会场，在街上盘桓，警察即会以室外集合的法律勒令解散。

即使荻村不被关进拘留所里，也不必再对最高干部会议的两派的争论表示态度了。事实上，除了采取前一派的主张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

一向回避班的基干组织的耳目的右翼分子，忽然抬起头来，对最高干部会议和班长会议表示不信任，更进一步攻击工会总部，助长了反动气焰。公司方面的密探公然劝告罢工团员叛变，关于罢工团的弱点和活动计划的告密费的价格急剧下降。包装后用卡车运入工厂的“行李”，现在已经公然戴上帽子，穿上鞋子，被耀武扬威的叛徒们带进工厂。

警戒队逐渐失去机能，有的人派出去就不见归队。粮食班没有下锅米，跑单帮的卖不出商品，他们的消费合作社荡尽全部财产，如今在铺面上已找不到能够充饥的东西了。

协议会总部也为扩展开来的战线忙得不可开交，不可能再给以比目前更多的支援。从团长高木起，中井、萩村以及其余的最高干部几乎是全部被关在拘留所里。班长会议也如同最高干部会议，中坚势力已大为削弱，只剩下一部分右翼分子，整个罢工团差不多已完全垮台！

班长会议公开对最高干部会议表明了不信任的态度。班长们在汹涌奔腾的班内罢工团员们不平不满的洪流冲击之下，已感到无法支持了。

在罢工团总部楼上，罢工团的团旗沐浴着寂寞的冬日的阳光，把许多悲壮的斗争的记忆织在那鲜红的布纹里，严肃地展开胸襟。

在团旗下面，班长会议正在进行。

班长的数目不满十人。除了右翼的、只是在工厂工作多年而孚众望、但自开始罢工以来一次也未遭逮捕的三四个班长以外，其余的都是第三个、甚至是第四个补缺班长。前任班长全部负伤倒下了。

这些以不属于左翼阵营的三四名右翼班长为中心的人们，就是能够对这个划时代的大罢工作出光荣的最后决定的唯一机构了！

他们这次光荣的议程，是先从诽谤性的言论开始的。他们从过去的斗争中，抽象地挖出最高干部个人的错误，进行个人攻击。

一、公司在罢工团解散后，可随意选用若干名职工；

二、罢工团领到公司规定的退职津贴以后，即承认已领到解雇津

贴；

三、公司在解雇津贴之外，赠给罢工团数万圆礼金。

这种惨痛的败北恐怕是无人预期的吧。但是，班长会议已被抽出了中心力量，它对于正在发出呻吟声倒下去的大树来说，只不过是偶然拴在大树上的一根失去引力的脆弱的细绳而已。

“开个大会征求大家的意见吧。”一个穿白毛衣的光头提议说。“班长会议不作决定，征求大家意见，好吧！”

在这没有积极的中心力量的空气中，电灯忽然发出了浑暗的光亮。九颗头颅象水银珠似地可以滚到任何方面去。

“可是，由谁作报告呢？”

他们逡巡不前，这是因为他们觉得大会是不能平和地开始的。在非难的骂声和怒吼的漩涡中，该怎样进行呢？他们将会被要求拿出“办法”、“方针”和“目标”来吧！——不成呀！班长会议不作决定，就如同没有指南针的船只呀。

但是，他们的确不是优秀的舵手，在激流的冲击之中，只能抓紧船只顺流而下。

这时候，楼下的人们在嘈杂声中，冲进二楼来了，五六张气昂昂的面孔从楼梯口伸出来，向班长们吼叫起来。

“这群混、混蛋们！我们可要不干罢工啦！”

“他妈的，骗人吗！最高干部没脸见人，才躲起来啦！”

“什么干部，一群混蛋！”

他们异口同声地骂着。有的充满了怒色的脸上还滚滚地流着热泪。班长们为这突如其来的情势吓慌了。

“那、那样的条件，叫我们接受，他妈的，那我们当初就闭着眼睛忍受着好啦，这群毛贼！”

班长们惊惶起来，他们还在绝对保守秘密的解决条件，怎么

会被群众知道了呢？

"怎么？为什么发火？"

身穿黑色劳动服的金东班长，摆着长者的面孔站起身来，刚要走出去，马上就有一个人气势汹汹地奔向前来，突然扭住他的胸口又推又搡地摇晃着。

"别装不知道啦，你这个混蛋！"这个扭住他胸口的四十上下岁、面孔微脏的人，口齿非常结巴，边说边向他脸上吐着唾沫。"咦，公司提出的条件咱早就知道啦，你们寻思这样的条件我们能接受吗？啊！能吗？"

接着，身穿劳动服和脏布褂子的人们也都拥了进来。班长会议没得出什么结果就乱成了一团。

这时，失掉了会场的班里的人们也都拥到楼上来。他们眼望着年关在即，脸上都现出阴暗的愁容。大家的眼睛里充满了血丝，本来都是很倔强的人，现在却变得非常懦怯，哪管是一点轻微的声音，也会使他们的神经紧张起来。

"喂，我可听到了荒唐事啦！"一个头戴鸭舌帽的人跑进十四五人的人群中蹲下身子，他说的是协议条件的内容！"听说，方才的班长会议已经同意啦！"

大家变了脸色。

"哎，听着，"戴鸭舌帽的眼睛里闪着光，低声说，"听说最高干部们，到现在已经没脸见人，故意躲起来啦。"

冬日的天空阴云低垂，好象雨雪将临的样子。群众的脸色苍白，有的意气消沉，有的大发雷霆。

"喂，要当心，这件事有点怪呀！"一个穿水兵裤的人有所发现似地叫道。"也许是有人造谣呀！"

这个猛然有所领悟地接着叫起来的是徒弟久下。他方才看

到过一个可疑的人，那个人身穿和服短外褂，和平素完全变了样，但确是新闻班的高山。这家伙总是到了紧要关头就偷偷溜掉，从未听说高山被逮捕过。

久下原想机警地穿过人群，捉住高山，揭发他当密探的真面目，但是，不知何时不见了他的踪影。

“从今天起在一星期以内提出申请，只要不是第一次被开除的，公司就可以重新采用哩。”

在牢骚满腹的动摇分子当中，也在传播着这样的谣言。大家没有人理会这个小鬼久下的言语。

“拥进去，一看就知道啦！”

“去质问班长会议！”

他们没有时间去追究谣言的来源，不去质问班长会议，就只有自暴自弃，仰面朝天躺下来唱《红旗歌》了。

班长会议在混乱之中，暴露了他们已无法医治的致命的创伤，他们不仅无法证明谣言的出处，而且也无法扭转搁浅的船只的舵轮了。

“他妈的，骗了我们呀，什么干部？简直是一群毛贼！”

“从明天起，我们就不干罢工啦！”

群众在叫骂，表现了自暴自弃的感情。团旗黯淡无光，默默地低下头来。

最后一次大会开始了。

这是一个雨雪纷飞，寒气袭人的上午。各个战线上负伤的团员们，聚集到会场——小石川传通院的正殿来。

阴暗的正殿前面放着一张破旧桌子，中间插着团旗，两旁插着各个支部旗，发着浑暗的光。

会场的周围已被放下帽带的警察团团围住，正殿前面好似一道狭窄的海峡，流着几道打漩的暗流，动辄互相冲击起来。五分钟、十分钟，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暗流的分歧就愈来愈大，情势也就愈发险恶。

自从那次班长会议发生混乱情况以来，变得自暴自弃、懦怯而狡猾、并已精疲力尽的分子，早已表示不信任最高干部会议，同时一致提出了立即停战的要求。他们占据了会场的右侧前方，纷纷叫嚷着：

“快点开会！”

“最高干部，露出头来！”

在会场的左侧后方，聚集着许多尚留在各个战线上的青年们，他们也同样怒气冲冲地嚷着，睨视着等待开会的讲台。他们对于这样的协议条件是坚决反对的，因此，很担心软弱无能的班长会议可能在要求停战的人们威吓之下，同意接受这个协议条件。

他们是少数，精疲力尽的团员们也不可能战胜停战论者的诱惑。青年们挨次机警地传递着纸条，上面写的是：

坚决反对停战！
拿出勇气来！

但是，瞧吧，这里的面孔……这群受到创伤的死气沉沉的面孔，不是已不足一千人了嘛！在两年当中训练的三千个同志，已经疲劳不堪；他们的三分之一不得已只得不参加这次最后的大会；可以信赖的同志们的面孔，也没有在这会场的角落里出现，他们被隔离起来了。

“反对停战！”

“发起争取释放最高干部的运动！”

少数的青年们是知道自己的最后的任务的。目前，班长会议已不能指望了。聚集在右侧后面的妇女们，和青年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她们在这最后的关头表现了坚韧的力量。

“万一我们的意见不被采纳，我们就退出大会会场！”

阿房和阿银站起身来，摇着头呐喊，青年群中也有人站起身来喊道：“把这种耻辱的协议条件打回去！”

会场上掀起一片骚嚷，士气大为振作。但是停战派发出了揶揄和嘲笑的叫声。妇女们愤怒地站起来予以反击，接着又唱起《红旗歌》来。警察跑进场来，但是歌声仍未停止，他们在怒吼和叫骂的喧嚣声中被拖出场外。

开会时间已经过了！

讲台上仍然毫无动静，班长会议在停战与不停战的两派的争论中，一时还无法做出决定。

“快开会吧！”

会场的喧嚣越来越厉害了。这时，一个把破旧的黑色帽子戴在后脑勺上的青年人跳上讲台，从左侧发出了鼓掌声。

“诸位！”

青年人红着脸，放开喉咙大叫一声。

“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艰苦地斗争了三个月！”

他吼叫着，好象一条离水的鱼在喘息。

“有的人在监狱里受苦，有的人得病死了，有的人变成了疯子！”

这位把帽子戴在后脑勺上的青年，并不懂讲演技术，但是，他贯注了全身的力量，每一句话，都象用铁锤打木桩似地打进了人们的心。

“但是，我们付出了这样的牺牲，并不是为了换取这样的协议条件哪！”

“说得对！”

听众象吃丸药似地一口吞进他的言语，齐声回答说。这位青年在他们之中并不著名，但是他那匀称、结实的体格，正象是用他那双肩承担着他所说的、对于青年来说最重要的时代任务，看来使人信赖。这位青年用一只手抓起自已的帽子，用力地摇晃着说：

“现在，敌人已刺来最后的一刀，不是把这一刀打回去，就是被刺死，是我们的生死关头！”

在右侧，人们在敏感的警戒的气氛中，保持沉默。青年愈发有力地说：“我们要再一次把这个耻辱的条件打回去，继续坚持斗争！”

左侧高声喝采，热烈欢迎走下讲台的青年。但是，右侧却起了低声的议论，接着，他们之间的一个人站起来叫道：

“停战，还是要继续战斗，请付表决！”

还是那个金东以班长会议代表的身分，摆着一副无动于衷的面孔，出现在主席的位置上。场内的气氛有点使他迷惑，看样子他是想要开口说话，但是左侧的人们已站起来逼近他喊道：

“把班长会议的决议拿出来！”

右侧，却在催促赶快付表决。这时，全场的人们都一齐拥向主席台，金东用沙哑的声音说：

“班长会议的意见，已决定含泪接受这个协议条件，暂时宣告停战。”

话犹未了，左侧的青年们就跳上讲台，把金东推倒，妇女队伍中也发出尖叫声，场内一片沸腾。

“退场！退场！”

“团旗是我们的！”

青年们抓起团旗，停战派也愤怒地争夺起来，团旗被拉扯着，旗杆顶上的枪饰部被抢掉了。

“保护团旗！”

方才那位把帽子戴在后脑勺上的青年，从台上跳下来直奔团旗，敏捷地推开对方，撑着团旗飞快地跑出会场。

“退场！”

妇女们也跟着青年们跑出场外。把帽子戴在后脑勺上的青年双手紧握着团旗喊道：

“保护团旗！”

“保护我们的旗！”

关于《没有太阳的街》的一些说明

德永直

一

这篇作品写于一九二八年末到第二年三月之间。记得开始写作前后，曾读过小林多喜二发表在《战旗》① 上的《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当然，我酝酿写作《没有太阳的街》是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的；不过，读了小林的作品，确是受到鼓舞，而加紧完成了。根据记录，查出发表小林作品的是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号的《战旗》，还记得当时也确是在寒冷的季节。那时，这几条"没有太阳的街"（它们是因我这部小说而得名的）中间的千川沟沿有一家澡塘，后面是一条终年阴暗潮湿的胡同。我曾在这条胡同一面走向工厂，一面耽读《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现在，那"没有太阳的街"已经无影无踪；但是，那条煤渣铺的小路上冻起的冰棱，直到今天还留在我的记忆里哩。

怎样才读了《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杂志是买的，还是借的，现在已无法记起。当时我并不是热心的文学青年，二十五六岁以前是这样，三十岁已有两个孩子，而且从二十五岁到二十八岁不得不专心致力于工会运动以后，对文学采取了"放弃"的态

① 日本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期刊，一九二八年创刊，一九三一年被迫停刊。

度。我想大概是因为《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颇得好评，尽管我并不是《战旗》的经常读者，但也弄到一册，才读到小林这篇小说的。

所以，写作《没有太阳的街》，无论从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来考虑，我的态度也都不是为了争取当作家。但是，也绝不单单是写给自己读的，这从我写完后马上就拿到金子洋文①先生那里去请教这一点上，也看得出。那么说，我是不是学习了小林多喜二和当时的一些革命作家的作品，刻苦研究过他们的写作技巧呢？也并不如此。这一点，请看我的作品就会理解。虽然读过当时译成日文的一两部苏联小说，研究过它们的结构，但通盘看来，我却使用了很多通俗的陈旧手法。其原因之一，是由于在工会运动活跃的时候，我曾在工会的机关刊物《H.P俱乐部》(一百八十页，全部汉字均注有假名②的月刊，作为工会的机关刊物，其气魄之大实为稀有。)上面连续发表通俗小说《到何处去?》，后面我要详细谈到，就是当时的工会执行部对文学的作用认识不足，曾限制我写作小说，但那次却由于需要而被批准，于是我也采取妥协的态度，写了通俗的作品。不过这和一般的通俗作品在内容上差得很远，常常为工会会员所喜爱，因此，这种笔法对《没有太阳的街》也有一定的影响。(《到何处去?》并不是后来由"改造社"出版的《到何处去?》，现在已无存稿。)

我喜欢写小说，从小学时代就常用铅笔在手纸上写些类似小说的东西。以此看来确实是非常喜欢的。既然如此，为什么

---

① 金子洋文(生于1894年)，日本小说家、戏剧家，曾参加初期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② 汉字均注有假名(读音)，为的是帮助文化水平较低的人读懂。

还产生过“放弃”的想法呢？现在，每逢我回想起当时的情况，总会泛起一种悲愤的感情，不忍复述。

在某种程度来说，我当然也曾经是个有志于作家的人。二十一二岁的时候，曾在故乡熊本市的工厂里，编过在同伴之间传阅的刊物，二十四岁进京以后写过几个短篇小说，并曾请同一个“出版从业员工会”（参加这个工会的也有学者和艺术家）的会员青野季吉① 先生品评过一两篇（在关东大震灾② 时烧毁），请金子洋文先生品评过三篇（一篇遗失，其余两篇是《多余的人》和《马》，都在我成为作家以后收入短篇集，《马》在战后被译为捷克文和中文）。但是，我究竟有无写作能力，以文学的尺度来衡量，这些习作的水平究竟如何等等，只凭这么几篇东西，当然不会有所肯定。这主要由于我们没有文学上共同努力的伙伴，而且在我们工厂里也没有前辈的工人文学家。

当时，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从整体来看尚处在低级阶段，因而工会运动和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未能得到统一。当时虽已出版《播种者》③，而且在革命的艺术家和革命的劳动团体以至以共产党为中心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个人之间有着互相提携与协力的合作关系，但在各个工会的内部，文艺却被看作是“脱离现实”、“逃避现实”和“堕落”。在我担任“出版从业员工会”的执行委员时，曾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被迫宣誓“今后不再写小说”。

---

① 青野季吉（1890—1961），日本著名的文艺批评家，早年曾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参加者和组织者，现为“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

② 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发生在日本东京一带的大地震，受灾很重。

③《播种者》是日本最早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刊物。一九二一年创刊于秋田县，出三期停刊，同年十月于东京复刊，最后于一九二三年九月停刊。在秋田县出刊阶段，一般称为前期《播种者》。

工会运动的历史道路本来就是曲折的，实际上也不应当只强调这个方面的缺点。不过，小林多喜二的《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等作品，由于它们使一个我所认识的搞工会运动的人读后深受感动，因而，确实是克服这种偏向的最有力量的作品之一。

在当时这种空气之中，工厂里的工人要写作品，比起今天来也可以说是相当困难的。这从当时已出现的两三个工人作家，——尽管同是工人但其性质和所走过的道路却各有不同这一点来看，就十分清楚。

发生"大震灾"以后的两三年间，在日本，正是以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为中心的文艺运动飞跃发展的转折时代，但我却刚好在那时专心致力于工会运动而不了解文艺方面的这种情况。总的说来，促使我写作这部小说的直接力量有二：其一，在此次劳资斗争中被开除的失业职工组织起来，建立了一所小小的印刷厂，这里的伙伴们想把自己的斗争记录下来，知道我能写点什么，同时也有印刷机器，又懂得印刷技术，因此，一有机会就来劝说我写作。其二，大概是因为我也喜欢写小说吧。其实，自从发动劳资斗争以来大约有两年的时间，在某种程度上也曾有意识地进行构思酝酿；否则从下手写起只三个月，好歹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当然是不可能的。

这样看来，我之写作小说无疑是自发的，属于稀有的一类。当然，自从前期《播种者》以来，革命知识分子艺术家所作的斗争，已有六七年的历史，没有他们的斗争当然连"自发的"也都不堪设想。不过，二十年后的今天的有组织的"文学小组运动"比起当时的斗争来，已经有了惊人的大发展。

于是，我的素质，加上这种自发性，就使得《没有太阳的街》有着种种弱点：

第一，由于我不详细了解领导此次斗争的、当时尚处于地下的日本共产党的真实情况，而未能正确地予以表现，比如日本共产党和日本劳农党的关系等，就更不明确。

第二，也是和第一点有密切联系的，当时福本路线的偏向①已完全暴露在此次斗争之中，我未能予以批判地描写。作品中写高枝用毒药药死大川的孙女，实际上并无此事。事实是一个罢工团员潜入大川公馆企图杀死他的家属，经作者夸大了。一九二〇年代，那种工人采取直接行动的朴素的斗争方法，加上内部的福本路线的偏向，其错综复杂的关系是作者未能深刻理解，也是无力加以表现的。

第三，这些弱点与作品的通俗性一起，使之产生了一种倾向，即工人阶级事实上虽是健康的现实主义者，而我却把它写成有些传奇的、畸形的作品。（作品中的传单、宣传画和决议等几乎完全是从真实的文件中引用的，只在日期上，照顾到小说结构的关系，在作品中提前了三个月，有若干不符之处。）

但是，尽管如此，我在写作过程中还是非常热心、深受感动的。我记得大致写了三个月，而最后的一个月是根据"健康保险法"向工厂请了病假（当时尚可拿到百分之六十的工资），每天跑到友人N租的宿舍去写作。友人N是排字工人，白天不在家。从牛込神乐坂的肴町电车站走上坡去，再从一家著名的挂着草绳门帘的酒店旁边走进一条胡同，就是他的宿舍。

---

① 从一九二六年起，在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作为对山川路线（参看第411页注②）的批判而出现的以福本和夫的理论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上的偏向。其主要内容是：脱离实际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过高地估价革命知识分子的作用，而把党变成了理论家和职业革命分子的党，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于一九二七年受到第三国际《关于日本问题的宣言》的批判。

每天跟到工厂去上工一样，清晨很早起来带着饭盒到那里去。每天大约能写六千字。我记得常常是写着写着感情就激动起来，泪珠滴湿稿纸，无法再写下去，只好到厕所里用洗手的水洗了脸，再重新坐下来。

原稿没经过太多的修改。那里的女房东老用怀疑的眼光瞧我，因此，中途到屋外去总觉得很别扭，但在执笔写作的时候，确曾泛起一种有别于“愉快”的内心充实的感动，觉得自己是幸福的。

二

虽说有点罗嗦，我想再讲一点写这作品当时的情况。因为，假如我这个作家能够算是最初期的工人作家的话，那么对于将来的工人作家来说，不管是否成功，也总可以算是一个历史人物吧。

下面我还要详述，在这部作品的劳资斗争中被开除的我，失业了将近一年。这之间，曾由失业者开办过一所小规模的印刷厂，而后又在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在一所叫作T的中等规模的印刷厂里作工，起初当临时工人，后来当正式工人。这个工厂就在发生这次劳资斗争的公司附近。当时，我由于在失业中过度地从事包工劳动（在长篇小说《妻啊，安息吧！》里写到了这点），而搞坏身体，患了大肠炎，但那时的搞健康保险的庸医并未弄清病源。总之，身体之坏，甚至连一般规定的劳动（十小时）都坚持不下来，而且还一直坏下去，真是四顾无门。处在这种境遇，我和妻子也曾执手对哭。搞坏的身体直到今天尚未恢复，但这部作品使我走进在肉体上免受折磨的文坛，这对我的一生无

异是“救命”的光辉。

没有传统，也无适当的环境，一个道地的工人成为作家，现在回想起来，在一九二〇年代无疑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件。和我同一时期也出现了佐多稻子①和桥本英吉②等工人作家。这完全是历史所造成的。如果没有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和先觉的革命知识分子艺术家们艰苦斗争的历史，任凭我多么喜欢在手纸上用铅笔写什么近似小说一类的东西，无论如何也都不可能成为作家。从我个人来看，似乎是走了带有偶然性的、自发的道路，但历史的发展并不是这样。日本的工人是多么穷苦啊！在读过高尔基的描写他穷苦的生活道路的小说和随笔之后，我不禁这么想。单从经济方面来看，高尔基比我们还宽绰些，他在漫长的青少年时期只自己吃饱就行，有着“能够流浪的身分”。而我们从懂事的那天起就背负着必须扶养的家属成长起来，假如有老婆孩子生活就更加倍地沉重。我以日本的一个工人的身分，来向伟大的作家高尔基申诉：日本工人就是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一九二〇年代，半数以上包括少年工人的青年工人，不带家眷就无法到处流浪。这是加在日本的封建家族制度之上的骇人听闻的穷苦。当然，到了资本主义没落期的战后的今天，这种穷苦已经达到了无法形容的最高限度。

被人用自己耽读着的书猛打双颊，两只耳朵都被打聋，或用自己正在写字的钢笔抽击手腕子，以至浮起血痕；日本工人作家当中有过这种经验的人，绝对不止是我一个人吧！？并不光是“东家”和“工厂的主人”，甚至连自己的父母都这样打过我们。

在漫长的一千年间，在日本的文学史上未曾有过被压迫阶

---

① 佐多稻子（生于1904年），日本的无产阶级女作家。

② 桥本英吉（1898—1978），日本的工人出身的无产阶级作家。

级的文学，当然也更没有具有阶级觉悟的被压迫阶级的文学史了。我们是在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觉醒，在日本的先觉的革命艺术家们的斗争历史教导之下，第一次走进日本文学史的。象我，虽只不过是一个渺小的作家，但这件事却使我引为光荣。

这篇小说完成后，我曾装在纸盒里送到金子洋文先生那里去请教，但金子先生当时因为演出《忠臣藏》①，非常忙碌。于是，我就带回来放了一个时期。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熊本市时代的朋友林房雄②，他知道我喜欢小说，就劝我从事创作。那时，我才知道他是《战旗》同人以及一些和《文艺战线》派③闹分裂的情况等等，于是，我就把《没有太阳的街》送去给他看，结果是从一九二九年六月号起到同年十一月号止分五次发表在《战旗》上面，最后的六分之一，在出版单行本时加进去，就这样全部与世人见面了。

一九二九年六月号同期《战旗》以头条地位发表了《蟹工船》④下半部，在连载《没有太阳的街》的期间内还发表了中野重治⑤的《阿铁的话》和村山知义⑥的《暴力团记》等。当时的《战旗》几乎每期都被勒令停止发行，但发行册数却在急速上升，已

---

① 《忠臣藏》是日本的一出著名的古典戏剧。

② 林房雄(1903—1975)，日本作家，青年时期曾参加过日本的初期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③ 《文艺战线》是日本战前无产阶级文艺杂志的一种，一九二四年创刊，一九二五年一月一度停刊(通称前期)，一九二五年六月复刊，最后于一九三二年停刊(通称后期)。前期曾为建设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主要力量；后期曾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主流《战旗》对立。此处所称之文艺战线派，系指其同人。

④ 日本杰出的无产阶级作家和革命家小林多喜二的名著。

⑤ 中野重治(1902—1979)，日本著名的无产阶级诗人、小说家和批评家。

⑥ 村山知义(1901—1977)，日本的左翼戏剧家，《暴力团记》即其初期著名戏曲之一。

接近两万册(这数目在当时是非常大的),正处于黄金时代。

《战旗》之发表一个无名工人的长篇著作，真可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行动。中野重治托人带给我一封用两张稿纸写的诗体的信,我珍贵地保存了好久,甚至考虑到发生万一的情况而曾藏到妻子出门穿的衣服袖里，后来不知怎地弄丢了。我还记得这信大概的意思是:新娘子来了,无产阶级的非常美丽的新娘子来了,望眼欲穿的新娘子终于来到我们面前。

战旗社那时是在麴町的土手三番町,外面有个格子门,是一家停了业的商店的房子，总是杀气腾腾的，给人一种阴暗的感觉。我每次都是只到门口而没有进去过。我还记得因为要自己校对,曾经骑自行车跑到一口坂① 下去取校样,每次都是白须孝辅② 出来接见，他很爱用申斥似的口吻说:“你的小说为什么用这么多汉字?”“明天早上不送回来,可不成啊!”

我在书店的柜台上第一次看到刊载自己的小说的杂志，大概是在东京的神田区。《战旗》的卖出情况，可和一般的杂志大不相同。在电灯光似乎光顾不到的一个角落里，板着面孔的售书员站在那里,眼睛闪烁着锋利的光。手挨次地伸过来,手里都拿着不用找零的钱，动作异常敏捷,拿到书后,就好象什么事也没有般地匆匆走开，于是又有别的手伸过来。我记得当时自己抱着孩子站在板着面孔的售书员后面,许久不曾离去。

这是在《战旗》被查禁之前,仅仅数小时就全部售罄的情景。《战旗》的主编壶井繁治③ 曾在《战斗以后》 的文章(一九四八年

---

① 一口坂是一条坡路的名称。

② 白须孝辅是当时《战旗》的编辑人员。

③ 壶井繁治(1898—1975),日本著名的无产阶级诗人,初期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参加者与组织者。

出刊）里说："东京新宿区的'纪之国书店'等，一家就可卖出三百册到四百册，读者等待着这些书垛成几垛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全部买光。"

三

我记得，这部作品的模特儿东京小石川共同印刷公司的大罢工，从一九二七年一月开始，直到三月坚持了大约七十天，但在前一年——一九二六年末，就大体已进入罢工状态。

这个罢工和继其而起的滨松日本乐器罢工与千叶县的野田罢工一起，被称为"三大罢工"。我的解释是：不单它们的规模之大和从当时情况看来时间特别长，而其政治意义及斗争方法的进入新阶段和日本共产党的直接领导等等，加在一起，才是称为大罢工的基本因素。

这三大罢工牵连到第二年"三·一五"的总逮捕和一九二九年的"四·一六"事件①，在这些压迫政策的基础上，又和第三年——一九三一年的所谓"满洲事变"——作为从中日战争到太平洋战争的序幕的侵略战争一脉相连。从这种按照年代顺序的观察，也可理解其"政治意义"。

共同印刷公司的罢工在三大罢工之中最先发生，也是规模最大的，虽未发展到总罢工，但在出版业工会所属的印刷厂，也大大小小、分散地发生过几次同情罢工和单独罢工。那真可以

① 一九二八年前后，日本反动政府正在加紧准备侵略中国的战争，同时在国内撕破民主的假面，实行凶暴的法西斯统治，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和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前后两次在全国范围内非法逮捕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后来人们称为"三·一五"和"四·一六"事件。

说是英雄的斗争，北起北海道，南到九州，在当时半地下状态之中，如果说，日本全国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全部力量已集中在东京小石川的连檐宿舍区的一角，也不为夸张吧。

诚然，这次罢工，从起初就充满了悲剧的预感，确实是被迫进行的斗争、后退无门的罢工。这次罢工的记录文献非常庞大，由书记长上野山博交到我手里，太平洋战争中继续保存着，直到疏散①之前才托交当时的委员中村木神和萩原喜三郎保存，战后仍在他们手里。以我个人来说，我曾认为这次罢工如能避免则应力求避免。发动罢工前的年底，反对发动罢工的我，在小石川支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曾以一票对九票遭到多数否决；不过，我又提议重新进行一次表决，这次又以九对一的多数决定延期发动罢工。后来在发出罢工命令的那天黎明之前，在植物园前面的面食店铺的二楼举行的会议、评议会指导部与工会总部联合举行的会议，都曾在原则上同意我的反对发动罢工的意见，当时那种悲壮的气氛，直到现在还留在记忆里呢。当然这不是说我的回避罢工的说法是正确的。相反地，我觉得当时是犯了山川路线②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是因为，当时我不是党员，后来又逐渐脱离了工会运动而参加了消费合作社运动，不了解领导这次罢工的日本共产党对这次罢工的批判和评价。我想说

---

① 太平洋战争末期，日本各大城市的居民为避免轰炸，都曾纷纷向乡下疏散。

② 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初期，以山川均为主所犯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偏向，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六年间曾一度占统治地位。其主要内容是：在群众有了一定的觉悟，建立共产党以后，即认为党的任务已经完成，不必再进行组织活动，因而主张解散日本共产党；另一方面又认为日本革命只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放弃民主主义革命，并对一九二七年第三国际《关于日本问题的宣言》的批判，表示不服，从一九二八年起变成了与共产主义运动对立的左翼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个流派。

的只是那种难于预测的情况和气氛而已。读者将会发现，我这种思想，在作品中通过萩村这个人物，投射了一道阴暗的影子，萩村终于不得不变成疯人和废人。①

罢工是由于公司开除铸字车间三十八名职工的挑衅行为所引起的。这虽然是开除一部分职工，但看来资本家方面只觉得这不过是冰山的一角，因此必须加紧准备，并很快地解决了东京印刷同业工会内部的财阀之间的纠纷，公司方面采取了过激的政治方针。（在作品中可以看到财阀首脑人物出面，在罢工结束阶段内务大臣和警察总监也都出头露面了。）工会方面则以党员中尾胜男（他是评议会干部，同时是出版工会干部）等人为中坚，而渡边政之辅、佐野学（佐野在秘密指挥部也未见过，渡边则见过两次）等共产党员领导干部为隐蔽的最高领导，表面上则由非党人员评议会委员长野田津太、罢工部长南喜一等人领导。两方面完全是最高领导人员亲自出马的对垒阵容，（当时，大臣或总监出面干涉罢工的事是很少有的。）罢工带有非常强烈的政治色彩。当然，一切罢工都属于政治斗争的范畴，正因为如此，也才都是阶级斗争，而这次罢工又有其特殊性。在斗争手段上，资本家方面，也有其他财阀一时忘记了他们的内部矛盾而予以协助（在乐器罢工时有宪兵出动），从共同印刷的罢工起，资产阶级的思想团体、佛教、基督教及社会妇女团体和暴徒团等一齐出动，企图冲垮工人方面的队伍。在工人方面，则有以罢工团员的班组织为中心的各种自治组织、以共产党为中心的领导机构

① 在德永直所著本书的续篇《失业城市东京》中，萩村变成了疯人。其主要原因是第一，他在斗争中屡次受到敌人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残酷打击；第二，由于他有着右倾思想，在斗争中受到同志的批判。

——称为秘密指挥部，在地下频频移动，并在这次罢工中第一次以“基干组织”这个名称，建立了与秘密指挥部联系的行动组织。所谓“基干组织”，并非由共产党员组成，而是把一些优秀的青年秘密地安置在罢工团的各个班，充任斗争的先锋。此外，无产阶级的艺术团体也予以支援，参加斗争，据说，“左翼剧场”的前身“皮鞄剧场”就是此时诞生的。

此外，这次共同印刷的罢工之政治性质所以称为“特殊”的另一个理由，就是小石川支部乃是出版工会的最大的根据地，同时，出版工会又是日本工会评议会的最重要的工会，日本工会评议会则是日本共产党的最大的基地。据《日本工会评议会史》（谷口善太郎著）所载，当时参加评议会的加盟组织有四十四个、工会会员总数为三万一千四百九十二人，按其各个不同产业机构的分布情况，则印刷出版业为最高，占百分之三十二。不单超过了“南葛”① 以来最有革命传统的金属业的百分之三十，而且出版业的组织，在当时的生产情况下，切实能够全部缴纳会费的大工厂占多数。一言以蔽之，以共同印刷公司的三千二百人到三千五百人为最大，此外尚有秀英舍、日清印刷公司和一部分凸版印刷公司，并有大阪的同业公司。一般认为百分之三十二，将达一万上下人，据我的记忆，全国“全部缴纳会费的工会会员占七千人”的时期为最高标准。但是，当时的最为左翼的工会能有“全部缴纳会费的工会会员占七千人”的成绩，乃是惊人的事件，而其中共同印刷公司约占半数。

---

① 一九二三年九月日本发生大震灾以后，日本政府慑于人民起来反抗他们，以镇压捏造的朝鲜人暴动事件为名，由龟户警察署将东京市南葛工会的工人运动的领袖河合义虎、平泽计七等九人逮捕杀害，此即有名的龟户事件。此处，即指在南葛发生这事件以后的情况。

支部的命令，无论何时都可在一小时之内在东京市动员三百人，七辆卡车经常出去装卸货物。工会会费每人虽只五角钱，但因无人迟缴，银行存款已以万计，甚至有人称此为“评议会的常胜军”。统治阶级既然把共同印刷公司当作评议会和共产党的共同基地，当然这个公司也就成为其进攻的目标了。所以，正如这篇作品所表现的，所谓“全体解雇”虽意味着在公司方面也将陷于破产境地，但他们能一度克服这种困难敢于推行，当然也就是对评议会势力的一大打击，并且在此种压迫之上重叠地制造了“三·一五”和“四·一六”事件，为发动“满洲事变”铺平道路。

四

但是，被称为“评议会的常胜军”的出版工会及其根据地小石川支部，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进行《没有太阳的街》中所描写的英勇斗争的。关于这一点，《没有太阳的街》几乎完全没有谈到，现在我再为读者多说几句。

如方才所述，出版工会的前身是关东印刷工会。一九二六年五月日本工会评议会创立当时，关东印刷工会是以三百五十名会员的名额参加的。更往前看，关东印刷工会的前身是出版从业员工会，这个工会创立于一九二三年初，工人只有几十名，而大多数成员又是思想家、学者和艺术家。我作为出版从业员工会的会员，在共同印刷公司——当时的“博文馆印刷厂”作工，记得在成立这个印刷厂的久坚支部(小石川支部的前身)时，连我在内只有三个人。

经过一九二三年九月的大震灾到一九二四年五月第一次罢

工——“博文馆总罢工”，一直维持了将近五十人的会员，这个时期的情况在我的记忆里至今还留着种种印象。由于这些经过情况在我与江口焕①、壶井繁治、洼川鹤次郎②、中野重治等人共著的文化运动外史《战斗的足迹》里的《一个时期》的一章中，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因此我就不再赘述。如果没有这第一次罢工的胜利和这次胜利的人们刻苦的斗争，也决不能够产生什么“常胜军”。从这种意义来讲，《没有太阳的街》似乎是仅仅描写了斗争的花朵，而尚有很多情况未能加以描写。

尤其是一九二四年罢工的大胜利——“争得工资提高三成”，大大地鼓舞了在大震灾发生以后沉滞下去的工人运动，使其顿时活跃起来，于一两个月之内就争得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印刷工人提高工资的历史性胜利。但在取得胜利以前人们所走过的艰苦道路，为人们指出了革命运动的性质，深为有趣。遭到数次牺牲，但工人却很难觉悟起来进行斗争，但是，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日拂晓，偶然在第二制版室发生的火灾，一星期以后在第一印刷室发生的口角，却成为导火线，爆发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罢工。偶然性与必然性，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的巧妙结合，其中的确存在着很多值得学习的事情。这第一次劳资斗争的经验，对于我来说，也是十分可贵的；尽管我决不是什么“革命家”，但，即使在我如何悲观和懦弱的时候，也绝对没失掉“革命一定要爆发”的理性认识。

因此，要从这样的《没有太阳的街》以前的事件写起，乃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时的我尚无这种力量。假如，今后我还能在

---

① 江口焕（1887—1975），日本的无产阶级作家。

② 洼川鹤次郎（1903—1974），日本的无产阶级文艺批评家。

世界上生存一个时期，我一定要写它们，而且我觉得在目前是能够写得出的。

五

在一九三〇年（我在一九二九年参加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发行的《无产阶级艺术教程》第三辑里，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是怎样写〈没有太阳的街〉的》。

这是一篇正如这个大题目所表示出的，充满了自我欣赏和好胜之心的文章，这从下边的小标题也可看出：一，打破了过去的“创作规范”；二，读者对象，不以知识分子而以工人为准；三，以能够“让人读下去”为首要条件；四，我对于小说作法的体会；五，知识分子批评家和工人作家等等。这里是有许多错误的。

——我从十三岁当定期学徒时代起，一直过着工人生活，因而没有时间钻研正规的小说作法，虽然喜欢读书而且也读过一些，但恐怕比目前文坛上的任何作家，读得都少，——其实是想读而没有时间。

但是，直到现在，我仍不引以为悔，一方面有着知识范围狭窄的缺陷，同时，从没受毒害这一点来说，其效果比起缺陷来勿宁说是更有益些的。也就是说，这是因为我很少受到资产阶级文学的毒害。

除此而外，我还写了一些。这里有着对资产阶级文学的机械的反感，无条件地肯定自发的工人气质，将缺陷反而说成是“很少受到毒害”的似是而非的革命性等等，实质上应该说是自以为是的东西。我这种错误的认识，代表了一九三〇年前后“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中一部分人的偏向，不过，在我写作这部

作品的当时，尚未意识到这一点而已。但是，这种偏向说明自己有着一些弱点，并必然反映在作品中，而读者也一定会有所觉察。

不过，这部作品尽管存在着这么多的缺点，但作为作者的我，直到今天仍然对它有着浓厚的爱情。写小说，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劳动；正由于我反映了那次罢工，虽然萩村成了残废，而我自己却得到了成长。现在，我深切地感到：假如我不写这部作品，那么萩村的命运也将恰恰是我自己的命运。正由于我自己生存了下来，我才得以在作品中把在那次罢工中燃烧过革命热情的人们，和他们的斗争姿态，多少反映了出来吧。

一九二六年秋天，关东印刷工会和“H.P俱乐部”在芝协调会馆联合举行“出版工会成立大会”时，人们推选我作会议主席。“H.P俱乐部”是在一九二四年第一次罢工以后，为了密切地联系全体印刷业职工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在关东印刷工会之外，新建立的组织，由于这次的联合行动，而真正成立了名副其实的日本最大的印刷工人工会。人们选我作会议的主席，我感到一方面是给与我这一向被称为“共同印刷工会草创者”的光荣的饯别礼，同时又是为我这山川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所敲的诀别的丧钟。当然，当时已产生了福本路线，问题是不能单由哪一方面加以处理的。——总之，把上述这些情况写在这里，对于理解这部作品，是可以作些参考的。

一切的人们都在体验着现实的斗争，但是，如何深刻地、全面地理解自己的体验，就会由于个人的政治思想水平的高低而有所不同。在参加了《没有太阳的街》这次罢工的英勇斗争的人们之中，比我所描写的更深刻数倍地理解了自然的真实的人们，该是多么众多呀！列宁、斯大林，还有毛泽东，对苏联文学和中

国的革命文学分别指出基本的准则和方向，就是从这里出发的吧。作家也必须不断地前进，用他们的作品变革现实、创造更幸福的世界，否则，他们必将看不到真实。

一九五〇年四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没有太阳的街
作者＝（日本）德永直著
页数＝４１８
ＳＳ号＝１１４５３５９２
出版日期＝１９８５年１０月第１版